

《宋朝事实》（宋）李攸 著

●卷一 祖宗世次

僖祖讳眇、{穴纛}、身兆、眺、眺、窈。仕后唐，历永清、文安、幽都三县令。十二月七日崩，葬钦陵。建隆元年，追尊文献皇帝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文献睿和皇帝。大观元年，再加上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。乐舞大善之舞。冬至祀昊天上帝，夏至祀皇地祇，升侑。后崔氏，建隆元年追谥文懿。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俨议：行见于外曰懿。子顺祖。

顺祖讳珽、玎、艇、挺、颀、町、{𠂔丁}、苧、禛、佺、理、瑱、鼎、鹿廷、甞丁、甞、葶、葶、閤、滂、{𠂔丁}、铤、廷。仕历藩镇从事、御史中丞。正月二十五日崩，葬康陵。建隆元年，追尊惠元皇帝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惠元睿明皇帝。乐舞大宁之舞。上辛祈谷，孟冬祭神州地祇，升侑。后桑氏，建隆元年，追谥惠明。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俨议：容仪恭美曰明。子翼祖。

翼祖讳敬、竟、镜、獍、璫、璫。仕历营、蓟、涿三州刺史。周显德中，赠左骁卫上将军。四月十二日崩，葬靖陵。建隆元年，追尊简恭皇帝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简恭睿德皇帝。

乐舞大顺之舞。大雩祀，升侑。后刘氏，父正平州刺史。初追封京兆郡太夫人。建隆元年，追谥简穆。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俨议：布德执义曰穆。子宣祖。

宣祖讳弘殷、殷、彳隐、澱、蔽、礲、彳急急。仕晋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、岳州防御使。显德三年，赠武清军节度使。

七月二十六日崩，葬安陵。建隆元年，追尊昭武皇帝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加上昭武睿圣皇帝。乐舞大庆之舞。大飨明堂感生赤帝，升侑。景灵宫天元殿奉安御容。后杜氏，父爽，赠中书令。

周显德中，封南阳郡太夫人。建隆元年，有司请上尊号曰皇太后。二年六月二日崩，谥明宪。太常少卿冯吉议：照临四方曰明，圣善同达曰宪。乾德二年，改谥昭宪。子太祖、太宗。

太祖讳匡胤、筐、邸、睭、恇、劬、涯、县匡、跬匡、匡、{卅匡}、輗、匡页、匡、框、门匡、匡、廷、輗、□、靺、□、引、引、鋟、申、匀、寅支、□、濱、申、戴、爻、杓、螾、楸。后唐天成二年丁亥岁二月十六日，生于西京大内甲马营。以其日为长春节。仕周为归德军节度使、殿前都点检。显德七年正月四日，受周禅。乾德元年十一月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-宝元

年十一月，加上尊

号曰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-宝九年十月二十日

崩。太平兴国二年四月十五日，葬河南府巩县永昌陵。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，孝子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上言：“臣闻长发其祥，流芳于商颂；克昌厥后，播美于周诗。庆以积善而绵长，祖以有功而不显。纯熙之祉，翳奕无疆。由资始于景灵，爰锡羨于来裔。是以允升岱社，祇荐牲瑄。式照严配之仪，恭率追崇之典。聿隆皇运，仰属玄猷。

伏惟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奋武开阶，膺图构象。神机天纵，睿断飙驰。当建极以居尊，乃卜年而垂裕。灵旗直指，革辂亲征，多垒削平，中区大定。烝黎以之富寿，寰海于是混同。礼乐交修，梯航毕至。倒干戈而弗用，肃刑政以惟清。推恩雨施于万方，发号风行于四表。成功不宰，至德无逾。时格太平，

民用丕变。尽垂鸿之经制，资奕世之宏规。遗烈具存，信书攸纪。臣猥以冲眇，逮兹纂承。履大宝之尊，奉神器之重。寤寐思治，旰昃忘劳。动循燕翼之谋，克致治平之化。属兵锋载戢，年谷顺成，琛{尽贝}来庭，边防罢警。仰昊穹之敷佑，繄宗社之储休。景贶荐臻，宝符载锡。将伸昭报，祇事禋燔。而民庶相趋，表章狎至。愿遵时迈，固请升中。勉徇輿情，用成先志。

灵辰协吉，毖祀允修。罄诚明之心，祷苍黔之福。上封乔岳，既毕于增高；归格太宫，敢忘于尊祖。粤若应期之康济，创业之艰难，底绩之基扃，归厚之风化，垂于不朽，可得而言。钦奉威灵，重扬徽懿。谨遣摄太尉、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、金紫

光禄大夫、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太原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七百余户、食实封一

千八百户臣王旦奉宝册，谨加上尊谥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。恭惟本仁观德，宗庙载严；致孝因心，简册增耀。在天降鉴，锡祚有孚，眷祐后昆，永永无极。谨言。”参知政事冯拯撰。乐舞大定之舞。冬至祀昊天上帝，升侑。

景灵宫、皇武殿、扬州建隆寺、西京会圣宫、应天院、滁州天

庆观、南京鸿庆宫奉安御容。后贺氏，父景思，右千牛卫率府率。晋开运初来归。周显德中，封会稽郡夫人。生燕王德昭、魏国、鲁国二大长公主。显德五年正月三日崩。建隆三年，追册为皇后。乾德二年，谥孝惠，陪葬安陵。祔祭后庙。王氏，父饶，彰德军节度使。周显德五年来归。六年赐冠帔，封琅邪郡夫人。建隆元年八月，册为皇后。生皇子、皇女二人，皆早世。乾德元年

十二月七日崩。谥孝明，陪葬安陵，祔祭后庙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升祔太祖室。宋氏，父偓，左卫上将军、邢国公。乾德六年，入宫为皇后。太宗即位，号开宝皇后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居西宫。雍熙四年，移东宫。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

崩。翰林学士宋白议：慈爱忘劳曰孝，温克令仪曰章。升祔太祖庙。

太宗讳炅、颢、炯、铜、{目目火}、洞、颖、耿、□、□、

局、□、□、璿、扃、憬、晶，旧讳光义、匡义。晋天福四年己亥十月七日，生于开封府浚仪县崇德坊护圣营之官舍。以其日为乾明节，淳化三年改为寿宁节。建隆元年，为殿前都虞候、睦州防御使。八月，领泰宁军节度使。二月七日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开封尹。乾德二年六月，加中书令。宝六年九月，封晋王。九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遂即尊位。太平兴国三年，群臣上尊号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。端拱二年，诏曰：“朕尝览群书，备观前古，居尊之号，近代方行，固非轩昊之令猷，且异唐虞之旧典。载惟凉德，尤愧前王，浮实之名，非所宜称。向者群后同词，封章见请，虔恳斯至，避让无由，勉从将顺之心，遂极尊崇之号。每一念此，深用怆然，岂敢以谦德自私，必将以古道为法。其自前所加尊号，并宜省去。

今后四方上表只称皇帝，庶叶至公。”翌日，宰相吕蒙正等奏事长春殿，进曰：“陛下神功圣德，辉映古今。在于尊称，止可增益。忽奉诏旨省去，中外无不惊骇。”帝曰：“至如皇帝二字，亦不可兼称。此起自秦始皇，后代因之不改。朕比欲复止称王，又以诸子封王，有所妨碍。朕志先定，勿烦确奏。”

其后群臣累上尊号曰“法天崇道文武皇帝”，诏除“文武”二字外，宜依。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。葬河南府永安县永熙陵。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，孝子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上言：“臣闻应期受命，圣人所以致太平；卜世其昌，上帝所以祚明德。然则升中昭事，既报本于圜方；顺美归尊，当增华于简册。伏惟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元功不宰，妙用无方。若唐尧之圣神，有周公之材艺。在朱邸也，

悬象集连珠之庆；绍宝历也，长江出瑞石之文。闽、越于是来同，并、汾以之荡定。若乃扬庭以选士，辟馆以育材，得人而致治也。集河、洛之图书，阐周、孔之经籍，用文以立教也。

授律以贞师，取威而禁暴，经武以定功也。审官以考绩，议狱以缓刑，信赏而慎罚也。既而讲三王之礼，备六代之乐，躬肆类以享帝，尊二祖以配天。

人神感通，上下交泰。和气充塞，德泽涵濡。百灵效祥，溢图牒之所记；九译来贡，超载籍之所闻。然犹旰食励精，实行慈俭。除宫室之藻饰，绝弋猎之嬉游，省去名称，抑罢封禅。积德深厚，垂庆绵长。俾臣薄祐，嗣膺丕锡，守位一纪，率工咸怀，叠委祯符，屡惟稔岁。徇黎庶之确请，循虞夏之旧章，告成介丘，昭纪大号，奉扬前烈，传之无穷。而陟配方严，鸿名未称，敢不周爰古道，侔揣大猷上以协神祇之心，下以伸臣子之志，再章节惠，永播英声。谨遣摄

太尉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太原郡开国公、食邑三千七百余户、食实封一千八百户臣王旦奉宝册，加上尊谥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。恭惟至神，俯歆令典。延休万叶，介福兆人。谨言。”乐舞大盛之舞。祈谷雩，祀神州地祇，升侑。景灵宫、大定殿、西京应天院、崇福宫、会圣宫奉安御容。后尹氏，父廷勋，滁州刺史。太平兴国元年，追尊为皇后，谥淑德。太常少卿冯永锡议：言行不回曰淑，富贵好礼曰德。符氏，父彦卿，魏王。周显德中来归。

国初封汝南郡夫人，进楚国、越国-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薨。

太平兴国元年，追册为皇后，谥懿德。太常卿张永锡议：温柔圣善曰懿，富贵好礼曰德。陪葬安陵。升祔太庙太宗室。李氏，父处耘，淄州刺史-宝末，纳币。太平兴国二年七月，入宫。

雍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，立为皇后。至道三年四月八日，尊为

皇太后。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。谥明德。吏部侍郎郭贽议：无幽不察曰明，中和纯备曰德。升祔太宗庙庭。李氏，父英，乾州防御使，赠安国军节度使、常山郡王-宝初，来归，封陇西县君。太平兴国初，封陇西郡夫人。二年三月十二日崩。至道三年，追封贤妃。十二月，追尊为皇太后。咸平元年，谥元德。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议：茂德丕绩曰元，中和淳淑曰德。大中祥符六年，去太字。子真宗。

章献明肃刘后，益州华阳县人。父通。后为蜀人龚美携入京，为开封府人。美以锻银为业。真宗尹开封，美因锻银得见真宗，语之曰：“蜀妇人多才惠，汝为我求一蜀姬。”美因纳后，年十五，宠幸专房。太宗一曰问乳母曰：“太子近来容貌清瘦，左右有何人”乳母以后对。上命去之。太子不得已，置于殿侍张耆家。未几，太宗晏驾，太子即位。祥符五年，立为皇后。

仁宗讳祯、桢、贞、侦、贞卩、嬪、徽、□、症、湏、

贞、寘、楨、徽卩。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岁四月十四日，生于开封府。以其

日为乾元节。七年三月，授左卫上将军，封庆国公。

八年十二月，授中正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封寿春郡王。天禧元年二月，加中书令。二年二月，改建康军节度使、太保，进封升王。八月，立为皇太子。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，遂即尊位。天圣二年十一月，上尊号曰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。

明年二月，加号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。七月，诏去睿圣文武之号。十一月，加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英武圣神孝德皇帝。宝元元年十一月，以宝元易景祐，冠于旧号。康定元年，诏省去“睿圣文武”四字。在位四十二年。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。十月二十九日葬永昭陵。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谥曰：“臣闻元精磅礴，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，荐名曰天；至德汪洋，

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，建谥于帝。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，终纪大德，使金声而玉振之，以诒乎无穷之间者，帝莫盛于尧、舜，王莫隆于禹、汤也。盖易名之典，下不得谏上。古者将为至尊之谥，必质于郊，然后定之。兹所以推天下之至美，明天下之至公，虽天子不得以自专也。洪惟先皇帝躬下主之资，承累圣之序。流大汉之岂弟，履放勋之钦明。包富有之业，而能守以约；揽泰定之势，而弗恃以安。固尝邈然究视所未形，勉焉积思所不及。谓天命之匪易，乃严恭戒惧，庶以答灵心之顾；谓民怀之靡常，乃涵容煦沫，庶以陶善类之归。智括万虑而不可测，恩渗四垠而不可形。如两仪之无不畴载，如三辰之无不临烛。于时修废官，继绝世，礼高年，劝力穡，减常赋，抑末游。虚己以遇豪俊之材，降志以从忠直之谏。振立赏罚而权衡之，章昭典礼而黜黜之，宥恕刑狱而荡涤之，惠哀困穷而衣食之。人情莫不欲逸，爱其力而不劳；人情莫不欲寿，辅其生而不伤。群公庶尹，罔弗夷正相与谋王之朝；殊邻绝区，罔弗亿宁相与慕王之境。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罔弗顺祇相与立于王之途。盖仁政之施，沛然其若是莫之能御也。矧夫耕藉于千亩之田，袷祭于先王之庙。报天之诚笃，则八奠于圜丘；严父之志尽，则再侑于明堂。宗室既蕃，则广诸分玉之爱；邦统未昭，则豫有主器之属。下议乐之诏，以考钟石之和；置写书之官，以缉经坟之学。迺英敷席，图讲艺也。凝几校字，资味道也；藻思粹发，穷圣作也；飞毫洒落，肆天纵也。知声色之靡，伐于德义，于是乎屏燕饮之娱；知雉兔之获，殫于精神，于是乎绝盘游之欲。念组织之勤，则却服御之华；念土木之费，则损宫室之丽。西羌阻命，不欲久戍劳师，而遂纳玉关之誓；南蛮肆奸，不欲深入讨除，而自致藁街之戮。时则有逾沙绝漠，卓犖之贡委；应图合牒，沕滴之瑞丛。四十二年于兹，可谓海内

大治矣。窃迹羲黄之前，复乎莫索其详。自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载，未有如兹之盛者也。方将勒鸿休受，永祐岂图。神机歎厌，邦衅上延。仙鼎已成，不返荆山之御；玉衣虽在，空陈渭水之游。嘉原既新，同轨毕至，下华盖于北极，引龙輶之西巡。此万国所以摧心，三灵为之变色。有司繇是伤旧典，册丕备，皇哉铄乎！几有以绥王灵而炳帝烈也。谨按谥法，治民无为曰神，经纬天地曰文，通达先知曰圣，保大定功曰武，照临四方曰明，慈惠爱亲曰孝。若乃群生嗷々，鼓之舞之，不知至化之所自然，非至神乎制作礼乐，际天接地，焕然而大备，非至文乎永惟宗庙之奉，实发先识，以建大本，非至圣乎戴白之老，不识兵革之警，非至武乎遐末荒昧之情，格于聪明，而无所遗，非至明乎惇叙九族，以述夫祖先之志，非至孝乎粤庙号之建尚矣。维其历古圣贤之君，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，又或至于代相袭之。夫仁者圣人之盛德，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

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、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《诗》云：‘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’，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，德以守成为宗，皆尊尊之大义也。先帝尊谥，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，庙曰仁宗。”元丰八年，加谥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。乐舞大仁之舞。祭皇地祇，升侑。景灵宫、美成殿奉安御容。后郭氏，故中书令郭崇孙女。天圣二年九月十五日，太后手书：已于此月特展嘉礼，纳为皇后，俟南郊毕，备礼册命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降制，太后称制。恃势颇骄横。

太后崩，美人向氏、杨氏尤得幸。向氏恩宠倾京师，后妒，屡与忿争。向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，后怒，起批其颊，上自起救之，后误抓上颈，上大怒。阎文应白上，以抓痕示执政大臣而谋废之。上以示吕夷简，且告之故。夷简曰：“光武，汉之明主，郭后止以怨怼废，况伤乘舆乎”上于是有废后意。右

司谏范仲淹谏诤，不纳。后乃请入道，赐号金庭教主冲净元师，居于安和院，改院曰瑶华宫。景祐二年薨。诏追复皇后。曹氏，父玘，尚书虞部员外郎，赠太傅兼侍中、东氩王。祖彬，枢密副使、检校太师兼侍中，赠鲁王。景祐元年九月，内降制，立为皇后，所司择日备礼册命。十一月冬至，行册礼。嘉祐八年三月，尊为皇太后。四月，权同听政。治平元年五月，降手诏，还政英宗。尊皇太后所居宫曰慈寿。熙宁元年，曾公亮表请名太皇太后宫殿，并以庆寿为名。二年正月，尊为太皇太后。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崩。谥慈圣光献。张氏，父尧封。祖颖，进士及第，终于县令。尧封景祐元年释褐，授石州军事推官，未赴，卒于京师。尧封母，钱氏女也。后与其姊妹三人，幼无依，由钱氏

纳于章惠太后宫。时后八岁。浸长，得幸。庆历元年，封清河郡君，岁中为才人，迁修媛。三年，被疾，愿下迁为美人，上许之。八年十月，进贵妃。十二月三日，发册。至和元年薨。册赠为皇后，谥温成。子英宗。

英宗，天圣十年生于宣平坊，赤光满室，咸见黄龙往来室中。濮王梦两龙，与日并堕，以衣承之，复戏于空中。其一龙视王曰：“吾非王所能有也。”后仁宗立为皇子。

## ●卷二

### ○登极赦

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初五日登极赦。门下：朕以五运推移，上帝于焉眷命；三灵改卜，王者所以膺图。朕起自侧微，备尝艰险。当周邦草昧，从二帝以徂征；洎虞舜陟方，翊嗣君而纂位。但罄一心而事上，敢期百姓之与能属以敌国侵疆，边民罹苦。朕长驱禁旅，往靖边尘。鼓旗才出于国门，将校共推于天命。迫回京阙，欣戴眇躬，幼主以历数有归，寻行禅让。兆庶不可以无主，万几不可以旷时，勉徇群心，以登大宝。昔汤、武革命，发大号以顺人；唐、汉开基，因始封而建国。宜国号大宋，改周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。乘时抚运，既协于歌谣；及物推恩，宜周于华夏。可大赦天下，应正月五日昧爽以前，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结正、未结正、已发觉、未发觉、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，咸赦除之。应贬降责授及勒停等官，并与恩泽。

诸配徒役男子女人等，并放逐便。其内外马步兵士，各与等第优给。诸军内有请分料钱者，特与加等第添给。中外见任前任职官，并与加恩。文武升朝官、内诸司使、副使、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行军司马、节度副使、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应

父母妻未有官及未曾叙封者，并与恩泽；亡父母未曾封赠者，并与封赠。诸处逃亡军都限赦到百日内，仰于所在陈首，并与放罪，依旧军分收管。如出百日不来自首者，复罪如初。念彼愚民或行奸盗，属兹解网，咸许自新。诸军有草寇处，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晓谕招唤，若愿在军食粮者并与衣粮，如愿归农者亦听取便。於戏！革故鼎新，皇祚初膺于景命；变家为国，鸿恩宜被于寰区。更赖将相公王，同心协力，共裨寡昧，以致隆平。凡百军民，深体朕意。

昭宪太后常与太祖参决大政，及疾甚，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。太后曰：“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”太祖曰：“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。”太后笑曰：“不然，亦由柴氏使幼子主天下耳。”因戒敕太祖曰：“汝万岁后，当以次

传之弟，则并汝之子亦获安矣。”太祖顿首泣曰：“敢不如太后教”其后太祖遂传位太宗皇帝-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登极赦。门下：王者继统承祧，所以嗣神器；节哀顺变，所以宁万邦。顾历代之通规，谅旧章而可法。先皇帝勤劳启国，宵旰临朝，万几靡倦于躬亲，四海方成于开泰。念农民之疾苦，知战士之辛勤。氛祲尽平，生灵永逸。而寒暄遘厉，寝疾弥留。方臻偃革之期，遽起遗弓之叹。猥以大宝，付于冲人。遵理命而莫能固辞，涉大川而罔知攸济。负荷斯重，攀号莫任。宜覃在宥之恩，俾洽维新之泽，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恭惟先皇帝推诚损己，焦思劳神。念将士之忠勤，知战伐之辛苦。衣粮禄赐，无非经手经心；土地官封，不惜酬勋酬效。生灵是念，稼穡为忧。罢非理之差徭，去无名之侵耗。不贪游宴，尽去奢华，减后宫冗食之人，停诸司不急之务。方岳止甘鲜之贡，殿庭碎珠玉之珍。狱讼无冤，刑戮不滥。凡关物务，尽立规绳。予小子缙绍丕基，恭禀遗训，仰承法度，岂敢越违！更赖将相公卿，左右前后，共遵先志，同守

成规，庶俾冲人，不坠洪业。

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一日登极赦。门下：创业垂统，于以貽后昆；嗣位承祧，于以绍前烈。为股肱之元首，俾亿兆之宅心。

洪惟永图，属在明辟。夫何凉德，享是丕休。先皇帝膺策上玄，受遗太祖。临御迨逾于二纪，忧勤遂冠于百王。无一日不举皇纲，无一事不亲圣览，宵衣旰食，焦思劳神。禹迹混同，方致太平之运；尧心未倦，俄兴不豫之灾。弃大宝以上仙，付冲人之神器。仰遵顾命，下迫推崇。若涉大川，罔知涯涘。龟勉负荷，兢畏交并。宜覃作解之恩，聊展奉先之意，可大赦天下。

云云。恭念先朝庶政尽有成规，谨守奉行，不敢失坠。所宜开谏诤之路，拔茂异之材。鳏寡无告之民，悉令安泰；动植有生之类，冀获昭苏。庶几延宗社之鸿休，召天地之和气。更赖中外百执，左右荐臣，各尽乃职，辅兹不逮。布告遐迩，咸使闻知。

仁宗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登极赦。门下：天生烝民，惟君所以司牧；国有神器，有子所以传归。先皇帝绍累圣之丕图，辑庶邦之大治。焦劳虔巩，二纪于兹。忽兴凭几之言，永结遗弓之慕。循顾眇质，获嗣庆基。适属承祧之初，宜覃在宥之泽。

可大赦天下，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。恭念夙侍圣颜，备承宝训。凡百机务，尽有成规，谨当奉行，不敢失坠。更赖宗工良佐，中外臣僚，咸竭乃诚，以辅不逮。布告遐迩，咸使闻知。

英宗嘉祐八年四月一日登极赦。门下：烝民之生，置君为之司牧；神器之



重，有子所以传归。先皇帝天资慈仁，圣德深厚，临御岁逾于三纪，忧勤日览于万几，常旰昃以忘劳，因晦明而遘厉。浸违冲豫，遂至弥留。遽兴凭几之言，念及承祧之寄，猥以大业，属于冲人。永惟负荷之艰，矧在哀迷之次，罔知攸济，祇率旧章。宜覃在宥之恩，式表奉先之志，可大赦天

下。云云。恭念夙奉圣颜，备闻圣训。在于庶政，悉有成规，惟谨奉行，罔敢废失。更赖中外多士，左右忠贤，各尽乃诚，以辅台德。布告遐迩，咸使闻知。

神宗治平四年正月九日登极赦。门下：夫民之戴君，尊如元首之奉；天与之子，传有神器之归。先皇帝绍履至尊，钦笃先烈，图治百王之上，垂精五载之间。玉几留章，每及夜分之览；紫闼访道，多逾日昃之咨。既寤寐之积勤，因寒暄之遘厉。

神机未厌，遽至弥留之忧；邦祸何胜，已闻遗训之托。属哀荒之靡次，固负荷之惟艰。□然自思，浩莫能济。宜本承祧之始，用覃泽物之私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奉先昭孝，实本于天经；肆眚推恩，盖循于国典。更繁文武之助，忠贤之规，各勉交修，永辅不逮。咨尔有众，体予至怀。

哲宗元丰八年三月六日登极赦。门下：生烝民而立之君，所以出四方之令；有天下而传于子，所以维万世之安。先皇帝道极圣神，德兼文武，图治三王之上，储精七闰之间。缉熙事功，董正法度，积勤劳于日昃，违冲豫于春元。植璧以归，方致金滕之祷；缀衣遽设，忍闻玉几之言。眷予冲人，属以重器。

永荷艰难之托，曷胜哀疚之怀。宜谨始于承祧，用涣恩而及物。

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恭念先朝之治，必循五圣之谋，思祇率于旧章，用答扬于光训。尚赖中外列辟，左右忠贤，交修厥官，以辅予治。布告遐迩，咸使闻知。

徽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登极赦。门下：朕承先帝之末命，嗣累世之丕图，若履渊冰，未知攸济。先皇帝睿明聪哲，克勤于邦，遵制扬功，笃绍先烈，十有六载，海内蒙休，忧劳爽和，遂至大渐。乃以神器，属于冲人。负荷惟艰，怵惕以惧，用谨承祧之始，肆颁在宥之恩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恭念元丰谄谋，绍圣遗训，具在天下，可举而行。惟既厥心，罔敢废失，其率

循于天下，用奉若于先王。更赖忠良尽规，文武合虑，永弼乃后，共图康功。咨尔万邦，体予至怀。

钦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受内禅，登极赦。门下：我国家创业守成，绍二百年之祚运；宅中图大，奠三万里之幅员。施及眇躬，嗣膺神器。永念

纒承之重，惧剧春冰；载惟临御之难，忧深朽索。矧今边垂未靖，师旅方兴，肆推旷荡之恩，用慰迩遐之望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清蹕而朝万宇，敢忘丕冒之仁；继明以照四方，宣布惟新之泽。更赖忠良协赞，文武交修，永孚于休，同底于道。咨尔有众，体予至怀。

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极赦。门下：皇天祐宋，卜世过于汉、唐；艺祖承周，受禅同乎舜、禹。列圣嗣无疆之历，保邦隆不拔之基。属以朝奸，稔成边衅。恃中都之安富，忘外敌之凭陵，驯致金人，来犯京邑。初登城而不下，终邀驾以偕行。痛念銮舆，远征沙漠，宗族从而尽徙，宫阙为之一空。仍仰臣僚，俾僭位号。朕以介弟之亲而授指，开元帅之府以总师。方输敌愆之忠，忽奉讲和之诏。岂图变改，终致阽危盖尝指日以誓诸军，使前迎而后请；不惮沥血而檄率土，冀外附而内亲。而三事大夫与万邦黎献共致乐推之恳，靡容牢避之私。谓亶亶万几，难以一日而旷位；矧皇皇四海，讵可三月而无君勉徇群情，嗣登大宝。宵衣旰食，绍祖宗垂创之基；疾首痛心，怀父兄播迁之难。吁号久隔，众罔系心；军旅荐兴，农多失业。慰民耳目之注，敷朕心腹之言。爰布湛恩，诞敷区夏，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怀问寝之思，天子必有所先。朕欲救在原之急，嗟我文武之列，同时忠义之家，不食而哭秦庭，士当勇于报国；左袒而为刘氏，人咸乐于爱君。

其一德而一心，伫立功而立事。同徯两宫之复，终图万世之安。

副我忧勤，跻时康乂。

孝宗皇帝绍兴三十二年十三日受内禅，登极赦。门下：《春秋》法五始之要，聿严受命之符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爰下维新之令。太上皇帝慈俭为宝，遯骏有声。垂精三纪之间，图治百王之上。神谟独运，总一日万几之繁；圣武旁昭，极四海九州之广。未尝暇逸，久积倦勤。黄屋非唐尧之心，居怀重负；泰元增汉武之策，欲介长年。顾睿训之博临，惧朕躬之弗称。

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，皆得之问安侍膳之余。爰举旧章，用覃旷泽，可大赦。云云。於戏！有天下传归于子，敢忘付托之难建皇极敷锡厥民，允副迩遐之望。尚赖股肱同德，中外协谋，共底绩于中兴，以益光于永世。咨尔有众，宜体朕怀。

○纪元

太祖朝建隆元年、建隆二年、建隆三年、建隆四年（乾德元年）、乾德二年、乾德三年、乾德四年、乾德五年、乾德六年、开宝二年、开宝三年、开宝四年、开宝五年、开宝六年、开宝七年、开宝八年、开宝九年。

建隆四年，始议改元。太祖谓宰相曰：“勿用前代旧号。”

于是改乾德。他日，帝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“乾德”之号，以问翰林学士陶穀，穀对曰：“伪蜀时年号也。”宫人果故蜀王时人。帝于是益重儒者，而叹宰相寡闻也。按伪蜀王衍，以正明五年十二月改明年为乾德，尽六年。

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、太平兴国三年、太平兴国四年、太平兴国五年、太平兴国六年、太平兴国七年、太平兴国八年、太平兴国九年、雍熙二年、雍熙三年、雍熙四年、雍熙五年、端拱二年、淳化元年、淳化二年、淳化三年、淳化四年、淳化

五年、至道元年、至道二年、至道三年。

帝即位，改元太平兴国，议者窃谓“太平”字一人六十也。

至道三年，帝升遐，寿五十九岁，亦叶其数。舒州民有献瑞石《志公记》，其文曰：“吾观四五朝后次丙子，赵号太平，二十一帝王。”国家启运在五代后，太宗丙子岁即位。四五百年之前，天命在国家久矣。

真宗朝咸平元年、咸平二年、咸平三年、咸平四年、咸平五年、咸平六年、景德元年、景德二年、景德三年、景德四年、大中祥符元年、大中祥符二年、大中祥符三年、大中祥符四年、大中祥符五年、大中祥符六年、大中祥符七年、大中祥符八年、大中祥符九年、天禧元年、天禧二年、天禧三年、天禧四年、天禧五年、乾兴元年。

景德五年正月三日乙丑，天书降。丙寅，上谓宰相王旦等议降德音，改年号。丁卯，王旦以德音条目上进。上曰：“朕再思之。奉承天意，当大赦天下。”冯拯进曰：“适中书、枢密院共议改元，莫若取神人所告大中祥符之言，以为年号。”

上悦曰：“美名也。”先是，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，上方就寝，梦神人星冠绛袍，告上曰：“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，一月结坛斋戒，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。”至是以纪元。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，诏曰：“朕以猷岁肇春，元辛叶吉，请真君而致洁，奉宝册以陈仪。将伸荐信之辞，式举建元之典。

其改来年为天禧元年。”乾兴元年正月一日，御札内外文武臣僚等：“朕祇荷庆灵，嗣守洪业。顾涉道之犹浅，念守文之惟难。曷尝不未明求衣，既晷忘食，兢兢业业，罔敢怠荒。而天地储休，宗社垂祐。嘉祥屡降，庶政允厘。民俗阜康，边垂靖谧。臻于至治，益用愧怀。属岁律之肇新，庆春祺之纷委。式改纪年之号，并伸及物之恩，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为乾兴

元年。重念类帝荐诚，尚賒于亚岁；先庚施令，俾告于门庭。

其今年冬合行南郊，诸般恩泽并特移就正月一日。庶兹惠渥，亟洽群伦，所有覃庆及赏赉等一依自来南郊体例施行。至日，朕亲御正阳门宣制，仍令有司草具仪注以闻。布告中外，咸使闻知。”

仁宗朝天圣元年、天圣二年、天圣三年、天圣四年、天圣五年、天圣六年、天圣七年、天圣八年、天圣九年、天圣十年、明道二年、景祐元年、景祐二年、景祐三年、景祐四年、景祐五年、宝元二年、宝元三年、康定二年、庆历二年、庆历三年、庆历四年、庆历五年、庆历六年、庆历七年、庆历八年、皇祐元年、皇祐二年、皇祐三年、皇祐四年、皇祐五年、皇祐六年、至和二年、至和三年、嘉祐二年、嘉祐三年、嘉祐四年、嘉祐五年、嘉祐六年、嘉祐七年、嘉祐八年。

上即位，改元天圣。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，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，以谓二人圣者，以尊太后也。至十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谓于文日月并也，与二人之意同。后以犯契丹主耶律明记讳，遂改曰景祐。是时，连岁大旱，改元诏意，冀以导迎和气也。五年，因郊又改曰宝元。自景祐初慕明皇以开元加尊号，遂加景祐于尊号之上，至宝元亦然。是岁，赵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，朝廷恶之，遽改曰康定，而不复加于尊号。而好事者以谓康定乃谥号也，明年又改曰庆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九，于是又改曰皇祐，犹景祐也。六年四月朔日食，以谓正阳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曰至和。三年，上不豫，久之康复，又改曰嘉祐。盖自天圣至此，凡改元者九，皆有谓也。

英宗朝治平元年、治平二年、治平三年、治平四年。

神宗朝熙宁元年、熙宁二年、熙宁三年、熙宁四年、熙宁

五年、熙宁六年、熙宁七年、熙宁八年、熙宁九年、熙宁十年、元丰元年、元丰二年、元丰三年、元丰四年、元丰五年、元丰六年、元丰七年、元丰八年。

哲宗朝元祐元年、元祐二年、元祐三年、元祐四年、元祐五年、元祐六年、元祐七年、元祐八年、元祐九年、绍圣二年、绍圣三年、绍圣四年、绍圣五年、元符二年、元符三年。

徽宗朝建中靖国元年、崇宁元年、崇宁二年、崇宁三年、崇宁四年、崇宁五年、大观元年、大观二年、大观三年、大观四年、政和元年、政和二年、政和三年、政和四年、政和五年、

政和六年、政和七年、政和八年、重和二年、宣和二年、宣和三年、宣和四年、宣和五年、宣和六年、宣和七年。

钦宗朝靖康元年。

光尧寿圣太上皇帝朝建炎元年、建炎二年、建炎三年、建炎四年、绍兴元年、绍兴二年、绍兴三年、绍兴四年、绍兴五年、绍兴六年、绍兴七年、绍兴八年、绍兴九年、绍兴十年、绍兴十一年、绍兴十二年、绍兴十三年、绍兴十四年、绍兴十五年、绍兴十六年、绍兴十七年、绍兴十八年、绍兴十九年、绍兴二十年、绍兴二十一年、绍兴二十二年、绍兴二十三年、绍兴二十四年、绍兴二十五年、绍兴二十六年、绍兴二十七年、绍兴二十八年、绍兴二十九年、绍兴三十年、绍兴三十一年、绍兴三十二年。

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赦：“朕惟火德中微，天命未改〔光武纪元之制，绍建隆开国之基。用赫丕图，益光前烈。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。”

### ●卷三

#### ○诏书

太宗尝为手诏，戒陈王元僖等，曰：“朕周显德中，年十六时，江淮未宾，从昭武皇帝南征战，军屯扬、泰等州，数与交战。朕虽年少，擐甲胄，习弓马，屡与贼军交锋，应弦而踏者甚众，行伍皆见。太祖驻兵六合，得知其事，拊髀大喜。十八，从周世宗及太祖下瓦桥关、瀛、莫等州，亦在行阵。洎太祖即位，亲讨李筠、李重进，朕留守帝京，镇抚都城，上下如一。其年蒙委兵权，岁余，授开封尹，历十六七年，民间稼穡、君子小人，真伪无不更谙。即位以来十三年矣，朕持俭素，外绝游田之乐，内鄙声色之娱，真实之言，固无虚饰。汝等生于富贵，长自深宫，民庶艰难、人之善恶，必是未晓。略说其本，岂尽予怀！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，听卑纳诲。每著一衣，则悯蚕妇；每餐一食，则念耕夫。至于听断之间，勿先恣其喜怒。朕每亲临庶政，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，无非求于启沃。

汝等勿鄙人短，勿恃己长，乃可永守富贵，以保终吉。先贤有言曰：‘逆吾者是吾师，顺吾者是吾贼。’不可不察也。”

真宗初为开封尹，既入对，上谕以理民之道，曰：“夫政教之设，在乎得人心而不扰。欲得人心，莫若示之以诚信；欲不扰，莫若镇之以清静。先圣有言曰：‘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

’无越于此。苟抚养得宜，虽虎狼亦当驯扰，况于民乎文王语太子发曰：‘吾所以得民心者，盖童羊不杀，童牛不使。’以是仁爱，四海归心，祚延八百。”他日，复对宰相语其事。吕蒙正曰：“晋、汉之世，君臣疑间，封疆狭隘，民苦残暴。史弘肇辈非理杀戮，都市之内横尸流血。当时议者曰：‘如是为国，其能久乎’果运祚短促，奸臣窥伺。清净为理，诚如圣旨。”

仁宗景祐元年四月，诏曰：“织文之奢，不鬻于国市；纂组之作，实害于女工。朕稽若令猷，务先俭化。深维抑末，缅冀还淳。然犹杼轴之家，相矜于靡丽；衣服之制，弗戒于纷华。

浮费居多，逾侈斯甚。宜惩俗尚，用谨邦彝。内自掖庭，外及宗戚，当奉循于明令，无因习于媮风。其锦背、绣背及遍地密花、透背段子，并宜禁断。西川岁织上供者亦罢之。”

上尝谓近臣曰：“圣人治世，有一物不得其所，若已推而置诸死地。羽虫不伤，则凤凰来；毛兽不伤，则麒麟出。比闻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，及有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者，以致诸处采捕，杀害生牲。宜严行禁绝。

”乃下诏曰：“冠冕有制，盖戒于侈心；麋卵无伤，用蕃于庶类。惟兹麋鹿，伏在中林，宜安濯濯之游，勿失呦呦之乐。而习俗所贵，猎捕居多，既浇民风，且暴天物。特申明诏，仍立严科，绝其尚异之求，一此好生之德。宜令刑部遍牒施行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，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。如有违犯，许人陈告，犯人严行断遣，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，赏钱二十贯；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，赏钱五十贯，以犯人家财充。”自是鹿胎无用，而采捕者亦绝。

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，奉御笔：“礼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

自秦汉以来，礼坏不制，富人墙壁被文绣，倡优僭后饰。当时

士之贤者至于太息，时君世主亦莫能兴。卑得以逾尊，贱得以凌贵，欲安上治民，难矣！比哀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匱爵豆之类，凡五百余，载之于图〔其制作而所尚之象，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。去古既远，礼失其传。夫祭以类而求之，其失若此，则岂能有格乎已诏有司悉从改造。若宫室车服冠冕之度、昏冠丧葬之节、多寡之数、等杀之别，虽尝考定，未能如古，秦、汉之弊未革也。夫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今无礼以齐之而刑施焉，朕甚悯之。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，讨论古今沿革，具画来上，朕将亲览，参酌其宜。蔽自朕志，期在必行，革千古之陋，以成一代之典，庶几先王，垂法后世。”

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，奉御笔手诏：“国家承祖宗积累之休，民物阜安之

久，礼乐明备，法具令完，是宜嘉与四海之人，同臻逸乐。而迩岁侥幸浮伪者众，爵禄冗滥，政令猥并，竭天下赋入之常，殆不能给。当宁慨念，宵旰不忘。属考先王立政立事之经，绍元丰治谋之重。至于逾其名分、冒滥过甚者，稍加裁定。所以抑侥幸，澄浮伪，垂裕无穷，盖非五季镌削之计。

而怀奸之士尚敢造言惑众，唱为裁损之说，规欲动摇。夫以三省、枢密院之近，纲纪所自出，而额外吏职逾先帝官制者几四百员，冒带阶官自朝奉大夫至中奉大夫者五十人，保引入省院者至千有余员。神霄一司，无所责任，而置吏逾四百五十人。

国用之匮，顾有自矣，虽欲不汰可乎咨尔臣子，其体兹意。自今有敢妄议朝政，鼓惑众听，意在朋比为奸，及奉承诏令观望稽滞违戾者，有官职人并以编置，余杖脊流配。仰御史台弹奏，开封府察治，仍出榜朝堂。故兹亲加诏谕，师听无渝。”

诏三省依元丰成宪。宣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御笔手诏：“神考若稽古制，正名百官，以贻休于万世。眷言三省，稽决政事，维持纪纲之地。凡命令之出，所以审议行者，必由此焉。

是以有诏曰：“中书揆而议之，门下审而覆之，尚书承而行之。

有不当者，自可论奏。事无巨细，遍经三省，无出一己，使擅其权。属政和而建议者，遂以尚书令仆之名易之公相，凡三省之务悉总治之。后复以公相厅为都厅而领三省，则初未之革，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，夺于权臣自营之私，良用怆然。朕嗣守丕业，率循旧章，夙夜于兹，大惧弗克祗绍。常谓坐而论道于燕闲者，三公之事；作而相与推行者，宰辅丞弼之职。今居三公论道之位，而总理三省众务，使宰辅丞弼殆成备员，殊失所以绍述宪章之意。可于尚书省复置尚书令，虚而不除，三公止系阶官，更不总领三省。若曰佐王论道，经纬国事，则三公其任焉。三省并依元丰成宪，毋复侵紊。敢辄议者以大不恭论。

若昔大猷，是正邦典，朕庶几无愧于前人。播告中外，咸知朕意。”

### ○圣学

太宗笃好儒学，尝览前代修文殿《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，门目繁杂，失其伦次，乃诏翰林学士李昉、扈蒙、知制诰李穆、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，分定门目，编为《太平总类》一千卷。

俄改为《太平御览录》。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，令取野史传记、故事小说，编为五百卷，赐名《太平广记》。

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朕万几之暇，不废观书，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。苟自

不能有所專司裁，全倚于人，则未知措身之所。”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，及隋杨素邪佞、唐许敬宗谄谀之事，侍臣耸听。苏易简曰：“披览旧史，安危治乱尽在圣怀，社稷无穷之福也。”

上览《兵法阴符经》，叹曰：“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，奸雄之志也。”至论《道德经》，则曰：“朕每读至‘兵者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’，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。王者虽以武功克敌，终须以文德政治。朕每日退朝，不废观书，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，以尽损益也。”

上读《老子》，语侍臣曰：“伯阳五千言，读之甚有益，治身治国并在其内。至云‘善者吾亦善之，不善者吾则不善之，’此言善恶无不包容。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，若每事不能容纳，则何以治天下哉！”

太平兴国八年，上顾宋琪、李昉等曰：“朕因思闾里间，每日焚香，祝天子万岁，次大臣眉寿。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，以副亿兆人之祷”宋琪曰：“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，又承戒谕，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，咸再拜谢。”

太平兴国九年，太宗谓宰相曰：“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，晨间视事既罢，便即观书，深夜就寝，五鼓而起，盛暑尽日亦未尝寝。乃至饮食，亦不过度。行之已久，甚觉得力。凡人食饱无不昏浊，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，血脉凝滞，诸病自生。

欲求清爽，其可得乎老子曰：‘我命在我不在于天。’全系人之调适。卿等亦当留意，无自轻于摄养也。”

真宗即位，每旦御前殿，中书、枢密院、三司、开封府、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。辰后入宫尚食。少时，出坐后殿阅武事，至日中罢。夜则传侍读、侍讲学士，询问政事，或至夜分还宫。其后以为常。

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因次轮对儒术污隆、君臣难易之要，上曰：“朕每念太祖、太宗丕变衰俗，崇尚斯文，垂世教人，实有深意。朕谨遵圣训，绍继前烈，庶警学者。人君之所难由

乎听受，人臣之所不易在于忠直。其或君以宽大接下，臣以诚明奉上，君臣之心皆归于正，上下之际靡失厥中。直道而行，至公而遇，此天下之达理。先王之治犹指诸掌，孰曰难哉”因作二论示之。

上谓近臣曰：“朕听政之外，未尝虚度时日。探测简编，素所耽玩。古圣贤奥旨有未晓处，不克废忘。昨置侍读、侍讲学士，自今令秘阁官每夕具名闻奏，朕欲召见，得以访问。”



其后每当直，或召对，多至二三鼓方退。

上尝谓王旦等曰：“经史之文，有国家之龟鉴，保邦治民之要，尽在是矣。然三代之后典章文物、制度声名，参古今而适时用，莫若《史》、《汉》。学者不可不尽心焉。”旦曰：“孔子于周衰历聘诸国，退而删诗书，定礼乐，以五常之道，垂万世法。后之王者，虽上圣必师范之。古人云：‘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。’盖以此也。如云志在《春秋》者，诚欲以褒贬笔削为终古诛赏之法，使乱臣贼子观而知惧。兹立教之深旨，为国家之大要。自司马迁为一家之书，盖知《春秋》凡例不可继，故曰纪、曰书、曰世家、曰列传，惩劝之微旨在焉。班固而下不得其意，但词采而已。”上曰：“夫子之道，不可斯须而舍。迂儒或言尧、舜之时无夫子亦治，此浅识之甚，殊不知夫子之道，尧、舜之道也。故曰：‘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。

’又曰：‘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’其惟尊尧而宗舜。所谓夫子之道，与尧、舜无异也。”

上尝谓近臣曰：“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，未必如此。能行好事，神必福之，如《礼记 世子篇》注云：‘文王以忧勤损寿，武王以快乐延年。’其圣经之旨必不如此，盖注皆不思之甚也。文王焦思劳神以忧天下，岂得减寿夏禹焦劳，有锡圭之瑞而享国永年。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，不自暇逸，岂无感应

值成注此，颇不近理，安足为之鉴戒！朕尝与邢昺论之，昺不能对。”

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：“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，自应陈述利害。改张法制者，望先委有司详议。其经久可行者，行之，不可行者，止之，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。”上顾宰臣曰：“此甚识体。且事之可否，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。惟贵君臣道合，若上下同心，何忧不治！今四方无虞，赖卿等慎守经制。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，词说竞起，处置颇难。是知今所施行，不可不慎。至若言事利病，轻为厘革，初则皆以为当，后则翻成有害，及复正其事，乃是朝令夕改，此事允当执守。

《书》云：‘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。’此之谓也。”上又曰：“莅官之人，不可太宽，致成弛慢，亦不可过求人之罪，务于烦扰。”王旦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法出而弊作，令下而奸生。

’宽则民慢，陷法者多，亟则民无所措手足，正为此焉。”上深然之。

治平元年，祖无择知制诰，献《皇极箴》。诏奖之。

治平三年二月辛丑，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編集历代君臣事迹。于是光奏曰：“臣自少来略涉群史，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烦多，虽以衡门专学之士，往往读之不能周浹，况于帝王日有万几，必欲遍知前世得失为未易。窃不自

揆，常欲上自战国下迄五代，正史之外，旁采他书。凡关国家之兴衰，系生民之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王者所宜知。略依《左氏春秋传》体，为编年一书，名曰《通志》。其余浮冗之文，悉删去不载，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。私家区区，力不能办，徒有其志，久而无成。曷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，幸蒙赐览。今所奉诏旨，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編集。若续此书，欲乞一以《通志》为名。其书上下贯穿千有余载，固非愚臣所能独修。

伏见韶州翁源县令刘恕、将作监主簿赵君锡，皆有史学，为众所推。欲望差此二人与臣同修，庶早成书。”诏从之，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編集，俟书成取旨赐名。其后君锡父丧不赴，命太常博士、国子监直讲刘分文代之。

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，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《资治通鉴 五代纪》三十卷。自治平三年置局，每修一代史毕，上之。至是书成，总二百九十四卷，目录、考异各三十卷。上谕辅臣曰：“前代未尝有此书，过荀悦《汉纪》远矣。”辅臣请观之，遂命付三省，仍令速进入。以光为资政殿学士，降诏奖谕。

范祖禹曰：“神宗皇帝即位之初，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，君臣倾尽无有所隐。而帝天资好学，自强不息，禁中观书或至夜分。其励精勤政，前世帝王未有也。自熙宁至元丰之末，间日御经筵，风雨不易。盖一遵祖宗成宪，以为后世子孙法也，可不念哉！”

### ○御制

太宗皇帝御制《太师、魏国公、尚书令、真定王神道碑》

：唐尧在位，圣贤谓之叶符；虞舜得人，天地以之开泰。八方理定，千载会昌，必旌柱石之材，以观其壮节；盐梅之寄，以济其和平。是故应运握图，明王圣帝受天宝命；开国承家，无不用忠确间世之臣；光辅基业，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。万代通规，一时遭遇。保全令德、克荷洪勋者，其故真定王普之谓矣。王姓赵氏，字则平。其先颛顼之裔，佐禹平水土，是谓柏翳。帝尧赐姓曰嬴氏。造父其后也，有功于周穆王，受封于赵。

周德下衰，叔带去周、适晋，六卿取晋，遂开国焉。今为常山

人也。王蕴人伦之风概，禀山岳之仪型。晦而不彰，宽而无挠，竭其诚志，有始有终，无善不藏，非义勿取。顷自我太祖从周世宗南平淮甸，水陆兼行，龙虎震威，号令始发，捷如影响，冥契神人。是时，擒其伪将皇甫暉于滁上。王时为郡之参佐，断事明敏，狱无冤者。太祖闻名，召见与语，深器之。洎后太祖仗钺左冯，因辟为同州节度推官，历华台、许田、濉阳三镇从事。其在幕府也，恭敬畏慎，尽竭赤诚，夜思昼行，勿矜勿伐，可谓龙吟虎啸，云起风

从，如怀万顷之陂，遭遇承平之会。

太祖光宅天下，龙跃商丘，知有佐时之才，早定君臣之契，擢为谏议大夫、枢密学士，仍颁金紫以荣之。是岁，上党帅李筠叛，太祖将议亲征，委之留守，调发军实。王以为圣上躬擐甲胄，臣子宜效驱驰，乃陈恳上言，乞扈从銮辂。泊中途进策，曰：“陛下初登宝位，应天顺人，将制骁雄，光耀神武。兵机贵速，不尚迂迟。若倍道兼行，掩其仓卒，所谓自天而下，不战而成擒也。”太祖深纳其言，举兵速进，未诣长平，李筠果拥众出战。于时灵旗指寇，勇士齐心，叛帅自焚，余党就戮。

旋又维扬帅李重进包藏祸心，抗拒王命。太祖便殿召对，问攻取之策，王筹其缮修孤垒，倚恃长、淮，而士卒离心，资粮乏绝。以顺讨逆，动必成功。太祖深然之，乃亲御六师，长驱淮、楚，不逾数月，果尔荡平。驾回，酬其功赏，阶授金紫、加太保，充枢密使，仍赐功臣之号。爰自累代以来，朝廷多故，诸侯专制，兵甲乱常，加以僭伪未平，师旅未备，余风未殄，思有以革之。王以庶务草创，深惟远图，利害靡不言，纤微靡不达，忠尽其力，言无转规，启心不疑，振举风俗。故得遐迩悦服，政令惟新，皆其功也。乾德中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因之大用，出于流品矣。我太祖观其才智，凡事责成。

既升近密之权，可观立功之效。英声为之间出，文物为之复兴。

戮力同心，如石投水。固已萧、张让行，姚、宋推功，鱼水之欢，未足为比。惟诚惟信，少是少非。易爻历艰难，上副弼谐之任；明哲兼济，聿臻命世之才。忠顺其言，纯诚克著。恢张出之于人表，翊戴以助于康平。徇公灭私，不忘片善，用心合道，逆邪求知。宝六年，太祖以王始佐创业，克志升平，伐罪吊民，开扩疆土，下西蜀，平南越，擒吴会，来北戎。威德绥怀，无远不至；云龙际会，大通合符。十有余年矣，知无不为，甚烦神用，务均劳逸，以优荅臣。寻授太傅，佩相印，持节河阳。泊朕嗣守丕图，勤修庶政。腹心之寄，中外攸同。特授太岳宫，使相如故。乃眷并、汾，民坠涂炭，戎车一驾，逆垒宵降。既静妖氛，爰覃爵赏。改太子太保，增加井赋，北连朔峽，东尽海嵎，禹穴唐郊，尽为王土。朕尝念往年之旧德，褒赏辅弼之殊勋。帷幄之谋，明于果断，思置之左右前后，任以耳目股肱。粤自藩垣，入居廊庙，久竭弼谐之道，更资调燮之能，遂征授守司徒兼侍中、昭文馆大学士。三阶已正，百度惟贞，忧国忘家，直亮在意。常诫诸弟诸子，以为受宠逾分，富贵逼身，一领名藩，再登上相，以身许国，私家之后，吾弗预焉。

尝念顷自宥密升于宰辅，出入三十余年，未尝为亲属而求恩泽，尔等各宜

砥砺，无尚吾过。故自始至末，亲党无居清显者。昔《春秋》美晋大夫羊舌肸‘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’，王复有焉。

八年，以襄、邓之俗，狱讼攸烦，惠彼疲民，寄之元老，下车布政，乡闾阜安。事有未便于民者削而去之，利于民者举而行之。豪猾畏威，鰥寡怀惠。暨改辕襄、汉，民之去思，如失父母时也。得病于南阳，经年未差。就移汉水，重镇便藩。常思报主之诚，每怀忧国之忠。乃心王室，时有箴规。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，陈古今治乱之由，极人臣献纳之意。兴怀慷慨，词甚激切，揣摩时事，居安虑危，此又其忠荃也。朕以历代藉田，

其礼久废，劝农务本，其可忽诸乃命有司举行旧典，改元布庆，帝载惟熙，造膝沃心，惠我耆德。而王久违宸扆，思拜阙庭，既累进于直言，宜载践于寝庙。复授太保兼侍中、昭文馆大学士。居云霄之上位，擢列辟之崇资。烛幽明而无怠无荒，报恩荣而可大可久。刑政之务，知无不为。功绩播于谋猷，群庶谓之明哲。献替之职，理事皆通。不惮劬劳，夙夜匪解，可以传闻清世，书于简编。而连岁之间，风疾频发，愿避贤者之路，乞归闲散之官。朕以勋旧之臣，方深倚注，命驾临问，涕泣兴言。齿发虽衰，痾瘵未退，荷天之宠，力所不任。特授太保兼中书令，洛阳留守。又经岁，疾势转深，上表坚乞退避。以禳灾眚，勉强海谕。志不可夺，乃册拜守太师，进封魏国公，就便颐养。太医中使，不绝于路。颺望有瘳，别加殊渥，岂期美疢，王遽弥留！以淳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薨于洛阳之私第，享年七十有一。朕览表，惊嗟悲恻累日，不待巫祝桃茢，亲临其丧，赙服举哀，辍视朝五日。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持节策赠尚书令，追封真定王，特赐谥曰忠献。吊祭赙赠之数并给加等，以尽君臣之礼焉。四年二月，命有司备卤簿，葬于洛阳北邙之原，而合祔焉。呜呼！梁木斯坏，哲人云萎。若济巨川，予将安寄王性本俊迈，幼不好学，及至晚岁，酷爱读书，经史百家常存几案。强记默识，经目谙心，硕学老儒，宛有不及。既博达于今古，尤雅善于谈谐。马伏波词辨分明，杜征南手不释卷。见事而敏，抱器自然，壮志无穷，日新其德。许国常存于怀抱，令誉以至于名彰。其为子也，孝养于亲，动不违礼。友爱于昆弟，严慈于子孙。其仕于公也，奢俭酌中，贞忠许国，名器能守，谦卑益光。茂德崇勋，辉映朝列，宠遇之盛，古今罕闻。自再入庙堂，时陈规谏，负荷重寄。常怀启沃之心，竭输忠忱，以待公家之事。有万石君之周慎，孔光之谨命，管、葛之智略，

房、杜之经纶。举而兼之，斯谓全德。朕于早岁，尝与周旋。

而节操有恒，始终无玷。荷台铉之任，处辅弼之司，既集大勋，荐膺典册

。纪其功烈，宜在旗常。昔唐、虞之得皋、夔，夏、商之任禹、益，有周以闾、散佐佑，炎汉以萧、曹弼谐，用能寅亮帝谟，缉熙庶绩。侑庸比德，今其胜哉！天不憖遗，予何自律乃迹其景行，勒之鼎彝，昭臣范于将来，庶令名之不朽。

铭曰：应运开国，股肱任贤。委以心腹，操执弥坚。实犹令德，王猷周旋。裨赞明圣，厥位名传。信任得人，方言柱础。鱼水同心，君臣盛美。夜寐夙兴，有终有始。进思尽忠，见义从矣。

退思补过，器识安闲。攀龙附凤，备历艰难。纵横志大，接对温颜。官崇荐陟，善恶之间。近密公朝，与夺非类。禀性怀柔，区别利害。践扬贵职，绰有奇才。经纶宠异，学识通该。赫赫皇猷，恭恭近侍。任以机权，宠彰名器。启沃王命，业茂勋嵩。

南征北伐，平荡奸雄。日侍冕旒，情伪明察。假仗天威，好生恶杀。若闻喧骇，事不忸怩“为国重，制断临时。性直如绳，酌中如砥。孝悌于家，简编信史。惟公之德，间代英灵。非义不理，庶务乃馨。积善夤缘，敦厚必显。文教潜敷，声闻自远。

殊勋表信，追思念功。素推臣节，泽被无穷。奇士挺生，民安俗阜。允洽克从，礼让规矩。悲风飒飒，夜杳冥冥。咨嗟永隔，精魄长扃。丧此贞纯，曷终暮景。魂影已沈，去路斯永。庙堂师傅，丘垅幽泉。勒铭翠琰，不胜潸然。

《西京崇福宫记》：崇高之奠洛邑，望之巍然，峻极于天，号称中岳。夏之兴也，祝融降焉。自三代以来，罔不祀事。深林巨谷，阳舒阴惨。有木有草，食者不昧。变化不测，厥惟福壤。昔我章圣齐明寅畏，格于上下。文思武定，以底丕平。大中祥符间天下无事，祠祀天地山川，举典则以治神人。顾山川之神足以纪纲天下者，非致隆备物以昭崇极，则不足以称，由

是册尊嵩岳曰中天崇圣帝。嵩旁观曰太一，唐高宗所立，自唐迄今，历岁数百。天禧中，章献明肃皇后斥衾具，葺而治之，更宫名曰崇福，且置殿曰会元，以严后土元天大圣后之象。仁祖天圣、景祐之际，永怀章圣皇帝建宝祥之殿，以奉睟容，而塑章献明肃皇后于殿之西阁。于是山川之嘉气，爰聚爰宅。而王畿之西，琳宫真馆，神圣所依，崇福为之冠。元丰改元，岁在戊午。钦慈皇后被遇神考，深惟继承之重，天下之大本。夙闻嵩岳多神异之纪，而嵩旁之宫，得太室润之胜，有灵明肸蚩之实，独崇福为第一。乃因阿保富氏，俾族子永和赍持香币，有祷于会元之神。神享其请，赐以吉卜，再卜袭吉。越四年，壬戌冬十月，是生朕躬。明年三月，又遣永和自京师命羽流盛芳，荐以伸昭报。又十有七年，当元符之庚辰，朕入继大统，获承至尊。询谋往昔，留恋秘

字。而增隆之典，废缺弗讲，图像之威，黯昧就灭，榱桷之制，腐剥挠折，殆非所以振显神之庇。而仰当我烈考钦慈在天之灵，爰敕有司于始生之辰，增度道侣。而本始之元，四序之首，候届炎律，岁邁履端，衍宝篆之徽言，启仙科之静供者阅月而后止。黄金之饰，瑰丽之器，皆尚方所作。百具用修，盖元符庚辰之五月、崇宁癸未之九月也。大观元年丁亥，复诏洛师侈宫楹而大之，革故取新，华洁完固。万役不出于民，一费不取于官，庀工予财，悉自内府。

三年三月工告讫，百辟卿士咸曰休哉！必有金石刻，以纪本末而垂无穷。朕恭念钦慈皇后为天下之母，育天下之君，而不得致天下之养。兹用夙夜，震悼于心。若乃仪式刑神考之训，继其志，述其事，以绍先烈，庶几乎得四海之欢。以事宗庙，于以显亲，于以扬名，孝之本也。眷求庆源，想像嗣服。昭答灵贶，肇新宝构，以示无忘。朕亦安敢忽诸初新兹宫，灵芝拱谷，产于万岁峰下，实会元殿之背。荐生嘉卉，贯芝同秀，世莫识

其名者。凡三本，河南守上其事，宰臣率百官贺于阁门外，天下悉以为瑞应。赖天溥临，于昭孝思。铺张声诗，传之百世，非朕孰宜为辞曰：“覆载定位，融结以类。维山岩岩，惟嵩中峙。爰有琳宫，在嵩之旁。佳气萃止，福源穰穰。在昔章圣，衣冠出游。惟时仁宗，世德作求。睟仪穆穆，宝构奕奕。以安以宁，百神受职。于皇神考，克肖天德。既受帝祉，子孙千亿。

钦慈方幼，长发其祥。神斯顾享，锡羨用光。念兹皇祖，厥猷翼翼。以保以承，是荷是式。缅怀钦慈，永言孝思。凡我有今，钦慈之为。作兹新宇，以报以祈。孝奉神明，天且弗违。灵芝拱谷，异名同秀。于昭瑞应，自天之祐。追惟罔极，敢怠永久。

刻文兹石，以昭厥后。

#### ●卷四 郊赦一

太祖乾德元年，南郊礼成，车驾将还宫，有司请乘金辂。

上顾侍臣曰：“朕欲乘辇可乎”对曰：“无爽典礼。”乃改乘辇还。帝御明德门肆赦。前一日，有司设立文武百官、皇亲及蕃国诸州朝贡使、僧道耆老位于明德门外，太常设宫县，置钲鼓。其日，刑部录御史台、开封府、京城系囚以俟。及车驾还至明德门内，就幄次改御常服。群臣就位，皇帝登楼，即御坐。

枢密使、副宣徽使分侍立，仗卫如仪。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，再拜讫，复位。侍臣宣曰：“承旨。”通事舍人诣楼前，侍臣宣敕：“树金鸡。”通事舍

人退，诣班，宣付所司，讫，太常击鼓集囚，少府监树鸡竿于楼东南隅。竿木伎人四面缘绳争上，取鸡口所衔绛幡，获者呼万岁。楼上以朱绳贯木鹤，仙人乘之，捧制书，循绳而下，至地，以画台承鹤。有司取制书，置案上。

阁门使承旨，引制案，宣付中书门下，转授通事舍人，北面宣云：“有制。”群官再拜。宣赦讫，还授中书门下，转付刑部侍郎，承制释囚。群官称贺。阁门使进诣楼前，承旨宣达，讫，百官又再拜，蹈舞而退。赦文：“门下：朕以三灵眷命，五让兴邦。躬亲罔惮于万几，德教将加于四海。属岁时屡稔，华夏大同。干戈渐偃于灵台，文轨皆通于象阙。俗阜而南薰风竞，刑清而贯索星沉。仰观则日月丽天，俯视而龟龙在沼。加以物无疵疠，民乐雍熙。盖玄穹垂祐于皇家，非凉德自臻于昌运。

由是考百王之旧制，缉千古之宪章。坠典必修，无文咸秩。洁牺尊而谒清庙，被大裘以郊上玄。万乘云屯而在途，千官星拱而就列。公侯助祭，共江汉以朝宗；钟鼓在悬，与风雷而相薄。

百灵受职，群后受厘。明德惟馨，神心有答。非烟塞望以呈瑞，嘉气浮空而袭人。民具尔瞻，礼无违者。乃回金辂，乃御应门。

律且协于黄钟，日正临于甲子。顺三元之更始，庆万汇之咸亨。

而又藩岳勋臣，宰衡庶尹。外达蛮貊，内暨缙黄。谓予历数在躬，以应天广运顺其美；谓予温恭允塞，以仁圣文武成其功。

兼至德之隆名，尽哲王之能事。物议斯允，予衷莫遑。宜覃旷荡之恩，用慰黎元之望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崇德报功，取天地无私之象；眚灾肆赦，推雷雨作解之恩。更赖中外大臣，佐佑厥辟，必使万邦黎献，尽跻仁寿之乡；百姓平章，用致勋华之上。布告亿兆，咸使闻知。”其后郊祀，遵用此制。改是年为乾德元年。宣制毕，御崇元殿，百僚奉王册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圣德皇帝。壬申，大宴于广德殿，上寿，号曰饮福宴。

乾德六年改开宝元年。十一月二十四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我国家受天景福，率土咸宾。声明洞照于万方，德教咸加于四海。风雨顺而岁年丰稔，干戈戢而刑政澄清。域中共庆于小康，海外咸欣于至化。朕顾惟寡昧，祇奉玄穹。荷上帝之垂休，致中原之大定。遂发诚意，再举旧章。恭陈告谢之仪，仰答自天之祐。羽卫森罗而在野，王公肆覲而在庭。六乐无不调，五礼无不备。躬奠玉爵，陟配紫坛。具物荐诚，神心昭格。非烟塞望以呈瑞，嘉气浮空而降祥。宜与寰区，同兹胥悦。象阙既还于彩仗，鸡竿大举于鸿恩。同玉历之惟新，与苍生而共庆。尽日月照临之内，罔间幽遐；极车书混同之邦，咸均雨露。庶成瑞拱，永洽可封。可大赦天下。改乾德六年为开宝元年。自今

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戏！皇王报本之义，乾坤助顺之祥。既举彝章，谅无缺政。更赖中外宣力，将相同心。

保黎庶之乂安，致边陲之宁静。扶持景运，翊亮皇猷。长怀鱼水之欢，共乐太平之化。布告亿兆，咸使闻知。

赦文。门下：我国家膺上天之景命，洽四海之欢心，车书大同，声教遐被。爰自尘清五岭，浪静南溟-万里之封疆，致兆民之苏息。山川克复，日月光华。风雨顺时，岁年大稔。朕君临天下，道莅人寰。致率土之同情，自玄穹之垂贖。于是恭循典礼，亲执豆笏，当爱日之选长，罄虔诚而告谢。群后执圭而肆覲，神郊备物以陈仪。柴燎既升，乾光下烛，瑞气浮空而不散，生民鼓舞以同欢。宜覃作解之恩，用洽自天之庆。可大赦天下。自开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戏！

天地垂休，所以祚开泰；皇王报本，所以告成功。盛礼行而人神协和，庆泽流而寰海胥悦。文武列位，将相具僚，同心同德以逢时，尽节尽忠而宣力。宜勤翊亮，共致太平。

九年，太祖将幸西京。正月十三日，诏曰：“定鼎洛邑，我之西都；燔柴泰坛，国之大事。今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。祇遘景灵，用伸报谢。乃眷西顾，郊兆在焉。将飭驾以时巡，躬展诚于阳位。朕今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于南郊。”及赴斋宫，先时霖雨弥旬，是日云物晴霁。观者如堵，垂白之民咸相谓曰：“我辈少属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天子仪卫。”皆相对感泣。赦文。门下：我国家受命开基，化民育物。荷乾坤之垂佑，致文轨之大同。内则朝政雍熙，外则武功振耀。洎两川克复，五岭荡平，被声教于寰瀛，纳生灵于富寿。惟有江表，未息祆尘。顷劳动于六师，寻廓清于一境。数千里氛妖既殄，百余年生聚知归。苏其久困之民，布以惟新之化。非冲人之克义，皆上帝之储休。今者卜首夏之良辰，就西都之正位，备其燔燎，

靖乃豆笏。躬伸告谢之诚，用达恭虔之志。奠玉之盛仪既举，普天之庆泽方行。宜覃旷荡之恩，用表混同之化。可大赦天下。

云云。於戏！牲牢报本，所以答天地之休；雷雨行恩，所以洽华夏之庆。御凤楼而风云助顺，揭鸡竿而士庶同欢。眷惟文武之具僚，并效忠勤之亮节。佐我隆平之运，实多翊亮之劳。方切注怀，更宜宣力。

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王者负宸居尊，继天垂统。顺三灵之眷命，契万国之欢心。宵衣旰食以忘疲，恤物爱民而为念。自临宸极，再易炎凉。朝政允厘，嘉谷屡稔。



四海尽同于文轨，九州重正于封疆。顾菲薄以何功，赖穹旻之降祐。爰循旧典，亲祀上玄。献琛而率土皆来，执玉而诸侯毕会。风云助顺，羽卫增华。庆皇祚之昌隆，见礼容之繁盛。而又王公庶尹、中外具僚同倾爱戴之心，奉我庞鸿之号。亿兆之愿，岂独在予宜覃大赉之恩，用洽可封之化。可大赦天下。自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戏！郊天祀地，牲牢已荐于至诚；布惠行恩，雨露均沾于万汇。洒渥泽而瑕疵尽涤，出縲囚而囹圄皆空。凡诸有位之臣，体我无私之意，更资忠力，共赞皇图。寰宇克定于丕平，竹帛永光于千古。

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王者继统居尊，握图临极。法二仪而行化，亲万务以忘劳。兢兢如涉于大川，荡荡期臻于至化。日慎一日，于兹六年。八紘之文轨大同，四序之阴阳不忒。兵锋偃戢，年谷顺成。苏、杭千里之土疆，尽归临照；汾、晋一方之生聚，顿愈疮痍。边陲载息于烟尘，宇宙俱凝于和气。顾惟凉德，享是丰功。盖穹昊之降灵，兼祖宗之垂祐。爰伸大报，特备严禋，被袞冕以陟圜坛，荐牲牢而飨上帝。而又中外列辟、文武庶僚复以徽名加于眇质。尊崇之号，念何德以克堪；亿兆之心，顾抑情而从徇。祇膺典礼，良

用兢惭。宜覃作解之恩，用洽普天之庆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

於戏！玉帛荐诚，已陈于盛礼；云雷覃庆，咸被于殊休。效忠良者，悉与旌酬；负瑕衅者，皆从涤荡。百神受职，万国来同。

当景运之昌隆，嘉礼容之繁盛。风云荐瑞，士庶同欢。更资有位之臣，共质无私之化。各宣忠力，永辅皇家。布告寰区，咸令悉知。

赦文。门下：惟皇抚运，树鸿业于中区；惟辟奉天，表至诚于大报。既谨就阳之礼，宜覃及物之恩。用庆昌期，式符前典。朕自虔膺宝运，嗣守瑶图，九载于兹，一心无怠。虽寰区既乂，敢忘于旰食宵衣；而风雨弗迷，屡睹于年丰俗阜。加以非烟甘露，霏霏继洒于人寰；瑞兽珍禽，驯扰咸归于御苑。四塞之干戈自息，八方之文轨大同。集是丕休，匪由凉德。斯盖玄穹之所降鉴，清庙之所储祥。朕所以躬事禋燔，告谢天地。

千官景从，陪玉辂以供宸；诸侯骏奔，仰玄坛而助祭。矧乃文物大备，声名孔修。当六变以升闻，荷百神之昭格。纯嘏之锡，岂独在予思与万邦，同兹大庆。仍改纪元之号，遐均作解之恩。

可大赦天下。改太平兴国九年为雍熙元年。自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戏！景运方隆，荷乾坤之眷祐；彝伦式叙，在刑政以交修。更赖文武荅臣，方岳庶尹，各伸乃力，共泰吾民。庶令击壤之谣，不独唐尧之

代；可封之俗，复追虞舜之朝。凡尔含灵，知予至意。

四年正月二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我国家创业垂统逾三十年，礼让兴行，车书混一。外则五侯九伯，立屏翰之奇功；内则三事庶僚，罄股肱之亮节。共赞无私之化，成兹不拔之基。加以紫坛屡飨于天宗，青辂早修于农事。既礼交而乐举，致远肃而迓安。内顾眇躬，享兹介福。是用就上辛之良日。荐大报之至诚。乾坤既锡于鸿休，祖宗是崇于严配。八蛮景附，咸伸助祭

之仪；百辟灵从，尽展陪銮之礼。睹士民之繁盛，望羽卫之骈罗。思与普天，同兹大庆。自淳化四年正月二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戏！郊天地以致诚明，咸尊典故；法阳春而施德泽，尽涤瑕疵。华夷远播于欢声，宇宙遍凝于和气。更资有位，益励乃诚，展安民济物之谋，助旰食宵衣之化。庶俾照临之内，俱跻富寿之期。咨尔万方，咸知朕意。

南郊毕，御乾元门，下制曰：“泰坛燔柴，国之大典；上辛祈谷，礼有旧章。祇见上帝，祈福天宗。”癸巳，上赋南郊宿斋五、七言诗六首，赐近臣。乙未，雨雪，作立春日瑞雪诗三首。秘书监李至言：“自庙徂郊，纤飏不摇，羽卫如植。升坛而星象炳焕，讫事而云气郁兴。应门肆赦，非烟可挹。”

赦文。门下：我国家千龄启运，百世其昌，惟列圣之在天，介鸿休于下土。朕自祇膺眷命，嗣守皇图，垂二十余年，居亿兆之上。域中四大，常师古圣之言；天下一家，幸接隆平之运。

远肃而蛮夷率服，时和而风雨弗迷。尽禹别之九州，来修厥贡；懋尧咨之四岳，咸建庶官。刑政于是相宣，声明以之大备。夫何凉德，集是不休皆由九庙之储灵，实荷二仪之降鉴。得不讨论方策，博采乎礼经；祇奉郊丘，兴崇于祀事。达孝思于清庙，祈景福于上玄。用荐精诚，斯为大报。百神效祉，诸侯骏奔。

罗羽卫于康庄，烟霞动色；设宫县于两观，金石成文。千官扈蹕以云从，百姓欢呼而雷动。礼终严祀，喜成昭事之心；候属载阳，广布惟新之庆。宜覃恩宥，溥洽寰区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时当献岁，礼毕严禋。祖宗之纯嘏无疆，天地之祥符有耀。仰资玄贶，敷佑苍生。更赖三事大臣，六师上将，炳人文而宣教化，扬我武以定疆场。逮夫庶邦冢君，凡百执事，咸有一德，永孚于休。俾我邦家，绍统前代，尽善尽美，不其伟欤！告示万方，明知朕意。

二年十一月丙戌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以太祖、太宗配。还御乾元门，下制曰：天祚明德，民怀有仁。惟景运之泰阶，实昊穹之眷命。太祖皇帝以武功定

乱，驱除八方，四登泰坛，亲行大礼。太宗皇帝以文德柔服，混成一统，五奠玉爵，合祭二仪。粤以冲人，仰嗣丕业。三年无改，恭依典礼之文；百谷用成，亟获丰年之瑞。退朝之暇，内省于怀，未熟化源，未成治定。夫何凉德，集是鸿休上由天地之元符，人神协赞；复荷祖宗之余庆，辅弼宣功。履春冰而常积战兢，涉大川而讷知涯涘。

非惕厉不能继先业，非精虔何以答上苍。必在乎假清庙而拥神休，举皇仪而陈备物。于以示昭报，于以伸孝思。爰当亚岁之辰，躬展事天之礼。玉帛在笥，金石在县。一阳生而寰海会同，九奏成而神祇下降。礼无违者，天必从之。宜覃作解之恩，共洽无疆之祐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国容全盛，天仗旋班。

非烟散朱雀之街，旭日丽苍龙之阙。欢声雷动，喜气云从。肆士庶之荣观，赖皇家之大庆。更赖文武多士，将相荐臣，各竭忠规，顺成元化。同心同德，咸罄于嘉猷；无怠无荒，不忘乎明戒。同底于道，不其伟欤！布告万民，咸知朕意。

咸平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礼莫大于事天，孝莫重于严父。因心崇陟配之义，垂训懋翼子之规。自伯考建万世之基，圣父纘重熙之业，莫不三年而郊上帝，九庙以飨神宗。用荐精诚，以伸昭报。顾予寡薄，获荷庆灵。奉以周旋，焉敢废坠！矧乃寰区底定，黎庶几于小康；农亩丰登，稼穡呈于上瑞。皆玄穹之所降祐，繄列圣之所垂休。得不饬备物以告虔，升禋燎而报本。蠲吉之祀，广至福于兆民；旷荡之恩，宜大赉于四海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天下之至大，万物之至繁。虽励力以自强，愿恭己而自治。更赖藩岳列辟，股肱元臣，暨御侮之群才，迨盈廷之多士，咸尽忠而奉化，各无隐于厥诚。

俾予垂拱而仰成，致俗一变而至道。共臻多福，永孚于休。

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自猥绍庆基，君临宇县。奉若天道，驯致时雍。常念守位维艰，纂图斯重。

纳隍轸虑，盥食视朝。于今九年，罔敢逸豫。幸玄穹之降鉴，荷宗庙以垂休，农祥荐臻，边候不警。属天正上元之日，陈吉土享帝之仪。因得躬执豆笱，祇见祖考。牲牢备物，圭币荐诚。

四海九州，皆来助祭；六变三献，斯用降神。仰景贶之自天，庆苍生之蒙福。报本既行于盛礼，回銮乃御于应门。万国来庭，集梯航而入贡；九宾就列，睹书轨之混同。宜大赉于中区，洽鸿恩于庶品。永言纯嘏，岂独在予！爰稽肆眚之文，式布维新之泽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顺天行庆，俾涣汗以维均；与物为春，浹幽遐而广被。偃革已臻于开泰，垂衣方示于穆清。

更赖文武具僚，中外列辟，体君臣之同德，罄金石之纯诚，资政教于和平，纳生民于福寿，共扶昌运，永享于休。

天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以仰钦皇绪，夙奉庆基。自列圣之诒谋，逮眇躬之继统，兵戈销偃，海域混同，何尝不日慎居怀，时乘在御，绝畋游而育物，戒服玩以敦风。

纳民归仁寿之区，涉道究希夷之际，抚安四极，宾延万灵。表下风以丁辰，致弥文而熙载，讲求典礼，肃恭神人。燕处穆清，聿怀冲粹。荷太清之孚佑，示秘箴以降祥，灵运嘉亨，景輿临暨。载聆淳诲，逖悟仙源。励翼弥坚，钦修备至。考古先之盛则，毕封禅之洪徽，崇尚真宗，登隆妙号。言念元良之嗣，生知至德之方，善访名山，特开珍馆。祝寿昌之介祉，见忠孝之存诚，叠委宝文，愈昭殊应。是用答顾怀于穹厚，成禋享于坛墠，荐玉币以告虔，陈豆笾而蠲洁。金匏协奏，文物骈罗。九宾相仪，百神受职。天旗总集，既彰祚国之休；王泽涵濡，宜洽均禧之庆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展严恭之礼，获拥神

休；覃滂霈之恩，式符众望。谅周隆于庆赐，增激励于神明。

更赖中外信臣，文武列辟，竭以忠勤之节，倾其爱戴之心，协赞重熙，永膺多福。

天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三载一郊，国朝茂典。盖所以报贶天地，致虔祖宗，尽钦翼之心，膺锡禕之福。

昊穹眷命，三圣重光，化无远而不怀，惠无幽而不浹。肆予寡昧，纂是隆平，端宸永思，临渊匪惧。幸赖母仪申诲，先烈在民。三事群卿，裨我以公道；百工庶尹，赞我以远图。政常敦本闲邪，刑必蠲苛怱善。边陲撤候，方聘修欢。东南之亩屡登，阴阳之沴不作。是用采甘泉之曩制，方委粟之前经。度土就阳，占辰亚岁，豫祠真馆，虔飨太宫。乃陟嘉坛，肃陈量币。群司戒洁，工器协恭。瞻来格于窈冥，纳降衷于高厚。天清日润，礼备乐崇。克伸孚祐之文，实荷厯鸿之赐。宜均涣号，溥及含生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积累之业存乎时，涵濡之泽加乎远。

邦家所著，宪度甚明。予惟遵行，罔敢失坠。班朝文武，有位忠贤，庶益棻规，以弼凉德。勿休屡省，称朕意焉。

礼成，辅臣皆进官。宰相王钦若等固辞。上谓曰：“郊祀庆成，朕为卿等进官，曷辞何也”钦若等对曰：“臣等待罪近司，获陪盛礼，幸甚！复迁官秩，益为忝冒。”上谕久之，钦若等再拜称谢而退。

是月甲辰，百官集尚书省，受荐飨景灵宫誓。乙巳，受朝飨太庙誓。丙午

，受合祭天地誓。丁未，上谓辅臣曰：“此三日，百官受誓礼当然耶”王曾等对曰：“宗庙告飨，皆沿郊祀之事，止当一日受誓。今盖循先朝旧制，请俟他日厘正之。”

庚戌，宿斋于天安殿，百官宿斋于朝堂。辛亥，荐飨于景灵宫，宿斋于太庙。大礼使王曾言：“皇帝执圭被袞，酌献七室，而每室奏乐章，恐陟降为劳，请节宫架之奏。”上曰：“三年一

飨，朕不敢惮劳也，卿勿复言。”壬子，朝飨七室，宿斋于南郊。癸丑，冬至，合祭天地于圜丘。三献终，增礼生七人，各引本室太祝。升殿，彻豆毕，赦文。门下：朕以绍膺端命，祇服睿图。六载于兹，万几在念。守大中之曩训，遵圣善之懿猷。

被四表以宅心，浹群伦而从义。有祈必应，惟动斯和。岁事省成，河流顺复。此皆鸿灵敷祐，列圣顾怀。乃底辑宁，愈增惕励。奉先之道，固竭于精衷；报本之仪，聿循于旧典。既卜郊而叶吉，粤定位之载严。沿袭有初，讲求惟允。格太宫而裸献，率迪肃雍；类上帝以燎熏，并昭妥侑。罄斋庄而备至，荷胙蚩以居歆。矧乃真系垂谟，夙展钦崇之礼；玉虚攸馆，将申哀对之文。回宝眷以博临，介纯禧而举集。显无疆之大庆，岂独在予霈作解之洪恩，式均有众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天人交感，絜默定之有孚；中外胥欢，谅宠绥而宣洽。尚赖既睦之宗戚，同体之忠良，暨诸迓臣，逮夫庶士，协一德以修辅，广四聪而必闻。慎固基扃，振明纪律。无隐厥志，用恢永图。主者施行。

宣制毕，百官称贺。上恭谢太后于会庆殿。内常侍赞引皇帝，皇帝自殿后幄，诣皇太后前，再拜跪奏曰：“臣祗虔遵旧典，郊祀礼成，中外协心，以欢以抃。”皇太后宣答曰：“郊祀之祉，与皇帝同之。”皇帝还内。百官贺皇太后，垂帘，赐酒三行。丙辰，宿斋于长春殿，百官宿斋于朝堂。丁巳，恭谢于玉清昭应宫。

是月壬辰，上宿斋于大庆殿，百官宿斋于朝堂。癸巳，荐享景灵宫，宿斋于太庙。甲午，飨七室，又飨奉慈庙，宿斋于南郊。乙未冬至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以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并配。

赦文。门下：朕膺天地之丕贶，绍祖宗之庆基，政典咸融，兆民祇若。休祥狎应，大田屡兆于丰年；髦俊并生，多士协宁于景运。熙平在旦，燕翼有光。诸侯尽宾，纳黎元于富庶；三公

论道，升遗逸于簪绅。岂惟冲人，克致茂实。必修报本之义，以答上灵之心。盛服展仪，至日惟吉。钦从谏训，率致精明。

清庙肃雍，既备陈于圭瓚；闕宫静俟，复亲荐于豆笾。被袞就阳，燔柴定位。严配并飨，昭格于至诚；陟降交欢，诞膺于纯嘏。念绍庭之垂裕，顾受福之永昌。思与万邦，同兹大泽。礼交乐举，既明严上之规；雷动风行，宜覃涣汗之号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大事在祀，聿从哀对之文；与物为春，用穆好生之化。更赖良弼，贤戚维藩，文武羣臣，中外庶尹，体恭肃以修辅，本中和而在宽。俾敦孝友之伦，咸跻仁寿之域。翼宣王度，永播时雍。主者施行。

太常礼院言：“南郊第一龕，飨五方帝、大明夜明、神州地祇、北极天皇大帝。比岁，上差司天监保章正摄事。且五帝尊神，而献官秩卑，飨接非称。今诣第一龕，以少卿监或正郎为献官。第二第三龕以员外郎。坛下及内壝之外，以京官或保章正分献。”从之。大礼使言：“宗室诣中书受誓戒，不至者六十余员。”诏停郊庙幄位。太常礼院言：“皇帝行郊庙之礼，故事，止设更衣幄殿而未有小次。是以荐献之际，皇帝立版位，以至于礼成，未有所以裕主尊、究恭肃也。谨按《周官》：‘朝日，祀五帝，则张大次，朝覲会同亦如之。’值成谓：‘大次，所往所止居也。小次，既按祭退俟之处也。’引《祭义》：‘周人祭日，以朝及暗。’虽有强力，孰能支之是以退俟，与诸臣代有事焉。故说者以为祀昊天上帝，亦张大次、小次。

古者大次在坛壝之外，犹今更衣幄殿也，小次在坛之侧，今所未行。按魏武帝《祠庙令》：‘降神礼讫，下陛，就藁而立。

须奏乐毕，似若不愆，列祖迟祭，不速讫也。故吾坐俟乐阕，送神乃起尔。’然则武帝坐俟，容须引设近次，与《周官》义符。今参验前代，谓宜设小次于皇帝版位少东，每献毕，降坛，

若殿，就小次。俟终献，彻豆，则复就版位，至礼毕。如此则奉神之意，在久益虔；执礼之容，有恭无缺。”从之。礼毕，群臣上尊号曰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。三年七月己卯，孙奭子瑜上《崇祀录》二十卷。诏送史馆。

赦文。门下：升禋陟配，诚孝所以兼申；拥休肆眚，神灵于是交豫。朕奉承丕历，钦率先谟。永惟置器之重，浩若涉川之广。托在尊极，弗敢遑宁。幸席成规，浸寻至治。而疆陲宾款，岁物顺繁，民罔时恫，政克用义。斯皆昊穹开佑之贶，宗祏燕诒之谋。幽赞于兹，朕将何力内循凉寡，期保顾存。是用图讲旧章，毖修大报。祓饰坛兆，丰洁粢盛，虔会迎长之辰，躬陈合祭之典。至于前献道祖，历裸庙昭。盖经礼必先之文，庶哲王能飨之义。措事之日，备物有严。百执骏奔，二圣参侑。

获率强力，以底盛容。居歆在上，降鉴如答。迪拜胙之吉，敢曰余勤；沛

崇朝之泽，方思众共。再念向徇群议，许加徽称，深揆浮实之华，如乖克己之训。宜因冠号，俾易建元。顾元专享之福，更示惟新之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逮下之庆，方与物而皆昌；屡省之思，冀后天而攸奉。尚赖三事庶尹，列辟众司，交输乃诚，跻格鸿化，茂对乾施，永孚于休。

礼毕，宰臣张士逊等五人上表，加上尊号宝元体天法道钦文烈武圣神英睿孝德皇帝。上屡却之，谓士逊曰：“唐穆宗云：‘强我懿号，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；加我虚尊，不若居我于无过之地。’朕常爱斯言，卿等亦宜体此意。”士逊等恳请不回，上不得已，至二十九日下诏，惟不称“英睿”二字，余允其请。右司谏韩琦以京城内逼郊祀数月，盗贼公行替穀之下，宜有禁暴之法。请南郊前一月降敕开封府，约束强盗，罪至徒并折伤人以上，如犯在敕后，毋得以赦原其窃盗赃重者奏听裁。

从之。

康定二年，有献议者以西事未宁，欲权罢郊天，上以为不可。至十一月二十日南郊毕，肆赦。门下：朕诞膺宝命，嗣守鸿基。荷上灵降监之祥，奉列圣绍庭之宪。抚宁兴运，司牧黎元。慎保盈成之难，思隆久大之业。祇勤抑畏，垂二十年。何尝不中昃励精，幽微博听虑一夫之不获，期百志之惟熙。务汤盘之日新，致禹畴之时若。至于秉慈俭之训，绝游畋之娱，器物屏雕文之功，刑政革烦苛之弊，虽未臻于淳古，庶无怠于始初。幸以诸夏谧清，百嘉汇茂，民涵丰楙之乐，物违疵疠之伤。

玉烛四时，萧勺群祀。斯皆三神之所孚祐，九庙之所抚绥。岂繄眇眇之躬，克召穰穰之福。是用顺考声名之典，浸寻禋燎之仪，祓饰坛壝，祇荐瑄币，揆天元景至之序，定国阳郊见之仪。

皇穹后祇，勛降瞻飨之厚；艺祖文考，毖陈升侑之严。本陶秸以致其诚，合膾芻以达其气。望秩群祀，怀柔百神。冀精意之获伸，奚备物之能称。若乃首趋真馆，前谒太宫，肃修裸献之常，罄兹仁爱恻之慕。所以因昭事之大，述追孝之恭，交集盛容，克成美报，礼由众举，庆靡专承。当天地并贶之仁，聿均大嘏；法雷雨作解之施，用霏醴恩。仍建号以纪元，美受厘而布度，大赦天下。宜改康定二年为庆历元年。於戏！谨汉时之亲祠，兹为大事；体虞书之肆眚，所重好生。许清多辟之流，咸沐维新之泽。尚敕臣邻同德，官尹修方，协进忠规，允厘庶绩。丕格至平之治，共酬纯锡之私。

初设有小次坛下，又设褥为黄道属之神位，至是，上不御小次，彻黄道，改拜褥用緋，以尽恭肃之志。

庆历四年南郊，御札敕内外文武百僚等：朕荷祖宗之谋，托黎元之上，日

慎夕惕，罔敢怠遑。故尝六款圜丘，祇见上帝。

今赖天之福，浹宇以和。虽右鄙留屯，南方薄稔，已加抚绥，期底靖安。匪云交修，思有昭报。圣则能飨，诚惭于寡德；祭

不欲数，既及于三年。通奉先规，讲求多物。恻闻列圣之裕，哀对明灵之臻。况祈祉下民，弗为专美。在国大事，其敢惮行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。咨尔攸司，各扬乃职。

凡于供亿，毋俾烦劳。应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为名，别行科率。

比者多缘严配，加上徽名，止循率吁之常，徒为荐诚之累。且应神以实，何用虚文与礼之奢，不如宁俭。其文武百官僧道父老等不得因郊祀上表，请加尊号。永言有众，宜喻先庚。共奖至虔，以副朕意。故兹札示，想宜知悉。

郊祀赦文。门下：朕闻为国莫重于祭，报本莫尊于天。礼不欲至于烦，类当三岁；物无以称其德，是竭至诚。比者原田有秋，辰纬澄晷，地数见宝，蝗弗为灾，关辅简饷与之调，羌夏露怀徕之请。间遣近辅，分慰三垂，就恤边吏之勤，无重编氓之困。亦克用乂，方致小康。朕用钦荷顾存，谨修禋类，抑止贡奉之费，裁节供帐之劳。前敕攸司，毋加徽称。虽微有善之让，姑底事神之恭。且复稽参典文，改告兹谥。从真圣之尊统，贯乾德之旧章。既款殊庭，遂见清庙。叶长日之嘉会，祇灵坛而顺享。皇穹后地之合，艺祖神宗之配，六变而乐备，三献而礼成。炘蒿烟于太霄，达燿火于群祀。两仪洪洞，万瑞纷纶。斯固足以表上帝之眷怀，罄冲人之明察。又念乃文乃武，有壬有林，或奉引扫除，或侍祠显祖。八屯拥卫之格，九州献力之常。共赞眇躬，克成毖祀。美不专飨，命则惟新。用推多福之祥，肆为兆民之庆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明德惟馨，已回盖高之鉴；与众更始，诚慕列辟之良。矧曰如台，敢云自暇。

益当居降祥之地，而惧其咎；席已安之势，而念其危。弗徇非彝，弗为无益，建中道以临总，涣大号而胥欢。嘉与群元，共臻斯路。

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尝博览载籍，

详观古今。每资取于典彝，用昭施于政教。且夫大事在祀，所期奉而益恭；让德于天，必欲善不自处。斯皆垂芳简策，作范邦家。历世相因，百王不易。在沿革而虽异，谅稽参而靡渝。

故假庙致虔，扫地尚质，实奉先而严配，取报本以贵诚。粤自纘承，逾兹二纪。遵述谄谋之训，企及钦明之风。慎恃守于盈成，念怀柔于远迹。万几之务，罔怠于旰宵；含生之伦，冀登于富寿。尚兢虞于谴戒，弥鉴省于昏荒。治格隆平，物无疵疠。



制作礼乐，敢谓其时；协和人神，当成厥事。是用虔修祀，参讲缙仪，抑菲德之徽称，增先皇之显谥。祇见颯德之室，严禋定位之方。圜坛载升，长日协吉。顺考旧典，倾竭精衷。九州献力以惟寅，百神受职而咸秩。纷纶之贶，仰降于高穹；旷荡之恩，宜覃于率土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于戏！惟圣飨帝，益罄于斋庄；惟德动天，敢忘于惕励。尚冀祖宗垂祐，辅弼协谋。繄维城亲懿之贤，暨卫社忠劳之士，百工庶尹，咸一乃心。

共赞昌期，永臻皇极。

十一月四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燔柴报本，崇经礼之亲郊；涣号宣恩，广春秋之大眚。朕肃膺统业，寅奉政机，未昭厥涂，犹涉渊水。荷乾祇之敷佑，赖宗社之拥全，治克用平，思无不服，茂息生齿，屡登康年。盖先烈之累仁，省眇躬之何德。比举秩于元祀，用答扬于灵休。三纪于兹，涓衷敢怠。自合宫之讫飨，即阳位以荐诚。申命道司，详稽旧典，卜日南之长晷，祠地上之圜丘。前诏诸儒，考正雅乐。盖以遵达孝之述事，昭盛德之流光。遥观厥成，升奏群祀。庶德音之致，相接于天人；沿豫象之辞，登配于祖考。率前期而戒誓，复先甲以洁齐。钦翼祖宫，款见于道祖；肃仁爱在庙，永怀于前人。惧飨弗能，临裸惟惕。紫营未旦，赤霄在望。执事有恪，备物无违。蒙上帝以居歆，奉列圣之参侑。苍璧既奠，朱燎以升。惠我无疆，

肃然有感。钦惟天表之应，诞锡寿康；嘉与宇内之人，均承贶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合袷大祀，固靡神之不宗；在宥群方，思与物而更始。尚赖左右承弼，中外臣工，秉德辅予，竭忠图治。惟休惟恤，永底康哉！

太常礼院言：“奉诏再详定三圣并侑事，伏以配侑之法，前代不同。古则一王，而后或兼配，皆是变礼弥文、广申诚爱也。国朝景祐二年曾下诏书，令次郊禋，三圣并侑。其后以太祖定配，二宗迭配，明堂大礼亦三后并侑。今陛下濬发德音，钦明大孝。”况是本朝旧制，已再躬行，于义无爽。”故下诏曰：“王者因郊反始，无大于躬亲；本孝奉先，莫尊于主侑。

且明堂之配，已著于定仪；而景祐之文，盖存于甲令。虽协事亲之爱，犹慎缘情之举，再谏群议，述考旧典。皆以谓祖宗功德，宜对越于上灵；文昭武烈，亦无严于祀位。息民昭德，定保永图。自今南郊，三圣并侑。布告内外，宜体至怀。”

三年，罢南郊。九月十二日恭谢。敕内外文武臣僚：执圭璧以事神，严祖宗而配帝，虽有国之常典，亦因时而制宜。朕承三圣之丕基，抚万邦之有众。俭于己，思天下之民丰；劳于心，致天下之民佚。罔敢怠忽，庶几治平。而首春以来，偶爽调适。赖三灵敷祐，百福来臻，顺以节宣，获兹康裕。加以边隅

不聿，风雨以时。虽庶物之咸和，顾眇躬而增惕。是用稽先朝之成宪，询故实于有司，即广殿之翼严，择灵辰之良吉，式申昭谢，以格纯休。宜用先期，俾兹诞告。朕取今年九月内，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。其今年冬至亲祀南郊，即宜权罢。所有合行诸般恩赏，并特就恭谢礼毕，一依南郊例施行。至日，朕亲御宣德门宣制。仍令所司详定仪注以闻。务遵典礼，勿俾烦劳。咨尔多方，咸体予意。故兹札示，想宜知悉。

至九月十二日恭谢毕，降赦。门下：朕纆绳基绪，统御幅

员，周视万几，仅成三纪。思守文之尤重，念居上之至难，或未明而衣，或既盥乃食。惟正人是访，惟公论是稽。恬然过勤，举不知困。比春云始，平履成亏。荷高明之博临，膺厚顺之丕拥。宗社降福，士民输忠。眇眇之躬，遑臻于绥义；便便之政，率遂于讲修。虽属水潦遘灾，河流移道，眷言方国，咸克妥安。

邦经所系，朕力何有亶兹循省，弥用战兢。秋廩戒期，农收毕务。诞询故事，参绎前文。约郊墼之仪，严路廷之制，工师虔巩，物品晏清。祇罄诚忱，洁清款见，上以答乾元之开佑，下以蕲生聚之乐康。浸通明灵，大示胙螽。宜与兆庶，共均休嘉。

式覃涣汗之恩，仍易纪年之号，以孚神贶，以顺物宜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

。

初，仁宗得疾。议者以太宗至道年升遐，乃深恶其年号，趣诏中书改之。是岁以郊为恭谢天地，改元曰嘉祐。四年十月，诏罢冬至祀南郊。十三日，祫享。

。

## ●卷五 郊赦二

英宗治平二年南郊，御札内外文武臣僚等：天地者生之本，先祖者类之始。故礼有报本反始，而祀天地，尊先祖，于是乎致虔恭焉。国朝之制，郊以三岁。而自皇祐癸巳，一纪于今，銮輿之行，不踵乎经涂；皇邸之设，不严乎大次。交神之道，岂不缺然也哉朕以冲眇之资，荷顾托之重，巍乎王公士民之上，凜乎宗庙社稷之寄，日慎一日，惟恐弗任。而三灵眷怀，亿姓禔福。天清日润，雷动风行。嘉生汔臻，氛祲荡定。固可以荐四时之和气，总万国之欢心，以报本乎天地，而反始乎先祖也。

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事于南郊。咨尔攸司，务勤厥职。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为名，辄行科率。必循其故，毋或烦民。故兹札示，想宜知悉。

赦文。门下：朕承祖宗之休，托王公之上，纆嗣丕业，诞隆庆基。我仁考

体道诚明，率仁高厚。躬履纯俭，天俾寿臧。

熙然亿兆之怀，隆于父母之爱。礼乐明备，制作成于百年；书轨大同，欢心达于四表。宪度著明而可则，轨迹夷易而可遵。

肆朕冲人，遘当大宝。祇荷先训，仰繫母慈。永念继体之艰，居有涉水之惧。日慎一日，三岁于兹。曷尝不究皇极之建中，顺乾刚之正命登吁贤俊，监循典刑。未明以求衣，中昃不暇食。

宫室苑囿之好，或弛以便民；钟鼓管弦之音，固不以足欲。前日文武多士、中外群臣连上封章，求荐称号。朕以继志述事，

未有以扬缉熙；持盈守成，未有以彰休烈。下之方以底百室之富，上之方以接神人之欢，义所未安，抑而不受。岂自以得勤民之意，盖将以洪修己之诚。深惟就国阳郊，肇禋吉土；振古盛节，本朝上仪。储精迓厘，欲止不敢。惟孝能飨，庶几与焉。

是以因黄宫之气升，迨南极之景至，躬执圭币，洁修粢盛，裸荐清庙之廷，燔燎泰坛之奠，侑以烈祖，对越上穹。于时祥景晏温，大圆精粹，和气充塞，积暘肃清。兹皆诸神受福于怀柔，有昊眷顾而飨答。发祥降祉，岂独朕躬之敢专洗心自新，嘉与海内之均庆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崇大报之礼，有以达于诚心；覃涣汗之恩，是用孚于至信。期尔阜安之俗，既臻耻格之风。尚赖忠荩扬庭，明谟在服，共励敕天之志，永底无疆之休。主者施行。

是年当郊，上意未欲躬行，谓韩琦曰：“初服满，恐未当出。”琦曰：“大礼不可旷，兼陛下即位，未尝郊见天地。”

力请行之。故事：郊庙读祝册官，至御名，必起；上至郊宫，更衣，诣坛下，百官皆回班迎向。英宗皇帝初告庙，诏读册官毋起，及诣坛下，又诏百官勿回班迎向，以见事郊庙之精意也。

四年，英宗手诏：放治平二年南郊赦前编管人，罢陕西衙前配买修河木植，而罢江淮近岁衙前复乞置村乡酒场强率人沾酒者。时上不豫，犹敕辅臣即时施行之。英宗郊祀习仪，尚书省赐百官酒食，郎官王易知醉饱呕吐，御史前劾失仪，已肆赦。

韩琦以闻，帝曰：“已放罪。”琦奏：“故事，失仪不以赦原。”帝曰：“失仪，薄罚也。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过，难施面目矣。”卒赦之。帝爱惜臣子，欲曲全其名节，类如此。

赦文。门下：王者祇遘圣绪，所以永无疆之休；对越颢穹，所以凝溥将之命。朕惟列圣垂统，盛德在天。积累熙洽，付畀冲眇。夫以制作大定之丕矩，在宥耻格之休风，夷易所存，燕

翼维允。肆朕述遵而无改，恭默以仰成，再期于兹，百度咸若。

是以群生蒙福，方内大宁，穡人有秋而屡丰，远夷稽服而慕义，兵革靡试，疵疠莫兴。盖昭天之功，自上仁而已厚；故佑天之泽，迨下武而方深。乃眷太和，实荷隆庆。内惟寡德，惧不克任。粤稽拜祝之文，兹有就阳之祀，报本反始，事孰重焉。夫恭之所隆，不可以恩掩；礼之所缺，尚贵乎义起。矧乃真圣旧章，著为成训，搢绅颐论，折衷前经，断自朕心，博观舆议。

是用因一阳长极之叙，举三岁亲见之仪，朝荐殊庭，宾裸清庙。

而后升禋燎于泰时，合阴祀于柔祇，昭假上灵，配侑列祖。六乐备舞，万玉旅庭。侯卫骏奔，蛮夷耸观。至诚胥感，方交神而塞明；祥祉来臻，且日升而川至。顾予菲质，敢以专享思与黎庶，同底日新，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接三神之欢，惟礼可以致孝飨；均兆民之庆，惟刑可以示哀矜。兹朕一心，期底于道。尚赖股肱硕辅，陪侧荇臣，共励协恭之诚，以格可封之俗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王者钦崇神天，严奉宗祏。就郊以享，所以诏天下之恭；假庙而烝，所以教天下之孝。

洪惟五圣之烈，诞辑百王之文。肆予冲人，昭事上帝。载念物无以称，维一诚可以展大报之仪；祭不欲烦，维三岁可以述躬行之典。协会康年之顺，道迎至日之长。是用朝荐殊庭，裸将太室。乃进登于阳时，以哀对于皇穹。合祛柔祇，陟配文祖。

祝燧告洁，赞牺尚纯。大乐变音，舞奏而诸物至；二精扬燎，烟升而万灵交。方丕事之获成，敢蕃禧之专享。宜敷大号，以赉多邦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意尽精禋，既秩宗祈之举；政施惠衍，亶昭庆宥之行。维时黎元，绥我德泽。尚赖谟明四近、忠荇群材，仪图新美之功，励相隆平之运，同底于治，永孚厥休。

熙宁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国莫重于祭，所以作民恭之先；礼无大于郊，所以报物生之始。朕懋建丕命，宠绥庶方。夙寤晨兴，任大守重。惟文武之谟烈，心罔敢弗承；惟上下之神祇，志罔敢弗肃。聿修三岁之祀，稽用一阳之正。

严大路以备仪，款殊庭而先享。于穆清庙，怵惕以见祖宗；爰熙紫坛，明察而事天地。推本陟配，升烟合禋。哀万灵而诚交，变六乐而物至。顾迄成于钜典，敢专享于蕃厘。涣扬予恩，敷锡尔众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答三才之奥，无以称德产之微；均万国之欢，有以知惠泽之至。尚赖左右励翼，内外交修。永孚厥休，同底于道。

元丰六年十一月五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天者物生之始，非肇禋无以极其诚；亲者民恭之先，非假庙无以致其孝。永惟五圣之烈，必躬三岁之祀。顾循冲人，嗣膺历服。敢不祗率，以时飭修然而礼意寢而不明，乐文杂而未正，故刺六经之说，考诸儒之言，缉熙旷仪，是正巨典。奉鬯以款真宇，裸鬯以享宗鬯。斋戒乎端诚之宫，清肃乎礼神之囿。陟配烈祖，对越穹昊。

于时维太常之旂，备金玉之驾。乃搢大圭，以为国之缀；乃服大裘，以放古之文。钦柴之燎四施，烛炷泰一；圜钟之乐六变，皦绎崇丘。孝奏而日月光，灵游而风马下。顾获成于熙事，敢专享于蕃禧。宜大泽之肆均，与群生而共庆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答三灵之介祉，既秩于宗祈；格四海之欢心，在敷于惠术。

尚赖秉文之辅，经武之臣，相协厥恭，同底于治。布告远迩，使咸闻知。其年，遂罢合祭天地。

十一月十四日南郊，赦文。门下：朕承六圣鸿烈之休，御千载丕平之运。逃观历代之治，无右本朝之隆。充塞乎协气之流，洋溢乎颂声之作。然而重熙累洽，所以应之者惟艰；持盈

守成，所以保之者靡易。顾兹冲昧，绍乃基图。永惟几深，罔敢逸豫。仰赖文母，维持我家。保佑八年之间，申锡九畴之叙。

宾礼故老，子惠困穷。上顺帝心，下从人欲。广祖宗之遗泽，蒙天地之降康。钦言肇郊，躬行大礼。念尝再飨乎穹昊，未始祗事乎皇祇。是用推本建隆之旧章，复举熙宁之故实。执鬯以裸八室，奠玉以合两仪。严烈祖以配天，洽百神而承宇。于时礼行而诚意格，乐变而祥光浮。诞受三神之厘，敢专四海之福。

宜均博施，溥宥群伦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乾坤之元始生，仰俯之观象法，以为群臣之道，以成覆载之功。咨尔内外之庶工，咸罄文武之致用。惟新厥德，永孚于休。

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保极以宅师，奉先而继统。骏惠先烈，慎怀永图。躬揽万几，于兹五载。顾德不敏，赖天博临。四夷咸宾，万邦作义。师干献捷，农扈告丰。锡之珍符，授以神策。嘉瑞绍至，稭氛亟消。岂眇末之克堪，实穹旻之眷祐。兴言大报，莫重禋郊。是用遵昭考之诒谋，举隆周之坠典。稽协彝制，发挥稭容。未奉皇祇之祀，先严苍昊之飨。

乘一阳之复，习三岁之祥。即路寢以斋居，至殊庭而朝献。广牡肆祀，初假庙以诏虔；钦柴宗祈，遂升坛而謁款。配侑烈祖，对越明神。乐成绎纯，礼敬敕备。于时乾端澄霁，冬序晏温。

灵心嘉虔，精意昭格。师象山则，孝奏天仪。申命之休，既昭受于上帝；敛时之福，其敷锡厥庶民。扬于端闱，孚我大号。

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告成大事，敢专享于蕃釐；申宥眚灾，宜溥覃于旷泽。尚赖辅弼寅亮，官师协恭，共维太平之基，永底无疆之祚。

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绍膺宝命，祇遵洪图。躬勤俭以御邦，本宽仁而敷政。维先训是式，维师虞是从。永言继序之艰，克谨持盈之戒。荷皇天之降佑，

蒙列圣之诒谋。方夏义宁，蛮夷宾服。三时不害，六府孔修。

建皇极而王道明，即康功而民志愜。以迪纯熙之运，以彰平富之风。岂朕德之能胜，繫帝临之下属。肇称禋祀，祇答闕休。

是用参酌上仪，铺昭旷典，奉神考恭行之志，绎绍圣申讲之文。

将蒇事于皇祇，先致飨乎穹昊。乃候景涓日，饬躬诏虔，裸清庙以肃将，款圆坛而拜享。侑我烈祖，秩于百神。礼严钦翼之容，乐备雍和之奏。苍璧既奠，紫烟具升。于时乾象洁清，灵心嘉飨，和气洋溢，景光陆离。瑞庆大来，俾缉熙于纯嘏；膏润并受，用敷锡厥庶民。豫建新元，诞扬涣号。可大赦天下。

於戏！洁诚拜祝，永祈申命之休；肆宥均釐，时乃配天而泽。

尚赖成德之彦，正事之臣，率黎献以协衷，钦庶明而懋绩，赞我溥将之绪，迄兹伴奂之游。以明年正月一日改元为崇宁元年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裸献清庙，所以承祖宗之灵；禋祀紫坛，所以答乾坤之祝。朕骏膺宝命，龙受宠禧。

丕宣文、武之光，尽缉熙、丰之典。取士于学，稽古建官。亮采百工，庶几三代。凡厥成王之式，率由昭考之行。而九庙垂休，两仪协佑。生民底义，年谷屡丰。修德锡符，上灿玗衡之政；铸金象物，下隆鼎鼐之基。疵疠聿消，雨暘咸若。兹岂眇躬之能假，时惟上帝之弗违。是用奠玉阳丘，莅牲泰畤，严配烈祖，对越皇天。于时圭景晏曙，璇穹澄鉴。二端立而礼无不洽，六乐变而物罔不兴。灵心载嘉，精意咸享。受兹介福，岂予一人之敢私！锡厥庶民，思汝万邦而共庆。我有涣号，扬于端闱。於戏！作善降之百祥，既茂膺于纯嘏。惟天佑于一德，可共翼于丕平。尚赖三事股肱，百辟文武，咸励同寅之业，永底无疆之休。

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承列圣之丕基，奉至尊之休德，继志述事，持盈守成，躬揽万几，兹逾一纪。

荷皇天之垂祐，浹函夏以底宁，年谷屡丰，雨暘式叙，羌夷请吏，川岳效珍，禹功无滥溢之灾，尧瑞告平成之治。永惟多祐，诞集冲人。属三岁之亲祠，刺六经而定制。率时昭考，钦修时祀之专；若昔大猷，尽正相沿之陋。乃斋居于路寝，乃朝献于殊庭。得四表之欢心，鹜假于庙；乘一阳之至景，大报于郊。

对越昊穹，佑我烈祖。陶匏象性，牺牲贵诚。奠苍璧以礼神，秉玄圭而拜颺。器协商周之制，乐兼韶濩之纯。紫烟燎而燿火升，灵光属而风马下。礼仪既备，知帝顾之不违；福禄来崇，岂朕躬之专享宜孚涣号，溥洽群伦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申命用休，俾缉熙于纯嘏；配天其泽，用敷锡厥庶民。尚赖同德荇臣，秉文多士，克咸励翼，永保隆平。

壬午，上神宗、哲宗谥号。是年十月三日，御笔手诏：朕若古之训，惟天为大。观天下物，无以称之。故先王以类而求，祀于圜丘，象其形；奠以苍璧，象其色；冬至之日，取其时；大裘而冕，法其幽。而未有以体其道。夫天玄而地黄，玄，天道也。上天顾諟，锡以玄圭，内赤外黑，尺有二寸，旁列十有二山。盖周之镇圭有法乎是。祇天之休，于以昭事上帝而体其道，过周远矣。将来冬祀，可搢大圭、执玄圭，庶格上帝之心，以孚祐于下民。永为定制。

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朕绍膺景命，嗣守丕基。尊临九有之师，亲揽万几之务。翼翼敢忘夫寅畏，兢兢常谨于继承。躬宵旰之勤，以图天下之义；軫渊冰之虑，以保天下之安。

属者百谷顺成，五纬来叙，干戈载戢，圉圉屡空。元命之辰，九支占南极之端；诞弥之旦，三山纪黄流之清。乐作而羽鹄翔，鼎定而庆云集。名山显位，蕝封禘者数万人；绝域殊方，徕臣妾者十一国。有邦之应，于朕岂功物生本乎天，唯圣人为能飨；人道先乎祖，虽天子必有尊。迪惟古训之循，实重国阳之报。

固尝辨先王之吉礼，庶乎革合祭之非；奉上帝之徽称，盖以正异名之失。兹协丰年之屡，载迎至日之长。于时歌昊天成命之诗，奏圜钟六变之乐。奠璧以致蠲洁，升烟以适高明。克禋克祀，而精意昭；来假来飨，而珍符下。肆缉熙于纯嘏，以敷锡于庶民。其播大猷，用推旷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报本反始，得万国之欢心；荡垢涤瑕，对三灵之蕃祉。尚赖股肱良弼，屏翰旧臣，益殫忠荇之图，光辅隆平之运，同底于道，永孚厥休。

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观会通以行其典礼，允符昌运之隆；美盛德而告于神明，兹迪精禋之飨。朕肇膺骏命，嗣守鸿业。抚九有之嘉师，开万邦之寿域。兢业克艰于底义，寅威罔怠于求端。聿承燕翼之谋，哀对博临之颺

。属者道源阐教，帝祉凝厘。农扈载谣，黍稷报千仓之庆；明堂御历，玑衡观七政之齐。氏羌款塞以咸宾，狴犴空圜而不式。荣河顺纪，乔岳锡符。丹阙琼台，屡下丛霄之躅；彤乌秀草，共昭炎德之祥。永惟奕世之休，罔匪自天之祐。爰申毖祀，比答真祺。是用测嶰籥以迎长，备銮輿而展采。羽林绮列，辟五门象魏之严；法驾星陈，正六引旗章之度。夙祇清庙，恭祓崇坛。耨王藉以奉盛，载诞丰年之报；洁宫蚕而修币，用端永命之祈。景钟道和乐之音，嘉秬荐大尊之齐。纯精昭格，肸蚩潜通。月璧星珠，纷燎烟而上彻；云车风马，歛飙馭以来临。肆均拜胙之禧，式霈滌瑕之宥。诞扬涣号，敷告多方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佑烈祖以格皇天，予惟克迈乃训；绥多福而熙纯嘏，邦其永孚于休。

尚赖辅弼同寅，官师励翼，共浹无为之化，茂隆累洽之图。

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事上帝而怀多福，非禋祀不足以昭报本之诚；绍大业以绥四方，非升侑不足以极奉先之孝。朕荷三灵之储祉，奉列圣之诒谋。制治保邦，克懋持盈之训；立政造事，敢忘继绪之思。弥文监虞、夏之隆，成宪复

熙、丰之旧，百度惟正，庶绩其凝。士迪典常，尽革淫朋之习；民兴淳朴，式符道纪之昌。人徯志以丕钦，天监诚而孚佑。清台观象，瑞占七政之齐；阳馆颁常，运协四时之叙。雨泽应期而播润，河宗听命以回流。农扈奏功，黍稷嗣丰年之庆；燕民效顺，封疆归輿地之图。刑清而囹圄屡空，物遂而动植咸若。

验诸福之毕至，岂成功之敢居！恭念祭不欲疏者，礼之经；物无以称者，天之德。肇卜迎长之旦，聿修肆类之仪。簠簋豆笾，秩九州之嘉荐；旗常罕毕，俨八卫之裨容。庶邦底贡以骏奔，多士秉文而显相。稽鲁人先事之义，以前飨于太宫；歌周王成命之诗，肆灵承于有昊。衍我烈祖，遍于群神。礼三献而精意昭，乐六奏而灵祇下。祥光旁烛，景贶备臻。修德锡符，已应克诚之享；行庆施惠，用均拜胙之禧。嘉与万方，共膺纯嘏。

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百神受职，知帝命之不违；五福锡民，浹海隅而不冒。尚赖忠良修辅，文武协恭，益坚励翼之心，永底辑宁之治。爰咨尔众，咸体朕怀。

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皇武肇禋，是创万年之业；大明制礼，爰厘二至之祠。朕恭承休光，永念丕绪。衍我烈祖，实赖贤能之众多；格于皇天，当由闾里之安乐。整饬百度，抚绥兆民。神明享持守之诚，华夏乐忧勤之政。属者多稼彻燕、云之野，齐氓安海、岱之区，远人慕义而玉帛来，川后畏威而波涛弭。荷天休之震动，莫不率从；奏工业之艰难，庶无罪悔。



是用诞举丰年之报，肃迎景至之期。吉事有祥，先致殊庭之荐；大礼必简，并严清庙之承。焜煌千乘万骑之容，终始七戒三斋之德。乃洁诚于阳馆，遂祇事于泰坛。风马云车，仰百灵之眷顾；星珠月璧，知四海之清明。兵锡蕃禧，用宏大赉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荐馨香之治，益承九庙垂裕之休；施旷荡之恩，更应一阳发生之候。尚赖官师协德，黎献愿忠，共扶不拔之基，

永笃无疆之庆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效赦文。门下：观会通以行典礼，莫严定位以交神，远罪疾而弭口兵，亦或因时而致祷。朕承大统，诞受多方。属外患之相仍，爰省方而临幸。念父母兄弟，尚屈于敌疆；惟甲冑干戈，再淹于岁序。问寝缺温清之奉，在原深急难之情。信使屡驰，久犹未报；全师再遣，坐待底宁。复盗窃之无良，乘边陲之多事，冯陵州县，震扰民氓。衣冠倾仆于道途，耒耜荒残于本业。行者未知所适，居者莫获其安。伤闾里之疾苦，则抚循之政尚愆；闵行阵之勤劳，则休息之期犹远。

每抚心而及此，累当食以兴嗟。险阻艰难，固备尝矣。劳来还定，孰安集之岂菲德之敢图，惟上穹之悔祸。永怀眷祐，恭俟监临。虽丁多垒之辰，适在当郊之岁。惟祭之或祈或报，必大时物之宜；而礼之有俭有丰，特视情文之称。是用讲有虞乐巡之制，循建武二成之规。新卷冕以严恭，逮胥徒而齐沐。盖高在上，聪明皆自于我民；与善惟人，治乱尤艰于天位。既殫诚悃，弥极战兢。仰覆冒之何心，讵存时怨；况颠危之已甚，宁忍我遗！疾呼反本而必闻，精意默通而可动。庶几来假，式燕多难。新命旧邦，协幽明而并贶；此疆尔界，一内外以均安。

其敷旷荡之恩，以广厪鸿之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为斯民而请命，敢忘庶戮之无辜；置大器于复安，实冀昊天之所子。尚赖六服群辟，三事大夫，共宏恢复之功，亟底隆平之业。

十一月十日南效赦文。门下：朕以菲躬，获承大宝。赖三灵之纯佑，宏济艰难；遵列圣之诒谋，绍隆基绪。干戈载戢，囹圄屡空。田畴胥庆于丰穰，华夏迄臻于绥靖。繫神所眷，岂朕克堪念物皆本乎天，宜谨精禋之报；而德无加于孝，聿修并侑之仪。豫饬司存，肇新器用。迎土圭之至景，即皇邸之斋居。

祇祓崇坛，具严吉礼，设陶匏而尚质，肃茧栗以贡诚。笱豆静

嘉，璧琮华润。粢盛蠲洁，出于耕藉之藏；笋虞周环，冠以景钟之奏。佩玉锵鸣而群心肃，燎烟升举而协气充。惟巨典之备成，敢蕃釐之专享。旋輿端阙，霈泽寰区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降祉发祥，既荷博临之贶；赦过宥罪，诞

昭敷锡之恩。更赖文武同寅，股肱修辅，益思懋勉，永底丕平。

十一月十四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父天母地，报莫重于精禋；尊祖钦宗，孝莫严于陟配。朕祇承骏命，纂绍丕图。每念王业之难，所其无逸；矧兹神器之重，必置诸安。方拨乱而兴衰，惟履信而思顺。上穹孚佑，列圣垂休。甘露降而风雨时，五谷熟而民人育，边鄙不耸，圉圉屡空。顾以眇躬，膺斯景况。是用迎一阳之长至，举合祭之上仪。先清庙以告虔，衍我烈祖；升圜坛而肆类，遍于群神。礼三献而肸蚩通，乐六变而风马降。

祥光旁烛，协气横流。载惟熙事之成，实得欢心之助。上焉承祐，岂予一人之敢专下以锡民，惟尔万方之并受。於戏！易荐上帝，德崇而刑罚清；诗美太平，神宁而福祿下。更赖忠良协赞，内外交修，共隆不拔之基，永底无为之治。

十八日南郊赦文。门下：肃若古先，铺闻典制。盖物本乎天，而人本乎祖。肇郊庙之明禋，唯圣能飨帝，而孝能飨亲。

展皇王之高致，重循菲德，获履丕图。体昊穹率育之仁，每计安于黎庶；嗣列圣好生之训，不轻用于干戈。陟降既孚，迺遐咸乂，九谷秀康年之亩，五辰澄宣夜之躔，犴圉简清，疆陲整服。祇荷博临之眷，敢忘昭事之诚。爰修三岁之弥文，式葺一纯之大报，款真庭而朝献，假太室以裸将。遂造云阳之宫，以迎日至之景，合祛天地，升侑祖宗。践豆荐芳，见会通之行礼；鸣钟应律，写和乐以成音。佳气焜于樵蒸，美光充于陔陞，高灵并贶，熙事备成。济济骏奔，有同寅之多士；穰穰山委，可专飨于蕃釐。发肆恩言，普施惠术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惇将

礼以秩祀，仪模日月之昭；受厚福以渐民，号法风雷之布。更赖经邦公辅，服采臣工，永肩励翼之衷，共托隆平之业。

赦文。门下：朕膺申命之休，履中兴之运。惟发祥流庆之既远，敢昧灵承；念创业守文之为难，每勤绍复。储精神而听断，宝慈俭以化民。荷穹昊之降康，赖列圣之孚佑。五兵不试，寰宇阜安，百谷用成，刑罚清省。灵芝连叶于庙柱，昭朝飨之孝祥；嘉禾合颖于甸郊，备粢盛之洁荐。诸福毕至，岂朕敢当是用敦报本反始之诚，备饬躬施教之义。维天神地祇之贵，祭莫重于合祛；维祖功宗德之隆，孝尤先于升侑。乃备乘輿之驾，乃率侍祠之臣，谒款殊庭，裸将太室。候黄钟之初气，奉紫畴之明禋。礼三献而有仪，乐六变而告备。神光并见，协气横流。

賚我思成，既秩精能之祀；配天其泽，爰施汪濊之恩。肆举邦彝，诞敷涣号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事上帝而怀多福，益坚不已之纯；惠中国以绥四方

，宜有大赉之庆。更赖爽邦哲辅，服采群工，共循宏远之模，永保安强之治。

赦文。门下：朕钦绍庆基，肃遵昭式。谓因天事天，而因地事地，有丘泽之合祠；惟以圣继圣，而以明继明，宜祖宗之并侑。每躬三岁之祀，茂辑百神之釐。既益厉精，更思图义。体覆载无私之德，廓尔大公；奉燕诒有永之谋，丕厘庶政。中外闾悖，显幽统和。灵台申偃伯之占，砥路息鸣桴之警。象载昭察，甫田登成。既膺孚佑之休，当极济明之报。是用躬饬鸾路，涓熙紫坛，敛帝藉以共粢盛，裁天歌以序金石。祇见恭馆，裸将太宫。遂迎景至之长，载葳郊禋之吉。大宗祈而宴飨，严陟配以宣延。实俎焚膏，旅令芳之嘉荐；展诗应律，锵皦绎之和声。精意洞乎九闕，祥光袭乎五瑞。清明鬯矣，事既底于备成；福履绥之，美敢矜于专享。诞受函蒙之祉，普施旷荡之恩。

於戏！馨香感于神明，哀对一纯之祐；膏泽洽乎黎庶，并臻四

极之熙。尚赖辅弼同寅，官师率职，协亮有邦之采，永恢长世之图。

## ●卷六 庙制

元符三年，诏曰：“艺祖顺天应人，肇造区夏。太宗受命继代，底定寰宇。真宗以圣继圣，抚盈成之运，奉太平之业，登岱告成，文物典章，于斯大备。昔在仁祖，并尊千百世不祧之庙。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，以仁治天下，在位四十二年，利泽之施，丕冒山海。早定大策，授英宗以神器之重，措宗庙于泰山之安。功隆德厚，孰可拟议英宗皇帝享国日浅，未究施設，奄弃万国。神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资，慨然大有为于天下。

兴学校，隆经术，劝农桑，宽徭役，禁暴以武，理财以义。凡政令法度有未当于理、不便于时者，莫不革而新之。功业盛大，何可胜纪！群臣引旧典，数上徽号，然自谦挹，终抑而不居。

规模宏远，凛凛乎三代之风矣。而庙祔之制，殊未议所以尊崇之典，缺孰甚焉，朕夙兴夜寝所不敢忘也。宜令礼官稽参商、周、两汉故事，考定仁祖、神宗庙制，详议以闻。”十一月，

权太常寺奏少卿盛次仲等言：“恭惟仁宗皇帝承文明武定章圣

之后，民庶物阜，咸底安乐。于是纯以仁德，在宥天下，明慎庶狱，哀矜无辜，侧席尽刍菘之言，临轩空岩穴之士。约侈玩之好，绝盘游之娱，恭俭之意，无非为民。夏羌猖狂，款塞则听之；侂贼背诞，越疆则舍之。舞干两阶，卒自请吏。百越之长、南夷之蛮，闻至仁而来归者，梯航相属。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凡在覆帔，无不丕冒；草木之微，昆虫之细，凡在生育，

无不咸若。肆享国四十二年。至今田童野叟有闻遗老之言、述当时之事者，犹春风时雨，沐浴膏泽，咸有生意，而遗泽犹在也。至于蚤定大策，授英庙以神器之重，子孙相承，克享天心，此又为宗社计，立万世之基也。天祚有德，是生神考，以卓然天纵之德，辅以缉熙光明之学，慨然远览三坟五典之所载，其详既不可复见，然犹得于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之心者乎！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故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。尊经造士，而举世知道德之意；弛力便民，而终岁无烦扰之劳。理财以义，水旱有时，而余不加贵；禁暴以武，兵革以时，而民不加赋。循名责实而政事举，信赏必罚而劝沮行。

下至百工技巧，咸有品式。本末具举，小大毕张，励精垂御，十有九年。典章文物，炳然与三代同风。规模宏远，迄今四方向风，蛮夷率服。法令具而民不犯，器械精而兵不试。惟见农安于野，男耕而女桑；商贾于途，贯朽而粟腐。内外晏如，万世永赖，斯诒燕之效也。譬如日月往来，四时迭运。人见其岁功自成，物物咸遂，不知帝王造化之所在。故曰惟天为大，民无能名焉。惟我神考，实体之矣。谨按《礼记 王制》、《尚书 咸有一德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荀卿之书皆言天子七庙，则有天下事七世，亲尽则毁，古今之通制也。至于有功德者，宗无常数。故商有三宗，周有二祧，其来尚矣。汉群臣杂议论者不一，惟大儒刘歆学术该洽，谓宗无常数，所以劝帝者之功德。议者善之。于是以高祖为太祖，孝文为文太宗，孝武为武世宗。司徒掾班彪，世推儒宗，亦以歆之议为得。及光武立庙睢阳，奉祀不改，与天无极。”于是三省表请付外施行，有诏恭依。

治平、熙宁僖祖、顺祖祧迁议

治平四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僖祖文献睿和皇

帝、文懿皇后神主祧藏于西夹室，今具合行典礼如右。臣等谨按：《礼记檀弓》曰：‘舍故而讳新。’《注》谓高祖之父，当迁者也。《唐会要》：永徽二年，左仆射于志宁言：‘依礼舍故而讳新，故谓亲尽之祖。今弘农府君神主上迁，请依礼不讳。’从之。又元和十五年，太常礼院言：‘睿宗神主祧迁，其忌日，准礼合废。’从之。今僖祖皇帝神主祧迁，伏请准礼不讳，其忌日，亦请依礼不讳。”诏恭依。熙宁五年，进呈两制议僖祖庙事，惟韩维异议。神宗曰：“昨日韩维上来说庙事，引‘文、武之功，起于后稷’，以谓因其起于后稷，故推以配天。”王安石曰：“《经》称文武之功，非称后稷之功；称尊祖，非称尊有功。言后稷非文、武之功不能有天下，不能有天下则不得行祭天之礼。文、武非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礼，则以后稷配天，乃所谓尊祖也。

”上曰：“韩维又引‘王不待大，以为亦待小国。’”而王安石曰：“《孟子》自论汤、文王不待大国，然后有天下，何关尊祖事且夏禹郊鯀，禹非因鯀受封，然后有天下。前代固有不待有国而王天下者，禹是也。故扬雄以为禹以舜作工。”上曰：“鯀治水，或有封国，亦不可知”

安石曰：“若据书传所载，封于有夏氏曰有妣者，禹也，无预鯀事。”上曰：“尊祖不计有功，此理无疑。”安石曰：“韩维言夹室在右，自为尊位，此尤无理。今若子孙据正堂，使祖父在偏房，乃以偏房为尊位，岂为不悖？又言遇禘祫，即令僖祖东向。如此，即是以迁祖东向，古无此理。”上问：“配天如何”安石曰：“以禹郊鯀言之，即是当郊僖祖，推太祖孝心，岂以郊僖祖为憾”上令礼院集议，冯京进呈议僖祖事。安石曰：“此事欲决自圣裁。如韩维议西夹室在堂之右，似亦无嫌。”

譬之人家，若儿妇在正堂，祖父居两偏房，乃谓两偏房为尊，计韩维家必不如此安排，如何令宗庙乃如此韩维又言遇禘祫，

即僖祖东向。既合东向，如何却毁其庙、迁其主所议止此两事，分明不可行。”上曰：“韩维已屈服，只是疑郊配合如何”安石曰：“前代郊配亦不一，如商则祖契而宗汤，周则祖文王而宗武王。然以理言之，若尊僖祖为始祖，即推以配天，于礼为允。先王之制礼，事亡如事存，事死如事生。故推僖祖以配天，必当祖宗神灵之意。”上曰：“宗祀明堂如何”安石曰：“以古礼言之，太祖当宗祀。今太祖与太宗共一世，若迭配，亦于明堂事体为允。”上曰：“今明堂配先帝。”安石曰：“此乃是误引严父之说，故以考配。《孝经》所谓严父者，以文王为周公之父。周公能述父事，成父业，得四海欢心，各以职来助明堂宗祀，得严父之道故也。若言宗祀，则自前代已有此礼。”

上曰：“周公宗祀，乃在成王之世，成王以文王为祖，即明非以考配明堂也。”安石曰：“韩维本欲御史、谏官、礼官集议，朝廷既不从，乃独议如此。初欲别为僖祖立庙，两制笑其议，改为今议。”上曰：“韩维是要求众人为助，然且令礼官议。

无妨，看他别有何说”后数日，进呈孙固等议僖祖事。上疑配天事，安石曰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故王者配天以祖。

以祖非以功，若以有功，即鯀以无功殛死，岂得谓之有功然夏后郊鯀，即非有功可知也。”上疑禹因鯀之功，安石曰：“鯀逆洪水，禹顺而道之，是革也，非因也”。上又疑僖祖非始祖，安石曰：“僖祖非始祖，诚是也。僖祖与稷、契事即不尽同。

即郊与不郊，裁之圣心，无所不可，缘无害逆顺之理故也。若藏其主于夹

室，下附子孙，即逆尊卑之序，不可不改也。”上以为然，乃下固议，令太常礼官并郊配议奏。上因言姜嫄庙，欲为僖祖立别庙。安石曰：“为祖立别庙，自古无此理。韩维初议如此，为人所笑，故改议。姜嫄所以有别庙者，嫄，媒人也，以元妣故盛其礼，歌舞皆序于先祖之上。不然，即周不为

啻庙而为嫄庙，无说也。”进呈僖祖奏议。上曰：“但议宗庙事，即士大夫纷纷，盖士大夫以礼文为己任故也。”冯京曰：“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东向为恨。”安石曰：“野人曰父母何择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祖矣。陛下奉宗庙，当择学士大夫之髦俊，与之供祭祀。盖诗人称文王‘奉璋峨峨，髦士攸宜’，为此故也。然则议宗庙事，要合于士大夫髦俊之心，岂可以合野人为当”上又曰：“本不合议配天，议者何以及此”安石曰：“亦须议了。然本朝配天之礼，亦皆不合于《礼经》。但此事未害逆顺大论，有所未暇厘正。”上曰：“今如何议”安石曰：“宣祖见配感生帝，欲改以僖祖配。”上曰：“好。”安石曰：“此事须中书门下议定。”乃降敕施行。冯京又言礼官以祧为疑。安石曰：“此但改正僖祖、顺祖合祧，于礼亦无可嫌。”

上曰：“莫是为忌讳无妨。”是年十月，太常礼院言：“奉圣旨详定僖祖神主祧迁者，窃以圣王用礼，固有因循，逆顺之大伦，非敢违天而变古。请奉僖祖为太庙始祖，迁顺祖神主藏之夹室，依礼不讳，孟夏祀感生帝，以僖祖配。”诏恭依。先是，中书言：“万物本乎祖，故先王庙祀之制，有疏而无绝，有远而无遗。商、周之王断自稷、契以下者，非绝啻以上遗之，以其自有本统承之故也。若无尊卑之位、先后之序，则子孙虽齐圣有功，不得以加其祖考，天下万世之通道也。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，不可得而知，则僖祖有庙，与稷、契宜无以异。今毁其庙而藏其主于夹室，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子孙，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、事亡如事存之义。求之前载，虽或有之，考合于《经》，乃无成宪。因情制礼，实在圣时。乞以所奏使下两制详议而择取其当。”诏答曰：“庙祧之序，盖有典彝，所以上承先王，下法后世。朕嗣大统，获奉宗祀，而世次迁毁，礼或未安。讨论经常，属我哲辅，于以佐朕不逮，而仰称祖宗追孝之

心。朕览之矍然，敢不祗服宜依所请。”八年五月，礼院言：“今年四月，太庙禘祭排列神位，以僖祖居东向之位，自顺祖而下，昭穆各以南北为序。自后如遇禘祫，著为定礼。”诏恭依。

司马光议：“英宗祔庙，僖祖神主当迁夹室，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议。臣光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庙之时，已曾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上言僖宗当迁夹宗。

当时议臣不以为然，朝廷遂从众议。臣谨按《王制》称‘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’，明太祖之外，止有三昭三穆而已。是以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，大率所祀不过六世。若僖祖于今日方议祧迁，则是太祖之外，更有四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八，不合先王典礼，难以施于后世。臣愚以谓仁宗祔庙之时，僖祖已当迁于夹室。今英宗祔庙，顺祖亦合迁于夹室。伏乞更赐详择。”知谏院范镇议：“英宗即位，祔仁宗主而迁僖祖，及神宗即位，复还僖祖而迁顺祖。”镇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，与汉高祖同，僖祖不当复还，乞下百官议。不报。及哲宗即位，镇又言乞迁僖祖，正太祖东向之位。崇宁二年九月，诏：“朕寅奉宗祧，丕式古训。庙室之制，厥有常典。于惟哲宗实继神考，传序正统十有六年。升祔之初，朕方恭默，乃增一室于七世之外，遂成四穆于三昭之间《礼》与《书》，曾靡有合。比阅近疏，特诏从臣并与礼官博尽众见，列奏来上，援据甚明。谓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备七世，当英宗祔庙，神考圣学高明，以义断恩，上祧顺祖。暨神考祔庙，又祧翼祖，则哲宗祔庙，父子相承，当为一世。祧迁之序，典礼可稽。览之惕然，敢不敬听其合行事件，令礼部太常寺详议闻奏。”又诏：“有天下者事七世，古之道也。惟我治朝祖功宗德，圣贤之君六七作，休烈之盛，轶乎古先。尊为不祧者至于五宗，迁毁之礼近及祖考。永惟景祐

钦崇之诏，已行而不敢渝；暨我元符尊奉之文，又隆而不可杀。

博考诸儒之说，详求列辟之宜。顾守经无以见其全，而适时当必通其变。爰稽众议，肇作彝伦，推恩以称情而为宜，则礼以义起而无愧。是用酌郑氏四亲之论，取王肃九庙之规，参合二家之言，著为一代之典。自我作古，垂之将来，庶安宗庙之灵，以永邦家之福。布告中外，咸使闻知。”

#### 太庙七室议

嘉祐八年八月乙酉，以修太庙成，命参知政事欧阳修告七室。初，庙室前楹狭隘，每禘祫陈序，昭穆南北不对，左右祭器填委。嘉祐亲祫，筑土阶，张幄帘，乃可行礼。至是宗正丞赵观因修庙室，增广檐陛，如亲祫时。诏从其请。凡增广二丈七尺。丙戌，太庙神主复归于七室。初，太常礼院奏当以太祖、太宗为一世，神主祔庙，则增一室。诏两制及待制以上与礼官议。观文殿学士孙抃等议：“谨按《礼》曰：‘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’《书》曰：‘七世之庙，可以观德。’七世与昭穆云者，据父子而言也。若兄弟则昭穆同，不得以世数数之矣。商之祖丁之子曰阳甲，曰盘庚，曰小辛，曰小乙，四人皆有天下。而商之庙有始祖，有太祖、太宗，有中宗，若以一君为世，则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。是古之兄弟相及，昭穆同而不以世数数之明矣。故晋之庙十

一室而六世，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。中宗、睿宗之于高宗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之于穆宗，同居穆位。国朝太祖为受命之祖，太宗为有功德之宗，此万世不迁者也。故太祖之室，太宗称孝弟，真宗称孝子，大行皇帝称孝孙。而《禘祫图》：太祖、太宗同居昭位，南向；真宗居穆位，北向。盖先朝稽用古礼，而著之于祀典矣。大行皇帝神主祔庙，伏请增一室为八室，以备天子之事七世之礼。”诏从之。于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卢士宗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司马

光议曰：“臣等谨按《礼》：‘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’太祖之庙，万世不毁，其余昭穆，亲尽则毁，示有终也。自汉以来，天子或起于布衣。以受命之初，太祖尚三昭三穆之初次，故或祀四世，或祀六世。其太祖以上之主，虽属尊于太祖，亲尽则迁。故汉元帝之世，太上庙主瘞于寝园；魏明帝之世，处士庙主迁于园邑；晋武帝祔庙，迁征西府君；惠帝祔庙，又迁豫章府君。自是以下，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。

盖以太祖未正东向，故止三昭三穆；已正东向之位，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。唐高祖初立，祀四世，太宗增祀六世。及太宗祔庙，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；高宗祔庙，又迁宣帝神主于夹室，皆祀六世，此前代之成法也。惟明皇立九室，祀八世，事不经见，难可依据。今若以太祖、太宗为一世，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，僖祖亲尽，当迁于西夹室。祀三昭三穆，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，无不符合。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。”又诏抃等议。议曰：“先王之礼，自祖以下隆杀以两，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有一国者事五世。自汉以来，诸儒传礼者始有夏五庙、商六庙之说。其说出于不见《尚书》伊尹之言，而承用礼学之误。

盖自唐至周，庙制不同，而大抵皆七。《王制》所谓‘三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’者，是也。今议者疑僖祖既非太祖，又在三昭三穆之外，以为于礼当迁。如此，则是天下之尊而所事止于六世，不称先王制礼、隆杀以两之意。且议者言僖祖当迁者，以为在三昭三穆之外，则于三代之礼，未尝有如此而不迁者。

臣等以为三代之礼，亦未尝有所立之庙出太祖之上者也。后世之变，既与三代不同，则庙制亦不得不变而从时。且自周以上，所谓太祖，亦非始受命之王，特始封之君而已。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，要为立庙之始祖，方庙数未过七世之时，遂毁其庙，迁其主，考三代之礼，亦未尝有如此者也。汉、魏及唐一时之

议，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。臣等窃以为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，合于经



传七世之明文，而亦不失先王之礼意。”诏又从之。

### 太庙戟门

太常礼院言：“天子宗庙皆有常制。今太庙之南门立戟，即庙正门也。又有外墙棂星门，即汉时所谓墉垣，乃庙之外门也。昨新建面西墙门，原在通衢，以止车马之过庙者。其臣僚下马，宜勿禁。”从之。初，知宗正丞赵恭和言：“今庙墉短，而去民居近，非所以严宗庙。请别为复墙，以甃累之。”故又设面西之门，然而非制也。

### 滁州、并州、澶州三宗神御殿

仁宗谓辅臣曰：“朕览自古帝王，凡起义及立功之地皆崇建俘图，以旌示后人。如唐太宗之诏是也。恭惟太祖擒皇甫暉于滁州，是受命之端也。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，是太平之统也。

真宗归契丹于澶州，是偃武之信也。功业若此，而神御缺然，是朕不能显扬祖宗之盛美也。今于三州因其旧寺，建殿以奉安神御，滁州曰端命，并州曰统平，澶州曰信武”。神御告迁，上亲奠辞。及太宗神御至并州，是岁四月二十二日也。上谓辅臣曰：“朕阅《平晋记》，所载‘太平兴国四年，亲征至太原城下’，亦此日也。事之相去七十有五年，而日月符合如此，何其异也”宰相宠籍等曰：“陛下孝德感通，故符合如此，请付其事史馆。”

### 列圣神御殿

咸平初，真宗始令供奉僧元蔼写太宗圣容于启圣后院、玉清昭应宫，范金以肖祖宗像，余多塑像。其殿名：在京奉先禅院曰庆基者，奉宣祖；在太平兴国寺曰开先者，奉太祖；在玉清昭应宫曰二圣者，奉太祖、太宗；在启圣院曰永隆者，奉太宗；在玉清昭应宫曰安圣、在景灵宫曰奉真、在慈孝寺曰崇真、

在万寿观曰延圣、在崇先观曰永崇者，并奉真宗；在景灵宫曰孝严者，奉仁宗；曰英德者，奉英宗。而外郡在扬州建隆寺曰章武、在西京应天院曰兴先、在滁州曰端命者，并奉太祖；在西京应天院曰常华、在太原府曰统平者，并奉太宗；在西京应天院曰昭孝、在澶州曰信武、在华阴云台观曰集真者，并奉真宗；又凤翔太平宫有祖宗神御殿；南京鸿庆宫有三圣神御殿；西京永安县会圣宫有五圣神御殿。今京师定力院有太祖御容。

诸后影殿：在京奉先禅院曰重徽者，奉明德太后、章穆皇后；在慈孝寺曰章德者，奉章献太后；在景灵宫曰广孝者，奉章懿太后；在万寿观曰广爱者，奉章惠太后。又曰神御殿，古原庙也，以奉安先朝之御容。宣祖、昭宪皇后于资福寺庆基殿。太

祖神御之殿七：太平兴国寺开先殿、景灵宫、应天禅院西院、

南京鸿庆宫、永安县会圣宫、扬州建隆寺章武殿、滁州大庆寺端命殿。太宗神御之殿七：启圣禅院、寿宁堂、景福殿、凤翔上清太平宫、并州崇圣寺统平殿及西院、鸿庆宫、会圣宫。真

宗神御之殿十有四：景灵宫奉真殿、玉清昭应宫安圣殿、洪福院、寿宁堂、福圣殿、崇先观永崇殿、万寿观延圣殿、澶州信武殿、西京崇福宫保祥殿、华州云台观集真殿及西院、鸿庆宫、

会圣宫、凤翔太平宫。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神御于景灵宫广孝殿、应天院，章献明肃皇后于慈孝寺章德殿，章懿皇后于景灵宫广孝殿，明德、章穆二后于普安院重徽殿，章惠太后于万寿观广庆殿。绍兴十五年秋，复营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东，朔望节序、帝后生辰，皇帝皆亲酌献行香，用家人礼。其殿名：徽宗曰承元，钦宗曰端庆，高宗曰皇德，孝宗曰系隆，光宗曰美明，宁宗曰垂光，理宗曰章熙，度宗曰昭光。

#### 广亲宅神御殿

嘉祐三年，罢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。初，翰林学士欧阳修

言：“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，若援广亲宅例，当得兴置，则是沿袭非礼之事。”诏送两制、台谏、礼官详定，上言：“汉韦玄成奏议《春秋》之义，父不祭于支庶之宅，君不祭于臣仆之家，王不祭于诸侯，其后遂罢郡国庙。今睦亲宅所建神御殿，不合典礼，悉宜罢。”时上以广亲宅置已久，不欲毁之。

#### 范镇乞罢修并州神御殿

镇言：“窃闻并州素无火灾，自建神御殿未几而辄火灾，天意若告陛下祖宗御容非郡国所宜奉安。近日又闻下并州复加崇建，是徒事土木，以重困民力，非以答天意也。自太宗皇帝下并州，距今七十七年，故城父老不入新城，陛下宜宽其赋输，缓其徭役，以除其患，使河东之民不忘太宗皇帝之德，则陛下孝思，岂特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观天意，下顾人心，特赐停罢，臣不胜区区之愚。”

#### 景灵西宫记

臣谨按：景灵宫，实始大中祥符，以奉祠圣祖。逮天圣初，乃易其旁之万寿殿，以为真宗馆御之所。治平建仁宗之殿，曰孝严。熙宁建英宗之殿，曰英德。而宣祖、艺祖、太宗之殿曰庆基、曰开先、曰永隆，母后之殿曰隆福、重徽、章德、广孝，皆旧寓于老佛之祠，布在都邑与夫郊野之外。岁时奠谒或不克躬行，而清蹕所临，动涉途巷，百工执事疲于奔走，陟降跛倚而不恭，殆非所以致斋庄之诚、广孝钦之本也。神宗天锡圣智，超然远览，功成治定之际，乃诏有司度宫之东西，建六殿为原庙，奉祖宗之灵。设以昭穆之次，列于左

右；又为别殿五于其北，以奉母后。其经营缔构、规画程度靡不素定，按图即工，成不期月。观者骇异，以谓非造化融结，孰能若是之壮丽神速也。又以宣祖潜真隐耀，实基王迹，历数所钟，自我流泽，故名其殿曰天元。艺祖膺命造邦，拨乱反正，兵不再试，五服来享，

故曰皇武。太宗亲执晋俘，混一区夏，覆载之内，莫不向方，故曰大定。真宗登封告成，文物鼎盛，珍符上瑞，应图合牒，故曰熙文。仁宗德教善政，康济天下，涵养覆露，四十二年纳斯民于仁寿之域，故曰美成。英宗诞膺景命，以绍文祖，天人和同，远迹绥靖，故曰治隆。事辞称情，名实无爽。云汉昭晰，揭诸门闕。四方搢绅，传诵于今不绝。今皇帝践祚之七月，哲宗复土泰陵，议广原庙于显承殿之左。一日，顾谓辅臣曰：“神考盛德大业越冠古今，而原庙之制实始元丰，惟显承僻处一隅，日迫廛市，无以称崇报之重，宜改营新宫于驰道之西，奉神考为馆御之首，诏示万世尊异之意。”君臣踊跃，附合为一，退而表请其事，诏曰恭依。曲士腐儒有以为不当迁者，皇帝持其说益坚，卒破浮议，计不中却。无有内外，若臣若子皆延颈企踵，知皇帝之继志述事，如是其笃且至也。恭惟神宗皇帝圣神文武，有不世出之资；仁孝勤俭，著无能名之德。内无声色便嬖之惑，外无游宴玩好之累。正心修身，以先天下。而奋然大有为于世，引见多士，无间疏远，日昃不倦，省阅几务无惮寒暑，夜分不寐。孜孜焉以招徕俊乂，综核名实，询求民瘼，修饬治具。故兴学校，择师儒，建三舍，崇经术，以养人材；发仓廩，时赈贷，募皂隶，绝徭役，以宽民力。修水土之政，以敦本业而尽地利；严保伍之法，以察奸宄而寓军令。宗子疏属，裁禄秩之滥，而诱掖以宫学；警卫冗兵，考尺籍之实，而销并其名额。重禄责吏，以杜苞苴请托之私；限员入流，以惩胥徒仕进之滥。理财赋以待邦国之用，修武卫以固封疆之守。

凡可举之事，世以为难济而不敢建者，必为；可革之弊，众之所甚愿而不能改者，必革。有劳者必赏，有罪者必罚。号令风采，凛然更新。方是时，士以缘饰表彰盗名，吏以便文苟偷玩令，积习既久，浸以成风。在廷之臣，议论蜂起。挟众尚异，

更讪迭毁，而不能惑；乘机同隙，危言巧中，而不能摇。固守而力行之，沛然若决江河，莫之能御。焦劳惻怛，夙夜以之。

一时同事之人聚精会神，叶谋并力，以趋上之所向。而上之所措纵横泛应，虽匠石之斫轮、庖丁之解牛，不足以喻。事为之制，曲为之防。典章区式，纤悉备具。乃至尚方武库之兵犀利坚劲，期门羽林之士简练精锐，皆昔者之

所未有。外则郡县五溪，授以冠带，开拓洮、陇，建之旌节，岭梅绝域，重译请吏。

天地顺纪，风雨以时，年谷屡登，闾里安悦。英声茂实，充塞宇宙，非至神大智，谁能与于此乎中更元祐之变，政之已改者人必病之，已废者人必思之，然后益知其所设为良法善政。虽偏言横议，亦莫之能易也。今皇帝睿哲温恭，躬有圣质。上帝眷顾，骏命所集。孝悌慈仁，闻于海内。远识独见，明并日月。

沈几刚断，坚若金石。固足以绍庭绪业，克成厥功。然犹兢兢业业，恭慎约戒，毁台榭，却珠珍，罢土木不急之役。而必以缮治太室，建原庙为先。既崇飨太宫，以为斯宫之首，遂奉宗祏，上配烈祖，世世献享，不迁不毁，以为郊祀社稷，并列无穷。致孝宁神之道，可谓尽矣！盖西宫之地，东与故宫相直，其栋宇之制、供张之具，一视故宫，无有损益。大明之南，有门曰燕昌。北有殿曰钦仪，实母后之所御也。西则为宝庆殿，以奉哲宗。而南有门曰世德，东则有皇帝斋祓之馆，门曰昭德，殿曰洁诚。庖厨次舍，各以其序。凡为屋六百四十区。经始于元符三年十月之甲子，功不朶岁，役不告劳。行者不闻斧斤之声，居者不见追胥之扰。而崇墉广厦，屹然特起于端门百步之外，象魏之下，俯视二宫，楼观峥嵘，高切辰极，金碧焜耀，上薄光景。都人士女与夫要荒广莫之来庭者，肩摩足接，却立跂望，排众争前以快先睹，欢欣叹悦洋溢道路。非皇帝睿哲至诚出于天性，而不怵于卑近之说，又何以臻此哉周之文、武，

世有明德，以仪刑于天下。成王率时昭考，以缉熙于纯嘏。故《鳧鷖》之诗言太平之君子，能持盈守成，神祇祖考，安乐之也。其诗之始曰“福禄来成”，终曰“无有后艰”。皇帝嗣宅神器，祇率天下。不愆不忘，乃作斯宫以显异先烈；是似是续，以追配乎前人。方之成王，何慊之有宰臣姓名谨记。

#### 复废后制

景祐二年，废皇后郭氏薨，诏复后号。制曰：生而有贵秩于朝，歿则申恤典于第。矧蚤嫔于天极，而奄谢于人寰。不举徽章，曷旌遗躅故金庭教主、冲静元师郭氏钟层沙之庆，分宝婺之辉，动鉴图史之规，居服组紃之事。自玉衣叶兆，金屋承荣，夙施辅佐之勤，益懋闲和之则。而乃遗情物表，探味渊宗，独抗出尘之心，遂厌涂椒之地。灵期遽迫，朝露易晞。衣增悼往之怀，载厚饰终之典。呜呼！柔仪永隔，内范如存，蹶三景之踪，倏同于万化；应四星之象，复正于尊名。芳魂有知，歆我渥命。可特追册为皇后，停谥册祔庙之礼。其卤簿仪物，皆用孝章皇后故事。

## 温成后祔庙议

温成皇后神主祔新庙，皆以两制摄献官。端明殿学士杨察、摄太尉殿中侍御史赵抃监察，吴充监礼。上又遣内臣临视祭事，内出圭瓚以灌鬯。充言于察曰：“礼，上亲享太庙则用圭瓚，若有司摄事则用璋瓚。今使有司祭温成庙而用圭瓚，是薄于太庙而厚于姬妾也，其于圣德亏损不细，请奏易之。”察有难色，曰：“日已暮矣，明日行事，言之何及”而内臣视祭者已闻之，密以上闻，诏即改用璋瓚。天章阁待制何郯奏曰：“臣伏见故贵妃张氏自始没赠后，仍于坟所置庙，不称制度。人言纷纭，讥议至今不已，稽其本末，其有由然。夫国有嫔妃，盖是常制，必有贤德，乃可备位。盖闻张氏之存也，谏官王贇倡始建议，

策进加位，因结托以固恩宠。庙室之设，并行定数。前代之建别庙，皆是不经。张氏之歿也，礼官王洙专用失礼，讲成庙议，不守旧章，败乱典法。二人者不正之心，深可诛也。况闻始谋葬之时，礼臣按故事上议，惟当于葬所置祠室，本无立庙之说。

而王洙不顾归过于上，与当时执政合力，务为将迎，浸长其事，以成黷礼之失。《春秋》载隐公考仲子之宫，初献六羽。盖仲子非嫡而立庙献舞，故圣人讥之。张氏亦非嫡，又母后在宫，而追册后号，仍建庙焉，是尤不可也。若遂而不改，其招万世之讥，固无穷矣。今欲正其失，莫若改庙名为祠室，岁时祀享不差，祠官但委中官或内人掌之。如此，则其事初为奸臣所误而改之，则过在下而不累圣德矣。臣近累为祠官，亲见礼物黷乱，所不忍视，故敢上缕陈述，伏望圣慈下有司速更之，则足以追赎前失。”上颇重其言，虽不尽行，然颇损其仪。旧制每有祠祭封香，称臣书名。至是，祀温成庙，内出封香，亦称臣书名。知制造石扬休上言曰：“温成本陛下妃妾，不当称臣，此乃太庙之制。有司不以时闻，致有此失。”上曰：“朕见诸庙封香，一例进来，所以各为书名，以表事宗庙之恭。岂可温成之庙亦称臣盖失在有司。非卿言，朕无由知。”即命改正。

## ●卷七

### ○道释

建隆初，太祖遣使诣真源祠老子，于京城修建隆观。观在闾阖门外，周世宗建曰太清观，帝命重修，赐今名，自是斋修率就是观。自五代以来，道流庸杂。乾德五年，右街道录何自守坐事流配，乃诏莱州道士刘若拙为左街道录，俾之肃正道流。宝五年闰二月，诏曰：“冲妙之门，清静为本。逮于末俗，颇

玷真风，或窃服冠裳，寓家宫观，所宜惩革以副钦崇。两京诸州士庶称奇诡者，一切禁断；其道流先有家属同止者，速遣出外。自今如愿入道者，须本师与本观知事同诣长吏陈牒，请给公验，方许披度。”十月，又令若拙与功德使集京师道士试验，其学业至而不修饬者皆斥之。若拙蜀人，自号华盖先生，善服气养生，九十余岁不衰，步履轻捷。每水旱，必召于禁中致祷。其法精至，上甚重之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增宫名曰玉清昭应。凡役工日三四万，发京东西、河北、淮南州军禁军，调诸州工匠，每季代之，兵卒岁一代，并优其口粮资值，选四厢都指挥使忠佐二员董役，立赏格以劝。其所用木石，则有秦、陇、岐、同之松，岚州、汾阴之柏，潭、衡、道、永、鼎、吉之杉松、桐、楮，温、台、衢、婺之豫章，明、越之松杉。其石则淄、郑之青石，卫州之碧石，莱州之白石，绛州之斑石，吴、

越之奇石，洛水之玉石。其采色则宜圣库之银朱，桂州之丹砂，河南之赭土，衢州之朱土，梓州之石青、石绿，磁相之黛，秦、阶之雌黄，广州之藤黄，孟、泽之槐花，虢州之铅丹，信州之黄土，河南之胡粉，卫州之白垩，郢州之螺粉，兖、泽之墨，宣、歙之漆，贾谷之望石，莱、芜、兴之铁。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押兵民入山谷伐取，挽輜车、泛舟航以至，余皆分布部纲输送。又于京师置务，化铜为镮，冶金箔、锻铁以给用。凡宫之东西三百一十步，南北四百三十步，地多黑土疏恶，于京东取良土易之，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。上以负担之劳，令自新城濠由广济濠入旧城濠，抵宫门。兵匠供茶、酒、饮食，纲卒皆给鞋钱、衣屨、口粮。民以材木鬻于官者，蠲其算。或有献良木者，优赐其值。车驾时来省视，必有赐赆；遇节序日，别赐燕会。及宫成，令长吏于采木石处建道场以谢。五年，圣祖司命天尊隆临，改奉尊像于玉皇后殿东，建司命殿，为治事之所。

十一月，诏名玉皇殿曰太初，圣祖殿曰明庆，天书阁曰宝符。

凡宫殿门名无虑五十余所，皆御制赐名，亲书填金，有司具黄麾仗、道门威仪，奉迎至宫奉安。东、西山院在集灵、凝命之旁，皆累石为山，引流水为池，东有昆玉亭、澄虚阁、昭德殿，西有瑶峰亭、涵晖阁、昭信殿。北门内二宴殿曰迎禧、迎祥，后二殿曰崇庆、崇福。太初殿楚石为丹墀，龙墀前置日月楼，画太阳、太阴像及环殿图八十一，太一东西廊图五百灵官，前置石坛、钟楼、经楼，四隅置楼阙，其外累甃为墙，引金水为甃渠，环宫垣，又分为二石渠贯宫中。六年四月，上望拜奉迎。

丙午，奉安。肆赦。”门下：国家重熙鼎盛，席庆善之鸿基；百禄惟新，承昊穹之蕃锡。爰自绵区底定，宝篆荐臻。叶千岁之昌辰，举一王之茂典。

肇营恭馆，式耀丕图，伟嘉会以元亨，荷太灵之昭格。昔者九龙垂驭，启道德之仙源；五老告期，显

唐、虞之瑞命。天人交应，古今同符。昨以炼楚、越之良金，法紫清之妙像，肃陈仗卫，迎至国都，荣观焜耀，欢声沸囂。上真高圣，凝三气之殊姿；英祖神宗，俨重瞳之粹质。属朝修之礼毕，罄恪谨之诚深。动色相趋，降祥允集。宅灵秘宇，永申崇奉之宜；赐福群伦，宜霈覃延之泽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

於戏！昭事上帝，惟怀永图。克己弥恭，务守盈成之业；保民在念，庶跻仁寿之乡。更资同德之臣，叶赞承平之治。”建安军升为真州，熔范之地建为仪真观。玉清昭应宫作于大中祥符元年，至七年十一月宫成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建玉清昭应宫。太初紫微殿、宝符阁上梁日，上皆亲临护。其日大合乐，工人以文缯裹梁，金饰木，寓龙负之辘以升。伶官读文。其上设机木，散掷金钱饼果。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，赐以衣带、金帛有差；从官咸赐衣服、金犀带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真宗建玉清昭应宫。又奉四像，御大舟，上设幄殿，皆内侍主供具。夹岸设黄麾仗三千人，骑吹四百。

别列舟十艘，载门旗弓矢、青衣弓矢戛叉、道众幢节。经过州县，道门声赞，鼓吹振作，官吏出城十里，具道释威仪、音乐迎拜。所过禁屠宰，止刑。京师禁屠宰七日，止行刑二日。甲辰，圣像至，上斋于长春殿，百官斋宿朝堂。乙巳，上袞服朝拜，群臣朝服，陈玉币、册文、酌献，具大驾卤簿，自宫城东出景龙门，五使前导，上望拜奉迎。丙午，奉安，肆赦。

真宗建天庆观。大中祥符二年十月，诏曰：“朕钦崇至道，诞受元符，庶敦清净之风，永洽淳熙之化，式营仙馆，以介民禧。宜令诸路州府军县开择官地建道观，或改旧宫观名题而崇葺之，以奉三清玉皇，并以天庆为额。”五年闰十月，诏增设圣祖殿，惟西京谓之天庆宫。天禧中，各赐金宝牌。

王捷者，汀州人。咸平初，贾贩至南康军，于逆旅遇道人，自言姓赵氏。是冬，再见于茅山，命捷市铅汞炼之，少顷，皆成金。捷即随至和州诸山，得其术。又授以小环神剑，密缄之，戒曰：“非遇人主，慎勿轻言。”捷诣阙求见，不得，乃谋以罪名自达。至信州，阳狂大呼，遂坐配隶岭南。未久，逃至京师，官司捕系。閤门祇候谢德权知其有术，即为奏请。得释，乃解军籍。刘承珪闻其异，为改名中正，得对龙图阁，具陈灵应，特授许州参军，留止皇城廨舍。时出游廛市，常有道人与之偶语，云即向来授法司命真君也，其语秘不传。承珪为创新堂驻之，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于堂之纱幌中，戴冠佩剑

，服皆青色。自是屡降，中正传达其言，凡有端异，必先告之。

东封毕，加号司命天尊。及司命降临延恩殿，乃上圣祖之号。

每举大礼及有营缮。中正必达灵命，以药、金、银来献。后改皇城新堂为元符观。中正累官至左神武军大将军、康州团练使，后赠镇南军节度使，塑其像于景灵宫。上为制《灵遇赞》，纪其始终。九年十月，内出所进金，命铸为宝牌，分给在京宫观及外路名山圣迹并天庆观。其后著令：凡官吏之官罢任，并诣观朝拜圣祖，禁乘马轿入门及不得食荤茹厌；遇天庆节，许士庶焚香庭中。八年四月，上命礼仪院备录圣祖降临、置节建观事状，咸命刻石观中。

圣祖以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降于禁中延恩殿。前八日辛亥，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，即命内侍于延恩殿大设道场。是夕，五鼓一筹，殿庭先闻异香，少顷，黄光自东南至，灯烛失光。俄见灵仙仪仗，执香炉、扇拂、华袞之类皆有光明。

天尊至，冠服一如元始天尊之像。旁有六人，四人秉圭，仙衣；二人通天冠、绛纱袍。上再拜于阶下。俄有黄雾起，须臾雾散，天尊与六人皆就坐，侍从在东阶。上升西阶，再拜。又欲拜六

人，天尊令揖不拜。命设榻，召上坐。仙童奉汤饮一器，器类碧玉，汤甘白如乳。天尊曰：“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，是汝赵之始祖，再降，乃轩辕黄帝，凡世所知少典之子，非也。母感赤电，梦天人，生于寿丘。后唐时，七月一日下降，总治下方，主赵氏之族，今已百年。皇帝善抚育苍生，无怠前志。”即离坐，乘云而去。及晓，以语宰相等，仍召至殿上，观降临之所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大赦天下。”门下：众妙之宗，蕴道枢而斯秘；非常之应，稽天眷以有孚。事夔绝于前闻，理克彰于合契。洪惟伟兆，实焕祥经。朕猥以眇冲，嗣承基业，荷九清之眷命，遵二圣之谄谋，不敢怠遑，粗臻嘉靖。顷以上真告贶，秘检垂文。祇膺元命之符，申锡无疆之祚。间岁之内，盛典交修，秩众祀以咸禋，感灵心之允答，弥怀惕厉，愈务钦崇。而穹昊顾怀，不忘于凉德；神祇鉴烛，荐发于休祥。粤以冬初，警于宵寐，戒先期而诞告，约真驭以下临。宿设灵坛，仰祈鸿应。果于穀旦，肃奉睟仪，仙雾郁葱，异香芬郁，众真列侍，宝训躬闻，示基绪长发之祥，见希夷交感之盛，久留扃禁，倏返虚无。

惟瑞异之亲逢，旷古今而罕记，载循寡昧，奚以奉承。盖祖宗在天，永锡尔类；而雷雨作解，恩及于民。用均纯嘏之休，普浹庞鸿之庆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戏！至神善应，既本于无方；王泽诞敷，俾周于有截。匪独在予之庆，式均与物之春，内省匪躬，荷兹殊贶。弥增抑畏，罔敢遑宁。更赖文武荅臣，中外



列辟，共钦元诰，各励乃诚，叶宣永图，同底于道。”

闰十月癸巳，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，又上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后。车驾诣宫，

酌献圣祖母玉册文：“维天禧元年岁次丁巳三月庚子朔六日乙

巳，嗣皇帝臣德昌再拜稽首上言曰：“恭以大道无形，为一气之祖；至神毓粹，居二仪之先。洪惟灵懿无方，柔明有赫，总

妙本而贵始，启真绪以肇基。顾以冲人，嗣守鸿业，夙持励翼，思致治平。乃者穹昊监观，秘符申锡，祐绵长之祚，勛清净之风。瑞命殊尤，景贶纷属。由是勒封岳岱，展事汾睢。既明察以交修，复祺祥而荐至。仙驭告期于中禁，睟仪来自于太霄，法从俨其音容，淳诲受于清密。谕感祥于大电，聆毓圣于高丘。

厚德孚先，浚源长发。猥绍贻谋之庆，敢忘克荷之艰。享是休嘉，永怀钦奉。仰惟祖德之盛，爰上丕称；而母仪之尊，未崇显号。

斯所以顺稽巨礼，式耀徽章。允罄精衷，肃伸昭报。谨奉玉册、玉宝，恭上徽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。恭惟诞膺茂典，丕赫殊征。垂祐后昆，永锡繁祉。谨言。”圣祖名，诏中外不得斥犯。

遂改玄武、玄冥、玄枵之类并为真字，玄圣文宣王为至圣。

七年，诏曰：“恭以感电发祥，合符御极，鸿灵累洽，盛德无疆。猥以眇姿，获承大统，躬闻宝训，逖示遐源。间览庶僚，每形奏牍，或傍稽于文史，必上诣于名称。虽归美之可嘉，诚渎尊之是惧。自今内外文字并不得指斥黄帝名字。”祥符五年十二月，遂以圣祖降临之地建宫崇奉，命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择地，及令礼官考制度以闻。司天少监王希元上言：“谨按《天文志》，太微宫南有天庙星，乃帝王祖庙也，宜就大内之丙地营建。”于是得锡庆院吉壤，即命丁谓与内侍邓守恩等修建。初，八年正月丁酉，圣祖述感电降生之地，即以其年闰十月，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，寿丘建道观奉圣祖，以景灵为名；建道观奉圣祖母，以太极为名。九年四月，宫成，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区。观北即寿丘。东南有小丘，改名庆丘。以石增累寿丘，设天尊像，庆丘设寿星像。上命宰相王曾纪述其事，为书二十卷，赐名曰《圣祖皇帝天源录》，藏于天下名山福地。

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丁酉，始兴太极观工作。七月丙辰，诏曰：“朕恭延飙驭，逖悟璇源。载怀尊祖之心，用建列真之宇。

顾惟宗姓，实兆灵仙。遂命枢密使王钦若讨阅道藏，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

八件。宜令修宫使分画廊庑，庶昭懿范，永耀遐宗。”五月宫成，凡七百二十六区，正殿曰天兴，琢玉石为圣像，仍刻真宗圣容立侍。

国初，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，自言天之尊神，号黑杀大将军，玉帝之辅。帝命乘龙降世，卫护宋朝。但非栖真之士，无以奉吾教，守真有异骨，吾故降之。每守真斋戒祈请，神必降之，则室中冷风肃然，声如婴儿，独守真能晓之，具道其意。所言祸福，皆验。守真遂度为道士，即所居创北帝宫。

神为守真传结坛之法，曰：“结坛有九。上三坛则为国家设之：其上曰顺天兴国坛，凡星位三千六百，为普天大醮，旌旗、鉴剑、弓矢、法物罗列次序，开建门户，具有仪范；其中曰延祚保生坛，凡星位二千四百，为周天大醮，法物仪范，降上坛一等。倘非祷祀，不及备此三坛，亦当精洁辞意，鲜异花果，扣鼓集神，恳祷而告，去地九尺，焚香以奏，亦可感应也。中三坛则为臣僚设之：其上曰黄箓延寿坛，凡星位六百四十；其中曰黄箓臻庆坛，凡星位四百九十；其下曰黄箓去邪坛，凡星位三百六十。此三坛所用法物仪范，各有差降。下三坛则为士庶设之：其上曰续命坛，凡星位二百四十；其中曰集福坛，凡星位一百二十；其下曰却灾坛，凡星位八十一。所用仪范量有等差。此九坛之外，别有应物坛，或六十四位，或四十九位，或二十四位。法物所须，各以差降，士民之类，可量力而为之。

如臣庶上为帝王祈祐，当作祈谷福时坛，凡一千二百位。或为父母师尊禳灾祈福，当为醮设坛，随宜增益也。”守真拜而受之。自尔多有征验，不能备记。乾德中，太宗皇帝方在晋邸，颇闻灵应，乃遣近侍赍信币、香烛就宫致醮。使者斋戒，焚香告曰：“晋王久钦灵异，敬备俸缗，增修殿宇，仍表乞敕赐宫

名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将来运值太平君，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，建千二百座堂殿，俨三界中星辰，自有时日，不可容易而言。但为吾启大王，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，今犹未可。”使者归以闻，太宗惊异而止。太祖皇帝素闻之，未甚信异，召小黄门长啸于侧，谓守真曰：“神人之言，若此乎”守真曰：“陛下倘谓臣妖言，乞赐案验，戮臣于市，勿以斯言褻渎上圣。”须臾，真君降言曰：“安得使小儿呼啸，以鄙吾言，斯为不可。汝但说与官家，言天上宫阙已成，玉牟巢开，晋王有仁心。”翌日，太祖升遐，太宗嗣位。寻召守真作延祚保生坛，醮罢，真君降言于内臣王继恩曰：“吾有言，汝当为吾奏之。

曰：“建隆元年奉帝言，乘龙下降卫人君。扫除妖孽犹闲事，纵横整顿立乾坤。国祚已兴长安泰，兆民乐业保天真。八方效贡来稽首，万灵震伏自称臣

。亲王祝寿焚香祷，递相虔洁向君亲。吾有捷疾一百万，诸位灵官万垓人。若行忠孝吾加福，若行悖逆必诛身。赏罚行之既平等，天无纷秽地无尘。爱民治国胜前代，万年基业永长新。”继恩录之以闻，太宗览之，惊异，稽首谢曰：“家国之幸，宗庙之庆，虔荷上圣，赐此格言。”

寻遣内供奉官王守节、起居舍人王龟从就终南山下筑宫。方卜地于终南镇，真君忽降言于龟从曰：“此地乃修建上帝宫阙之地，不可易也。”于是乃定。凡二年，宫成。宫中有通明殿，

玉皇三十二天帝、大游、小游、五福、四太乙、紫微帝君并二

十八宿。七元殿、黑杀殿，并灵官童子、六丁神、岁星辰星，

又有天蓬、九曜、东斗、三官、玄武、十二元辰、西斗天曹殿、

南斗阁、灵官堂、龙堂。命常参官一人主宫事，选道士焚修，军士百人守卫。题曰上清太平宫，一如真君豫言之制。命常参官一人监宫，择道士焚修，每岁三元及诞节、皇帝本命日，并遣中使致醮。祀神之夕，上望拜焉。岁或水旱，或国家将举事，

率致祷焉。初宫成，真君忽降言谓王龟从等曰：“汝奉诏修宫，勤则至矣。然何为不开日月华门，不画八小殿壁阶墀甃亦未严备，惟求速成，以冀恩宠。然上天亦不掩尔功，亦不赦汝罪。”守节、龟从颇切惊惧，然已奏讫役，不及增，惟稽首祈谢而去。至阙，皆获增秩，赐白金千两。既而守节染疾而亡，龟从歿于兵刃。太平兴国初，太宗皇帝亲征太原，真君忽降言于守真曰：“官家已临汾、晋，非久克复城池，汝当令监宫内臣等设醮，以谢胜捷于上帝。”守真等曰：“国家大事，乞俟捷音。”真君曰：“上天已定胜负也。”逾旬而王师告捷，监宫等以闻，帝遣内臣卢文寿赍内库香药、御书词章诣宫陈醮以谢。是夕，真君降言曰：“官家设此大醮，上帝与诸天皆喜。国祚延远，过于有唐。”六年，守真以乾明节诣阙朝贺，召见，因面奏曰：“圣真下降，俯为昌朝，乞降诏加号，以答灵贶。”上允其奏，寻下诏曰：“太平宫神受命上穹，降灵下土，苾芬致荐，肸蚩有征，大庇斯民，屡垂丕贶。宜加美号，以答神休。

其封神为翊圣将军。”诏至宫，守真焚香以告，真君忽降言曰：“汝当上问官家，所言翊圣者，翊何圣”守真数日疑惧不敢答。复降言曰：“汝但驰奏，官家不罪汝。”守真遂具章以闻。

太宗览之，召近臣谓之曰：“玉帝辅臣，所翊者上帝也。当以此意报守真，令启白也。”既而内臣传命到宫，守真诣殿焚香以告，真君曰：“此意是也。”七年，守真复诣阙朝贺，真君忽降言曰：“吾有言，汝当闻于官家。曰

：“大道兴，阴谋灭，诸天圣众皆欣悦。宋朝社稷甚延长，太平景运初兴发。君上端心显明哲，爱民治国常须切。万年基业永长新，金枝玉叶无休歇。”守真得之以闻，诏赐紫衣，号崇元大师。至道初，忽降言谓守真曰：“吾建隆之初，奉上帝命，下降卫护宋朝社稷。

今基业已成，社稷方永，承平之世，将继有明君。吾已有期，

却归上天，汝等不复闻吾言矣。倘国家祈祷，但严洁焚香，北面告吾，虽不降言，当授福卫护宗社。”大中祥符七年，诏曰：“诞敷宝命，仰荷于至神；昭报殊征，虔增于懿号。盖为邦之大典、庇民之深旨也。而况翊宣元化，表式众灵，司阴鹭于含生，播明威于福地。当王基肇启，固降治而已彰；洎文考纘承，复先期而斯应。由是亟营珍馆，备荐徽章。蒙介福于无垠，佐鸿图于累盛。顾惟眇质，绍抚绵区，属典礼之交修，实祺祥之沓委。缅怀幽赞，敢怠钦崇是用益以丕称，奉之茂则。式达至精之恳，庶申祇答之文。期克萃于寅巷，永保宁于品汇。爰颁成命，俯告宰司，深体予怀，共宣其事。翊圣将军宜加圣号曰翊圣保德真君。”守真又尝启真君曰：“道释儒典，并垂于世，未审崇奉何者，即得获其福”真君曰：“太上《道德经》，大无不包，小无不纳，修身炼行，治家治国。世人若悟其旨归，达其妙用，造次于是，信奉而行，岂惟增福，谅无所不至矣。

释氏之四十二章经，制心治性，去贪远祸，垂慈训戒，证以善恶，亦一贯于道矣。奉之求福，固亦无涯。至于周公、孔子，皆列仙品，而五经、六籍，治世之法，治民之术，尽在此矣。

世虽讽读，多不依从。若口诵而心随，心随而事应，仁义信行礼智之道常存于怀，岂惟正其人事，长生久视之道亦何远矣。”

守真又尝启告曰：“华山陈抟近卒，时人谓之尸解。未审其人修何功行证仙阶乎”真君曰：“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，然及物之功未至，但有所主掌耳！”端拱中，知凤翔府高凝祐尝诣宫致礼即去，真君忽降言于监宫李铸曰：“高凝祐行亏忠信，死非久矣。”秩满还京，为三司判官，数月而卒。自真君临降，官吏民庶不远千里祈祷，乞闻诲言。大抵多随其性习加以训勸，人臣依于忠，人子依于孝，清淳者示之格言，贪酷者警以要道，词甚平易，颇叶音韵-宝中，侍御史路冲乞赐真语，真君曰：

“尽力事君，以为忠臣。浊财勿顾，邪事莫闻。整雪刑狱，救疗人民。动合王道，终为吉人。积愆为咎，必有沉沦。众生本无形之性，配有形之躯，旷劫以来不能自悟。自有无极世界，不夜之乡，混合太虚，杳冥同理。”又曰

：“六合乾坤内，众生多不会。造孽向前行，如盲蓦江海。如将智慧观，自越千里海。”冲再拜录而诵之。左补阙王龟从焚香恳祷曰：“如何修身，得获遐寿”真君曰：“劝汝修炼，莫如精勤，精勤不怠，上圣皆闻。太平降世，用武兴文。无文则不正，用文则益君。

食禄则不违王命，行吉善但守清贫。清贫者响合天地，浊富者像火投冰。投冰者火缘渐灭，积恶者自贯其身。自贯者殃及七祖，地府下痛害及亲。吾悬千尺之索，提钓有缘之人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大道能生一切物众生。头像天，足像地，中心空然合真理。凿户牖以为室，房室之中有一物，亦无影，亦无形，杳杳冥冥人不识，若能识者得长生。阳在天，阴在地，二气同和诚有谓 中造化乃自然，自然之中生万类。天不高，地不卑，大道混合虚无理。学道众生审欲闻，此是修行崇妙门。”丞相沈伦尝连绵卧疾，遣使致告曰：“如何修行，得免兹患”真君曰：“灵物不病，形躯自安，形躯有病，返照而看。”伦惊喜曰：“吾得之矣。”后数日，疾遂愈。王德渊因游终南山，寓止其宫中，勤奉香火，好养生而性褊，多所恚怒。忽一日，真君降言谓之曰：“汝学道修真，先当调习其性，以顺天和。忘诸有为，勿耗心识。融怡凝湛，道乃可见。复见之日，莫管内，莫管外，来往真灵无挂碍。所居安乐是汝家，各自勤行莫相待。

[此处疑有脱漏]先达之人难滞碍，真空妙药有天堂，与圣相同灭诸罪。”德渊曰：“上感真君降言教示，不晓前篇内‘与圣相同灭诸罪’，愿垂诲谕。”真君曰：“汝若除烦入静，炼心修真，积累其功，数盈之后，泥丸百节之神灵通，而自同于

圣。天堂妙药无所不至，岂更有诸罪也故言‘与圣相同灭诸罪’。”太平兴国中，驾部员外郎李铸尝知凤翔府，备观灵应。

俄复奉诏监宫，凡十余年，志颇严洁，真君前后降语仅十余篇。

其有录者数首。一曰：“建隆之初，方稟希夷，上帝命吾，众圣皆知，乘龙下降，列宿相随。五岳受命，主张地祇，潜扶社稷，密佐明时。吾要李铸，知吾降期，不得轻泄，免漏天机。”

又曰：“与吾尽忠理国，与吾以道理民，与吾慈善理家，与吾不饮自醉。醒时理民，醉时理神。此语是延年益寿之法，吾劝府主记取。”又曰：“为官求理在贞明，智慧俱通临事清。观天行道合阴德，食君爵禄常若惊。为吾洗心复换骨，背凡入圣奔长生。天宫快乐胜凡世，不夜之乡挂一名。”又曰：“府主累世为人，降生中国。与吾清直，莫行邪曲，与吾积善累功，与吾佐辅明主，与吾洗雪黎民，与吾挂心刑狱。上帝若知名，天官也克取。舍住世输流之财

，但修取有形之像，获随身之功，得无量之福。与吾不得因循，不奈时光迅速。灵官赏汝功勋，天曹与汝添福。若一一依吾圣言，必得延年益寿。”又曰：“年登七十余，住世不久居。饶君寿百岁，问汝得几秋地府直须怕，冥司难请求。有功无惊惧，积罪必遭诛。子孙难替代，早觉莫痴愚。”淳化中，西京留守中书令赵普尝遣使备礼致醮虔祈，愿闻休咎。真君降言曰：“赵普扶持社稷，甚有功勋。上天所知，赐汝福寿。以大妨小，幽府亦有冤对。当启诵真经，告祈天地，首忏前非。吾亦与汝达于上帝，庶解兹咎。汝官职寿数已有限矣。”其使录之而去，普跪读感涕，因焚词谢过，遣人诣宫设醮。殿中丞张卓尝乞圣言，真君曰：“大道养汝性，阴阳生汝身。为吾勤行道，为吾勤修真。公廉当用意，忧恤在乎民。遇时佐明主，清浊上帝闻。浊富终不久，清贫为天人。

莫教人道富，从他人笑贫。自有真家福，清高不愧贫。”又曰

：“形凡性不凡，为国显清廉。家积千余口，有罪自家担。”

真君又尝戒宫吏等曰：“每存忠信齐其天，文武班行自有贤。

为主万年安基业，常忧黎庶恐饥寒。长行德行合其道，烧香虔祝告虚玄。但愿国安君长久，齐心辅佐太平年。”凡真君所降语，帝命宰相王钦若编次之，为三卷，藏于秘阁，仍赐本宫。

真宗咸平间，知扬州魏羽上雩祀五龙祈雨法，诏颁诸路。

其法：以甲乙日择东地作坛，取土造青龙，土器之大小、龙之修短，余方皆如之。凡旱，建坛取五行生成之数焉，长吏斋三日，诣龙所汲流水，设香茗果，率官属日再至祝酹，不用乐巫覡。雨足，送龙水中。

择潭洞或湫泮林木深邃之所，以庚辛壬癸日，先斋戒，以酒脯告社令，筑方坛三级，高一尺，阔一丈三尺。坛外二十步，界以白绳。坛上植竹杖，张画龙，其图以缣素。画黑鱼左顾，环以天鼇十星。中为白云。龙黑色。其下画水波，有龟亦左顾，吐黑气如线。和金、银、朱丹，饰龙形。又设皂幡。刎鹅颈，取血，致盘中，杨枝洒水龙上。群官再至，祝酹，雨足，取龙投水中。

神宗建中太一宫衣冠之制。熙宁五年，建中太一宫。内侍主塑像，乃请下礼院议中太一衣冠。礼院乃具状，请如东西二宫之制，太一尽服通天绛纱。有言亳州大清宫有太一塑像，上遣中使视之，乃尽服王者衣冠，遂诏如亳州之制。

延祥观，绍兴十四年建，以奉四圣真君。初，靖康末，上自康邸北使，将就马，小婢招儿见四金甲人，各执弓箭以卫上，指示众，皆云不见。宪仁后闻之，曰：“我事四圣香火甚谨，必其阴助。”乃陷北庭，每夕夜深必四十拜。

及曹勋南归，后令奏上，宜加崇奉，以答景贶云。观今在西湖上，极壮丽。其像以沈香斫之，修缮之费皆出慈宁宫，有司不预。

太宗曰：“古者一夫耕，三人食，尚有受其馁者。今殆二十人矣。东南之俗，连村跨邑去为僧者，盖慵稼穡而避徭役耳。

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，其已剃者数万人，尤可惊骇。”

太平兴国中，始置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，延梵僧翻译新经。

始以光禄卿汤公悦，兵部员外郎张公洎润色之。后赵文定、杨文公、晁文元、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。天禧中，宰相丁晋公始为使。天圣三年，又以宰相王冀公为使。自后元宰继领之，然降麻不入衔。又以参政、枢密为润文，其事浸重。每岁诞节必进新经。前两月，二府皆集，以观翻译，谓之开堂。前一月，译经使、润文官又集，以进新经，谓之闭堂。庆历三年，吕许公罢相，以司徒为译经润文使，明年致仕，章郇公代之。自后乃降麻入衔。

国家两京诸州僧尼共六万七千四百三人，岁度千人。自后削平诸国，其籍弥广。

祖宗悯五代之乱，民坠涂炭，常布恩旨，锡福天下。太平兴国七年九月，诏曰：“朕方隆教法，用福邦家。念天下之度人，拘有司之制度，俾申素愿，式表殊恩。应内外系籍童行长发，并特与剃度。”

景德三年诏曰：“老氏立言，实宗于众妙；能仁垂教，盖诱夫群迷。用广化枢，式资善利。两京诸州道释岁度十人者，特放一人不取经业。”祥符二年正月，以封禅行庆，诏天下宫观寺院内十人度一人，不满十人者亦度一人。三年，天庆节，两京诸路宫观每十人度一人，不及十人者亦如之。天禧三年八月，诏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尼，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人。天禧末，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，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。天圣三年，判都省马亮上言：“天下僧以数十

万计，间或为盗，而民颇患之。请除每岁合度人外，非时更不度人，仍自今无得收曾犯刑及文身者。”诏并从之。

礼部勘当：今欲将本部例册内僧尼等师号，颁降诸路州军等处，照会委所属官司，许于数内选择书填者。奉圣旨依下项

：

○僧师号

法乘、法真、法照、慧满、慧空、慧海、真悟、真懿、真

戒、妙空、文慧、普明、慈懿、慈济、真教、明普、宣秘、慧

照、禅鉴、净因、净慧、净严、净悟、普证、圆证、证悟、慈觉、慧觉、密印、崇辨、通照。

○尼师号

妙清、妙明、妙满、妙果、了慧、了因、了行、了缘、了真、真懿、真行、真净、真戒、真范、慈懿、慈媯、慈悟、慈愿、慈满、慈范、慈因、慧秀、净信、圆照、妙因、崇智、真寂、胜因、靖智、登寂、妙智、真果、宝胜。

○道士师号

真观、冲真、冲清、冲隐、道清、道空、道安、道成、虚希、虚安、虚远、虚妙、虚辨、虚一、虚济、虚应、冲寂、元

观、元正、明一、明素、灵一、明微、洞元、渊宗、冲素、冲寂、崇道、演道、明素、灵宝、虚寂、保宁、洞渊。

○女冠师号

真寂、真静、真懿、真妙、守一、守白、守真、安素、安教、安常、希妙、希密、希真、虚范、凝范、栖云、栖月、灵素、灵懿、冲秀、冲和、通妙、澄妙、渊智、渊妙、通微、希无、真净、宣净、宗微、澄秀、宣真、冲懿、凝真、元素、冲真、灵寂。

●卷八

○玉牒

宋有天下百余年，所与分天工共民事者，皆取之疏远侧微，不私其亲，故宗室之贤，未有以勋名闻者。神宗皇帝实始慨然，欲出其英材，与天下共之，增立教养选举之法，所以封植琢磨之者甚备。行之二十年，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见焉。

上尝语及宗室多求外居者，宰相韩琦曰：“臣请许亲尽无服者外居，然后因之试以外官。”上曰：“宗子素未谙民政，若补外官，但虑易致过失尔。”琦曰：“陛下若命宗室习律令，久之，何患其不能从政也”参知政事赵概曰：“人臣子弟，未必皆有过人之才，使之从政，尚能粗了局事，盖积习使然。宗室固多美才，若择而任之，庶几渐知为政之方也。”上曰：“五、七年渐当以外官试之。”

富弼议裁损宗室授官。英宗问辅臣前代宗室，枢密使富弼对曰：“唐之名臣多出宗室。”枢密副使吴奎曰：“祖宗时，宗室皆近亲，然初授止于殿直、



侍禁、供奉官，不如今之过也。

朝廷必为无穷计，当有所裁损。”上然之。

徽宗朝增神宗教养选举法。尚书右仆射蔡京等言：“伏考宗室在祖宗朝制禄盖寡，至仁宗时，始除南班官，自率府、副率凡五、六迁，遂至正任。承平日久，皇支浸繁，神宗皇帝乃

下诏书，别其亲疏，异其等杀，遂断自祖宗袒免亲，罢补环卫之官，尽除班行名目。袒免以外，更不赐名授官，止许应举。

自熙宁至今，宗室人无官者已一千五百余人，宗女之未嫁者亦千五百有奇，皆宣祖、太祖之裔，或有贫困失所者。臣等伏考神宗诏书，盖为袒免既已赐名授官，若愿应举者自当依进士法。

其非袒免既不赐名授官，故止令量试艺业，即推恩数，非若应进士举之难也。至于年长累试不中，则又有特与推恩、量材录用之制，则随其材器，收录尽矣。至于世数稍远及贫无依者，则又赐田存恤有差。逮元祐纷更，废量试之法，改依进士科举之制，是以自熙宁至元符初三十余年，中科举者才二十余人。

既废量试之法，亦未尝有以年长推恩者。赐田之令，徒为虚文，虽有量给钱米之法，未能周济其乏，遂致宗室不能自给。臣等谨追考神宗诏书，推原本旨，稽之往者，增以当今所可行者，

谨条具如右：

一、非袒免亲，乃祖宗六世孙。伏请将上件服属宗室二十五以上者，今次许于礼部投状，试经义或律义一道，以文理稍通者为合格，分为两等，候至来春附进士榜推恩内；文艺优长者，临时取旨。其不能试或试不中者，并赴礼部书家状，读律，列作一项奏名。今来止为前此未曾推广补考量试推恩之令，致使宗室无官者遂众，有此陈请，只作一时指挥，不为永法。今后自依熙宁诏书赐田，并于两京近辅、沿流州军，取应未卖官田物业拨充每州府，各置宗室官庄。专差文武官各一员，与逐州通判同行管干，逐县兼管。仍置指挥使二员，每岁量入为出，宗女量给嫁资，仍立定则例，量支嫁娶丧葬之费。其逐州自今后有没官田产物业，更不出卖，并拨入官庄。仍先于京西北路拨田一万顷。

一、熙宁诏书，袒免以下许随处置产业，其出官即置田宅，

一如外官之法。盖以宗支浸广，其疏属理当听其外居”会宗室旧来在宫有出入之限，有不许外交之禁，宫门有讥察之令。今疏属外居，仅遍都下，出入无禁，交游不节，往往冒犯法禁。

伏请非袒免亲以下两世，欲分于西京、南京、近辅或沿流便近居止，各随州郡大小创置屋宇，仍先自西京为始。每处置敦宗院，差文臣一员、武臣一员管干。参酌在京院法禁可施行者颁下，应无父母兄弟见任将军、副使以上官者，许令前去。若有父母兄弟而愿去或无而不愿者，听从便。依外官赴任立法，量给舟船接人。

一、乞依神宗诏书，不拘世数，应宗子宗女尤贫失所者，伏请委所在州郡报明，量加存恤乞奏。

一、乞于两京置外宗正司官，掌业所在宗室。择宗室之贤者管勾外宗正事，仍自朝廷于本州通判职官内，选差二人兼领丞簿，以主其事。

一、乞随所在诸宫置学，添教授，立法教养，量试宗室，依熙宁文武官试出官法，策试经义。中选者许令出官，若再试不中者，止许在宫院，使食其禄。

一、神考厘正宗室袒免、非袒免，各立奏补子孙之法，独總麻亲旧用国荫，自来未有荫孙以下明文。伏请依外官例得补荫孙一。旧制，宗室袒免亲参选，常许不拘名次陈乞指名差遣；非袒免亲初选依条添差外，更不拘名次陈乞指名差遣一次，以后每到部，与升一年名次陈乞。今后宗室非袒免以下亲量试也官者，并各于员阙外添差，每大郡通属县不得过十人，中郡不得过七人，小郡不得过四人。候到任不签书本职公事，如有本辖长贰或监司二人保奏堪任厘务，方得供职。未厘务者，添支驿券供给人从。”从之。

宗室赐名授官。孝字亲王之子，授武卫将军，其余宗室不

用此例。祖宗總麻亲赐名：承字男赐名克字，宗字男赐名仲字，从字男赐名世字，授官太子右内率府副率。祖宗袒免亲赐名：克字男赐名叔字，仲字男赐名士字，世字男赐名令字，授官右班殿直。祖宗非袒免亲不赐。奏荐以上，承字、宗字磨勘至使相止，从字、仲字、世字至观察使止，叔字、士字、令字授副率者，至窑防御使止，之字、不字、子字赐名授官者，至窑刺史止。

袭封。祖宗之子并传嫡袭封。濮安懿王诸子。宗室转官资

级图：节度使兼侍中、使相、左卫上将军、右卫上将军、节度使，三级；节度观察留后，二级；观察使、防御使，一级；团练使、窑防御使，一级；刺史、窑团练使，一经；窑刺史，一级；左右卫大将军、左右金吾卫大将军、左右龙武军大将军、

左右羽林军大将军、左右神武军大将军、左右骁卫大将军、左右武卫大将军、左右屯田卫大将军、左右领军卫大将军、左右监门卫大将军、左右千牛卫大将军，一级；左右卫将军、左右

金吾卫将军、左右龙武卫将军、左右羽林军将军、左右神武军将军、左右骁卫将军、左右监门卫将军、左右千牛卫将军、左右领军卫将军，一级；太子左右卫率府率、太子左右司御率府率、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、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副率、太子左右内率府副率，一级。

宗室换官。诸卫将军。率府率。率府副率。左右班殿直。

三班奉职供职。以上须袒免亲将军以下，方许换出外官。其大将军以上愿换外官者，并临时取旨。

宗室转官资级。太子右内率府副率。太子右监门率府率。

右千牛卫将军。右监门卫大将军。窑刺史。窑团练使。刺史。

团练使。防御使。观察使。节度观察留后。左右卫上将军节度使。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#### ○宣祖五子

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、邕王光济、秦王廷美、夔王光赞。

#### ○太祖四子

楚王德秀、燕王德昭、舒王德林、秦王德芳。

#### ○太宗九子

楚王元佐、真宗皇帝、昭成太子元僖、陈王元份、安王元杰、密王元偓、曹王元偁、涇王元俨、代国公元亿。

#### ○仁宗四子

褒王昉、豫王昕、鄂王曦、英宗皇帝。

#### ○公主

秦国长公主尝为子庄宅使世隆求正刺史，真宗曰：“正刺史系朝廷公议，不可。”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尚

食使兼医官院事，上谓王继英曰：“雍王元份亦为自化求窑，朕以窑非医官所领，此固不可也。”驸马都尉石保吉自求见上，言仆夫盗财，乞特加重罪。上曰：“有司自有常法，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”又请于私第决罚，亦不许。

胡宿上仁宗《论兗国公主议行册礼札子》：今月二十一日，草傅公主特进兗国公主制，窃闻议行册礼。然于事体，颇有未便。祖宗以来，公主、长公主未有行此礼者。昔汉明帝封皇子，悉半诸国，明德马皇后曰：“诸子食数县，不已俭乎”帝曰：“我子，岂敢与先帝子等也”唐贞观中，太宗长乐公主将

出降，帝令有司资送，倍于永乐公主。魏征曰：“不可。”引汉明帝之言为对，且曰：“天子姊妹称长公主，加长字，是有所尊崇。

或可情有浅深，无容礼相逾越。”太宗然其言，入告长孙皇后，后遣使赐征金帛。陛下即位以来，累曾进封楚国、魏国二大长公主，亦不曾行册礼。今施于兖国公主，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。

兼以贵主之故，贤妃亦蒙殊典。有旨令进谏告，不行册礼，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，礼意尤不相称。书于史册，后世将有讥议，必谓陛下偏于近情，亏圣德之美。臣愿陛下采汉明之言，开文皇之听，遵祖宗旧典。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，行之，粗且无嫌。如其不曾，则宜且罢。臣以陛下好忠谏纳至言，臣职在论思，不敢不言。

《除皇女傅公主进封兖国公主制》。门下：天道之美，济下而光明；王化之行，由中而洽被。唐尧有厘降之典，召南载肃雍之诗，范俗崇风，于是乎在。国家庆灵凭厚，德教深长。

迪厥真源，育兹懿主。仪我皇室，繫于舅门，待年及于有行，涓日申于诞告。皇女傅公主闲和居德，秀映栖神。聪悟之姿，非由于外奖；徽柔之性，乃蹈于自然。朕怀先后之慈，笃外家之爱，将敦美化，是选密亲。教着沁园，导人伦之妇顺；恩加

渭水，广天下之孝思。是用详按旧章，稽合嘉礼，爰筑其馆，载肃之车。卜以仲秋，社兹元吉。向班初册，尝择美名，未拓膏腴，尚缺汤沐，进开曲阜之国，衍食龟阴之田，仪服有光，号名增重。於戏！贵宜思降，富勿期骄，尚怀国史之言，緬念衿縠之戒。往服休宠，永绥寿昌。

韦骧《代陈少卿贺傅公主进封兖国表》：中宸有命，美化务先于族亲；贵主进封，优恩不夺于典礼。风声遐被，中外交忻。臣诚欢诚喜，顿首顿首。恭惟皇帝陛下，配天地之德，绍祖宗之基。守无逸于持盈，概至公于立极。御远以近，齐邦以家。治宫等《周官》之规，训女偕尧、舜之法。罔愧前躅，克成令猷。公主分乾之英，体巽之顺，虽曰爱之欲其富，不以生而荣。岂汤沐不可一而充，印绶不可一而足盖诲育之存节，故宠私之有阶。龙光一宣，慈孝两得。教其有素，下嫁岂忘其矩度；泽非不隆，四方孰谓之偏党朝野欢浹，人神气和。迈治古之休光，增太平之盛事。臣限以官守，不获奔走阙庭称庆，无任瞻天踊跃之至！

德宁公主将出降，上谓辅臣曰：“公主第及房从之物，比傅公主皆减三之一。”又对群臣数称唐公主多适名人，而近世士人乃畏尚主，命择士人。得尚书职方员外郎王克臣之子孝庄者，故驸马都尉承衍曾孙，而父子皆业进士。令

至宰相第，试以诗而并其所业一编以进。上召见清居殿，拜左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赐名师约。又命以毋废学，后又出经籍及纸、笔、墨赐之。

### ○宣祖女

陈国长公主。

### ○太祖女

秦国大长公主、晋国大长公主、许国大长公主。

### ○太宗女

燕国长公主、曹国长公主、晋国大长公主、郑国长公主、申国大长公主。

## ●卷九

### ○官职

乾德四年，诏御史台、吏部流内铨、南曹、刑部、大理寺，自少卿、郎中、员外郎、知杂侍御史以下及丞簿司直、评事等，并以三周年为满，须常在本司莅事者，至日限满，即与转官。

诏京朝官将命出入及受代归阙者，宜令中书舍人郭贄、膳部知杂事滕中正、户部郎中雷德骧同考校劳绩及铨量材器，候有阙，中书类能以授之。先是，常参官自一品以下皆谓之京官，未常参官谓之未常参官。近代以常参官为朝官，未常参官为京官，故有朝官之目。

淳化五年十一月，诏吏部选人赴调，并须于京朝官内求一人为职目，用府县诸司监印。

太平兴国之初，朝臣班簿才二百人。至咸平初，四百人。

天圣元年，乃逾千人。

真宗初即位，以工侍郎郭贄知天雄军，贄自陈恋阙下不肯去，真宗曰：“全魏重地委任于卿，亦非轻也，宜去。”贄退。

召辅臣问之，辅臣对以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复留者，曰：“朕初嗣位，命贄知大藩而不行，则何以使人”卒遣之。群臣皆畏服。

谏官陈升之言：“比来馆阁选任益轻，非所以聚天下贤才、张弛成就之意，请约今在职者之数，著为定员。有论荐者，中

书籍其名，若有缺，即取其文学行义杰然为众所推者，取旨召试。”诏从之。

景祐四年三月，诏：“自今尚书省议事，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。

如集议大事，诏特赴者，即别设坐。”初，明道中，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：“国家每有大事，必集议于尚书省，而本省官自三司副使已带职者多移牒不赴。请凡托故不集者，以违制论。”既而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兼宗正丞赵良规言：“都省集官议谥，用段少连请，应本省官带学士、知制诰、待制。臣谨按国朝故事及令敕仪制，别有学士、知制诰、待制、三司副使，著位视品，即与前朝制度不同，固无在朝叙职、入省叙官之理。今若全不论职，假有中后行郎中兼学士在朝立丞郎以上，入省缀驾库之次，知制诰、待制入朝与六行侍郎同行，入省即位郎官之下。又如员外郎任三司副使、郎中为判官者，在三司为参佐，入省却位其上。所以旧来议事，陈别诏三省悉集，则中书舍人、知制诰与常侍给谏至左右正言皆赴；若内朝官悉集，则学士、待制、三司副使皆赴；若更集他官，则诸司三品、武臣三品各在本司长官之次；若止是集尚书省官，其带职者并合不赴。按阁门仪制：大宴，学士坐殿上，与仆射同行，知制诰与尚书丞郎同行；若曲宴，则三司副使在知制诰之后，重行异位，岂有亲奉至尊于殿上其礼如此，暂入都省而却降损著位。又按故事，尚书省官带知制诰者，并中书奏班簿，即是于尚书省、御史台并不著籍，故有绝曹之语。又国朝以来，凡定学士、舍人两省以上著位，陈先后入外，若有升降，皆是特奉朝旨，岂有在朝入省，迭为高下又郎中员外兼侍御史及任里行者，皆称台官，不赴都省集议。臣以谓本省官兼佐台职，即是与带知制诰、待制等事体无异。又按唐翰林学士有不知制诰者，只是与今直馆事体相类。若国朝学士知制诰、待制，则显

有著位，与唐不同。其侍读、侍讲、龙图阁、枢密等学士及三司副使，即是国朝新制。唐朝三司自是尚书之职，自后别置使额，而与今不同。请自今除集三省官议事即如旧外，若是本省议事，其学士、知制诰、待制、三司副使更不赴议。”诏御史台与太常礼院详定以闻。礼院言：“按唐李肇《翰林志》，凡学士无定员，皆兼它官，下自校书郎至诸曹尚书，皆得为之。

既入院，与班行绝迹，亦不系常参类。守官三岁，则迁知制诰。

五代《职官志》，翰林学士入院，并先后为定，惟承旨一员出自上意，不计官资先后，在学士之上。国朝仪制令敕，翰林学

士、侍读、侍讲学士、龙图阁学士、枢密直学士、龙图阁直学

士并在丞郎之上，龙图阁待制及知制诰、三司副使在少卿监之上。自唐至国朝，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、待制、三司副使与本官绝曹，不属南省官之例。载详会议之文，由来非一，或出朝廷别旨，或循官司旧规。故言集本省，即南省官也；集学士、两省、台官者，容有内制、给舍、中丞之属；集学士、台省及

诸司四品以上者，容有卿监之属；集文武百官者，容有诸卫之属。

故谋事有大小，集官有等降，率系诏文。昨因段少连以覆谥小事，谓群牧普会议，列为具奏，婴以严科，遂使绝曹清列，还入本行。而良规援求故实，理当难夺。请自今有臣僚拟谥者，止令集南省官属，或缘事体大，临事敕判，兼召三省、台、寺，即并依国朝旧例施行。”御史台别奏云：“良规称尚书省官任外制者，不著台省之籍，故有绝曹之语。而以为重。则今尚书省官任内制者，并系台省之籍，宁有坐曹之实，而可轻乎然则论职官之言，正为绝曹者设，岂有受禄则系官，定俸议事则绝

曹为辞况王旦、王化基、赵安仁、晁迥、杜镐、杨亿皆时之重

望，尝集议于尚书省，而无变古之论；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、知制诰日，屡经都省议事；与散骑常侍徐铉言见江南旧儒所说

议事次第，与此略同。又议大事，仆射、御史大夫入省，惟仆射至厅下马，于今行之，盖所以重本省也。故都堂会议，列状以品，就坐以官。忽此更张，恐非通理。请自今但系本省官带职令赴议而辄不集者，如议国家典礼，即从违制论施行；若议常事，止依律文处分。”又秘书省著作郎、直集贤院同知太常礼院吴育言：“若从本省叙官之议，有不可者二。且自朝廷至台省以及郡县，上下有次，轻重有伦。至上莫若君父之前，至重莫若朝廷之内，上可以统下，重可以临轻，举重则不可以轻者干，举上则不可以下者挠。夫尚书省虽制度尊大，亦天子之有司。官系其中，谓之本省，本省相会，须有朝廷，岂有君父之前、朝廷之内列班殊隔，一入有司，辄易尊卑，而云在朝叙职，入省叙官以一体为二家，以朝、省为彼我，上下异贯，轻重不伦，此其不可一也。官职之名，本非二体，官主其号，职供其职。名实相系，岂有殊途只如庖人是官，供庖是职；祝人是官，致祝是职。以何隔绝，分官职为两事盖自唐室以来，临事杂置，遂有别带职事之名。厥后因循，未归本务。即今而言，须以隶名为轻，供职为重，倘云入朝叙职，入省叙官，则是官职相离，遂为限绝。推之于古，盖紊源流。此其不可二也；若从绝班不赴之议，有不可者三。古者尚书为天下纲辖喉舌之地，故其官皆材识之士。凡国有谋议，取决其中。今则不然，惟以叙迁，而其间拔擢英异，又多归侍从之中。若绝班不赴，则朝事谘决未尽其人，此不可一也。知制诰称中书省奏班簿，是谓绝班，可以不赴。本省如翰林学士亦知制诰，而不绝班簿，此皆因循之制，参差不伦，未可取为确据。纵绝班有例，而绝曹无闻。谨按《唐六典》：中书舍人以他官兼者，谓之兼制诰。

故白居易草《杨嗣复授库部郎中知制诰》辞云：‘前代制诰，中书令、侍郎、舍人通掌之。国朝以来，或以它官兼领。’又

《授元稹中书省舍人》辞云：‘元稹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’。

谓之兼则岂绝本官，谓之试则明未正职，斯皆章灼不疑之事也。

今纵有明文绝其官，若遇定事，犹当以事体追而正之。况无明文，但引因循参差之事为据。此不可二也。今两制迁改，其告身命辞必举本曹之务为之训谕，凡受一敕牒，则下至府、寺冗局，犹供其职。岂有一人命书、三省运判而都无所系若止为俸钱，徒加官号，命官之理岂若是乎惟两府大臣不可更亲有司之事，况其俸禄亦不系其官。自余缙绅迁次，所主者官名，俸给尽从本省，居常既不复至，会议又不一来，则是自绝其官矣。

仲尼不去饩羊，粗存告朔之礼，若并羊亦去，寄礼无地，则一省之制，自此尽隳。纵以班绝，皆可不赴。若有诏两制、台省百官诸司毕会，则坐次又如何为定此其不可三也。臣伏谓是非之议，至当归一，若又广为采摭，适足为烦。今于国朝典故中取一最明之事，足以质定。大中祥符五年，敕新授仆射于都省

上事曰：仆射、尚书丞郎、郎中、员外、三司使、副学士、两

省、御史台、文武诸司、常参官并集省内幕次，以俟仆射自正衙退，将至都省堂门外下马，朝廷差人前导。诸行尚书丞郎、郎中、员外郎并于都堂门内，分左右列班迎候，俟仆射判案讫，知班引赞官，报班次，定礼生赞三司使，次学士，次两省待制，次三司副使贺。此则虽赴本省，自有次序之别。臣切详礼院、御史台两奏各有未安，请自今凡尚书省会议，如止集本省官，则带职者皆赴，依在朝两制班列，别作一行而坐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王人虽贱，必叙乎诸侯之上，所以尊王命而广臣恭也。今两制、侍从之职，皆朝廷拔擢殊才，王命所旌，礼当表异。况又自分行列，非以相压，亦如仆射上事之仪。凡带绝班之官并赴，而别班赞引，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，显合本朝之典章，亦非今日之臆断。若诏两制、台省诸司诸卫官毕集，则各从其类，

自作一行，其书议亦如其坐次。”上以群议所执不同，故参用所宜而降是诏。

治平三年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奏：“切见嘉祐五年谏院陈升之言三班供奉官以下八千八百人，乞裁冗滥，立条制，于时定义事颇酌中。升之始言八千八百余员，及此又已五年，数当增倍。其滥如此而不云救，何以立宪度、建治功乞下两府检讨前所奏议，早为裁定颁行，亦振举颓弊之一端。”诏以付枢密院，而计三班使臣六千五百三十四人而已，遂无所更议。

元祐三年，诏文臣系衔分左右，自朝议以上，进士为左，余人为右。明年



，诏朝议以下并分左右。绍圣罢之，惟朝议以上如故。崇宁又诏朝议、中散、正议、光禄分左右两资，应转者先右而后左。盖元祐之分左右，所以别流品；崇宁之分左右，特以序官爵耳。

龙图阁。学士一员，龙图阁直学士七员，龙图阁待制三员，直龙图阁五员。

天章阁。学士，侍讲，直天章阁。

大观二年二月十三日，诏曰：“朕惟哲宗皇帝英文睿武，神机独运。道与时俱，沉潜无方。然事天治人，彰善瘅恶，训迪有位，攘却四夷，则号令指挥若揭日月。盖自亲揽庶政，始大有为，一话一言，罔不仪式刑于神考之典。故缉熙绍复，著在简编，与熙宁、元丰之所行，相为始终。比命有司广加裒辑，成书来上，本末粲然，诚可传无穷、施罔极矣。若昔祖宗述作，皆有宝藏之所，参列广内，揭为嘉名，择儒臣以资访纳。今将祇率成宪，匹休前烈，则夫名出于信，不可无所考也。在《诗》有之‘君子有徽猷’，是为论德之美，而观道之成，于是乎在。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，以‘徽猷’为名，仍置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。”政和六年增置直阁。

绍兴十年五月七日，诏：“门下：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纵之睿资，辅以日就之圣学，因时制治，修礼乐，恢学校，发挥典坟，缉熙治具。宸章奎翰，发为号令，著在简编者，焕乎若三辰之文，丽天垂光，贲饰群物，所以貽谋立教、作则万世者，殆与诗书相表里。特加裒辑，崇建层阁，以严宝藏，用传示于永久。其阁恭以‘敷文’为名，祇遵旧章。宜置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、直阁，以次列职，备西清之咨访，为儒学之毕宠。其著于令。”

直秘阁校理。自建隆初，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。乾德元年后，平诸国，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。先是，朱梁都汴。正明中，始以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间列为三馆，湫隘卑湿，才蔽风雨，周庐微道出于其侧，卫士驺卒朝夕喧杂。历代以来，未遑改作。

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，即移于他所，始能成之。太平兴国初，太宗因幸三馆，顾左右曰：“若此之陋，岂可以蓄天下图籍，延四方之士耶”诏经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，别建三馆，命中使督其役，制度皆上所规画。二年三月，书院成，尽徙旧馆之书以实之，凡八万余卷。端拱元年，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卷，别为书库，目曰秘阁，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，右司谏、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，右赞善大夫、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，而直秘阁、秘阁校理之官始于此。

秘书省。监、少监、丞各一人，监掌古今经籍图书、国史实录、天文历数

之事。少监为之贰，而丞参领之。其属有五：著作郎一人，著作佐郎二人，掌修纂日历；秘书郎二人，掌集贤院、史馆、昭文馆、秘阁图籍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为部，各分其类；校书郎四人，正字二人，掌校讎典籍，刊正讹谬，各以其职隶于长贰。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。岁于仲夏曝书，则给酒食费，尚书、学士、侍郎、待制、两省谏官、御史并赴。遇

庚伏，则前期遣中使谕旨，听以早归。大典礼，则长贰预集议。

所以待遇儒臣，非他司比。宴设锡予，率循故事。宋初，置三馆长庆门北，谓之西馆。太平兴国初，于升龙门东北，创立三馆书院。三年，赐名崇文院，迁西馆书贮焉。东廊为集贤书库，西廊分四部，为史馆书库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创外院于右掖门外。

天禧初，令以三馆为额，置检讨、斜等员。检讨以京朝官充，斜自京朝、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。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，通掌三馆图籍事，孔目官、表奏官、掌舍各一人。又有监书库内侍一人，兼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。

秘阁。系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，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。淳化元年，诏次三馆置直阁、校理，以诸司三品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阁事。直阁、校理通掌阁事，掌缮写秘阁所藏。供御人、装裁匠十二人。元丰五年，职事官贴职悉罢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属，始立为定员，分案四，置吏八。

元祐初，复置直集贤院、校理。自校理而上，职有六等，内外官并许带，恩数仍旧。又立试中人馆职法，选人除正字，京官除校书郎。三年二月，诏御试唱名日，秘书丞至正字升殿侍立。九月，复试贤良于阁下。五年，置集贤院学士并校对黄本书籍官员。十二月，诏礼部，本省长贰定校讎之课，月终具奏。又罢本省官任满除馆职法。元符二年，诏职事官罢带馆职，悉复元丰官制。崇宁五年，诏馆阁并除进士出身人。政和五年四月，诏秘书省殿以“右文”为名，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。是月，驾诣景灵宫朝献，还幸秘书省，诏曰：“延见多士，历览藏书之府，祖宗遗文在焉，屋室浅狭，甚非称太平右文之盛，宜重行修展。”八月，诏秘书省移于新左藏库，以其地为堂。七年，诏类集所访遗书，名曰《秘书总目》。宣和二年，

立定秘书省员额：监、少监、丞依元丰旧制，著作郎以四员为额，校书郎二员，正字四员。

渡江后，制作未遑。绍兴元年，始诏置秘书省，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，丞、著作郎佐各一员，校书、正字各二员为额。

续又参酌旧制，校书郎、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。自是采求缺文，补缀漏逸，四库书略备。即秘书省复建史馆，以修《神宗 哲宗实录》，选本省官兼检讨、斜，以待从官充修撰。五年，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，少、监、丞外，置著作郎佐、秘书郎各二人，校书郎、正字通十二人。又移史馆于省之侧，别为一所，以增重其事。九年，诏著作局惟修日历，遇修国史[此处文字有脱漏]修实录则开实录院，以正名实。十三年，诏复每岁曝书会。是冬，新省成，少监游操援政和故事，乞置提举官，遂以授礼部侍郎秦熺，令掌求遗书，仍铸印以赐。置编定书籍官二人，以校书郎、正字充。

孝宗即位，诏馆职储养人才，不可定员。乾道九年，正字至六员。淳熙二年，少、监并置，皆前所未有。除少、监、丞外，以七员为额。寻复诏不立额。绍熙二年，馆职缺人，上令召试二员，谨加审择，取学问议论平正之人。自是少、监、丞外，多止除二员。是时，陈傅良上言：“请以右文、秘阁修撰并旧馆阁斜三等为史官。自斜供职，稍迁秘阁修撰，又迁右文，在院三五年，如有劳绩，就迁次对，庶几有专官之效，无冷局之嫌。”时论韪之，然不果行。中兴分案四：曰经籍，曰祝版，曰知杂，曰太史。吏额：都、副孔目官二人，四库收官二人，表奏官、收库官各一人，守当官二人，正名楷书五人，守阙一人，正贴司及守阙各六人，监门官一人以武臣充，专知官一人。

日历所。隶秘书省，以著作郎、著作佐郎掌之。以宰执时政记、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，为一代之典。旧于门下省

置编修院，专掌国史实录，修纂日历。元丰三年诏：“宣徽院等供报修注事，自今更不供起居院，直供编修院日历所。”四年十一月，废编修院归史馆。官制行，属秘书省国史案。六年，诏秘书省长贰毋得预著作修纂日历事，进书即系衔，以防漏泄，如旧编修院法焉。八年，诏吏部郎中曾巩、礼部郎中林希兼著作。职事官兼职自此始。元祐五年，移国史案置局，专掌国史、实录，编修日历，以国史院为名，隶门下省，更不隶秘书省。

绍圣二年，诏日历还秘书省。宣和二年，诏罢在京修书诸局，惟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，除著作官专管修纂日历之事无定员外，其余案编修日历书库官吏，并依元丰法。绍兴元年，初修皇帝日历，诏依修日历所为名，本省长贰通行修纂。三年，诏宰臣提举，侍从官修撰。十一月，诏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。

四年，诏以史馆为名。十年，诏依旧制并归秘书省国史案，以著作佐郎修纂，旧史馆官罢归元官。寻复诏以国史日历所为名，续并修《神宗 哲宗宝训》。隆兴元年，诏编类圣政所并归日历所，依旧宰臣提领，仍令日历所吏充行

遣。

会要所。以省官通任其事。绍兴元年，诏秘书省官雠校《国朝会要》，逐官添给茶汤钱。乾道四年，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提举编修《国朝会要》，每遇提举官开院过局，就本省道山堂聚呈文字，提举诸司官、承受官、主管诸司官，并令国史日历所官兼。五年，令本省再加删定，以续修《国朝会要》为名。九年，秘书少监陈骙言：“编类建炎以后会要成书，以《中兴会要》为名。”并从之。其后接续修纂，并隶秘书省。

初，绍兴三年，诏置国史院，重修《神宗 哲宗实录》，以从官充修撰，续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，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。四年，置直史馆及检讨、斜各一员。五年，置修撰官二员，斜无定员。是时，国史、实录皆寓史馆，未有置此废彼

之分。九年，修《徽宗实录》，诏以实录院为名，仍以宰臣提举，以从官充修撰、同修撰，余官充检讨，无定员。明年，以未修正史，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。二十八年，实录书成，诏修《三朝正史》，复置国史院，以宰臣兼修，侍从官兼同修，余官充编修。明年，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，置修国史、同修国史共二员，编修官二员，又置都大提举诸司官、承受官、诸司官各一员，以内侍省官充。隆兴元年，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，命起居郎胡铨同修国史。二年，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，乾道元年，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，皆前所未有。二年，诏置实录院，修《钦宗实录》，其修撰、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。四年，实录告成，诏修《钦宗正史》。以右仆射蒋芾提举《四朝国史》，诏增置编修官二员，续又增置三员。淳熙三年，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、权实录院同修撰。四年，罢实录院，专置史院。十五年，《四朝国史》成书，诏置史院，复开实录院修《高宗实录》。庆元元年，开实录院修纂《孝宗实录》。

六年，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、检讨官以六员为额。嘉泰元年，开实录院修纂《光宗实录》。二年，复开国史院，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置矣。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，点检文字一人，书库官八人，楷书四人。

太史局。掌测验天文，考定历法之事。日具所占以闻。岁颁历于天下，则豫造进呈。祭祀、冠昏及大典礼，则选所用日。

其官有令，有正，有春官、夏官、中官、秋官。秋官正有丞，有直长，有灵台郎。郎有保章正。其判局及同判，则选五官正以上业优考深者充。保章正五年、直长至令十年一迁，惟灵台郎试中乃迁，而挈壶正无迁法。其别局有天文院、测验浑仪刻漏所，掌浑仪台昼夜刻验辰象。钟鼓院，掌文德殿钟鼓楼刻

漏进牌之事。

印历所。掌雕印历书。南渡后，并同隶秘书省，长、贰、丞、郎轮季点检

。

算学。元丰七年，诏四选命官通算学者，许以吏部就试，其合格者，上等除博士，中次为学谕。元祐元年初，议者谓：“本监虽准朝旨造算学，元未兴工，其试选学官亦未有应格。

窃虑徒有烦费，乞罢修建。”崇宁三年，遂将元丰算学条制修成敕令。五年，罢算学，令附国子监。十一月，从薛昂请，复置算学。大观三年，太常寺考究，以黄帝为先师，自常先、力牧至周王朴以上从祀，凡七十人。四年，以算学生并入太史局。

后入秘书省。宣和二年，并罢官吏。

雍熙元年，改匭院为登闻检院，东延恩匭为崇仁检，南招谏匭为思谏检，西申冤匭为申明检，北通玄匭为招贤检。

太宗时，始置磨勘差遣院，后改为审官院。真宗时，京朝官四年乃得迁。天圣中，方有三年之制，而在外任者不得迁，须至京引对，乃得改秩。明道中，始许外任满岁亦迁。时恭谢天地覃恩，不隔磨勘，有并迁者，于是朝士始多。皇祐明堂覃恩，隔磨勘，人情苦其不均。英宗、神宗即位，因有恭谢之例。

景祐二年十月辛亥，诏曰：“国家分命群官，外厘庶务，每代还于京辇，或寓止于客坊，杂处器卑，颇罹渎慢。稽信书于往载，有朝邸之旧规，爰飭攸居，用昭予眷，宜于京师置朝集院。”

神宗置大理寺。以上府、左右院暨司录狱无以离合讯辩，三司混金穀，视狱不专，诏曰：“稽参故事，宜属理官。”初置大理寺，命李清臣为记，清臣以谓王者立政以诏天下，必辞尚体要，则书为近，乃仿古立言所以导事者，词灏噩奇甚。其载上训之略曰：“五教未训，五法亟下，是曰暴民，治用弗格。

以成上德。”意先教后刑之叙。上曰：“卿言逼近经诰。”

内侍省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内臣冠以省号，初补曰小黄门，迁内侍黄门，迁内侍高班，迁内侍高品，迁内侍殿头，其极为都都知。国朝诸司使止于宣政，真宗以内侍李神福有功，特置宣庆使以宠之。又以刘承圭，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宠之，班在各省使之上。又以秦翰久在边隅，宣力勤荇，特置入内都都知以宠异之。

唐自开元、天宝以后，藩镇屯重兵，皆自贍租赋所入，名曰送使留州，其上供者鲜矣。五代疆境偪蹙，藩镇益强，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。其属三司者

，补大吏以临之，输额之外，颇以入己。太祖历试艰难，周知其弊，及受命，务恢远略，革弊以渐。国初犹循前制，牧守来朝皆有贡奉，以助军实。乾德三年，诏诸州度支经费外，凡金帛悉送阙下，无得占留。时藩镇有缺，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，或以京朝官廷臣监临。凡一路之财，置转运使掌之；一州之财，置通判掌之。为节度、防御、团练留后观察、刺史者，皆不预签书金谷之事。于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。其转运使职位，国初但曰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，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。太平兴国初，皆曰使，两省五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，又置副使判官，又置同勾当转运事。

俄罢诸副使，止置使二员。明年复置副使。真宗每用兵，或令都部署兼都转运使，或提点转运事。及车驾巡狩，置随军转运使，事毕即停。真宗尝曰：“天下物宜，民间利病，惟转运使得以周知，当召见访问外事。”上又尝戒诸路转运使曰：“汝等所至，点检公事固是常职。若州郡相承弊事，但且改正，切勿亟行刑罚，致其滋蔓，害及无辜也。”

景德元年，诏权三司使丁谓等取户税条敕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，删定成农田敕五卷上之。二年，谓等又取唐开元中宇文融请置劝农判官，检校户口田土伪滥等事，且言别置官，虑益

繁扰，而诸州长吏职当劝农，乃请少卿、监、刺史、阁门使以上知州者，并兼管内劝农使；余及同判，并兼劝农事；诸路转运使副，并兼本路劝农使。诏可。劝农事入衔自此始。景德四年正月，诏诸路提点刑狱官为劝农使，使臣为副使，凡农田事悉领焉，置局案铸印以给之。

先是，军巡及马步院判官皆用郡府吏。建隆元年，始诏两京军巡、诸州马步院判官合吏部流内铨择选人，无遗省听减两选补之，始用文吏也。

乾德三年，诏诸州长吏或有烦藉人代判者，即于宾佐中择公干者充，不得更任亲从人。先是，承五代以来，领节旄为郡守者多武人，皆不知书，所至必自置吏，谓之代判，正事一以委之，用权不法。太祖知其弊，罢之。

五代任官，凡曹掾、簿、尉有齷齪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，始注为县令，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。甚者诛求刻剥，秽迹万状，故天下优诿之言，多以长官为笑。而祖宗深嫉贪吏，太祖尝谓左右曰：“晋汉之世，侯、伯恣横，非法掙敛，百姓田蚕所获，未输公税，已入权豪之手，以至县令将至有年，诛求百端，下无所诉。国朝以来，未革其弊。朕每念耕稼之勤，苟非兵食所资，固当尽复其租税尔。”建隆初，始以朝官为知县，其后参用京官，或试衔幕职、三班为之。自是惩五代弊政，尤重亲民之官，民政稍稍修举。凡县事，主簿为之佐，尉掌盗贼杀伤之事。而自五代以来，藩侯补署亲随为诸藩镇副镇都虞候

，同掌惊逦盗窃之事，与县令抗礼。凡公事专达于州县，多缺簿、尉。建隆三年，复置县尉主簿，掌乡村盗贼，其镇将所主，郭内而已。自是稍统于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始禁藩侯不得差亲随，其镇将皆以本州将校为之，县尉专治贼盗，而民始无扰矣。宝五年，县令犹兼岳庙令，尉兼庙丞。太平兴国中，以令录州官

老耄不治者为庙令，判司簿尉老耄者为庙主簿。

文武换官格。中大夫，防御使。中大夫，团练使。中散大夫，刺史。朝议大夫，刺史。奉直大夫，武功大夫、窑刺史。

朝请大夫，武德大夫、窑刺史。朝散大夫，武德大夫、窑刺史。

朝奉大夫，武节大夫、窑刺史。朝请郎，武略大夫。朝散郎，武义大夫。朝奉郎，武义大夫。承议郎，武翼大夫。奉议郎，武节郎。通直郎，武义郎。宣教郎，敦武郎。宣义郎，从义郎。

承事郎，秉义郎。承奉郎，忠训郎。承务郎，忠翊郎。载文臣换右职之制，秘书监换防御使，太卿监换团练使，秘书少监、太常光禄少卿换刺史，少卿监换皇城使、窑刺史，自带职郎中至员外郎换诸司正使并带窑刺史，自带职博士、左右正言、监察御史至太子左右赞善大夫、中舍、洗马换诸司副使，自秘书郎、著作佐郎至判司簿尉换内殿承旨至三班奉职。以所载与《通考》互证，文武之阶悉合。此书于文阶不载中奉大夫，武阶

不载武显大夫、武经大夫、武功郎、武德郎、武显郎、武略郎、

武经郎、武翼郎、修武郎，又武略大夫、武义大夫、武翼大夫不著带窑刺史，当并由传写遗缺。

○勋臣

太祖义社兄弟：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，天平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，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，忠武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中书令、秦王王审琦，忠远军节度使、观察留后刘庆义，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，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，彰德军节度使韩重斌，解州刺史王政忠。\$

○配享

太祖室：赵普、曹彬。太宗室：薛居正、石熙载、潘美。

真宗室：李沆、王旦、李继隆。仁宗室：王曾、吕夷简、曹玮。

●卷十

○宰执拜罢

楚昭辅，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，自右骁卫大将军、判三司副使除检校太保、左骁卫大将军，充枢密使。

柴禹锡，太平兴国七年四月，自如京使除宣徽北院使、副使。雍熙二年，罢为左骁卫将军。

真宗尝幸澶渊，宋湜为枢密副使，扈从遇疾，真宗许其先归，赐以衾褥，且曰：“此朕所常御者，虽故敝，亦足以御道途之寒也。”又遣中使护送之。次澶州，卒。真宗再幸河朔，追悼之，加赠刑部尚书，谥忠定。湜秀颖有器识，又善引重后进云。

咸平二年己亥六月戊午，枢密使兼侍中曹彬卒。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复为枢密使，是年六月卒，居枢府三年。彬性仁恕清谨，逊言恭色，在朝廷未尝抗辞忤旨，亦未尝言人过失。博览强记，善谈论，被服雅同儒者。伐二国，秋毫无所取。位兼将相，不以等威自异。彬归休，闭阁门，无杂宾，保功名，守法度，近代良将，称为第一。

七月己丑，王显枢密使。显自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拜枢密使，淳化二年罢，是年复召拜枢密使。

咸平三年庚子二月癸亥，王显罢枢密使。显再入枢府，逾

半年，从真宗伐契丹，车驾还京，乃以使相罢之。四年五月，显以定州驻泊都部署兼河北诸州水陆计度都转运使。

同日，周莹、王继英并知枢密院事，王旦同知枢密院事。

莹、瀛州人。继英，开封祥符人。旦，字子明，大名人。莹少给事于晋邸，太宗即位，擢签书枢密院事、宣徽院诸房公事，诸房自后不复置云。继英事真宗于藩邸，至是并知枢密院事。

旦少好学，父祐器之，尝手植三槐于庭曰：“吾之后必有为三公者。”真宗即位，旦为翰林学士，尝奏事下殿，真宗目送之，曰：“与朕致治天下，必此人也。”是年，遂有此除。钱若水名能知人，尝见旦，曰：“真宰相器也。”若水为枢密副使，罢，召对苑中，问谁可大用者，若水言：“旦可大用。”真宗曰：“吾固已知之矣。”

韩崇训、马知节并签书枢密院事。崇训自枢密都承旨、四方馆使迁检校太傅，除。知节自枢密都承旨、东上阁门使迁检校太保，除。崇训长厚谦畏，未尝忤物；知节折节读书，至是并拜签书枢密院事。当是时，契丹已盟，中国无为，大臣方言符瑞，知节每不然之，言天下安，不可存去兵忘战之意。景德四年丁未八月庚子，韩崇训罢签书枢密院事，为齐州防御使。

崇训自景德三年二月召除签书枢密院事，是年八月罢，在枢府逾年。崇训



以目疾，累表求罢，从之。

王钦若，大中祥符五年九月，自吏部尚书、知枢密院、监修国史除检校太傅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监修国史，充使。十一月，除检校太尉。七年六月罢，权判都省。

陈尧叟，大中祥符五年九月，自户部尚书、检校太傅、知枢密院、修国史除本官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监修国史，充使。

七年六月，罢。

寇准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，自兵部尚书除检校太尉、同中

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使。八年四月，罢为武胜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四月壬戌，王钦若、陈尧叟并枢相。钦若与尧叟自祥符五年九月并同平章事，充枢密使，后与尧叟同罢，至是复与尧叟并命。

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，寇准罢枢密使。准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充枢密使，至是年四月罢，再任枢密逾年。先是，准恶三司使林特奸邪，数与争忿。上谓王旦等曰：“准年高，屡更事，朕意其必能改前非。今观所为，似更甚于畴昔。”旦等曰：“准好人怀惠，又欲人畏威，皆大臣所当避，而准乃以为己任，此其所短也。非至仁之主，孰能全之”

准之未为枢密也，旦尝得疾，未愈，上命肩舆入禁中，见于偏殿，问曰：“卿今疾亟，万一有不讳，使朕以天下付之谁乎”

旦曰：“知曰莫若君，惟明主择之。”再三问，不对，上曰：“张咏何如”又问：“马亮何如”不对。上曰：“试以意言之。”旦强起举笏曰：“以臣之愚见，莫若寇准。”上恍然有间曰：“准性刚褊，更思其次。”旦曰：“他人，臣所不知也。”

遂辞退。及准为枢密使，中书行事，关送枢密院，碍诏格，准即以闻。上谓旦曰：“中书行事如此，施之四方，奚所则”旦再拜谢曰：“此实臣等过也。”中书吏既坐罚，枢密院吏皇皇告准曰：“中书、枢密院日有相干，旧例，止令诸房改易，不期奏白而使宰相待罪。”既而枢密院有事送中书，碍诏格，吏得之，欣然以呈。旦却送与枢密院白准，准大惭。翌日，谓旦曰：“王同年大度如此耶！”旦不答。旦每对上，必称准之才，而准数短之。一日，上谓旦曰：“卿虽谈其美，彼专道卿恶。”

旦曰：“理固然，臣在相位久，政事缺失必多，准对陛下无所隐，益见其忠直，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”上由是愈贤之。及准自

知当罢，使人私于旦，求为使相，旦大惊曰：“使相安可求也，且吾不受

私请。”准憾之。既而上问旦：“准罢当何官可为”

旦曰：“准年未三十，蒙先帝擢置二府，且有才望。若使相，令处方面，其丰采亦足为朝廷光也。”及制出，准入见，流涕曰：“非陛下知臣，何以至是！”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，准始愧叹，出，语人曰：“王同年器识，非准所可测也。”

七月戊午，王嗣宗罢枢密副使。嗣宗自大中祥符七年七月除枢密副使，至是年七月罢，在枢符逾年。嗣宗表求外郡，故有是命。后上章求退，而犹欲领郡。寇准为相，恶之，即以为左屯卫上将军，致仕，卒年七十八岁，赠侍中，谥景庄。

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，张旻枢密副使。旻，开封人，事真宗于潜邸，及即位，以殿前都虞候从祀东封。是时盛兴宫室，人皆争奉符瑞，丁谓、王钦若主其事，无敢议者，旻毅然谓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。是年正月，遂有此除。

八月甲申，陈尧叟罢枢相。尧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复为同平章事、充枢密使，至是年罢，再执政逾年。久疾求领外任，上遣阁门使杨崇勋至第抚慰，且询其意，尧叟辞意恳确，乃从之。命其子赍告牒，就第赐之，寻命判河阳，月给实俸，岁赐公使钱百万。尧叟力疾求入辞，肩舆至便殿。诏勿拜，赐坐，又作诗饯其行。卒，赠侍中，谥文忠。尧叟伟姿貌强力，奏对明辩，多任智数，久典机密，军马之籍悉能记之。父省华，终左谏议大夫。母冯氏，性严毅。弟尧佐，景祐四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；尧咨，举进士第一，后以儒臣易武守，仕至武信军节度使。

同日，任中正枢密副使。中正字庆之，曹州济阴人。

同日，马知节知枢密院事。曹利用、任中正、周起并同知枢密院事。起字万卿，淄州人。

四月癸卯，马知节罢知枢密院事。知节自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枢密院，是年四月罢，再入枢府凡七月。恩顾极厚，素病足，特许内朝别为一班，省其舞蹈。未几疾甚，赐告，上亲临其第，谓之曰：“久不相见，思卿而来。”病既久，乃罢为节度，留京师，卒，赠侍中，谥正惠。知节慷慨，以武力智谋自喜，又能好书，宾友儒者，所与善必一时豪杰。遇事蹇蹇，未尝有所顾惮，天下至今称其直云。

六月乙未，曹利用知枢密院事。十二月辛卯，曹利用、丁谓并枢密使。时辅臣以郊恩俱进官。故事，尝为宰相而除枢密使，始得迁仆射，乃以谓为检校太尉，兼本官，充使。枢密使旧兼御史大夫，自利用始去之。再入政府一年，至四月，拜相。

同日，任中正、周起并枢密院副使。

天禧四年庚申正月乙丑，曹玮签书枢密院事。玮字宝臣，枢密使彬之子。李继迁扰边，诸将数出无功，太宗问谁可任者，是时彬在枢府，对以玮可任，召知渭州，时年十九。又知秦州，秦州人立碑纪功。有诏褒之，至是遂有此命。

钱惟演枢密副使。

九月，丙辰，周起罢枢密副使，曹玮罢签书枢密院事。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枢密院事，三年十二月，迁枢密副使，是年九月罢，在枢府三年。丁谓用事，逐寇准，而以周起为党，罢知青州，又降太常少卿，知光州。谓得罪，复礼部侍郎、留守南京，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安惠。玮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签书枢密院事，是年九月罢，在枢府一年。寇准谪道州，丁谓恶玮不附己，指为准党，出之。未几，复降为左卫大将军、容州观察使，知莱州。玮自知宿将为谓所忌，恐益为谓中，即日上道，从弱卒十余人，不以弓长矢箠自随。谓败，乃复节度使，卒，赠侍中，谥武穆。治平中，配享仁宗庙庭。玮好读书，通《左

氏春秋》。为将几四十年，未尝败衄，威震西鄙，罟勒斯賚每闻其名，以手加额而东向之。镇天雄，契丹使过，必戒其下，无敢疾驱者。在渭州，始置弓箭手，其所措置后皆为法云。子琮之孙诗，尚鲁、邠国大长公主。琮累官至马军副都指挥使。

张士逊，天禧五年正月，自枢密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除本官副使。

任中正，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，除枢密副使。天禧元年九月，除同知枢密院事。三年十二月，除枢密副使。四年八月，除参知政事，是年六月罢。为执政凡六年，事真宗五年，事仁宗才数月。中正之贬，坐营救丁谓故也。后复礼部尚书，卒。

赠左仆射，谥康懿。弟中师，仁宗时为枢密副使。

张知白，乾兴元年十一月，自翰林学士、尚书右丞除本官副使。天圣三年十二月，拜相。

李昉，靖康元年正月，自正奉大夫、户部尚书除本官同知。

三月，迁尚书右丞。

唐恪，靖康元年正月，自正议大夫、吏部尚书除本官同知。

三月，迁中书侍郎。

种师道，靖康元年正月，自靖难军节度使、检校少保、河东北路制置使除同知，兼京畿河东路宣抚。二月，罢，守本官、中太一宫使。

李纲，靖康元年正月，自尚书右丞兼同知，兼亲征行营使。

二月，罢。三月，复故，兼都提举城壁守御使。四月，迁知院。

许翰，靖康元年三月，自朝散郎、御史中丞除大中大夫、同知。八月，罢

孟忠厚，绍兴十二年某月，自少保、镇潼军节度使判绍兴府，除充使。某月，罢为福建路安抚使。

石熙载，太平兴国四年正月，自枢密直学士、兵部员外郎、

本官签书院事。四月，迁副使。

王沔，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，自枢密直学士除右谏议大夫，签书院事。雍熙元年十二月，除左谏议大夫。三年八月，迁副使。

张齐贤，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，枢密直学士除右谏议大夫，签书院事。雍熙元年十二月，除左谏议大夫。三年七月，罢为给事中。

王守正，端拱元年九月，自内客省使除宣徽北院，签书院事。

张逊，端拱二年七月，自盐铁使除宣徽北院使，签书院事。

淳化二年九月，迁知院。

向敏中，咸平三年正月，以参知政事权发遣。

冯拯，景德元年八月，自给事中、同知院改工部侍郎。签书。二年四月，迁参知政事。

陈尧叟，景德元年八月，自给事中、同知院改工部侍郎。

二年十一月，除刑部侍郎。三年二月，迁知院。

韩崇训，景德三年二月，自枢密都承旨除检校太傅，签书。

四年八月，罢为齐州防御使。

马知节，景德三年二月，自枢密都承旨除检校太保，签书。

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，除检校太傅。四年四月，除宣徽北院使。

五年九月，迁副使。

向敏中，大中祥符七年，以宰相权发遣。

曹玮，天禧四年正月，自华州观察使、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除宣徽北院使，签书。九月，罢为宣徽南院使、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。

王德用，明道二年四月，自侍卫步军副指挥使、福州观察使除检校太保，同签书。十一月，迁副使。

郭逵，治平三年四月，自容州观察使、检校太保除同签书。

九月，安抚陕西。四年正月，加靖难军节度使。四月，还自陕西。九月

，罢为宣徽南院使，判郢州。

曾孝宽，熙宁八年十二月，自龙图阁学士、起居舍人、枢密都承旨除枢密直学士，同签书。元丰元年，丁父忧。

赵瞻，元祐三年四月，自中散大夫、户部侍郎除枢密院直学士、本官签书。四年六月，迁同知院。

王岩叟，元祐六年二月，自龙图阁待制、权开封府除枢密学士，签书。七年五月，罢为端明殿学士，知郑州。

刘奉世，元祐七年五月，自朝请郎、宝文阁待制除枢密直学士，本官签书。绍圣元年五月，罢为端明殿学士，知成德军。

童贯，政和六年二月，自少保、护国军节度使、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签书。五月，除检校少傅、威武节度使，权领院事。

十二月，除检校少师、宁江军节度使，领院事。重和元年八月，除太保、河中节度使。宣和元年八月，除太保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二年十二月，加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三年八月，除太师，封楚国公。四年七月，以太师改豫国公，致仕。

郑居中，宣和二年十二月，自少傅、威武军节度使、中太一宫使权领院事。三年五月，落权字。六年六月，除太保、威胜军节度使、燕国公，致仕。

童贯，宣和四年五月，落致仕，前太师进封徐国公，领院事、陕西河北路宣抚使。七年，封广阳郡王。靖康元年二月，责授左卫上将军，致仕。

蔡攸，宣和六年六月，自少师、安远军节度使、宝篆宫使、侍读、河东北路宣抚使除前少师，领院事。七年，除太保、燕国公。靖康元年，责大中大夫，提举亳州明道宫。

耿南仲，宣和七年二月，自徽猷阁学士、朝散郎、太子詹

事除资政殿学士、签书。靖康元年，迁尚书左丞。

路允迪，靖康元年正月，自朝散郎、兵部尚书除资政殿学士、签书。二月，使河东。建炎元年，罢为资政殿学士，提举南京鸿庆宫。

宇文虚中，靖康元年二月，自资政殿学士、中大夫除本官签书，其月改资政殿学士。四月罢落职。

李回，靖康元年八月，自朝议大夫、御史中丞除延康殿学士、签书。十一月，罢，提举万寿观。

曹辅，靖康元年十一月，自承议郎、御史中丞除延康殿学士、签书。建炎元年五月，卒。

张叔夜，靖康元年闰十一月，自延康殿学士、南道都总管除签书。建炎元

年四月，扈从北狩。

路允迪，建炎三年二月，自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，除本官签书。四月，罢为资政殿学士，提举醴泉观，兼侍读。

吕颐浩，建炎三年，自大中大夫、吏部尚书除资政殿学士、同签书、江淮两浙制置使。四月，拜相。

王渊，建炎三年，自向德军节度使、御营都统制除本镇签书。四月，遇害。

李邴，建炎三年三月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同签书。四月，迁尚书右丞。

郑榘，建炎三年二月，自朝散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。四月，落同字。七月，卒。

滕康，建炎三年五月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朝散郎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七月，除资政殿学士，同权三省、枢密院，从隆祐太后幸洪州。

周望，建炎三年七月，自朝奉大夫、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。九月，宣抚荆、湖、江、浙。十二月，迁同知。

张守，建炎三年七月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。四年四月，迁参知政事。

赵鼎，建炎四年五月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朝奉大夫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十一月，罢，提举洞霄宫。

富直柔，建炎四年十一月，自奉议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。绍兴元年，迁同知。

权邦彦，绍兴二年五月，朝议大夫、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八月，兼权参知政事。三年二月，卒。

徐俯，绍兴三年二月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中大夫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四年五月，罢，提举洞霄宫。

韩肖胄，绍兴三年七月，自中大夫、吏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，充大金军前通问使。四年五月，罢，知温州。

胡松年，绍兴四年七月，自朝奉大夫、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迁罢年月缺。

折彦质，绍兴六年二月，自朝议大夫、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，兼权参知政事。十二月，罢，提举洞霄宫。

韩肖胄，绍兴八年十二月，自端明殿学士、知常州除本职签书，使大金。十年，使还，罢知绍兴府。

王伦，绍兴八年十二月，自龙图阁学士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，其月罢，以本官职留守东京。

楼照，绍兴九年三月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朝奉郎、知制诰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十年六月，丁母忧。

何铸，绍兴十年六月，自御史中丞、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，寻出使。十二年五月，使还。七月，兼权参知政事。八月，罢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程克俊，绍兴十二年，自翰林学士承旨、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，兼权参知政事。十三年二月，罢兼权。七月，罢，

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楼照，绍兴十四年二月，自资政殿学士、知绍兴府移知建康府，过阙，以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四月，罢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李文会，绍兴十四年五月，自奉议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十一月，罢，落职奉议郎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杨愿，绍兴十四年十一月，自通直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十五年，罢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李若谷，绍兴十五年九月，自敷文阁直学士、朝议大夫、枢密都承旨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。十七年正月，迁参知政事。

何若，绍兴十七年正月，自奉议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。三月，罢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

詹大方，绍兴十八年八月，自朝奉郎、工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十一月，卒。

余尧弼，绍兴十八年十一月，自朝散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签书，兼权参知政事。二十年三月，迁参知政事。

巫伋，绍兴二十年三月，自朝奉郎、给事中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二十一年四月，使大金为祈请使。是岁还，仍兼权参知政事。二十二年二月，罢，落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章复，绍兴二十二年四月，自朝散郎、谏议大夫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十月，罢，落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宋朴，绍兴二十二年十月，自奉议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二十三年十月，罢，落职，

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史才，绍兴二十三年十月，自朝奉郎、谏议大夫除端明殿学士、本官签书

兼权参知政事。二十四年六月，罢，落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魏师逊，绍兴二十四年，自奉议郎、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、参知政事。十一月，罢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郑仲熊，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，自承议郎、谏议大夫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。二十五年四月，兼权参知政事。五月，罢，落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汤思退，绍兴二十五年五月，自承议郎、礼部侍郎、直学士院除端明殿学士、朝奉郎、签书兼权参知政事。八月，罢。

蔡懋，宣和六年九月，自朝议大夫、开封尹除中大夫、同知。靖康元年，迁尚书左丞。

叶梦得，字少蕴，苏州吴县人，官至尚书左丞。在镇，以其子模将数千人守马家渡，金人果使叛将郿琼将轻兵来袭，见有备，乃去。时以屯兵众，岁费米八十万斛、钱八百万缗，榷货务所入不足以贍，且命梦得兼总四路漕运。时江淮多难，甚赖之，以劳进观文殿学士。

蔡仲熊，济阳人，好学博闻，执经议论，往往与时宰不合，亦不改操求同，历年方至尚书右丞。当时憾其不遇。

王璠，以尚书右丞为京兆尹。自李谅后，政条隳弛，奸豪浸不戢。璠颇修举政治，有名，进左丞。

王安中，字履道，号初寮道人。宣和中，为翰林学士，迁尚书右丞。安中文学称于时。靖康中，坐累谪象州，馆于谢氏之扶疏堂。又建炎间，贬道州司户，避寇寓临贺，有《和李师中布水寺》诗及《稽古阁墨迹》。

李纲，为尚书右丞，上欲亲征，命纲为东京留守，以李棣

副之。时宇文粹中扈从东幸，纲建议守城，罢亲征。辛未，上登宣德门，亲劳问将士，命李纲、吴敏撰数十语，示金人犯顺，欲危守社，决策固守，各令勉励之意。俾阁下官宣读一句，将士声喏，须臾，六军皆感泣，于是固守之议始决，乃以纲为亲军行营使。二月，罢。后三日，士庶伏阙言纲不当罢，复除尚书右丞，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。

张恂，建炎元年六月，自中大夫、户部尚书除本官同知。

至十一月，迁尚书右丞。

忻州地震，灾异数见。时陈尧佐与王随同在相位，谏官论政事错繆由宰相不得人，尧佐亦先自援汉故事，数上章请行策免。下制曰：“适因灾异，继有奏陈，虑烦宰制之勤，宜锡都俞之命。从优礼”云。

曾布与韩忠彦同辅政，忠彦既罢相，而布亦力请去位，乃有是命。未几



，臣僚论列：“布与宦官阎守勤等相交结，使门人李士京通道京语。暨陛下发挥睿断，斥逐守勤。是时，布在公堂，忽觉惊骇失色曰：‘昨日见李士京来，不言及，今日何遽如此’又闻金山登云门外下鼻唐地尝有谶记，遂讽金山寺僧献其地，又以常住地不可买，遂面欺，乞令润州估价买之。王防献贿于其子纾，纳妾以事之，布亦荐用。朱彦任府界提点日，朝廷便钱往京西，纾与布之婿吴则礼揽客人便钱，所得息钱甚多，彦以此速进。陛下深察其奸，终以必去而不疑，可谓有人主之英断矣。及其既去，则誉以美词，宠以要职，罪状未著，天下惘然。”于是落职，提举亳州明道宫，太平州居住。又责授贺州别驾，衡州安置。二年，又责授廉州司户参军。

兴化军仙游人陈瓘，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，尝以语人曰：“京之精神如此，他日必贵，然矜其禀赋，敢乱太阳，吾恐此人得志，必擅私逞欲，无君自肆矣。”寻居谏省，遂攻

其恶。京闻瓘言，因所亲以自解，且致情恳，而以甘言啖瓘，瓘使答之曰：“杜诗所谓‘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必擒王，’不得自己也。”于是攻之愈力，草四章，将上，会闻隔对不得见，乃悉缴而奏之。其奏曰：“绍圣之初，哲宗之意本无适莫。章惇虽挟功自恣，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。京自成都而来，与其弟卞共毁宣仁，共欺哲宗。京之得售其说自役法始，从大改役法以后，事事无不大改。兄弟同朝，埙箴相和，无有一事不如其意。当此之时，不以所闻神考圣训告于哲宗，至于今日，然后引所自书《实录》以为证验，唱为不经之论，而欲迁神考于西宫，其为矫诬可谓明矣。京以矫诬之笔妄增《实录》之事，以矫诬之舌伪造神考之训，朝廷用矫诬之言而轻改宗庙，信矫诬之说而力沮言者，臣恐自此矫诬之人无复忌惮矣。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，公议汹汹，人不敢言。京当绍圣之初，与其弟卞俱在朝廷，导赞章惇，共作威福。卞则阴为谋画，惇则果断力行，且谋且行者，京也。哲宗笃于继述，一于委任，事无大小，信惇不疑，卞于此时，假继述之说，以主私史；惇于此时，因委任之笃，自明己功；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于神考，以合其弟；又推定策之功，毁蔑宣仁，以合章惇。

惇之矜伐，京为有助；卞之乖惇，京实赞之。当此之时，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，京与惇、卞共怒安民，协力排陷，斥为奸党。

而孙谔、董敦逸、陈次升亦因论京，相继黜逐。哲宗晚得邹浩，不由进拟，置之言路。浩能忘身徇国，京又因其得罪，从而挤毁。是以七年之间五害言者，凡所施行得以自恣，遂使当时之所行，皆为今日之所改。卞之尊绍王氏，知有安石，岂知有神考知有金陵，岂知有京师绝灭史学，一似王衍，重南轻

北，分裂有萌，臣之痛心默忧非一日也。陛下融会南北，去卞不疑，然而京尚未去，人实忧之。兄弟一心，皆为国害，一去一留，

失政刑矣。熙宁之末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纷争以后，天下之士分为两党，神宗患之，于是自安石既退、惠卿既出之后，不复用此两人，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。当时天下之士，初有王党、吕党，而朋党之祸终不及于朝廷者，用此术耳。自京、卞用事以来，牢笼荐引天下之士，处要路、得美官者不下数百千人，其间才智艺能之士、可用之人诚不为少。若京去朝廷，则私门之士数百千人者，皆为朝廷之用矣；京在朝廷，则皆蔡氏之党也。然则消党之术，惟在去京而已。国家内外无事一百四十年矣，至于保养阴邪，必成心腹之患。”瓘又论《哲宗实录》不当止以蔡京兼修。疏奏，上甚感其言，密赐瓘黄金百两。

上谓辅臣曰：“瓘言事极不可得，暂贬亦不久。前日遣人以金百两赐之，瓘受赐，泣下。”布曰：“陛下待遇如此，宜其感泣也。”元符三年十月，京遂以翰林学士承旨出知永兴军，至是，除尚书左丞。京执政凡二月而相。

王黼上章乞骸骨曰：“陛下用臣不为不尽，任臣不为不专。

缘臣薄祜，取戾阴阳，内积忧虞，外伤疲弊。扞心自悼，吊影兴嗟，获戾天人，莫之可逭。倘许尽还印绶，退即里居，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，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，人非鬼责，少缓颠隳，永言此恩，是为终惠。”诏依所乞守本官致仕，应得恩礼朝谒人从等并依蔡京例，仍给节度使俸。从优礼也。黼当国之久，专权稔恶，中外畏之，无敢言者。及是太上皇觉悟，罢其政事，天下称快。

《》 下 (宋) 李攸 著

《》 下 (宋) 李攸 著

## ●卷十一

### ○仪注一

太祖乾德元年，蒋有事于南郊，为坛于城南南薰门外，径五丈，高九尺，四成。帝致斋于便殿，屏荤茹。前一日，上服袞冕，备大驾卤簿，宿斋于青城。上御青城门观奏严。夜设警场，用鼓吹一千二百七十五人。奏严用金钲、大角、大鼓，乐用大小横吹、鼙、箜篌、笛、笙，角手歌《六州》、《十二时》，每更三奏之。

《导引》二首：和调玉烛，睿化著鸿明，缙管一阳生。郊礼盛礼燔柴毕，旋轸凤皇城。森罗仪卫振华缨，载路溢欢声。

皇图大业超前古，垂象泰阶平。岁时丰衍，九土乐升平，当寰海澄清。道高尧、舜垂衣治，日月并文明。《嘉禾》、《甘露》登歌荐，云物焕祥经。兢兢夕惕持谦德，未许祥云、亭。

《六州》：严夜警，铜史漏迟迟。清禁肃，森陛戟，羽卫俨皇闱。角声厉，钲鼓收宜。金管成雅奏，逐次逶迤。荐苍璧，郊祀神祇，属景运纯熙。京坻丰衍，群材乐育，诸侯述职，盛德服蛮夷。殊祥萃，九苞丹凤来仪。为膏露降，和气洽，三秀焕灵芝。鸿猷播，史册相辉。张四维，卜世永固丕基。敷玄化，荡荡无为，合尧、舜文思。混并寰宇，休牛归马，咸偃革，蹈咏庆昌期。

《十二时》：承宝运，驯致隆平，鸿庆被寰瀛。时清俗阜，治定功成，遐迹咏《由庚》。俨郊祀，文物声明。会天正，星拱奉严躔，布羽仪簪纓。宸心虔洁，明德播惟馨。动苍冥，神降享精诚。燔柴半，万乘移天仗，肃銮辂旋衡。千官云拥，群后输诚，玉帛旅明庭。《韶》、《濩》荐，金奏谐声，集体享。

皇泽浹黎庶，普率洽恩荣。仰钦元后，睿圣贯三灵。万邦宁，景贶愈骈臻。

鹵簿使张昭又上言：“准旧仪，銮驾将出宫，入朝，赴南郊宿斋之辰，皆有夜警晨严之制。奏严之设，本缘警备，事理与作乐全殊。况斋宿之夜，千乘万骑宿于仪仗之中，苟无鼓漏之徼巡，何警众多之耳目其宫门、庙门南郊夜警晨严之制，望依旧制施行。”诏从之。

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，太常礼院言：“南郊坛众星位版并刻漏时辰，司天台应奉豫申严办。”从之。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，吏部侍郎陈恕言：“郊坛祭祀，其神位席褥望自今并委逐司长官封送祀所，礼毕，监祭使封还。”从之。

太祖乾德元年，将有事于南郊。司天监新定从祀星辰图上之，中书门下详定祀昊天上帝仪，设皇地祇之位，从祀五方五帝、日月、五星、中官、外官总六百八十七位。有司议请以僖祖升配昊天上帝，太常少卿张昭请以宣祖崇配，诏从之。

乾德元年，将有事于南郊，礼仪使陶穀建议取天文大角、摄提列星之象，作摄提旗及北斗旗、二十八宿旗、十二辰旗、龙墀十三旗、五方神旗、五方凤旗、四渎旗。于时有贡黄鸚鵡、白兔及驯象，又作金鸚鵡、玉兔、驯象旗。帝又诏别造大黄龙

负图旗一、黄龙负图旗一、大神旗六、日旗一、月旗一、君王万岁旗一、天下太平旗一、狮子旗二、金銮旗一、金凤旗一、

五龙旗五，二十一旗皆有架，南郊用之。大黄龙负图旗陈于明

德门前，余二十旗悉立于宿顿宫前，遇朝会册礼，亦皆陈于殿庭。牙门旗，赤质错采为神人象，中道前后各一门，左右道五门，门二旗。金节制，黑漆竿，上施圆盘，周缀红丝拂八层，黄绣龙袋笼之。幢，制如节而五层，韬以袋，绣四神，随方色，朱漆柄。取《曲礼》“行前朱鸟而后玄武，左青龙而右白虎”

之义。绛麾，如幢，止三层，紫罗囊蒙之。黄麾，古有黄、朱、纁三色，所以指麾也。汉鹵簿有前黄麾护驾御史。宋制，绛帛为之，如幡，错采成“黄麾”字，下绣交龙；朱漆竿，金龙首，上垂朱丝小盖。幡，本帜也，貌幡幡然。有告止、传教、信幡，皆绛帛，错采为字，上有朱丝小盖，四角垂罗文佩，系龙头竿上。有错采字下，告止为双凤，传教为双白虎，信幡为双龙。

又有绛引幡，制颇同，此作五色间晕，无字，两角垂佩。鼈为四角小盖，每角垂朱佩，间以朱丝，周缀五色带，绣云龙、孔雀、白鹅，有三色之别，系龙头竿，竿制如戟。王公所给幢，黑漆柄，紫绫袋。节，韬以碧玉。麾，以紫绫袋。余制同。范质与礼官议：“道驾官服裤褶之衣。按裤褶衣，其制度所起，先儒皆无其说。惟《开元杂礼》五品以上通用细绫及罗，六品以下服小绫褶衣，其色随本品绶色。又按诸王朱绶，四采：赤、黄、缥、紺，赤即朱也。以纯朱为地，更次第轻入黄、白、青汁内染之，共为四采，亦谓之朱褶。一品绿綬绶，四采：绿、紫、黄、赤。以绿为地，亦谓之绿綬绶褶。二品、三品紫绶，三采：紫、黄、赤，谓之紫褶。其衣身领袖袂，请依今制。又按令文，武弁，金饰平巾帻，簪导，紫褶白裤，玉梁珠宝钿带，靴，骑马服之。金饰，即金附蝉也。附蝉之数，一品九蝉，二品八蝉，三品七蝉，四品六蝉，五品五蝉。又令文，武弁平巾帻，侍中、中书令、散骑常侍加貂蝉，侍左者右珥，侍右者左珥。又《开元杂礼》导驾官并朱衣，冠履依本品。朱衣，今之

朝服也。然自一品至三品，并用四入之朱为衣，乃协上下之文，异绛纁之色。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，五品以上绯褶，七品以上绿褶，九品以上碧褶，并白大口裤，起梁带，乌皮靴。看详笼巾、笼冠、平巾与武弁大冠，其名虽殊，本是一物。制同而饰别，盖以官品为差，其帻戴在笼冠下。今请造裤褶如今制，其起梁带形制，检寻未获，欲乞以革带代之。”奏可。又令博士检绯紫襴裆制度。按《开元礼》，武臣陪位，大仗加螭蛇襴裆，如袖无身，以覆其膊。从肩领覆臂膊，共一尺二寸。又按《释文玉篇》云，其一当胸，其一当背，谓之两当。今详襴裆之制，其领连所覆膊，其一当左膊，其一当右膊，故

谓之起膊。

今请兼存两说，择而用之。是岁造衲裆，遂用当胸背之制。

乾德元年，将有事于南郊，于是范质上言：“三公祭服，旧皆画升龙，请令礼官检寻故事。按《三礼》，三公毳冕无龙、章，上公衮冕，二品鷩冕。又《周礼》言上公衮冕九旒，以五采绳贯五采珠，旒长九寸，每寸以珠玉瑱。其衣玄色，五章：山、龙、华、虫、火、宗彝画于衣；其裳朱色，四章：藻、粉米、黼、黻绣于裳。又按令文，旒并贯青色珠，青纁，其珠及充纁。今请依令文青色之制。”诏从之，遂改制焉。

淳化四年五月辛卯，合祭天地圜丘，以宣祖、太祖皇帝同配。有司因请孟春祈谷、孟冬神州地祇、季秋大飨明堂请以宣祖配，冬至祀昊天、夏至祀皇地祇、孟夏雩祀请以太祖配，从之。

太宗将南郊，彗星见，宰相赵普召检讨杜镐问之，镐曰：“当祭，日食犹废祭，谪见如此，罢祀不疑”遂从其说。至熙宁五年，将郊而河决，神宗问辅臣曰：“议者以河决、地震，不当郊。”王安石曰：“古者年不顺成，八蜡不通。八蜡小祭，或可以变异废。上帝之祭，乃祭之大者，恐不宜如此。”上亦

以为然。

建隆四年，太常博士和峴奏：“唐以前寅日蜡百神，卯日祭社宫，辰日腊飨宗庙一元定礼，三祭皆于腊辰，以应上德。

圣朝火德，合以戌日为腊，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礼，恐未为宜。”下太常议，而请蜡百神、祀社稷、飨宗庙同用戌腊日。

仁宗庆历四年十月壬辰，太常礼院言：“新修礼仪并据《通礼》，而郊庙旧仪所设樽罍之数，乃与《通礼》不同。南郊配帝位，旧误著樽二、山罍二，今宜如《通礼》牺樽之次，益以象樽二；其下坛午阶之东，旧设象樽二、壶樽二、山罍二，今宜如《通礼》，增山罍为四；每太庙室旧设罍彝一、黄彝著尊二，今宜如《通礼》，用罍彝一、黄彝一、牺樽一、象樽二、山罍二，仍于堂下阶间及设壶樽二、山罍二。”从之。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诏访闻祀天地社稷宗庙，簠簋笾豆祭器多是损壤，收掌不得严洁，令太常礼院相度修整不堪者，别引创造净洁处，置库收盛。

○封禅

帝每道经险峻，必降辇徒步，所司议增侍卫，皆却之。导从者或至疲顿，而帝辞气益壮，侍臣莫不瞻悚。至回马岭，以天门斗绝，给从官横板，选亲从卒，推引而上。卫士皆给钉鞋。

上至御幄，命近臣观玉女泉及古碑。前一夕，山上大风，裂帘幕，迟明未

已，及上之至，天气温和，纤罗不动，祥光瑞云交相辉映。

辛亥，设昊天上帝位于山上圜台，太祖、太宗配帝位于东方，西向，北上侧向，以申祖宗恭事之意。设五方帝、日月、

天皇大帝、北极神座于山下，封祀坛之第一等，青帝于卯陞之北，赤帝于午陞之东，黄帝于午陞之西，白帝于酉陞之南，黑帝于子陞之西，大明于卯陞之南，夜明于酉陞之北，天皇大帝于戌陞之北，北极于丑陞之东。席皆以藁秸，上加席褥。设五星、十二辰、河汉及内官五十四座于第十有二陞之间，各依方面，几席皆内向，其内官、北斗于未陞之东，天一、太一皆在北斗之东，五帝内座在亥陞之西，帝座在卯陞之北。又设二十八宿及中宫一百五十八座于第三等，其二十八宿及大角、摄提、

太微、太子、明堂、轩辕、三台、五车、诸王、月星、织女、

建星、天纪等一十六座，并差在外位前。又设外官一百六座席位于内壝之内，又设众星三百六十座席位于内壝之外，各依方次十有二陞之间，席皆以莞。所司陈宝及嘉瑞等于乐县之北东西厢。玉，昊天上帝以苍璧，青帝以青圭，赤帝以赤璋，白帝以白琥，黑帝以玄璜，黄帝以黄琮，日月以圭璧。币，昊天上帝币以苍，地祇币以黄，配帝币以白，五天帝、日月、内官以下各从其方之色，各长一丈八尺。又方丘玉币，皇地祇以黄琮，其币以黄；神州以两圭有邸，其币以玄；配帝之币以白；封祀

坛内官五十四座、中官一百五十八座、外官一百六座、社坛岳

镇海渎以下一十八座，依南郊随方色用币。正位配位依南郊，各位犊一、羊一、豕一；五方帝每位羊一、豕一；日月神州每位羊一、豕二；从祀七百三十七位，羊、豕每位使肉二段，计使一千四百七十四段。上服袞冕，侍中奏中严，少顷，又奏殿中监进镇圭。皇帝出次，尽屏导卫，减去拂翟，烛笼前导亦彻去。上至幄殿，登歌，乐作，用《高安》之曲。礼仪使引皇帝就褥位，西向，乐止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，拜讫，礼生赞拜，在位群臣皆再拜。次礼仪使引皇帝诣盥洗、乐作，侍中跪取匱盥沃水。皇帝搢圭，盥手，门下侍郎进帨巾，皇帝帨手讫，乐

作，解剑，脱舄如常仪。礼仪使赞引皇帝升幄殿，乐作，降神，用《礼安》之曲。皇帝自午陞升，诣昊天上帝正座前，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，上香，进酒，贡币，俯伏，兴，再拜。中书侍郎读玉册：“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二十四日辛亥，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：臣嗣膺景命，昭事玄穹。昔太祖揖让兴邦，太宗忧勤致治，肃清寰海，混一车书。升中告成，猥延

积庆。元符锡祚，众宝效祥。异域咸怀，丰年屡应。

虔修封祀，祈福黎元。谨以玉帛、牺牲、粢盛、庶品，备兹禋燎，式荐至诚。皇伯考太祖皇帝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

孝皇帝、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配神作

主。尚飨。”次诣太祖皇帝配座前行礼，玉册文：“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，孝子嗣皇帝臣德昌

敢昭告于皇伯考太祖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：恭

以在昔昊穹顾怀，圣神开统，救衰五代，先德后刑，平乱四方，有征无战。荆湘请觐，巴蜀知归，海隅既同，江左亦服。臣猥以孱眇，祇荷庆灵，再炳元符，诞彰休应。封祀乔岳，陟配上玄。虔举典章，敢祈昭格。谨以制币、牺牲、粢盛、庶品，式伸严配，侑神作主。尚飨。”次诣太宗皇帝配座前行礼

，玉册文：“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，孝

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

广孝皇帝：恭以钦明御宇，玄德应天。抚泉、浙之强雄，除并、汾之负固，诞敷景化，聿致太平。仪抑升中，功遵不宰。臣猥承积庆，获荷鸿休。时臻太和，屡惟稔岁，天锡遐祚，再炳元符，纪号名山，永扬徽烈。谨以制币、牺牲、粢盛、庶品，式伸严配，侑神作主。尚飨。”封祀玉牒文：“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，有宋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：运启大同，惟宋受命。太祖开阶，功成治定；太

宗膺图，重熙累盛。粤惟冲人，丕承列圣。一纪于兹，四隩来暨，玄贶殊尤，元符章示。时和年丰，群生咸遂。佥议大封，聿伸昭事。躬陟乔岳，对越上玄。祈福下民，侑神奉先。天禄无疆，灵体允迪，万叶其昌，永保纯锡。

”礼仪使赞引皇帝复褥位，亚献，终献，行事。宰臣以下分祀群神讫。皇帝饮福酒，摄中书令王旦跪称：“天赐皇帝太元神策，周而复始，永绥兆民。”送神。上诣昊天上帝座前封玉匱，太祖、太宗座前封金匱，还立石感南。摄太尉王旦奉玉匱于感中，有司彻饌，燔燎，将作监率工人封石感。毕，礼仪使跪奏：“礼毕。”

前导皇帝归幄殿，佩剑，纳舄，乐作，殿中监跪受镇圭。皇帝至御幄，乐止，司天跪奏：“庆云绕坛，月有黄辉气。”宰臣率从官称贺。即日，还仗奉高宫。壬子，禅祭社首山，如封祀之礼，禅祭皇地祇。玉册文：“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子，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皇地祇；无私垂祐，有宋肇基，命惟天启，庆赖坤仪。太祖神武，威震万宇。

太宗圣文，德绥九土。臣恭膺宝命，纘承丕绪。穹昊降祥，灵符下付。景

祚延鸿，秘文昭著。八表以宁，五兵不试，九谷丰穰，百姓亲比。方輿所资，凉德是愧。溥率同词，缙绅叶议，因以时巡，亦既肆类。躬陈典礼，祇事厚载，致孝祖宗，洁诚严配。以伸大报，聿修明祀，本支百世，黎元受祉。谨以玉帛、牺牲、粢盛、庶品，备兹禋祀，式表至诚。皇伯考太祖启运立

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、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

武大明广孝皇帝配神作主。尚飨。”上至山下，服靴袍，步出大次。侍臣言：“山路险滑，请乘步辇。”上曰：“接神在途，敢不徒行”前夕阴晦，风势劲猛，不能燃烛。及行事，风顿止，天宇澄霁，烛焰凝然不动。封石感讫，紫气蒙坛。法驾还奉高宫，日重轮，五色云见。鼓吹振作，观者塞路，万岁之声震

动山谷。配座金匱，回日，奉置太庙本室。上作《登泰山谢天地述二圣功德铭》。初，王钦若言：“唐高宗、玄宗二碑之东，石壁南丘平峭，欲即崖成碑，以勒圣制。”上曰：“朕之功德，故无所纪。若须撰述，不过谢上天敷佑，叙祖宗盛美。”是日，

幸仁圣天齐王炳灵公庙、岱岳观、王母池、宜福寺、青帝君观、

天贶殿、灵液亭。改上泰山奉高宫曰会真宫，增葺室宇，选道士住持焚修，仍给供具物。放国朝以来天下所献珍禽奇兽，悉纵于山下。

祭丑，御朝觐坛，肆赦“门下：式观邃古，眇覩前王，功成治定之余，时和岁丰之际，三灵孚佑，万宇宅心，则考登封降禫之文，率建显垂鸿之礼。无怀而下，间封祀于崇峦；开元以来，旷讲求于徽典。时更五代，运应千年。当圣祖之开墓，肇平郊垒；暨神宗之制作，益固邦基。升乔岳以未遑，谓冲人之克嗣，肆予纂绍，每务精勤，动经画于永图，庶奉承于先志。

顾惟寡德，素昧王猷，遵奕世之贻谋，承庆灵之远及。属以五兵销偃，四海澄清，良民合归厚之风，嘉谷茂重华之岁。荷洪符之昭锡，示大历以无疆，允叶昌期，实繁灵眷，威蕤绝瑞，觉倍輿情。是用承列圣之垂休，徇众臣之勤请，聿崇大报，躬造神区。文物声明，具陈于法驾；豆笱圭币，悉奉于彝章。紫坛伸严配之仪，玉检视封崇之制。谅三神之降鉴，伊百福以潜臻。辑瑞班朝，率从肆覲，省方问俗，用慰来苏。遵王度以无愆，展国容而有耀。既被纷纶之景贶，宜覃涣汗之洪恩。冀与群生，共膺遐嘏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升中展采，旷古之盛仪；尊祖配天，哲王之洪范。既周旋而集事，谅中外以咸欢。载省眇躬，获成大礼，猥当殊庆，愈励深衷。思广听于嘉谋，贵同裨于缺政。更赖朝廷勋旧、藩辅亲贤、逮诸文武之臣，共立忠勤之效，式扶昌运，永保丕休。”



是日，上有黄气如匹素，五色云如盖，紫气翊仗。是夕，次中牟县。辛丑，过訾村，设幄殿，奉置三陵神主，上靴袍拜哭奠献。是夕晴霁，始就次，苍烟白露赴陵上，俄覆神幄，礼毕乃散，咸以为上哀惨所感。

是日，帝召近臣登延庆亭，南望仙掌，北瞰龙门。自宫至睢上列植嘉树，六师环宿行阙，旌旗帘幕照耀郊次。帝眺览久之。

先是，睢上多风，及行礼，顿止，黄气绕坛，月重轮，众星不见，惟大角光明。

上登鄴丘亭，视汾河、望梁，顾左右曰：“此汉武帝泛楼船处也。”一时之乐，垂于千古。即日还奉祇宫。鼓吹振作，紫气四塞，观者溢路，民有扶老携幼不远千里而至者，咸感泣言曰：“五代以来，此地为战场，今乃获睹天子巡祭，实千载一时之幸。”

赦文。“门下：为人伦之纪律，礼曰天经；著王者之诚明，祀惟大事。凡致恭于畴载，求介福于黎元，已建圜封，是崇方泽。考乾元之设象，配乾健以同符，厚德无疆，柔祇定位。矧高睢之灵境，有前古之严祠，诞集祺祥，荐从禋瘞，登隆祭典，焜耀国容。历五运以下衰，旷六飞之戾止。顾予菲德，叨纂庆基，钦燕翼之贻谋，荷丰融之敷祐。既无文而咸秩，顾坠典以交修。多愧眇冲，获遵盛美，率由勤请，勉徇輿情，慰蒲津伫望之民，奉鄴上亲祠之事。百神幽赞，九服骏奔，嘉瑞必升，灵休允答。遂涓良日，式展鸿仪，务极洗心，以申精意。荐豆筵而惟洁，奠琮帛以斯严，礼乐相资，神祇胥悦。集顾怀之殊贶，契茂育之玄功。是用周览时风，肆覲西后。辑瑞圭而成列，罗琛贡以充庭，和气冲融，颂声洋溢。肇迎嘉庆，适钟神赐之祥；均被华夷，宜广云行之施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戏！庞

洪之庆，既浹于八区；眷佑之灵，普臻于兆庶。更赖宗亲勋旧、文武忠良，罄同德之端诚，赞卜年之景祚，庶期寰宇永洽，纯熙是行。”途中屡有甘泽之应，皆夕降晨霁，从官卫兵无沾濡之患。又农事方兴，耕民欢抃相属。

三月，驻蹕西京，陈尧叟、李宗谔来朝。尧叟奏曰：“臣等供使职日，面奉宸旨：‘今之祀事，皆为蒸民，如不扰人集事，即副朕意。’臣等自经度讫于礼成，凡土木工三百九十余，止役军士。至于辇送刍粮，供亿顿置，亦未尝科率编民。”

上称善久之。始雍熙初，议封禅，特命翰林学士扈蒙、宋白、贾黄中、右散骑常侍徐铉、兵部员外郎张洎、太常丞吕端、殿

中丞韩瑗详定仪注。真宗东封，命翰林学士杜镐、待制陈彭年与礼官同撰

仪注。至是祀汾阴，亦如之。

## ●卷十二

### ○仪注二

国初，因唐与五代之制，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。正衙常参，宰相一人押班。五日起居即崇德、长春二殿，中书门下为班首。

其长春殿常朝，则内侍省都知、押班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，次客省、蘋门使以下，次三班使臣，次内殿当直诸班，次长入祇候、东西班殿侍，次御前忠佐，次殿前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指挥，次驸马都尉，次诸王府僚，次殿前都军使、都头，次皇亲将军以下至殿直，次行门指挥使率行门起居。

如传宣，前殿不坐，即宰相、枢密使、文明殿学士、三司使、翰林、枢

密直学士、中书舍人、三司副使、知起居注、皇城內監庫藏朝

官、诸司使副、内殿崇班、供奉官、侍禁、殿直、翰林医官、

待诏等同班入，次亲王、次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都指挥使，次使相，次节度使，次统军，次两使留后、观察使，次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，次侍卫马军步军使、都头，起居毕，见、谢班入。如御崇德殿，即枢密使以下先就班，俟升坐，宰相、参知政事最后入。日止再拜，朔望及三日假，即枢密使以下皆舞蹈。

建隆三年三月，重定合班仪，升六曹侍郎在给事舍人之上，郎中在补阙之上，员外郎在拾遗之上，节使在六曹侍郎之上、

中书侍郎之下。故事，京兆省官为侍从班，五品押南省四品，六品押南省五品，节使在诸司三品之下，至是改焉。十月，赐文武常参官冬服。累朝止赐将相、翰林学士、诸军大使，至是，太祖曰：“冬服不及百官，甚无谓也。”

故赐之。

乾德元年闰十二月，诏一品致仕官曾带同平章事者，每遇朝会，宜缀中书门下。是时，太子太师致仕侯益等来陪祀，故有是诏。

淳化二年十二月，太宗御文德殿，群臣入阁。礼毕，赐百官廊下飧。唐制，朔望天子御宣政殿，受百官起居，诸司奏事，仗卫如式；敬宗始于紫宸为入阁之仪。五代以来，礼容多缺，至是始复旧。

三年正月，太宗御朝元殿，受贺礼毕，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升殿，群臣上寿。国朝以来，元正、冬至朝贺御正殿，即以退御大明殿，群臣常服上寿，奏教坊乐。至是始约《开元礼》，皆以法服，设宫悬万舞，酒三行而罢。

大宴群臣于广德殿。分设宰相、使相、三师、三公、参知

政事、东宫、三师、仆射、学士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三少、尚书、常侍、宾客、太常、宗正卿、丞、郎、给事、谏、舍、节度、两使留后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、刺史、上将军、都指挥使坐于殿上，文武四品以上、知杂御史、郎中、郎将、禁军都虞候坐于朵殿，余升朝官、诸军头、都头以上、诸蕃进奉使、诸道进奉军将以上分坐于两廊。宰相、使相坐以绣墩；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、花球；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藩墩；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。殿上器用金，余以银。其日，枢密使以下先起居讫，当侍立者升殿。宰相率百官入，宣徽、阁门通唱，致词讫，宰相升殿进酒，各就坐，酒九行。每上举酒，群臣立侍，次宰相，次百官举酒；或传旨命醕，即皆搢笏起饮，再拜。或

上寿朝会，止令满酌，不劝。中饮更衣，赐花有差。宴讫，舞蹈拜谢而出。太平兴国后，止设春宴，雍熙三年后，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、钓鱼于苑中，三馆之职皆预。淳化四年，令京官兼馆职者并预大宴。咸平三年，始备设春秋大宴。五年十二月，诏凡内宴，宗正卿令升殿坐，班次依合班仪。又以翰林学士梁灏请，春秋大宴、小宴、赏花、行幸次为四图，颁下阁门遵守。

天禧四年，从集贤院祖士衡言，大宴将更衣，群臣下殿，然后更衣，更衣后，再坐。则群臣班于殿庭，候上升坐起居，谢赐花，再拜升殿。

初入，面西躬候，通衔位姓名讫，引当殿。赞喝两拜，搢笏舞蹈，三拜，不起，奏圣躬万福，喏，赞又再拜，喝祇候，出。如喝有敕赐酒食，更两拜，搢笏舞蹈，三拜讫，祇候差遣见，引当殿立，躬喝两拜，随拜山呼，奏圣躬万福，喏，喝祇候，平身，立俟。喝谢恩，两拜，随拜山呼。

唐王及善曰：“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”太祖开宝九年，以中外无事，始诏旬假日不坐。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，问圣体而退。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，旬假。是日，太宗犹对辅臣至夕。帝崩，李南阳永熙挽词曰：“朝凭玉几言犹在，夜启金滕事已非。”时称佳作。至真宗朝旬假，辅臣始不入。宝元中，西事方兴，假日视事。庆历初，乃如旧。

诸蕃入朝皇朝之制。西北蕃部及契丹、高丽、东南蛮、西南夷及诸外蕃国来贡者，并对于崇德殿。契丹使捧书函入殿庭，北向，鞠躬。阁门使降受升殿以进，内侍都知受而启之，通事舍人导使者升殿，代其主跪问圣躬。上令内侍都知报问之，皆通事传译。毕，乃降阶西向，通名，起居，舞蹈，赐冠带、器币、鞍勒马。上亲宴其使于内殿。他国使或止就长春殿，皆于殿庭北向，跪奉表函，通事舍人受以进。南蛮、东夷、西南夷、

海外国、西北蕃部对讷，复引对于崇政殿。有善本国歌舞者，令奏之。契丹、高丽、交趾使归，赴内朝奉辞，皆于崇德殿。

其契丹使，召升殿授书。他国书皆有司付之。其赐物有差。真宗景德后，契丹请盟，每使至，遣官为接伴馆伴使、副使，舍于都亭驿，班在上将军之下，宴赐加等。余蕃使分馆诸驿。高丽使至，遣阁门祗候接送，直馆一员馆伴，宴饯亦命近臣。

诸蕃夷奉朝贡四十三国：高丽国、定安、女真、日本、交趾、溪洞诸蛮、南丹州、抚水州、西南蕃、邛部州蛮、黎州山前山后蛮、雅州蛮、风琶蛮、占城、三佛齐、阁婆、勃泥、注辇、蒲端、丹流眉、天竺、大食、于阗、龟兹、高昌、回鹘、吐蕃、党项、西凉府、沙州、达靬、罟勒斯赉、董戩、层檀、勿巡、伊州、宾同陇、甘州、西州、大食罗离慈、大食俞卢和地、大理国、西天大食国。

日本：淳化二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九年，献铜铃磬。景德元年，来朝。大中祥符二年，来朝。熙宁五年，来朝。元丰元年，来朝。

交趾：开宝元年八月，来贡方物。太平兴国二年、五年、七年、八年，来贡方物。雍熙二年，贡方物。三年，贡金器、牙犀。端拱元年，贡方物。淳化元年，贡龙凤椅子、伞握子。

五年，贡方物。至道三年，贡七宝交椅、方物。咸平元年，献驯象。四年，贡驯犀象。景德元年，遣其子明提来贡。四年，遣其弟明昶来贡，乞赐《九经》、佛经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贡驯犀。三年、五年、七年、贡方物。天禧三年，遣弟鹤来贡方物。

熙宁二年、六年，贡方物。元丰元年，贡方物。

溪洞诸蛮：逐年同天节、端午，贡方物。

南丹州：开宝七年，贡银器、马。九年，求赐牌印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贡银。淳化元年，遣其子来贡银。五年，贡方物。

抚水州：咸平四年正月，贡方物。三年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又来朝。天禧元年，贡方物。

西南蕃：乾德四年、五年、六年，贡方物一宝二年，贡方物。八年，贡马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贡方物。五年，贡马。雍熙二年、八年，贡方物。九年，贡马。淳化元年，遣其弟汉兴来朝。三年，贡方物、马。至道元年，贡方物。咸平元年，贡方物。二年、五年，贡马。景德元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贡贺东封马。六年、八年、九年，贡方物。天禧四年，贡方物。

天圣四年，贡方物。康定元年，贡马。熙宁三年，贡方物。六年，四次贡方物。十年，贡方物。

邛部州蛮：开宝二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贡方物。

雍熙二年，贡马。端拱二年，贡御马。淳化二年，贡方物、马。

至道三年，遣其子来朝贺。咸平二年、五年，贡方物。景德二年，贡象牙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贡马。景祐五年，贡方物。

黎州山前山后两林蛮：开宝二年、八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二年、四年，贡马。雍熙二年，贡方物。端拱二年，贡马。

淳化元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贡方物。天禧二年，贡方物。

雅州蛮：太平兴国二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贡马、犁牛。三年，贡方物、马。

风琶蛮：咸平元年，贡马。景德二年，贡犀角、犁牛、青羊。

占城：建隆元年，贡方物。二年，来朝。三年，贡方物。

乾德四年三月、九月，贡方物。五年，贡方物一宝二年，贡驯象牙。四年，贡方物。六年四月，贡方物。七年九月，贡方物。

太平兴国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七年，贡方物。八年，贡驯象。

淳化元年，贡驯犀。三年，贡方物。至道元年、三年，贡方物。

咸平二年，来朝。景德元年、二年、四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七年、八年二月、五月，贡方物。天禧二年，贡方物。天圣八年，贡方物。熙宁元年九月，贡方物。元丰元年，贡方物。

三佛齐：建隆元年、二年、三年三月、十一月，贡方物一宝四年、五年，贡方物。七年，贡象牙。八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五年、八年，贡方物。雍熙二年，贡方物。端拱二年，贡方物。淳化元年，贡方物。咸平六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贡方物。天禧元年，贡方物。天圣六年，贡方物。

阁婆：淳化三年，贡方物。

勃泥：太平兴国二年，贡方物。

注辇：大中祥符八年，贡方物。天禧四年，贡方物。明道二年，贡真珠等。熙宁十年，贡方物。

蒲端：咸平六年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、四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四年，贡方物。

丹流眉：咸平四年，贡方物。

天竺：乾德三年，贡舍利一宝五年，贡舍利。八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贡舍利。五年，贡香药。七年，贡佛顶印。

八年，贡经、犀角。淳化二年，贡舍利。至道元年，贡佛顶骨。

三年，贡梵夹。咸平元年四月，来朝。二年，贡梵夹。四年四月，来朝。七月，贡梵夹、舍利。六年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，贡舍利。二年，贡梵夹、菩提叶。大中祥符三年，贡金刚坐。

四年正月，贡金刚坐。六年，贡梵夹、经、佛骨、舍利。七年，贡梵经。九年二月，贡佛骨、舍利。四月、五月来朝。天禧三年、四年，贡梵经。天圣二年，贡梵经。

大食：开宝元年、四年、六年、七年、八年、九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二年、四年，贡方物。雍熙元年，贡花锦。淳化

五年，贡方物。至道元年，贡龙脑。三年，贡方物。咸平二年闰三月、六月、三年、六年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、二年、四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贡玉圭。九年，贡方物。天禧三年，贡方物。熙宁三年，贡方物。

于阗：建隆二年，贡玉圭。乾德三年，来朝。四年，遣其子德从来朝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贡方物。天圣二年，贡玉圭、玉带、方物。嘉祐八年，贡方物。熙宁四年、六年、十年，贡方物。元丰元年，贡方物。

龟兹：太平兴国九年，贡方物。咸平四年，贡玉、马。六年六月十一日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五月、六月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三年，贡乳香。六年，贡方物。天禧元年，贡玉、马、香药。四年，贡大尾白羊。天圣二年，贡橐驼、马、玉。三年、七年、九年，贡方物。景祐四年，贡方物。熙宁五年，贡方物。

高昌：建隆三年，贡方物。乾德三年，贡佛牙、琉璃器。

太平兴国六年、八年、九年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，贡玉、马等。

回鹘：建隆二年、三年，贡方物。乾德二年，贡方物。三年四月，贡马、驼。十二月，贡马、玉一宝三年，贡驼、马。

太平兴国五年，贡方物。雍熙四年，贡鍮石。至道二年，贡方物。咸平元年、三年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九月，贡方物。闰九月，贡战马。四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四月，来朝。三年、四年，贡方物。五年五月、八月，贡宝货、橐驼、马。六年，贡御马。八年十一月，贡方物。九年十二月，贡马、玉。天禧二年、四年三月、十二月，贡方物。天圣元年、二年、三年，贡方物、马。熙宁七年，贡方物。

吐蕃：建隆二年，贡橐驼、马。三年，献伏羌地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贡马。九年，贡羊、马。淳化二年，献山林田亩。五年，贡马。咸平三年，贡牦牛。六年，贡马。景德元年，贡马。

又三月，来朝。三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、三年、五年，贡马。八年二月，贡马。十月，贡方物。九年三月，贡马。四月，来朝。天圣二年，贡马。

党项：建隆二年，来朝。淳化四年三月、十二月，来贡马。

五年，遣其子朝贡。至道三年，贡马。咸平元年三月、十月，来朝。七月，贡马。二年，来朝贡。四年，贡马。五年四月、十二月，来朝贡。六年，贡马。景德二年，贡马。三年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二年四月，贡方物。

西凉府：淳化二年，贡方物。五年，贡马。至道元年、二年，贡马。咸平元年，贡马二千匹。五年，贡马五千匹。十二月，贡方物。六年四月，贡方物。八月，贡马。景德元年，贡六谷马三千匹。二年四月，贡马。三年五月，贡方物。六月、十二月，又贡马。四年五月，来朝。十二月，贡方物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贡马。二年二月，贡方物。十一月，贡马。四年三月、十月，贡方物。五年，其子来贡马。七年四月、十一月，贡方物。八年五月、十月，贡马，来朝。天圣四年，贡马。

沙州：建隆二年，贡玉鞍。太平兴国五年三月，贡玉圭。

八年，贡方物。淳化二年，贡良玉、舍利。至道元年三月、五月，贡方物。咸平二年，贡玉团。五年，贡方物。景德元年，贡玉、马。四年，贡玉印。天圣元年，贡乳香。皇祐三年，贡方物。

达靺：乾德四年，贡方物一宝二年，贡方物。太平兴国六年、八年，贡方物。

罟勒斯賚：大中祥符八年、九年，来贡马。天禧三年，贡马。景祐四年，贡方物。宝元二年，贡方物。庆历四年、六年、七年，贡方物。皇祐元年，贡方物。至和元年，贡方物。嘉祐三年、四年，贡方物。治平元年，贡方物。

董戩：熙宁三年、十年，贡方物。元丰二年，贡方物。

层檀：熙宁四年，贡方物。

勿巡：大中祥符四年，贡方物。熙宁五年，贡方物。

宾同陇：至道二年，贡方物。

甘州：天圣三年，贡方物。

西州：皇祐二年，来朝。

大食 婆离慈：熙宁三年，贡方物。

大食俞卢和地：熙宁六年，贡方物。

西天大食国：熙宁六年，来朝。

大理国：熙宁九年，贡马。

### ●卷十三

#### ○仪注三

凡勘箭，皆左右金吾仗司主之。箭筈长二尺五寸，雕羽，金螯筈，输石镞，阔二寸，方斜形如匕。二箭合镞，有凿柄，为雄雌体，箭藏内中。一为辟仗箭，藏本司，皆韬以绛罗销金囊。每车驾至门，阁门使持鹞箭赞云：“勘箭官来前。”勘箭官称喏，跪受箭，以左右箭相合，奏云：“内外箭勘同。”阁门使承制云：“准敕行勘。”勘箭官称：“军将门仗官前来。”

军将门仗官二十八人齐声喏，勘箭官言：“呈箭。”又声喏”

箭官云：“某年月日，皇帝宿斋于某殿。某日，具天仗，迎銮驾出入某门，诣某所。”行体，内出雄鹞箭一，外进辟仗箭一，准敕符，左右金吾仗行勘”箭官称合不合，和箭门仗官皆称合，如此再问对。又问同不同，和箭门仗皆称同。如此再问对，勘箭官乃伏奏云：“左右金吾列驾仗，勾尽都知具官臣姓名，对御勘同。”其雄鹞箭谨奉阁门使，进入诸司。准式，勘箭官即起居，三呼万岁，开门进辂。凡宣德门出，左仗主之；景灵宫入，右仗主之；太庙入，左仗主之；南薰门入，则勘，出则否。

许立家庙，已赐门戟者，仍给官地修建。

册公主仪制。太常礼院上封册究国公主仪注。前一日，有司设册使等幕次于内东门外，设内命妇次于公主受册印本位门

之外，又设公主受册印本位于庭阶下北向，又设册使位于内东门、副使及内给事于其南差退并东向北上，又设册印案于册使之前南向，又设内给事位于册使北南向。其日，自文德殿奉册印将至内东门，内给事诣本位，请公主服首饰、褙翟。册印至内东门外褥位置讫，捧册官少退，内臣引内命妇俱入就位，礼直官引册使、副使等俱就东向位立定，内给事进就南向位。通事舍人、博士引册使就内给事前东向，称“册使某、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册印”，退复位，内给事入诣所设受册印本位公主前，言讫退。内给事进诣册使前，面西，册使前跪以册印授，内给事亦跪以授内谒者，及主当内臣等持册印入内东门，内给事从本位庭中，内给事赞公主降诣庭中，北向位立定，跪取册，兴，立于公主之右，少前西向。内给事立于公主之左，少前东向。

又内给事称“有制”，内给事赞公主再拜，讫，内给事捧册跪授公主。公主受以授内给事，内给事捧印授公主，如捧册之仪。



内给事赞公主再拜，前引公主升位。以次内臣引内命妇贺，内给事赞言：“礼毕。”内命妇退。遂引公主谢皇帝、皇后，一用内中之仪。

太常礼院言：“古者，结婚始用行人，告以夫家采择之意，谓之纳采；问女之名，归卜夫庙，卜而获吉，以告女家，谓之问名、纳吉。今选尚一出朝廷，不待纳采；又公主封爵已行诞告，不待问名而卜之。若纳吉成则既有进财，请期则有司择日。

宜稍依五礼之名，存其物数，俾知古者婚姻之事至重。而夫妇之际有严如此，则亦不忘古礼之义也。欲自公主出降日，令李玮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雁、帛、玉、马等物，陈于内东门外，以授内谒者，进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，其马即不入。”从之。

太平兴国五年，令有司详定打球仪。三月，会鞠于大明殿，用其仪。有司于球场东西树双木为球门，高丈余，首刻金龙，

下施石莲花座，加以彩绘。左右分朋主之，以承旨二人守门，内臣十二人持小红旗唱筹，御龙官衣锦绣服持哥舒棒，以周卫球场。殿阶下，东西设日月旗。教坊设《龟兹部》鼓乐于两厢，鼓各以五。又于两球门旗下别各设五门，豫定分朋状取裁。亲

王、近臣、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、钱俶、刘继元、

驸马都尉、诸司使副、供奉官、殿直悉预。其两朋官，皇帝及节度使以下服异色绣衣，左朋黄襴，右朋紫襴；打球供奉官，左朋服紫绣，右朋服绯绣，乌皮靴，冠以花插脚折上巾。天厩院择马之驯习者，并供鞍勒。上自禁中乘马出，教坊大合《凉州曲》，诸司使以下前导，从臣奉迎。上降马，御殿，群臣谢宣召，以次上马，马皆结尾，分朋乘马自两厢入，序立于西厢。

上乘马当庭西南驻。内侍发金合，出朱漆球，掷于御前。通事舍人奏云：“御朋打东门。”上遂击球，教坊作乐奏鼓。球既度，飏旗，叩钲，止鼓。上回马，从臣奉觞上寿，贡物以贺。

赐以酒，即列拜，饮毕上马。上再击球，命诸王、大臣驰马争击。旗下擂鼓。将及门，逐厢急鼓。球度，杀鼓三通。设绣旗二十四于球门两旁，又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。每朋得筹，即取旗一立架上以记之。上得筹，乐少止，从官呼万岁。群臣得筹即唱好，得筹者下马称谢。凡三筹毕，乃御殿召从臣饮。又有步击及跨驴骡击者，时令供奉分朋戏于御前以为乐。后以打球驴骡务名不经，改为击鞠院，军中之戏也。

英宗葬永厚陵。英宗梓宫至永厚陵，馆于席屋。从韩公下视，宫有正殿，置龙輶，后置御座；影殿置御容，东幄卧神帛，后置御衣数事。斋殿旁皆守

陵宫人所居。其东有浣濯院，有南厨。厨南，陵使廨舍，殿西，副使廨舍。都知石全育为陵使。

灵驾至，仪仗转趣园西殿中，仪仗前导御容大升舆、御龙輶、御前殿车辂各就幕屋。方相、仪椁、漆梓宫等置于莹外，各有

方位，司天监处之。兵士各执仪仗，分屯巩县、偃师，承安命使臣董之。陵北有枯河，河北原合抱三陵，在青龙山下。其西白虎涧。青龙山西即太室也。少室西，俗谓之冠子山。陵前阔角，谓之鹊台门，侧台曰乳台。陵台三层，高五十三尺。上宫方百五十步，卷四重，共高八尺，灰木者二重，石椁高一丈。

其凿长一丈二尺，深阔七尺，盖条石各长一丈、阔二尺，十四板。皇堂方三丈，深二丈三尺；麓巷长八十三尺，深阔一丈八尺。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，隧道长四百七十尺，石人物六十事。

韩公曰：“力士所得直及赐予，人不过七缗而已。”癸酉黎明，设遣奠于幄殿，有牲牢、祝文，余皆如朝临礼。昌王及五使皆吉服、金带，导龙輶，降隧道，抵木阶。梓宫升石椁西首，御夷床，下不及地尺而止。巳时一刻，乃下。置珠网花结于上，布方木及盖条石，及设御座于盖下，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，别置五星、十二辰及祖思、祖明尊位于四壁，又设衣冠、剑佩、笔砚、弧矢、甲冑凡平生玩好之物，又设缙帛、缙钱，然后设册宝。乃然漆灯，闭柏门，置逍遥于麓巷，阖石门，缺其闕之中央，留人于内，搯据毕，铺匐而出，锁其门，投钥于内。司徒复土九锸，立石柱于中央，萦以铁索。乃以都护排防，累石以塞门，实隧以土。五使乃易凶服，设掩皇堂祭于隧外，哭，又于陵哭。人易吉服、黑带，俟浴虞主毕，奏请降舆，升辂，即下宫。又奏进发，五使前步导至下宫，奏降辂，升舆，设第一虞哭。乙酉未明，百官序立集英殿下，上自东南来，登殿，哭奠，拜，降就幄。宗正卿告迁酌献毕，虞主乘腰舆出两府，前导。上步从，至宣德门，乘玉辂，上北面再拜，辞。是日早，太祝浴栗主于庙门西幄，王禹玉题之，辂及庙门，百官拜迎于门外，虞主御腰舆，入就幄。辰时，百官又立于殿庭，内臣以腰舆迎栗主，置于中庭之褥子，又于褥西北面俯伏兴，称英宗

宪文宪武宣孝皇帝，祔庙。内臣奉主于腰舆，升自阼阶，诣真宗室，祔坐于东壁下。少顷，诣本席褥位，公卿以下行礼奏乐，如时享之仪。毕，以腰舆奉桑主，埋于席北，百官入慰。乙酉，祔英宗于太庙。

太宗诏“天下前后诏敕，并听于敕书楼著以籍，受代日交相付，仍于印纸

历及南曹历内批书。”

凡公家文书谓之稿，中书谓之草，枢密院谓之底，三司谓之检。今秘府有梁朝宣底，即贞明中崇政院书也。检即州县通称焉。

理宗用黄封柬板，或以牙作，号御槩。

至和元年，诏中书提点五房公事虽无出身，亦听佩鱼。旧制，自选人入为堂后，转至五房提点，始得佩鱼。提点五房吕惟和非选人入授司天监五官正，求佩鱼，特许之。

真宗、仁宗两朝禁销金、缕金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，后苑匠为民造销金，开封府奏罪当笞，帝以不足惩诫，刺面配中靖。

仁宗性节俭，不喜华侈，尤惜财用。景祐二年五月九日，谓近臣曰：“访闻市肆以缕金为妇人首饰冠子及梳等，潜将货卖，况先朝已有制条禁销金之作。今缕金之用，耗蠹奢侈，与销金无异，须议行断绝。”宰臣对以法严则令行，乃下诏曰：“币器之兴，金镒为重，理财艺贡，邦用赖焉。洪惟先朝，深鉴治本，特严涂铄之禁，以杜奢僭之萌。而宵人末工，放利矜巧，深冒旧防，糜坏至宝。崇华首服，交相贸鬻，阴长奇邪，官司因循，曾未呵谪。宜申布于前令，俾大革其非心，倘或弗悛，罔有攸赦，敦风远罪，当称朕怀。检会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二年二月编敕，除大礼法物，上从中禁，下暨庶邦，但系衣服装着之类、土木玩好之物，并不得以金为饰，如违，并科违

制之罪。其臣僚之家，罪在家长；皇亲宫宅，只坐勾当使臣并附马都尉。其充业匠人不得辄便造作，罪当行处斩。如官司并邻人不觉察造作者，亦当勘罪重断，仍许人告，得实支赏钱一百贯文。”至庆历二年，又以销金等物未尽禁止，又下诏曰：“朕钦遵圣猷，精求政治，务菲躬而图俭，庶率己以先民。眷乃良金，时为上币。何兹流俗，未穆醇风，侈丽相夸，蠹弊滋广，销蕪珍宝，变尚服装，增效鱼龙之文，颇奸輿辇之制。浸逾法度，遂益僭差。顷在先朝，累颁深诏，爰重禁防之格，乃开购告之涂。肆朕纂承，亦尝申饬，如闻近岁，违冒犹多，俾条举于旧章，冀懋成于敦化，必驱众正。宜自近初，上从宫掖之严，下暨臣民之伍，均行屏绝，用一等伦。除大礼各有旧制依前行用，内庭自中宫以下，并不得销金、贴金、缕金、间金、蹙金、解金、陷金、明金、泥金、榜金、背金、阑金、蒙金等，但系装着衣服，并不得以金为饰。其外廷臣庶之家，不以有官无官封邑，并皆禁断。宜令宰司申明前后条贯指挥。”皇祐三年，殿中侍御史张泽行奏曰：“臣闻真宗朝已有衣明金、销金，一禁之后，无有犯者。其故何也盖闻先自宫中禁断，然后知禁令必行，无敢犯之者。如闻京师近年颇不禁绝，此坏乱先帝旧法，又违陛下崇俭崇孝之德。夫先帝发一

号，出一令，岂徒然哉盖欲后世师其俭也。况陛下动作皆法先训，遂致治平，而世俗敢此冒禁者，风俗侈靡使然也。惟陛下可以裁之抑之。无知之民，从其所好。如允臣所言，亦乞先自宫中禁断，仍检会旧敕，如有犯者，并从违制定断。其工匠人仍乞处斩，所贵知悉。”上语辅臣，令举行前后诏书，严行禁止，自是销金之弊遂止。

禁止奢僭制度。仁宗景祐三年，诏曰：“俭守则固，约失则鲜，典籍之格训也。贵不逼下，贱不拟上，臣庶之定分也。

如闻鞶鞶之间，士民之众罔遵矩度，争尚僭奢，服玩纤华务极

珠金之饰，室居宏丽交穷土木之工，倘惩诫之弗严，恐因循而滋甚，况历代之制，甲令备存，宜命攸司参为令式，庶几成俗，靡蹈非彝。其令两制与太常礼院同详定制度以闻。”及群臣议上，因诏：“天下士庶之家，凡屋宇非邸店、楼阁临街市之处，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；非品官毋得起门屋；非宫室、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漆梁柱窗牖、雕镂柱础。凡器用毋得表里用朱漆、金漆，下毋得衬朱。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、戚里之家，毋得用棱器，其用银棱者毋得镀金。玳瑁酒食之器，非宫禁毋得用。纯金之器若经赐者，听用之。凡命妇许以金为首饰，及为小儿铃镯用，余以为钗簪、钏缠、珥环者，听之；仍毋得为牙鱼、飞鱼、奇巧飞动若龙形者。其用银仍毋得镀金。非命妇之家，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、衣服，及项珠、缨珞、耳坠、头髻、抹子之类。凡帐幔、复壁、承尘、柱衣、额道、架帕、帘、床裙，毋得用纯锦遍绣。宗室戚里茶担子并食合，毋得以绯红盖覆。豪贵之族所乘坐车子，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，若有黑漆而间以五彩者，听之。民间毋得乘担子，及以银骨钗朵、水罐子引喝随行。其用兜子，所舁毋得过二人。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带，旧经赐者听之。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闹装银鞍。其乘金涂银装条子、促结鞍辔，自文武升朝官及内职禁军指挥使、诸班押厢军都虞候、防团副使以上，听之，仍无得以蓝黄为条、白皮为鞵辔。民庶只许以毡皮绳绸为鞵。京官为通判以上职任者，许权依升朝官例。违者，物主、工匠并以违制论，工匠仍刺配他州。有陈告者，赏钱五万。其过百日而不变更者，坐之。

宜令宣徽院、御史台、阁门、左右金吾卫司、开封府觉察以闻。”

禁止铺翠销金等服饰。太上皇帝绍兴二十七年，手诏：“朕惟崇尚俭素，实帝王之先务，祖宗之盛德。比年以来，中外

服饰过为侈靡，虽累行禁止，终未尽革。朕躬行敦朴，以先天下。近外国所贡翠羽六百余只，可令焚之通衢，以示百姓行法当自近始。自今后宫中首饰

、衣服并不许铺翠销金，如犯此禁，重置于法。仰干办内东门司官常切觉察，不得有违。若失觉察，以违制论。其中外士庶令有司严立禁法，贵近之家尤宜遵守，如有违犯，必无容贷。故兹诏谕，各宜知悉。”

## ●卷十四

### ○科目

进士之举，惟本朝尤盛，而沿革不一。一宝六年，因徐士廉伐鼓诉讼，太祖御讲武殿覆试。覆试自此始。赐诗，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。分甲，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。赐袍、笏，自大中祥符中姚晔榜始。锡宴，自吕蒙正榜始。赐同出身，自王世则榜始。赐别科出身，自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始。唱名，自雍熙二年梁灏榜始。封弥、誊录、覆考、编排，皆始于景德、祥符之间。蔡齐，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第一，真宗临轩，见其举止端重，顾谓宰相寇准曰：“得人矣。”特诏金吾给驺从，使传呼道上。因以为例。

开宝六年，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，放进士及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。下第进士徐士廉自陈屈抑，即诏贡部以入等进士并终场经学人并亲覆于殿廷，内出《未明求衣》赋、《悬爵待士》诗，进士宋准等一百二十七人并放及第。昉所放，退落者十人，责授昉太常寺卿。御试举人，自此始也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贡士万二千人，真宗自择太子少保晁迥知贡举。

仁宗庆历二年，诏罢殿试。时臣僚言：“国家沿隋、唐之制，设进士科，取采贤俊，虽至公之道过于前代，而得人之实

或所未至。盖自咸平、景德后，条约渐密，然省试有三长，殿试有三短。省试主文者四五人，皆两制辞学之臣；又选馆阁官数人，以助考校；复有监守、巡察、糊名、誊录。上下相警，不能容毫厘之私，一长也。又引试凡三日，诗赋可以见辞艺，策论可以见才识。四方之士，得以尽其所蕴，二长也。又贡院凡两月余日研究差次，必穷功悉力，然后奏号，三长也。殿试考校之官多不精慎，一短也。一日试诗赋论三题，不能尽人之才，二短也。考校不过十日，不暇研究差次，三短也。或云：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，殿试唱第则恩出主上，是忘取士之实而务收恩之名也。历代取士，悉委有司，独后汉文吏课笺奏而上之端门，亦未闻天子亲试也。至唐武后载初之年，始有殿试，此安足法哉。往时未有糊名、誊录之制，主文者尚可专取舍，今既无以容其私，则殿试未见所长。请自今南省放榜，必恐恩归有司，则宜如天圣二年贡举先令，考定高下，以混榜引于殿廷，然后赐第，则与殿试无异矣。”因降是诏。

韩忠献公、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。是时，王德用带平章事。

例当谢，自谦空疏。德用曰：“亦曾见程文，诚空疏，少年更宜学问。”二公大不堪，景文至曰：“吾属见一老衙官，是纳诲也。”后二公俱大名，德用已卒，忠献谓景文曰：“王公虽武人，尚有前辈激励、成就后学之意。”

### ○乐律

太祖乾德元年，将有事于南郊，翰林学士窦俨撰定乐章：降神用《高安》，皇帝行礼用《隆安》，奠玉币用《嘉安》，奉俎用《丰安》，酌献、饮福并用《禧安》，亚献、终献并用

《正安》，送神用《高安》之曲。

治平二年，礼官李育言：“《开宝通礼》载圜丘、宗庙，太乐令率二舞工人就位，文舞陈于县北，武舞立于县南。今郊、庙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，方行礼时，文舞既罢，乃舍羽龠，执干戚，以为武舞。窃惟天子亲执圭币以事天地祖考，可谓极严恭矣。而舞者纷然旁午纵横于下，进退取舍蹙迫如此，非所以称严恭之意也。”上曰：“自今郊、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，以备八佾。”自是二舞之数全矣。

崇宁四年九月，蔡京用魏汉津，铸九鼎，作《大晟》乐。

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，以帝年二十四，当四六之数，取帝中指，以为黄钟之寸，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。汉津本剩员兵士，为范镇虞候，见其制作，略取之，而京又使刘曷缘饰之。尝考刘曷《大晟乐论》云：五季灭裂之余，乐音散亡。周世宗观乐悬，问工人不能答，乃命王朴审定制度。其规模鄙陋，声音焦急，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微。盖焦急之音适与时应。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，乃诏和岷减下一律。仁祖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，取京县黍累尺成律，审其声，犹高，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四律。然太府尺乃隋尺也，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，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。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，乃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实下旧制三律，然照卒莫之辨。于是议者纷然，遂废不用。皇祐中，命阮逸、胡瑗参定，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。

逸、瑗减下一律，三年而乐成。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，钟声弇郁震掉，不和滋甚，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。神考肇新宪度，将作礼乐，以文治功。元丰中，采杨杰之论，驿召范镇、刘几与杰参议，下王朴乐二律，用仁祖所制编钟，稽考古制，是正缺失，焕然详明，复出前世焉。然诸儒之议，互有异同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。虽粗能减定，而其律皆本于王朴，未有能超然自

得，以圣王为师者也。魏汉津居西蜀，师事李良，授鼎乐之法。

良惟以黄帝后夔为法，余代皆有所去取。皇祐中，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，既至，黍律已成，阮逸始非其说，汉津不得伸其所学。后逸之乐不用，乃退与汉津议指尺，作书二篇，叙述指法。其书行于世。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，乐工惮改作，皆不主其说。逮崇宁初，上以英明濬哲之姿，慨然远览，将稽帝王之制，而自成一代之治。乃诏宰臣置僚属，令讲议大政。顾惟大乐之制，讹谬残缺甚矣。太常以乐器敝坏，遂择诸家可用者。

琴瑟制度参差不同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，每大合乐，声韵淆杂，而皆失之太高。箏、筑、阮，秦、晋之乐也，乃列于琴、瑟之间；熊罴案，梁、隋之制也，乃设于宫架之外。笙不用匏，舞不象成，曲不协谱。乐工率农夫、市贾，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、闾阎之中，教习无成，懵不知音。议乐之臣以《乐经》散亡，无所据依；秦、汉之后，诸儒自相非议，不足取法。乃博求异人，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。高世之举，适契圣心。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，三三为九，而黄钟之律成焉。汉津得之于师曰：“人君代天理物，其所禀赋必与众异，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，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，惟三八之数为正，得太簇之律。”今请指之年，适与时应，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，迁就其数，旷岁月而不能决。今得指法，裁而为管，尺律之定曾不崇朝。其声中正平和，清不至高，浊不至下，焦急之声一朝顿革，闻者无不欢忻，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。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，乐成，诏罢旧乐，赐新乐名曰《大晟》。明年冬，致祠于帝鼐殿，有甘露自龙角鬣下降。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，备三献九奏，以祇谢景贶。曲再作，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。

后再习乐，群鹤屡至。黄帝大合乐，有玄鹤六舞于前，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。《传》曰：“不见其形，当察其影。”世

之知音者鲜矣，而羽物之祥，可卜其声和也。盖声音之和，上系人君之寿考，下应化日之舒长。焦急之声，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。昔李熙欲下其律，乃曰：“异日听吾乐，当令人物舒长。”熙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，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。自艺祖御极，知乐之声高，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，盖奕世修德，和气薰蒸，一代之乐，理若有待。寿考舒长之应，岂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，崇政殿奏新乐，诏曰：“道形而下，先王体之，协于度数，播于声诗。其乐与天地同流，雅、颂不作久矣。朕嗣承令绪，荷天降康，四海泰定，年谷顺成。南至夜郎牂牁，西逾积石青海，罔不率俾。礼乐之兴，百年于此

。然去圣逾远，遗声复存。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，获《英莖》之器于受命之邦。适时之宜，以身为度，铸鼎以起律，因律以制器，按协于庭，八音

克谐。盖祖宗积累之休，上帝克相，岂朕之德哉！昔尧有《大章》，舜有《大韶》，三代之王亦各异名。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，宜赐名曰《大晟》。朕将荐郊庙，享鬼神，和万邦，与天下共之，岂不美欤其旧乐勿用。”

《实录》不载诏旨，〔此处文字疑有脱漏〕亦不载，《本纪》于辛卯日书“赐新乐名《大晟》，置府建官。”辛卯，大理卿曹调、少卿李孝称、中书舍人张阁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，上谓阁曰：“昨日新乐如何”阁对曰：“昨日所按《大晟》乐，非特八音克谐，尽善尽美，至于乐，莫不皆应古制。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，与箫韶九成、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，闻此和声，但同鸟兽跕舞而已。”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士、差官奏告永昭、永厚陵，上曰：“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。”

阁对曰：“牂牁夜郎接连南陆，最为荒远，所谓上仁所不化者。

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，举国内属，非陛下文德诞敷，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，在天之灵亦当顾享。”次光凝奏云：“昨日按新

乐，臣忝侍从之末，得遇荣观，不胜幸甚。”上曰：“八音甚谐。”光凝曰：“此圣德所致，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。至如陛下收复青唐，赵怀德归顺，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，今正功成作乐之时。”上曰：“尽出谄谋。”光凝曰：“神考厉精庶政，今陛下收其成效，若非陛下善继善述，何以致此”九月乙未朔，以九鼎成，御大庆殿受贺，始用新乐。

大观四年八月丁卯，御制《大晟乐记》云：“在艺祖时，常诏和岷；在仁宗时，常诏李照、阮逸；在神考时，常诏范镇、刘几。然老师俗儒末学昧陋，不达其原，曾不足以奉承万一，以迄于今。朕仰继先烈，推而明之。盖古之作乐者，事与时并，名与功偕，制作各不同。故文王作周，大勋未集，则虞业之声不可行于武成之后；武王嗣武，卒其功伐，则大武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。周虽旧邦，乐名三易。朕承累圣之谋，述而作之，有在乎是。然奋乎百世之下，以追千古之绪，遗风余烈莫有存者。夙夜以思，赖天之灵，祖宗之休，李良之弟子，出于卒伍之贱，献黄帝后夔正声、中声之法；宋成公之《英莖》，出于受命之邦，得其制作、范模之度，协于朕志。

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，近取诸身，以指为寸，以寸生尺，以尺定律，而乐出焉。爰命有司，庀徒鳩工，一年制器，三年乐成，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备。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，按奏于崇政殿庭，八音克谐，不相夺伦。越九月朔，百僚朝大庆殿称庆，乐九成，羽物为之应，有鹤十只飞鸣其上。乃赐名曰《大晟》，置府建官，以司掌之。明年冬，备三献九奏，奉祠鼎、鼐，复有双鹤来仪。自后乐作则鹤至，形影之相召。于以荐坛庙，和万邦，与天下共之。乃



按习于宫掖，教之国子，用之大学辟雍，颁之三京四辅以及藩府焉。及亲笔手诏，布告中外，以成先帝之志，不其美欤！孟子曰：‘今乐犹古乐。’盖感人以声，则

无古今之异。四夷之乐，先王所不废也，虽乐不同，而声岂有二古今参用，永为一代之制。继周勺之后，革百王之陋，以遗万世，贻厥子孙，永保用享。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。”

政和三年五月，御笔手诏：“乐废久矣。历世之君，千有余岁，莫之能述，以迄于今，去古尤远。循沿五季之旧，非治世之音。祖宗肇造之始，每未遑暇，百年后兴，盖在今日。崇宁之初，纳汉津之说，成《大晟》之乐，荐之郊庙，而未施行于燕飨。夫今乐犹古乐也，知乐者知其情而已，循声以知音，循音以知乐，循乐以知政，所通在政，所同在音，而无古今之异。比诏有司，以《大晟乐》播之教坊，按试于庭，五声既具，八音始全，无怨滞焦急之声，有纯厚皦绎之美。朕奉承圣谟，立政造事。昭功继志，一纪于兹。乃者玄圭告成，今则雅乐大备。功成而作，于是始信荷天之休、宗庙遂谋。追三代之盛，成一代之制，以遗万世，嘉与天下共之。可以所进乐并颁行天下，旧乐悉行禁止。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牒奉敕依已得指挥，并大晟府既颁降，候颁行日，禁止旧乐。

六年闰正月戊申，大晟府奏：“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，藏之乐府。乞令略加磨砢，俾与律合，并造金钟，专用于明堂，以荐在天之神。”从之。

### ○历象

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。至道二年十一月，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，更增二十年。事下有司，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，以为无所稽据，不可行用。帝曰：“支干相承，

虽止六十，傥两周甲子，共成上寿之数，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，不亦善乎”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。

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。皇祐五年，知制诰王洙言：“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，十一月望，月蚀十分，七历并同。复圆在昼，不辨刻，惟验起亏时刻：内，《宣明》算在丑正二刻，《仪天》丑正三刻，《应天》、《乾元》寅初一刻后，《大衍》、《景福》寅初二刻。而其夜食寅初四刻，惟《大衍》、《景福》稍近。然《景福》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，而《崇天》、《乾元》、《宣明》不食，后果不食。《大衍历》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，日食八分半，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，日食十五分之十三，至日皆不食。所以一行《大衍

历》议云：‘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，曲变交限以就之，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。’用晦等亦不敢指定《大衍》、《景福》为密。缘历算日交月食，诸历互有疏密，不可常准的。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，亦变常不定，历象必无全密。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，古来撰历名贤，如太史公、洛下閎、刘歆、张衡、杜预、刘焯、李淳风、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，况用晦等浅学，止依古法推步，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。又据编修《唐书》官刘羲叟状：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，互有疏密，及称止依古法推步，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。古圣人历象之意，止于恭授人时，虽则豫考定交会，不必口合辰刻，故有修德救食之理。天道神变，理非可尽。设谓必可尽耶，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。又《大衍》等七历所差不多，法数大同而小异，亦是递相因藉，乘除积累，渐失毫厘。且辰刻更筹，惟据漏刻，或微有迟速，未必独是历差。按隋《历志》，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，亦或变常进退，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。今止差三刻，或是天道变常，未为乖谬。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，以《大衍》及李淳风《麟德》、刘焯《皇极》三

历校日食三十七事，《大衍》课第一，所中才二十二，《麟德》得五，《皇极》得十。以一行聪明博达，时谓圣人，宜考古今，尚未能尽，如淳风辈，益以疏远。况圣明《崇天历》法颁用逾三十年，诞布海内，熟民耳目，方将施之无穷，兼所差无几，不可偶缘天变，议改移。诘其本原，盖亦出于《大衍》。

其《景福》历行于唐季，非治世之法，不可循用。”诏仍用《崇天历》法。

英宗治平元年三月，赐新历名曰《明天》，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序之。初，上即位，司天监奏《崇天历》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，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。历成，而中官舒易简、监生石道、李遵各献其所造历。诏翰林学士范镇、诸王府侍讲孙思恭、国子监直讲刘分文详定。周琮等所造最密，乃用其历。迁琮等各两官，赐物有差。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，而琮等皆夺所得官。

天文官李自正上《星变图》，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，当有边兵大起。上谓辅臣曰：“阴阳占候之说，或中或否。纣以甲子亡，武王以甲子兴，盛衰之理，何其异也由是言之，王者当祇畏天道，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！”

## ●卷十五

### ○耕田

明道元年十二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朕观古之兴王，皆重农桑，以为厚生之本。朕欲躬耕耨田，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。”宰臣贺曰：“陛下亲发德

音，躬耕以劝天下之民，皆致治之大本。臣等备位宰辅，不胜庆幸。”乃下诏曰：“庶政之本，盖先于农；五礼之经，莫重于祭。所以敦化阜俗，昭孝息民。致理之源，率由兹道。朕祇若灵命，临拊万方。守积累之洪基，荷清宁之大德。然赖母仪训助，衡宰辅成，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职。是致九围静谧，百姓康熙。内惟凉薄之姿，取怠寅威之戒。圜丘告类，虽屡展于国容；千亩躬耕，尚缺修于古制。念太宗在御之日，行东郊执耒之议，宪度具存，典章咸备。今欲述先烈，循祖考前规，申命攸司，因时蒞事。恭惟皇太后恢宣圣范，保佑冲人，于兹十年，克成丕业，亦未尝亲诣太室，祇荐嘉羞，伸昭事之诚，答眷怀之祉。复以岁时大顺，宫寝肇新，元历载更，休祥沓应，顾兹缙礼可举而行。朕则躬稼穡之艰难，勤身而率下。皇太后则谢祖宗之贶祐，精意以告虔。信有合于经彝，庶永光于简册，爰伸诞告，用示先期。朕以来年二月内，择日行藉田之礼。兼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，朕已稟奉慈旨，于藉田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。其

来年冬至，更不行南郊之礼。所有合行诸般恩赏，并特就藉田、恭谢恭庙礼毕，一依南郊例施行。”二年二月乙巳，皇太后赴太庙，亲享七室，礼成，还宫。上御天安殿，发册，上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。礼毕，是日上宿天安殿，百官宿斋于朝堂。丙午，宿斋于东郊。日旁有黄云如龙凤。

丁未，祀神农氏于坛，乃就耕位，执耒行藉田之礼。礼仪使张士逊奏三推而止，上曰：“朕将耕终千亩，以劝天下之力农。”

士逊固请，乃耕十二步而止，御观耕坛。公卿以下执耒，藉田令奉种耒之种，司农卿受而洒之，率属以终其事。还御正阳门，下制曰：“朕钦承皇统，遵奉母仪，底定万邦，勤劳一纪。阳郊严配，既屡展于孝思；储驾躬耕，尚未遵于祖则。是用秩开元之遗事，述端拱之旧章，毖祀农坛，亲临帝藉。复慈闱之宪古，款清庙以谢成，圭瓚告虔，翠珩从献，乐崇九奏，礼备三牺，嘉夷夏之骏奔，感神灵之降格。威仪卒获，福禄来同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”宣制毕，百官称贺，上御天安殿。摄太尉吕夷简等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。

### ○财用

仁宗宝元二年，陕西用兵，辅臣议节浮费，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。上曰：“朕所欲去者，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、不急之用尔。国家当择人以任职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，何用纷纷裁减，以骇中外乎可下诏申谕之。”六月壬戌，诏曰：“朕猥奉鸿业，深惟永图，恭己爱人，励精求治。

欲素朴形于天下，风化始于朝廷，专命近臣议去浮费。爰自乘輿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，尽屏纷华，一敦简俭。若夫设官置

吏，分总事联，经武制军，参处营卫。惟其廩稍之给，具载等差之常，务从定规，无或过议。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，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

嘉祐四年正月丁亥，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，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，每岁十月，别差官检视。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，籍定姓名，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，幼者半升，每三日一给，至明年二月止。有余积，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。六月，诏诸路转运司，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余者，以违制坐之。初，谏官吴及言：“春秋之时，诸侯相倾，窃地专封，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，然犹同盟之国，有救患分灾之义也。凡外灾则不书，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，昭公十八年书宋、卫、陈、郑灾，然则皆外灾也。所以书者，是亦承告之辞，而患难相恤之谓也。又庄公二十八年，臧孙辰告余于齐，鲁记之。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余，曰：‘不腆先君之敝器，敢告滞积，以舒职事。’齐人归其玉，而与之余。僖公十五年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，获晋侯。

《传》云：‘晋饥，秦输之粟；秦饥，晋闭之余，故秦伯伐晋。

’诸侯无书获之例，而经书曰获晋侯，贬绝之也。战国之世，王道不绝如线，一有闭余，而《春秋》诛之。陛下恩施动植，视人如伤。然州郡之间，官司各专其民，擅造闭余之令。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余，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余矣。二千石以上，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。坐视流离，又甚于春秋之时，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”故下是诏。

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，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，虽有东西福田院，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。可即宝胜、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，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，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，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。

始，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，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

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、丁夫物料。诸豪以时聚首，同用一色纸印造。印文用屋木人物，铺户押字，各自隐密题号，朱墨间错，以为私记。书填贯，不限多少。收入人户见钱，便给交子，无远近行用，动及万百贯。街市交易，如将交子要取见钱，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。每岁丝蚕米麦将熟，又印交子一两番，捷如铸钱。收买蓄积，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；亦有诈伪者，兴行词讼不少。或人户众来要钱，聚头取索印，关闭门户不出，以至聚众争闹，官为差官拦约，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，侵欺贫民。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瑛奏：“臣到任，诱

劝交子户王昌懿等，令收闭交子铺，封印卓，更不书放。直至今年春，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。其余外县有交子户，并皆诉纳，将印卓毁弃讫。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。”奉圣旨，令转运使张若谷、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。奏称“川界用铁钱，小钱每十贯，重六十五斤，折大钱一贯，重十二斤。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，即难以携持。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，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，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。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，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，选差专副曹司，拣搯子逐日侵早入务，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。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，仍使本州铜印印记。若民间伪造，许人陈告，支小钱五百贯，犯人决讫，配铜钱界。”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、张若谷同定夺闻。奏称：“自住交子后，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。今若废私交子，官中置造，甚为稳便。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，降下益州，付本务行使，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，仍起置簿历。逐道交子，上书出钱数，自一贯至十贯文。合用印过上簿，封押，逐旋纳监官处收掌。候有人户将到见钱，不拘大小铁钱，依例准折，交纳置库收锁，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，取便行使。

每小铁钱一贯文，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。其回纳交子，逐旋毁

抹合同簿历。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，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，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。”景祐三年，置监官二员轮宿。皇祐三年二月三日，三司使田况奏：“自天圣元年薛田肇划，兴置益州交子，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，乞行废罢。然以行用既久，卒难改更。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，并无见钱桩管，只是虚行刷印，发往秦州入中粮草。今来散在民间，转用艰阻，已是坏却元法，为弊至深。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，更五七年未得了当，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，凭虚无信，一至于此。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。”奉圣旨依奏。熙宁元年，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，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，四分书造五百文，重轻相权，易为流转。奉圣旨依行。

苏辙《元祐会计录》序曰：臣闻汉祖入关，萧何收秦图籍，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，汉祖赖以并天下。丙吉为相，匈奴尝入云中代郡，吉使东曹考按边琐，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，逡巡进对，指挥遂定。由此观之，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、制胜千里之外者，图籍之功也。盖事之在官，必见于收，其始无不具者，独患多而易忘，久而易灭，数十岁之后，人亡而书散，其不可考者多矣。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，并包巨细，无所不具。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，为景德、皇祐、治平、熙宁四书，网罗一时出纳之计，首尾八十余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。参酌同异，因时施宜，此前人作书之本

意也。臣以不佞待罪地官，上承元丰之余业，亲睹二圣之新政，时事之变易，财赋之登耗，可得而言也。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，海内分裂，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，然而宗室尚鲜，诸王不过数人；仕者寡少，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；士卒精练，常以少克众。用此三者，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。及其

列国款附，琛贡相属于道，府库充塞，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，为殄虏之策。太宗因之，克平太原，真宗继之，怀服契丹。二患既弭，天下安乐，日登富庶，故咸平、景德之间，号称太平。

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，于是请封泰山，祀汾阴，礼亳社，属车所至，费以巨万。而上清昭应、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，累世之积，糜耗多矣。其后昭应之灾，臣下复以营缮为言。

大臣力争，章献感悟，沛然遂与天下休息。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，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。而夏贼窃发，边久无备，遂命益兵以应敌，急征以养兵。虽间出内藏之积，以求纾民，而四方骚然，民不安其居矣。其后西戎既平，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，加以宗子蕃衍，充牣宫邸，官吏冗积，员溢于位，财之不赡为日久矣。英宗嗣位，慨然有救弊之意，群臣竦观，几见日新之政。而大业未遂。神考嗣世，忿流弊之委积，闵财力之伤耗，览政之初，为强兵富国之计。有司奉承，违失本旨，始为青苗、助役，以病农民，继为市易、盐铁，以困商贾。利孔百出，不专于三司，于是经入竭于上，民力屈于下。继以南征交趾，西讨拓跋，用兵之费一日千金，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，而国亦惫矣。今二圣临御，方恭默无为，求民之疾苦而疗之，令之不便无不释去，民亦少休矣。而西夏不宾，水旱继作，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。当此之时而思所以济之，岂不殆哉！臣历观前世，持盈守成，艰于创业之君。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，物理之至，有不可逃者。盈、成之间，非有德者不安，非有法者不久。昔秦、隋之盛，非无法也，内建百官，外列郡县。

至于汉、唐因而行之，卒不能改。然皆二世而亡，何者无德以为安也。汉文帝恭俭寡欲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民富而国治，后世莫及。然身没之后，七国作难，几于乱亡。晋武帝削平吴、蜀，任贤使能，容受直言，有明主之风。然而亡不旋踵，子弟内叛，

羌胡外乱，遂以失国。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。今二圣之治，安而静，仁而恕，德积于世。秦、隋之忧，臣无所措心矣。然而空匮之极，法度不立，虽无汉、晋强臣敌国之患，而数年之后，国用旷竭，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。

故臣愿得终言之，凡会计之实，取元丰之八年，而其为别有五，一曰收支，二曰民赋，三曰课入，四曰馈运，五曰经费。五者既具，然后著之以见在，列之以通表，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。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，非昔三司所领，则不入会计，将著之他书，以备览观焉。

苏辙《民赋》序曰：古之民政，有不可复者三焉。自祖宗以来，论事者尝以为言，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。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，事之愈力而功愈难。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，无事则耕，有事则战。安平之世，无廩给之费，征伐之际，得勤力之士，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。然而熙宁之初，为保甲之令，民始嫁母赘子，断坏支体，以求免丁。及其既成，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，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，至今河朔、京东之盗，皆保甲之余也。其后元丰之中，为保马之法，使民计产养马。

畜马者众，马不可得，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，小不中度，辄斥不用。县岁时阅视。可否权在医驹，民不堪命。民兵之害乃至于此，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。周官泉府之制，凡民之贷者，以国服为之息。贷而求息，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。《诗》曰：“倬彼甫田，岁取十千。我取其陈，食我农人。”自古有年。

而《孟子》亦云：“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”盖有是道矣，而未必有常数，亦未必有常息也。至于熙宁青苗之法，凡主客户得相保任，而贷其息，岁取十二。出入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请纳之劳，民费自倍。凡自官而及私者，率取二而得一，自私而入公者，率输十而得五。钱积于上，布帛米粟贱不

可售。岁暮寒苦，吏卒在门，民号无告。二十年之间，民无贫富，家产尽耗，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。古者治民，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，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，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。故三代之君开井田，画沟洫，谨步亩，严版图，因口之众寡以授田，因田之厚薄以制赋，经界既定，仁政自成。下及隋唐，风流已远，然其授民田有口分、永业，皆取之于官，其敛民财有租庸调，皆计之于口。其后世乱法坏，变为两税，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，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田之在民，其渐由此，贸易之际，不可复知。贫者急于售田，则田少而税多，富者利于避役，则田多而税少。侥幸一兴，税役皆弊。故丁谓之记景德、田况之记皇祐，皆以均税为言矣。然嘉祐中，薛向、孙琳始议方田，量步亩，审肥瘠，以定赋税之入。熙宁中，吕惠卿复建手实，扶私隐，崇告讐，以实贫富之等。元丰中，李琮追究逃绝，均虚数，虐编户，以补失陷之税。此三者皆为国敛怨，所得不补所失，事不旋踵

而罢，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。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，不求其名。诚使民尽力耕田，赋输以养兵，终身无复征戍之劳，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，教之战阵以卫良民，二者各得其利，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，虽有倍称之息，而子本之债，官不为理。偿进之日，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，州县晏然。处曲直之断，而民自相养，盖亦足矣。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，虽小有不齐，而安静不扰，民乐其业，赋以时入，所失无几。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，绳之以法，亦足以禁其太甚。

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，州县观望，虚张其数，以实户为客。虽得户八十余，岁得钱数百万缗，而百姓困弊，实召天宝之乱。

均税之害，何以异此！凡此三者，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，以为先王遗法，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。然数十年以来，屡试而屡败，

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。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，衙前大者主仓库、躬馈运，小者治燕飧、职迎送，破家之祸，易于反党。

至于州县役人，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、仰以为生者。先帝深究其病，鬻坊场以募衙前，均役钱以雇诸役，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。有司奉行不得其当，坊场求数倍之价，役钱取宽剩之积，而民始困蹙不堪其生矣。今二圣鉴观前事，知其得失之实，既尽去保甲、青苗、均税至于役法，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，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，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。

故臣于《民赋》之篇，备论其得失，俾后有考焉。

## ●卷十六

### ○兵刑

自唐天宝后，历肃、代，藩镇不复制，以及五代之乱。太祖即位，罢藩镇权，择文臣使治州郡，至今百余年，生民受赐。

每一诏下，虽拥重兵，临大众，莫不即时听命。

建隆二年，太祖谓宰臣曰：“五代以来，诸侯跋扈，有枉法杀人，朝廷置而不问，刑部之职几废。且人命之至重，姑息藩镇，当若是耶令诸州决大辟讫，录案闻奏，委刑部覆视之。”

奏案自此始。

太祖尝读《虞书》，叹曰：“尧舜时，四凶之罪止从投窜，何近代宪网之密耶”盖有意于措刑也。故自开宝以来，犯大辟，非情理深害者，多贷其死。

五代时，鼎、澧、辰、沅、邵阳五州之境，各有蛮獠保聚，依山阻江，殆十余万。马希范、周行逢时数出寇边，以至围迫辰、沅二州，杀掠民畜，岁岁



不宁。太祖既下荆湖，思得通蛮情、习险厄、智勇可任者以镇抚之。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，长七尺，武健多谋，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，蛮党畏伏。太祖召至阙下，察知可用，以一路之事付之。再雄起蛮酋，除为辰州刺史，官其一子为殿直，赐予甚厚，仍使自辟吏属，尽与一州租赋。再雄感激异恩，誓死报效。至州日，训练士兵，得三

千人，皆能被甲渡水，历山飞堑，捷如猿猱。又遣亲校二十八人分使诸蛮，以传朝廷怀来之意，莫不从风而靡，各得降表以闻。太祖大喜，再召至阙，面加奖谕。再雄伏地，流涕呜咽，不胜感恩。改辰州团练使。又以其门客王乃成为本州推官。再雄尽瘁边圉，故终太祖世无蛮貊之患，五州延袤数千里，不增一兵，不费帑庾，而边境妥妥，由神机驾用一再雄而已。

淳化三年，太宗谓宰相曰：“治国之道，在乎宽猛得中，宽则政令不成，猛则民无所措手足，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！”

吕蒙正曰：“老子称治大国如烹小鲜。夫鱼，扰之则乱。近日内外皆来上封，求更制度者甚众，望陛下渐行清静之化。”上曰：“朕不欲塞人言路。至若愚夫之言，贤者择之，亦古典也。”赵昌言曰：“今朝廷无事，边境谧宁，正当力行好事之时。”

上喜曰：“朕终日与卿等论此事，何愁天下不治。苟天下亲民之官皆如此留心，则刑清讼息矣。”

上尝御便坐，录京城系囚，至日旰，近臣或以劳苦过甚为言。上曰：“不然，倘惠及无辜，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，朕意深以为适，何劳之有”因谓宰相曰：“国家设官分职，本为治人。如受任外官悉能尽公决断，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，治一郡，致飞蝗避境，虎渡凤集。臣下为政尚能致兹感应，若帝王用意惠民，申理冤滞，岂不感召和气朕孜孜求治，今得天下安泰，亦其效也。”宋琪曰：“天下治乱，系在一人。陛下临御十年，勤劳致治，阴阳和顺，寰海宁谧。每日前殿所谈，止在刑政，退朝惟观古史，究历代兴亡善恶之事，以法古成宪。

上资神圣，中外幸甚。”

灵州河外寨主李琼以城降贼，有司将坐其家属。上曰：“穷边孤垒，又无援兵，缘坐之法，朕不忍行也。”二年，契丹入边，边将言文安、大成二县监军弃城遁走，请以军法论，上

遣中使诛之。既行，谓之曰：“此奏尚有疑，得无所部召之耶”“当详而后决。”使至，讯之，果乾宁军令部送民入城，非擅离所部，遽释之。上之明察

如此。

上谓侍臣曰：“法律之书甚资政理，人臣若不知法，举动是过，苟能读之，益人知识。比来法寺新案，多不识治体”侍臣曰：“今天下所上案牒，狱情已定，法官止阅案定刑，事之虚实不可改也。当在精择知州通判，庶知清狱讼。若州县得良吏一二，其下必无冤人。”上然之。

上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货市者，谓侍臣曰：“幸门如鼠穴，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。篙工楫师苟有少贩鬻，但无妨公，不必究问。冀官物之入，无至损折可矣。”吕蒙正曰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小人情伪，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，则万事兼得。曹参不扰狱市者，以其兼受善恶，穷之则奸慝无所容，故慎勿扰也。圣言所发，正合黄老之道。”

上亲录京师系囚，谓近臣曰：“为君勤政，即得感召和气。

如后唐庄宗不恤国事，惟务畋游，动经旬浹月，每出大伤苗稼，及还蠲其租税。此甚不君也。”张弘曰：“庄宗兼惑于音律纵酒，伶官典郡者数人。”上曰：“大凡君人以节俭为本，仁恕为念。朕在南衙时亦尝留意音律，今来非朝会未尝张乐。每旦下药，多以盐汤代酒，鹰犬之娱素所不好，且多杀飞走，真诰所不许，朕尝以此为戒。”

李继隆讨夏寇，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，欲陷之罪，乃檄转运使，期八月出塞，令办刍粟。转运司调发方集，继隆复为檄，言阴阳人状陈，八月不利出师，当更取十月。转运司遂散刍粟。

既而复为檄云，得保塞胡侦察状，言贼且入塞，当以时进运刍粟，即日取办。是时民输挽者适散，仓卒不可复集，继隆遂奏转运司乏军兴。太宗大怒，立召中使一人，付三函，令乘驿取

转运使卢之翰、窦玘及某人首。丞相吕端、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，惟枢密副使钱若水争之，请先推验有状，然后行法。上大怒，拂衣起入禁中。二府皆罢。若水独留廷中，不退。上既食久之，使人侦视廷中有何。报云：“有细瘦而长者，尚立焉。”上出，诘之曰：“尔以同州推官，再期为枢密副使，朕所以擢用尔者，为贤尔，乃不才如是耶！尔尚留此安候”对曰：“陛下不知臣无能，使待罪二府。臣当竭愚虑，不避死亡，补益陛下，以报厚恩。李继隆外戚，贵重莫比，今陛下据其一幅奏收，诛三转运使，虽彼有罪，天下何由知之鞠验事状明白，乃尔加诛，亦何晚焉献可替否，死以守之，臣之常分。臣未获死，故不敢退。”上意解，乃召吕端等。端等奏请如若水议，先令责状。许之。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。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虚，继隆坐落招讨，知秦州。若水由是知名天下。

真宗即位，首下诏求言。上谓近臣曰：“朕乐闻朝廷缺失，以警朕心。然臣僚章奏多是自陈政绩，过行鞭扑，以取干办之名。国家政事自有大体，使其不严而理，不肃而成，斯为善矣。

岂可惨虐刻薄，邀为己功使之临民，徒伤和气。此辈真酷吏也。”

石熙政知宁州，上言昨清远军失守，盖朝廷素不留意，因请兵三五万。真宗曰：“西边事，吾未尝忘之，熙政远不知耳。”周莹曰：“清远失守，将相不才也。熙政敢如此不逊，必罪之。”真宗曰：“群臣敢言者，亦甚难得，其言可用，则用之，不可用，置之。若必加罪，后复谁敢有言者”因赐诏书褒嘉焉。

仁宗天圣七年十月，诏诸军班典卖官所给军号法物，以违制论。自余以不应为，从重科之。先是，枢密院言御马直于荣鬻自制紫衫，而开封府以军号法物定罪，请下法官议。而审刑

院言捧日、天武、拱圣、骁骑、宁朔、龙猛、神勇、飞猛、宣

武、虎翼、卫圣，服绯绸衫；渤海神卫、捧节床子弩雄武、飞山，服紫绸衫；吐浑员寮直、龙卫、云骑、武骑、龙卫带甲剩员，紫絁衫。又皆有绯、小绫卓画带、甲背子一，以上为军号。

殿前诸班直、马军诸班、殿前左右班、内殿直散员、散指挥、

金枪东西班、钩容直皆服锦袄背子，给涂金银束带、银鞍勒，谓之仪注。御龙直服锦袄背子、皂罗真珠头巾、涂金银带，以上为法物。犯者亦以军号论。今于荣鬻自制紫衫，难从军号法物定罪也，故降是诏。

平广西蛮贼欧希范。欧希范，环州思恩县人，尝举进士试。

景祐五年，应募从官军击安化州叛蛮，既而诣登闻求录用。下宜州，而知州冯伸己言其妄要赏，朝廷遂编管全州。未几辄遁归，其族百余人谋为乱，杀冯伸己，而曰：“若得广西一方，当建为大唐国。”因问术士石太清。太清曰：“君贵不过封侯也。”乃杀牛建坛场祭天神，推白崖山酋蒙赶为帝，叔欧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。庆历四年正月十三日，遂领众二千余人，破坏州，劫州印，以环州为武成军。又破镇宁州及普义寨。宜州捉贼李德用出韩婆岭，击却之，获伪将崖盈、谭护二人。希范遂入保荔波洞，间出拒官军。明年，转运使杜杞大领兵至环州，使摄官欧晔、进士曾子华、宜州押司官吴香诱其党六百余人，始与之盟，置蔓陀花酒中，既昏醉，稍呼起，问劳至，则皆推于后庑下，尽擒杀之。后三日，得希范等十数人，剖其腹，绘五脏图，仍醢之以赐诸溪洞。殿中侍御史梅挚等言：“广州转运使杜杞诱降人欧希范等六百余人，悉于会上杀之，失朝廷所以推信远人之意，宜劾罪以闻。”上为赐书申戒之。广西

捉杀欧希范兵官礼宾使陈拱等四十三人，并行赏有差。

庆历三年，盗起京西，掠商、邓、均、房。叛兵烧光化军，逐守吏，吏不能捕。天子患之，问宰相谁可任者。宰相言：“

度支判官、尚书虞部员外郎杜杞，名家子，好学通知古今，宜可用。”乃以杞为京西转运按察使。居数月，贼平，叛兵诛死。

明年，广西欧希范诱白崖山蛮蒙赶，袭破环州，陷镇宁、带溪、普义，有众数千，以攻桂管。宰相又言：“前时杜杞守横州，言蛮事可听，宜知蛮利害。”天子驿召杞，见便殿，所对合意，即除杞刑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、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等使。

杞至宜州，得州人吴香及狱囚欧世宏，脱其械，使入贼洞，说其酋豪。杞乘其怠，急击之，破其五洞，斩首数百级，复取环州。因尽焚其山林积聚。希范穷迫走荔波洞。蒙赶率伪将相数十人，以其众降。杞与将佐谋曰：“夫蛮习险恃阻，如捕猩獠，而吾兵以苦暑难久，是进退迟速皆不可为，故常务捐厚利以招之。盖威不足以制，又恩不能以怀，此其所以数叛也。今吾兵虽幸胜，然蛮特败而来尔，岂真降者耶啖之以利，后必复动。”

乃慨然叹曰：“蛮知利而不知威，久矣。吾将先威而后信，庶几信可立也。”乃击牛为酒，大会环州，戮之坐中者六百余人，而释其尪病胁从与其非因败而降者百余人。后三日，兵破荔波，擒希范至，并戮而醢之，以赐诸溪洞。于是叛蛮无噍类，而杞威震南海。言事者论杞杀降，为国失信于蛮貊，天子置之不问，诏书谕杞，赐以金帛。杞即上书引咎。

仁宗平保州云翼叛军。庆历四年八月壬寅，降敕榜招安保州叛军。又诏：“保州兵乱，本路见领兵甲捉杀，虑恐北界缘边人户惊疑，可令知雄州王德基牒报之。”蔡襄言：“保州兵士闭城为乱，杀党中懦兵十余人，指为首恶，以要朝廷招安，臣与臣修、臣甫已有论列，欲令知定州王杲引兵随招榜入城，尽行诛戮。不闻施行。窃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余万，苟无诛杀决行之令，必开骄慢叛乱之源。今州兵杀官吏，闭城门，从而招之，使传于四方，明朝廷有畏众不杀之意、官司有触事畏忌

之势，则奸何惮而不为议者若谓今日北戎妄生衅端，不可便于极边之地张皇其事，为敌人所窥，是不知制兵之权而昧威戎之略也。夫以中国为夷狄所轻者，本由朝廷威令不行。今以劲兵入城，诛一二千叛卒，以绝天下祸乱之萌，而敌人咫尺，必将竦动，安虑其见窥乎况事机不可失，惟陛下特发睿断而行之。”

丙辰，田况言：“保州缘边人户多煽言军贼作乱，将引契丹军马入界。以臣所料，必有奸人固欲摇动边民。乞下沿边安抚使密令缉捕，法外施行。”从之。又言：“保州累有人缒城，不得其造，逆不肯开城门。军士云翼左第九指挥一十一人、招收第三指挥一十一人、第四指挥一十人姓名，已令用床子弩射箭射入城中，告示韦贵，若能设画擒戮得叛人，则当优迁官资。

如军人中能自相杀并一人以上，并与军员高排，三两人则不次擢之。”丁巳，命内侍武继降赍赦敕赴保州招安，令田况、李昭亮、刘涣、杨怀敏相度，如已开六，即更不以赦敕示之。初，河北自五代以来，保州、广信、安肃别领兵万人，为三部，号都巡检司，亦曰策先锋。以知州军为使，置副使二人，使邻道相为援。太祖尝用此兵有功，因诏每出巡，别给钱粮以优之。

其后州将不出巡，惟巡检司所领得给为不均。通判秘书丞石待举乃建议于都转运使张昱之，请领所部兵更其出入，季一出巡，出则别给钱粮，余悉罢之。至是，巡检司云翼等军悉扬言为乱，知州如京使、兴州刺史刘继宗不自安，乃悉令纳所置教阅器仗。

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射弓赌酒而于众辱之，贵凭酒慢詈曰：“徒能以减削军粮为己功”。因激其众。八月五日给军衣，众遂劫持兵入衙门。待举挈家上城，出东门，入无敌营。会继宗挈家至，与待举列敌兵守关城，率神卫、招收兵收入东门以拒乱。

既而转斗不敌，继宗、待举复上城避之。遂下城，继宗堕城死，待举藏鹿角中，为乱卒所害。众怒待举甚，揭其首。于是又疑

走马承受公事刘崇古，言与待举同议，亦害之。始迫沿边巡检都监王守一，不从而死。乃拥韦贵，据城以叛。贼平，既降昱之等，又降知定州。

张昱之为河北都转运使，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，与使州抗衡，多齟齬不相平，州常下之。其士卒骄悍，粮赐优厚，虽不出巡徼，常廩口食。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，申转运司罢之。士卒怨怒，遂作乱，杀知州、通判等，悬其首于木上，每旦射之，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。推都监为主，不从，则以枪刺之，洞心，刃出于背。又胁监押韦贵，贵曰：“若必能用吾言，乃可。”众许之，遂立贵为主。贵稍以言谕之，令勿动仓库及妄杀人，且说之以归顺朝廷，众颇听之。会朝廷遣知制诰田况赍诏谕之，况遣人于城下遥与贼语，出诏示之，贼终狐疑不听。稍近城，则射之，不能得其要领。有殿直者径逾壕诣城下，谓贼曰：“我班行也，汝下索，我就汝语。”贼乃下索，即授之登城，谓贼曰：“我班行也，岂不自爱苟非诚信，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，由官吏遇汝不以理，使汝至此。

今赦汝罪，又以禄秩赏汝，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，汝尚疑之，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”词气雄辩，贼皆相顾动色曰：“果如此，更使一二人登城。”即复下索，召其所知数人登城。于是信之，争投兵，下城降，即日开门。大军入，收一指挥坑之，余皆勿问。加阁门祗候。

保州城未下时，有中贵人张怀敏，与张显之不协，在军中密奏：“贼云，得张显之首我即降，愿赐显之首以示贼，宜可得。”上从之，遣中使奉剑往，即军中斩显之首以示贼。是时参知政事富弼宣抚河北，遇之，即遣中使复还，且奏曰：“贼初无此言，是必怨仇者为之。若以一卒之故，断都转运使头，此后政令何由得行”上乃解，显之落职，知虢州。

平贝州妖贼王则。庆历七年十二月，河北安抚使知北京贾昌朝奏，十一月二十八日，贝州宣毅军大将王则据城叛。则本涿州人，以饥馑，流亡至贝州。始去涿时，母与之别，刺福字于其背，以为记。恩、冀之俗，多尚妖术。后因习妖法，谋为乱，遂言背有福字自然隐起，以惑众。众颇信事之，而州吏张峦、卜吉为之主谋。会冬至，知州张得一与官属俱谒圣祖于天庆观，则率其徒劫库兵，得一保骁捷营。贼焚营门，执得一囚之。兵马监押内殿承制田斌以从卒巷斗，不胜而出。城门闭，提点刑狱田京、任黄裳持印，弃其家属缒城出，保南城。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不得，杀之，遂纵狱囚。囚有憾司理王奖者，遂杀奖。既而节度判官李浩、清河令齐开、主簿王湊皆被害。则僭号东平王，以张峦为宰相，卜吉为枢密使，建国曰安阳。榜所居门曰中京，居室厩库皆立号。改元曰得圣，以十二月为正月。置破赵得圣等军，百姓年十二以上并刺为军，所用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。城上置四总管，各主一方。又列其徒为知州。然缒城下者日众，于是令守者五人为保，一人缒，则四人悉斩之。贝州民汪文庆、郭斌、赵宗本、汪顺自城中为书射出，约为内应。夜以索引官军数百人上城，焚敌棚。贼率众拒，文庆等与官军复自城而下。功虽不就，上曰：“文庆等能向顺，可嘉也，悉录以官。”三班奉职马遂为北京指挥使，则叛，遂中夜叱咤。晨起诣留守贾昌朝，请击贼自效。昌朝因使持招降榜入城，则盛服见之。遂谕以祸福，不答。时知州事张得一侍侧，遂目之，不应。乃起投杯于地，扼则喉，击之流血，左右无助者。贼党至，断其一臂，杀之。将死犹骂贼曰：“妖贼，恨不斩汝万段。”上闻，叹息久之，赠宫苑使，封其妻为旌忠县君，仍赐冠帔，官其五子。及贼平，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，上使其子剖心而祭之。则始与妖党谋，以八年正旦，断澶

州浮桥，相应为乱。会其党潘方净者以书谒留守贾昌朝，昌朝执之，故未

及期而发。所习妖书，有《五龙经》、《滴泪经》。

始则之叛也，上以权知开封府明镐为端明殿学士、河北体量安抚使，节制讨贼。既屡攻未克，上忧贼炽，亟召高阳关总管王信问贝州事，且戒信曰：“凡军营在关城内，与贼为乱者家属，悉羁管之。余非是作乱者，当加晓谕，勿使之忧疑也。”又曰“城中军民来投者，毋得枉有杀戮以来功赏，使谕河北安抚使贾昌朝，与言亟示之以约束，违者以军法从事。”上又曰：“城下要害处既多设寨栅，以防奔冲。即阴晦雨雪，贼乘夜突出，以害吾主将，不可无备。军中盛寒，凡系官材植及河防物料，权许就取为薪。”上之忧恤军民如此。一日，得贾昌朝奏贝州事，忧形于色，怅然曰：“相公枢密日上殿来，无一人与国家了事者，何益”彦博早朝，慷慨请行，以破贼自任，上大喜。

既而左右赞曰：“官家无忧，贝加文，则败矣。”上益喜。丁丑，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，本路体量安抚使、枢密直学士、左谏议大夫明镐副之。戊寅，诏文彦博以便宜从事，仍以将作监主簿鞠真卿、试将作监主簿成伟、进士李景元掌机宜文字。其明镐所辟官吏，并仍旧。彦博行，上燕饯赐赆，荣盛倾一时。乙酉，降空名敕告、宣头札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抚使，以备赏功。是时明镐功垂成，将士知上委任彦博隆重，人百其勇，待彦博之来以自效。上亦曰：“彦博必生擒此贼矣。”至未逾月，闰正月辛丑，彦博等遣承受公事李继和来告贝州平，总管王信生捕获王则。则自反至败，凡六十六日。

凯旋。戊申，以彦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制曰：“膺重任者必励许国之忠，建奇功者必峻登贤之赏。其有早毗大政，夙负伟材，自奋临戎之行，遂成荡寇之略，宜扬显命，以告治廷。

推忠佐理功臣、朝散大夫、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、上轻骑都

尉、平阳郡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，赐紫金鱼袋。文彦博器业异伦，智谋适用，有强明果断之才而济之以温裕，有周通敏洽之识而辅之以端方，自班近途，浸发贤蕴。向以预政之地，深念择人之难，采西南之治声，陪左右之机论。属凶徒构孽，孤垒偷生，巢幕之势虽危，拒辙之狂尚肆。始定恢于胜策，往即殄夫妖氛，赏而缓功，庸何以劝宜升台席之贵，更陟中台之华，兼书殿之美资，衍辕田之真赋，褒功馭赏，并示优崇。於戏！

舍爵策勋，已奉谋于太室；代天理化，终济治于王家。其懋乃猷，用祇攸训。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尚书礼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，进封开国公，加食实封四百户。仍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。”上顾彦博曰：“卿，朕之裴度也。”彦博归功于明镐，让位久之，上屡诏不允。诏以镐为端明殿学士、给事中，遂除参知政事。以王信为感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自余兵官，各以功次迁，京朝官及选人预军期者六十人，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，第其功为五等：第一等一百六十人，转五资；第二等二百人，转四资；第三等三百人，转三资；第四等六百人，转二资；第五等一千八百人，转一资。

王则楷送京师。乙丑，刚则于都市，诛西上阁门使知贝州张得一于丽景门外。得一，太子太师耆之少子也，视事八日而遇乱，匿营中为贼所得，置其家属于州廨之西厅，日为具饮食。初，贼取州二印，犹语曰：“用讫却见还。”后每见必呼，则曰大王，先揖而后坐，坐必东向。又为则楷排仪卫，以故得不害。

既诛，而兄弟悉降黜，妻子论如律。

闰正月初五日，降曲赦，其文曰：“门下：朕纂承宝绪，导发化源，思固本之在民，每敦仁而修政，仰遵先训，罔拂大猷。刑审厥中，处之以明决；信孚无外，示之以怀柔。惟宁虽底于万邦，失所每矜于一物。近以贝丘旧壤，孽竖为妖，啸聚

郡城，稽诛旬朔，眷兹境土，不无残伤。当兴师之剿除，且有众之蹂践。而又枕戈衽甲，暴露于夙宵；挽粟飞刍，疲劳于道路。暨列荡平之效，宜推优奖之恩，念彼封疆，并均渥泽，可曲赦河北诸州军。云云。於戏！天道助顺，固逆乱之无萌；君德好生，惟宽仁之可尚。恩威并及，善恶用分。布告群伦，当体朕意。”

王则挟妖法为乱既败，州郡大索妖党，被系者不可胜数。

仁宗闻之，叹曰：“如此得无滥及良民乎”命有司宽其禁，诸传习妖法非情涉不顺者，毋得过有追捕。

明镐讨贝州，久未下，上深以为忧，问于两府参政。文彦博请自往督战。八年正月丁丑，以彦博为河北宣抚使，节制诸将。时枢密使夏竦恶明镐，凡镐所奏请，多从中沮之，惟恐其成功。彦博知其如此，即受命，乞以便宜从事，不从中覆，上许之。闰月庚子朔，克贝州，擒王则以献。初，彦博至贝州，与明镐督诸将，筑距门以攻城，旬余不下。有牢城卒董秀、刘炳请穴地道以入，彦博许之。贝州城南临御河，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，弃土于水，昼匿穴中，城下不之见也。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，许之。既出穴，登城杀守者，垂絙以引，城下之人悉登。城中惊扰，贼以火牛突，登城者不能拒，颇引却。杨遂力战，身被十余创，以枪刺牛，牛却走，贼遂溃。王则、张峦、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，官军追围之。则犹戴花幘头，军士争趣之。部署王信恐其死无以辨，以身覆其上，遂生擒之。峦、吉皆死于兵，不知所在。彦博请斩贼于北京



，夏竦尚忌其功，建言恐非真，乞令槛车送京师。董秀、刘炳皆除内殿崇班。

平广南蛮贼侬智高。皇祐四年四月，广源州蛮侬智高反，陷邕州横山寨。五月，破邕州，又入横州、贵州、龚州、藤州、梧州、康州、端州、昭州，围广州、广源州。其先韦氏、黄氏、

周氏、侬氏为首领，互相劫掠。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，黄氏遂纳质，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。自交趾窃据，而广源等州多服役之。州在邕管西南、郁江之源，其地岩险峭深，产黄金、丹砂。俗尚椎髻、左衽，善战斗，轻死好乱。初，知儂州侬全福杀其弟知万涯州存禄及其妻之弟知武勒州侬当道，而并有其地。交趾怒，兴兵虏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，而其妻阿侬遂嫁商人而生智高。智高生十三年，杀其父商人曰：“天下岂有二父耶”因冒侬姓，与其母奔雷火洞。久之，复出据儂州，建国曰大历国。阿侬伪称皇太后，天资惨毒，嗜小儿肉，每食必杀小儿。智高攻陷城邑，皆其谋也。交趾复伐儂州，执智高，释其罪，使知广源州、文火、雷火、频婆四洞，又以思浪州附之。居四年，智高内怨交趾，攻安德州据之，僭称南天国，改年景瑞。皇祐元年，寇邕州。明年，广西转运使萧固遣邕州指挥使元赞往侯之，而赞擅发兵，攻智高，为其所执，且问中国虚实。赞颇为陈大略，说智高内属。由是遣赞还，并奉表，愿岁贡方物，许之。遂赉金函书，请献金、银、朱砂。知邕州陈拱以其事上闻，不报。智高既不得请，又与交趾为仇，且擅山泽之利，遂招纳亡命。数出弊衣易米，给言本洞饥，部落离散，拱信其微弱，不设备。乃与广州进士黄玮、黄师宓及其党侬建侯、侬志忠等日夜谋入寇。一夕，焚其巢穴，给其众曰：“平生积聚，今为天火焚，无以为生，计穷矣。当拔邕州，据广州以自王，否则死于兵刃之下。”四年四月，率众五千沿郁江东下，攻横山寨，破之，又破邕州。自号仁惠皇帝，改年启历，赦境内，黄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。相继破沿江九郡贵、横、龚、浔、藤、梧、封、康、端，所至杀官吏，焚府库。进围广州。知英州苏诚屯兵边渡村，扼其归路。番禺令萧注募土丁，具战舰。贼少俱。会张忠自京师至，不介马战于白田，死

之。贼围广州，凡五十三日。又再战于皇渡村。七月壬戌，由清远济江，拥妇女作乐而去。攻贺州，不克，杀蒋偕于太平场。

破昭州，杀王正伦于馆门驿。复据邕州。十二月壬申，又败陈晓于金城驿。自智高初叛，上擢狄青宣徽南院使，充京湖南北路宣抚使，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，降空名宣头一百道付青，以备赏功。明年正月旦，会兵于宾州，责斩广西兵马铃辖、崇仪使陈晓及左班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于宾州。初，晓遇智高于

金城驿，令东头供奉官王永吉将宜州勇敢兵五百为先锋，轻而失利，晓又素无威令，既遇贼，士卒犹聚博营中，仓卒被甲以前。

晓既先受青节制，令不得轻进，恐青至成功，故侥幸一战以至覆军，为青所斩，军中股栗。遂下令更十日进军。贼谍者既去，诘旦遂行，至归仁铺，遇贼迎战，前锋少却，左第一将孙节死之。青亲执旗帜，麾左右蕃落骑，驰出贼后，大破之，斩首二千二百，伤创重者三千三百，获贼谋主黄师宓、侂志忠等五十七人，牛马器用数万，得贼所掳士女三千余人，招复丁壮七千三百。以所得贼财四十万均给战士，仍筑京观以志功，露布曰：“臣青言：臣出身行伍，备位要枢，属岭表之虔刘，致圣情之宵旰，董师而出，承命不遑。受斧钺之初，皆亲禀于睿算；当矢石之际，则全仗于天威。石投卵以何虚，竹迎刃而自解。

臣戊辰自连州整兵，甲戌至浔州遇寇，荡平小蠹，若蹶无人，度越重江，始逢大敌。戊寅，侂贼领乌合之众，帅蚁附之徒，亲统全军，结为一阵，轻兵搏我，骄气凌人。臣坚壁不争，张翼而待，候其锐锋稍挫，刚气微衰，奋骁勇而斩将搴旗，侮败亡则追奔逐北，自旦至暄，杀获无余。既梟凶犷之俘囚，遂举瓯城之降附，民归慈母，气廓遐陬。元凶已繫于槛牢，余党合尸诸市肆。伏念滨浔之地，胁从者皆是吾民；僭伪之中，缘坐者不无非罪。今则重轻差罚，首级书功，续遣使臣，别具敷奏。

谨先具露布，驰驿以闻。云云。”初，广南谣言“农家种，余家收，”至是为青所破，如谣言云。是时，朝廷以承平之久，岭外州县类不为备，官吏狃以为常，故寇至如入无人之境。前后遣将又不得人，以至暴践一方几一年云。二月班师，诏加青检校太尉、河中尹，召为枢密使，赐城南第一区。青始受命讨贼，即言于上曰：“官军征蛮，数败走，士气不振，请选马步军及虎翼五指挥尝经御边者以往，庶于必胜。”上悉选精锐而遣之，曰：“此皆吾劲兵，累历战斗，可用也。”青果以此败贼。始，上以青为宣抚使，付以广南讨贼，言者以青武人，不可专任以事。上以问大臣，宰相庞籍对曰：“青起行伍，若以文臣副之，彼视青为何者不如不遣。”乃诏岭南一皆受青节制。

既行，上谓侍臣曰：“青有威名，贼当畏其来，左右使令非青之亲信不可，虽饮食起居亦宜防窃发。”乃特使以戒之。及捷至，上喜顾左右曰：“向非委青专制，岂能成功如是之速也！”

二月十三日，曲赦了南。”门下：朕膺穹昊之眷命，奉祖宗之贻谋，副亿兆心，垂三十稔，何尝不博稽教化之大，勤视蒸黎之繁延登隽良，采纳嘉谟，以补治具，以迎休风。肆惟宵旰，罔或暇逸。蠢兹蛮旅，敢冒典刑，驱驰犬

羊，越去溪洞，阴窥守御之间，浸生狡狂之谋，伤夷我版民，剽盗我州域。属以夏秋届候，潦雾交蒸，言涉险艰，遂稽平殄。朕托居人上，奄宅域中，岂朝经之未孚，将吏职之不举，致是方国，困于扰攘。虑焉及斯，嗟亦良甚。爰申命于将钺，俾总临于师干，鼓行而前，俘馘殆尽。今虽丑类正罚，既伏于天诛，尚念编氓何辜，久罹于寇虐。宜推涣宥之泽，曲示忧劳之怀，可曲赦广南东西路。云云。於戏！绥宁封疆，翦灭凶焰，下则赖兵戎之讲律，上则系庙社之垂灵。粤予统临，益用祇率。眷尔官吏，参输忠诚，招怀流亡，劝励种敛，亟复饶富，永臻治平。布告群

伦，庶体朕意。主者施行。”

上以蛮贼弥年逋诛，邻境调发应副亦推恩宥，二月十六日，降江西、湖南德音。”门下：朕绍承基绪，维御幅员，丕循燕翼之谋，慎固盈成之守，内之则询求文理，外之则讲练武经，冀此蒸民，臻于至治。属溪蛮之衅孽，承边吏之失防，逾越土疆，绎骚生聚。薄言问罪，爰命行师，蕞尔狡凶，寻抵擒殄。

然念江湖之列郡，实邻海峤之遐陬，封域犬牙，道途棋错。或护巡城堞，或输挽糗粮，奔驰险艰，暴露丁壮，凡此调发，岂无劳烦兹惟眷瞻，颇用嗟恻，宜推宥典，曲示矜怀。云云。

於戏！寇盗猖狂，既仗翦平之画；生灵瘵弊，必资生养之方。

咨尔庶官，体予深意。”

依智高入寇，广南东西官吏有弃城而逃者，大理将议法。

上谕辅臣曰：“官吏不能城守，可罪也。然朕闻南方无城郭战具，一旦有仓卒之变而责人以死，朕不忍也。若兵备可以固御而弃者，论如法，其无城与兵力不能敌者，当末减。”由是免死者甚众。

## ●卷十七

### ○削平

僭伪孟昶，初名仁赞，及僭位，改焉。是时，契丹破晋，汉祖起并门，中原旱蝗连岁。昶益自大，君臣奢僭。及太祖下荆、楚，昶欲遣使朝贡，王昭远方总内外军柄，固止之。太祖诏蜀之邸吏将卒先在江陵者，并放还，乃给钱帛以遣。乾德二年，昶惧王师讨伐，潜遣谋者孙遇等间道赍蜡丸帛书，结太原刘钧，为朝廷所获。其书云：“蚤岁曾奉尺书，远达睿听。丹素备陈于翰墨，欢盟已保于金兰。洎传吊伐之嘉音，实动辅车之喜色。寻于褒汉，添驻师徒，只待灵旗之济河，便遗前锋而出境”云云。先是，太祖已有西伐之意而未发，及得书，笑曰：“吾出师有名矣。”十一月，诏曰：“朕奄宅万邦，于兹五稔。

陈师鞠旅，出必有名；伐罪吊民，动非获已。眷惟庸蜀，久限化风，舞阶讷识于怀柔，干纪自贻于祸衅。近擒获四川伪枢密大程官孙遇二人，搜得孟昶与河东刘钧蜡书，潜相表里，欲起寇戎，致奸谋之自彰，盖天道之助顺。将定一方之乱，难稽六月之师。爰命将臣，俾正戎律，建灵旗而西指，授成算以徂征。言念坤维，久沉污俗。既为民而除害，必俟后以来苏，式清全蜀之封，止正渠魁之罪。况西川将校多是北人，所宜翻然改图，转祸为福。苟执迷而不复，虽后悔以何追。如能引导

王师，供馈军食，率众归顺，举城来降，咸推不次之恩，用启自新之路。重念征行之际，宜申约束之文，已戒师徒，务遵法令，不得燔荡庐舍、殴掠吏民、开发丘坟、剪伐桑柘，共体救焚之意，以成不阵之功。凡彼烝黎，勿怀忧虑。故兹诏示，知朕意焉。”于是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充西川路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，武信军节度使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，枢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监，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充马军都指挥使，陇州防御使张凝充先锋都指挥使，左神武大将军王继侁充壕寨使，内染院使康延泽充马军都监，翰林副使张煦充步军都监，供奉官田仁明充壕寨都监，殿直郑璨充先锋都监，步军头目向韬充先锋都军头目。全斌而下，率禁军步骑二万、诸道兵一万，由凤州路进讨。以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水陆转运使，又以宁江

军节度使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充归州路行营前军兵马副

都部署，内客省使、枢密承旨曹彬充都监，客省使武怀节充战棹部署，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充马军都指挥使，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李进卿充步军指挥使，前阶州刺史高彦晖充先锋都指挥使，右卫将军白廷海充壕寨使，御厨副使朱先绪充马军都监，仪鸾副使折彦赟充步军都监，八作副使王令岩充先锋都监，供奉官郝守濬充壕寨都监，马步军都军头杨光美充战棹左右厢都指挥使，供奉官药守正充战棹左厢都监，殿直刘汉卿充战棹右厢都监。自光义而下，率禁军步骑一万、诸道兵一万，由归州路进讨。以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水陆转运使。诏令孙遇等指画江山曲折之状及兵寨城守之处道里远近，俾画工图其险要，上以授全斌等。仍令所至之处，以前诏告喻伪将吏军民等。上问全斌曰：“西川可取否”全斌等对曰：“臣等仗天威，遵庙算，刻日可定。”龙捷右厢都校史延德奏曰：“西蜀一方，僦在天上，人不能到，固无可奈何。若在地上，以今日之兵力，

到即平矣。”上壮其言，喜曰：“汝等果能如此，我何忧哉！”

帝又谓全斌等曰：“凡克城寨，止籍其器甲刍糗，悉以钱帛分给战士，勿

害良民。”十二月，全斌等收复乾渠渡、万仞、燕子二寨，下兴州，伪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，官军败蜀军七千人，获军粮四十余万石，乘胜连拔石圖、鱼关、白水阁二十余寨。

二十八日，诏曰：“命将出师，指期殄寇，今所向皆下，捷音继来，方乘破竹之功，更示战兵之令。如闻收复州县，其伪署军员兵士或投窜山林，或散匿民舍，俾安疑惧，特用招怀。诏到限一月，许于逐处首身，更不问罪。”是月，史延德等进军至三泉寨，败蜀军数万人，生获伪招讨使山南节度使韩保正、副使洋州节度李进等，又获军粮三千余万石。三年正月，刘光义等收复三会、巫山等寨，杀伪将南光海等三千余人，生擒战棹都指挥使渝州刺史袁德宏等千二百人，夺战舰二百余艘，又杀水军三千人，拔夔州，伪节度高彦俦纵火自焚。诏蜀中伪将士死于兵刃、暴露原野者，所在郡县速收瘞之。又诏行营兵战阵被伤者，等第给赐缗帛。八日，诏行营马步兵士及诸道义军所经之处，长吏以牛酒犒之。王全斌进拔利州，得军粮八十万石。崔彦进、康延泽等逐蜀兵过三泉，杀戮虏获甚众，遂至嘉州，进击金山寨，不破。蜀人依小漫天寨，至深渡，旁江列阵以待我师。彦进遣张万友等击之，夺其桥。会天暮，蜀人退保大漫天寨。诘朝，彦进、万友与康延泽分兵三道击之，蜀人悉以精锐来拒，又大破其众，乘胜夺其寨，擒寨主王审超、监军赵崇渥，又获三泉监军刘延祚。蜀将王昭远引兵来救，遇我师，三战三败，追至利州北，昭远遁去，渡桔柏江，焚浮桥，退守剑门。王师遂入利州。全斌等既收复剑州，杀蜀兵万余人，生擒伪都监、通奏使、知枢密院事、山南节度使王昭远，马步

军都指挥使、前洋州节度使赵崇韬、刘光义等收复万、施、开、

忠四郡，至遂州，伪知州、少府少监陈愈率其将吏出降。光义即日入城安抚，尽出府库钱帛以给军士。王师由剑门而入，昶益惶惧，问计于左右。有老将石斌对以王师远来，势不能久，请聚兵固守以老之。昶叹曰：“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，及遇敌，不能与我东向发一箭。今若闭垒，何人与我效命”乃遣伪通奏使伊审证赍表诣全斌请降，其表曰：“三皇御宇，万邦归有道之君；五帝垂衣，六合顺无为之化。其或未知历数，犹昧死亡。致兴貔虎之师，实惧雷霆之怒。敢祈英睿，俯听哀鸣。伏念臣生自并门，长于蜀土，幸以先臣之基业，获从幼岁以纂承，只知四序之推迁，不觉三灵之改卜。爰自大明出震，盛德居尊，声教被于遐荒，庆泽流于中夏。当凝旒正殿，亏以小事大之仪；及告类圜丘，旷执贽奉琛之义。素居遐僻，久阻声明，曾无先觉之心，固有后时之责。今则皇威电赫，圣略风驰，干戈所指而无前，鼙鼓才临而自溃，山河郡县半入于提封，将卒仓储尽归于图籍。且念臣中外骨肉二百余人，高堂有

亲，七十非远，弱龄侍奉，只在庭闱，日承训抚之恩，粗勤孝养之道。实愿克修甘旨，保此衰年，次望免子孙之睽离，守血食之祭祀，敢冀容之如地、盖之如天，特轸仁慈，以宽厄辱，臣辄援故事上渎严聪。窃念刘禅有安乐之封，叔宝有长城之号，皆自归款，尽获生全。愿眇昧之余魂，得保家而为幸，使先臣寝庙不为樵采之场，老母庭闱尚有问安之所。已令緘封府库，肃靖军资，用付典司，将期临照。今则车书混其文范，正朔奉以灵台，敢布腹心恭听赦宥。臣昶谨率文武见任官望阙再拜，上表归命，披沥肝胆以闻。”全斌等既受其降，遣马军都监康延泽先以百骑入城，见昶谕以恩信。留三日，尽封府库而还。昶又遣其弟仁贇诣阙上表曰：“臣历观先觉，克奉忠区，窦融受累世之封，吴芮袭传家之庆。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。

则臣在执迷以何多，致颠沛之如是。罪岂容于擢发，形可置于磔尸。既无远虑之明，甘受后期之责。伏念先臣受命唐室，建牙蜀川，因时事之变更，为人心之拥迫。先臣即世，臣方卯年，猥以童蒙，谬承余绪。乖以小事大之礼，缺称藩奉国之诚，染习偷安，因循积岁。所以上烦神算，远发王师，势甚疾雷，敏如破竹。顾惟懦卒，焉敢当锋寻束手以云归，正倾心而俟命。

今月七日，已令私署通奏使、宣徽南院使伊审证奉表归降，以前路寇攘，前进不得。臣寻更令兵士援送，至十一日，尚恐前表未达，续遣供奉官王茂隆再赍前表。至十二日以后，相次方到军前，料惟血诚，上达睿听。臣今月十九日，已领亲男诸弟，纳降礼于军门，至于老母诸孙，延余息于私第。陛下至仁广覆，大德好生，顾臣假息于数年，所望全躯于今日。今蒙元戎慰恤，监护抚安，若非天地之垂慈，岂见军民之受赐！臣自量过咎，尚切忧疑，谨遣亲弟诣阙奉表，待罪以闻。”太祖赐诏曰：“朕以受命上苍，临制中土，姑务保民而崇德，岂思右武而佳兵至于兴戎，盖非获已。矧惟蜀郡，僻处一隅，靡思僭窃之愆，辄肆窥觐之志，潜结并寇，自起衅端。爰命偏师，往申吊伐，灵旗所指，逆垒自平。朕常中夜恍然，念兆民何罪！屡驰驿骑，严戒兵锋，务宣拯溺之怀，以尽招携之礼。而卿果能率官属而请命，拜表疏以祈恩，托以慈亲，保其宗祀，悉封府库，以待王师。追咎改图，将自求于多福；匿瑕含垢，当尽涤于前非。

朕不食言，尔其无虑。”昶乃举族与官属由峡而下，至江陵，上遣皇城使窦俨迎劳之。昶与母至襄阳，复遣使赍诏赐茶药。

所赐诏不名，仍呼昶母为国母。昶将至，命太宗劳于近郊。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阙下。时乾德三年也。帝以昶来降，意嘉之，诏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等约前代仪制，草定受降之礼。正月十六日，昶至前一日，有司设御座于崇元殿，陈

仗卫于庭，如元会

之仪。又为昶及伪官属设次于明德门外，设表案于门，横街之北。是日，大陈马步诸军于天街左右。昶及弟伪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阙下，皆素服纱帽。通事舍人引昶于表案南序立，北向，伪官属皆班于昶后，置待罪表于案。昶跪授阁门使，持表入。

昶等还位，序立以俟命。表至帝前，侍臣读讫，阁门使承旨出宣。昶等悉俯伏于地，通事舍人二员掖昶起，伪官属皆起，并鞠躬听命。阁门使宣制释罪，昶等再拜三呼万岁。阁门使又承旨赐昶等袭衣冠带，衣库使导所赐陈于前，昶再拜跪受，各就次，易服乘马。昶至升龙门下马，官属至启运门下马，就次入见于崇元殿。帝袞服升座，轴帘却扇。文武百官先入，起居讫，分班东西相向。阁门使引昶等入，起居舞蹈，称谢。宣徽使承旨唤昶升殿，昶等皆再拜，伪官属依位序立。通事舍人引昶升自东阶，宣徽使承旨安抚至御座前鞠躬，帝亲抚问之。昶还位，与官属皆舞蹈再拜，三呼万岁。昶出，中书门下率百僚称贺。

礼毕，御明德门，宣赦：“门下：伐罪吊民，所以昭宣王略；眚灾肆赦，所以荡涤群非。稽有国之旧章，盖哲王之能事。朕飞龙抚运，跃马兴邦。虽禹别九州，尽为王土；而蜀川一境，犹隔华风。天兵飞渡于剑门，蜀主哀号而纳款。念其生聚，曲为保全。宜推旷荡之恩，用慰伤残之俗，易苛政以平恕，革重敛为轻徭。用举宏纲，正我王度。自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，应伪蜀管内罪无轻重、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。自乾德二年终，所有残欠租税，并与除放。仍特放今年夏税及沿纳诸杂物色等一半，兼令逐州子细分析目前诸色税赋及科配烦重名目，闻奏，当与等第，永远减放。应败缺场务，仍各具事申奏。当议指挥西川城内人户食盐，伪蜀估定每斤一百六十文足陌，令每斤特减六十文足陌，今后只定一百文足陌。所有诸州盐，各取逐处价例，三分中与减一分。应乡村不济人户缺少粮

食者，委逐处官吏开仓赈贷，候丰熟日，令人户一斗只纳一斗。

昨者收复之际，亦已严切指挥。或虑诸军虏得丁口，便仰各放还本主，不得更有隐藏，如敢固违，当行严断。其伪蜀内外文武臣僚及将校职员等能奉其主，归我大朝，念兹通变之方，宜预旌酬之宠，各令分析名衔申奏，当与加恩。管内应有负罪逃窜之人、亡命山林之辈，限赦到一月内，许自陈首，并仰放罪。

仍令逐处长吏倍加安抚，如限满不自陈首，复罪如初。乃眷剑南，比为内

地，自累朝之艰否，据千里之江山，岂无沉滞之人宜下帝求之诏，所在州郡及山林有怀才负艺、未沾寸禄者，委长吏闻奏。先贤丘垅，不得樵采。古来庙宇，咸与修崇。其余节妇义夫顺孙孝子有堪旌赏，当议举明。官吏军民各勤职业。

乐予景运，当庆新恩。告示一方，咸知朕意。”是日，宴近臣及昶等于大明殿，昶奉觞上寿。是日，又赐昶玉带、金鞍勒马、金器千两、银器万两、锦绮千段、衣着万匹；赐昶母李氏金器三百两、银器二千两、锦绮千段、绢千匹；自仁贄、玄喆、李昊等恩赐各有差。先是，帝诏有司于右掖门街，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，供帐悉备，至是赐之。又为其伪官属各营居第。

翼日，诏曰：“伯禹导川，黑水本梁州之域；河图括象，岷山直井络之墟。是曰坤维，素为王土。属中原多故，四海群飞，遂割裂于山河，竞僭窃于位号。朕削平宇县，载整皇纲，复周、汉之旧疆，宠绥群后；采唐、虞之大训，协和万邦。六年于兹，百揆时叙。礼乐征伐之柄，尽出朝廷；蛮夷山海之君，咸修职贡。一昨顺长庚而授律，法时雨以兴师，先申诞告之文，以慰徯来之众。咨尔伪蜀主孟昶，克承余绪，保据一隅，擅正朔以自专，历岁年以滋久。而能属王师之致讨，察天道之恶盈，体此绥怀，思于效顺，尽率官吏，来降军门，手疏以陈诚，伏天阍而请命。是用昭示大信，尽涤汝瑕，度越彝章，升于崇秩。

冠紫微之近署，以奉内朝；翦鹑首之奥区，为之封邑。率从异数，式洽殊私。尔宜钦承，往践厥位。可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秦国公，给上镇节度使俸禄。余伪官除拜有差。”昶数日卒，年四十七。太祖废朝五日，素服发哀于大明殿。

赠中书令，追封楚王，谥恭孝，赙布帛千匹，葬事官给。后数日，其母李氏亦卒。初，李氏随昶至京师，太祖数命肩輿入宫，劳之曰：“母善自爱，无戚戚怀乡土，异日当送母归。”李氏曰：“使妾安往”太祖曰：“归蜀尔。”李氏曰：“妾家本太原，傥得归老并土，妾之愿也。”时晋阳未平，太祖闻其言，大喜曰：“俟平刘钧，即如母所愿。”因厚加赐赉。及昶卒，不哭，以酒酹地曰：“汝不能死社稷，贪生以至此。吾所以忍死者，以汝在尔，今汝既死，吾何生焉！”因不食，数日卒。

太祖闻而伤之，赙增加等，与昶俱葬洛阳，诏发奉义甲士七千人护送。七月，正衙备礼册命昶，其文曰：“维乾德三年岁次乙丑七月己未朔二十四日戊子，皇帝若曰：咨尔故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秦国公孟昶，夫册赠之典，所以彰世祚而纪勋伐；继绝之义，所以旌异域而表来庭。苟匪全功，宁兼二者。国家



承乾抚运，括地开图。稽至德于勋、华，体深仁于汤、禹。既定壶关之乱，复剪淮夷之凶，暨荆及衡，洗荡逋秽。以为人君之道，先德而后刑；王者之师，有征而无战。兵威震叠，寰宇来同。以致薄伐西川，徂征三峡。惟尔昶袭乃堂构，据有巴庸，而能祇畏皇灵，保全宗绪，知机识变，委顺图全。驰子牟魏阙之心，奉伯禹涂山之会。朕自闻献款，良切虚怀。舟车欣至止之初，邸第锡非常之制。封崇异数，期保永年。景命不融，奄然殒谢。呜呼！尔有及亲之孝，特异常伦；尔有奉上之情，所期终养。何高穹之不祐，与幽壤以同归！斯朕所以当宁兴悲，彻县永叹。询于史氏，申命礼官，今遣使起复云飞将军、检校

太傅、右神武统军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平昌县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孟仁贇持节，册赠尔为尚书令，仍追封楚王。呜呼！

式备哀荣，载光简牒。南宫峻秩，全楚大邦，并示追崇，复超彝制。始终之分，朕无愧焉。尚冀英魂，歆兹盛礼。呜呼哀哉！”礼毕，其册载以犊车。设鹵簿、鼓吹，导至其第。册及门，主人迎册使入。是日，仍赐昶坟庄一区，给守坟人米千石、钱五十万。初，昶在蜀专务奢靡，为七宝溺器，他物称是。每岁除，命学士为词，题桃符，置寝门左右。末年，学士韦寅逊撰词，以其非工，昶自命笔题云：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”

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，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，而“长春”乃太祖诞圣节名也。又昶袭位后，民质钱取息者，将徙居，必书其门曰：“召主取赎。”其末年，西川妇女竞理发为高髻，号朝天髻。始周世宗平淮甸，克关南，议讨而未果，至太祖乃平之。自始伐至降，凡六十六日。昶父子据有二蜀三十一年，至是国除。王全斌既平蜀，部下多渔夺民财。及凯旋，太祖尽得其状，召行营都监王仁贇面诘之。仁贇历诋诸将所为，奢纵不法，冀以自解，且曰：“清廉畏慎，不辜陛下任使者，惟有曹彬一人耳。”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，彬入奏曰：“征西诸将皆获罪，臣独受赏，何以宁处”上曰：“卿有功无过，又不自矜。

苟若有纤芥之累，王仁贇岂有为卿隐耶劝惩，国之常典，可无让也。”蜀平，得州府四十六，益、彭、眉、嘉、绵、汉、资、简、梓、遂、黎、雅、陵、戎、泸、维、茂、昌、荣、阆、渠、合、龙、普、利、渝、涪、黔、施、达、洋（原注：缺文）百四十，户五十三万四（原注：缺文。）。

李筠在镇，擅其征赋，颇招集亡命。尝以私忿囚监军使，世宗不能堪，但下诏责让而已。至是，遂以建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叛，太祖遣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、殿前

副都指挥点检义成军节度使高怀德率诸军进讨。五月二日，又命宣徽南院使咎居润赴澶州巡警，诏殿前都点检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、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全斌由东路会兵进讨。前德州刺史曹翰、前耀州刺史张晖并充行营壕寨使，由东路与守信等合。敕守信等曰：“勿纵筠下太行，急进师扼其隘，破之必矣。”帝乃下诏曰：“违天逆命，不可以逋诛；伐罪吊民，式慰其徯望。昭义军节度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筠出于贱隶，骤列通侯，诡譎多端，包藏有素。朕以皇天眷命，历数在躬。念同事于前朝，每曲形于厚礼，推赤心而示信，指天日以申盟。

而不体予怀，自隳尔节。窥觐神器，俶扰天常，囚辱使臣，虔刘民吏，结刘钧于并垒，害张福于高平。肆其凶谋，干我大戮。

国有常宪，人其舍诸。将申齐斧之刑，用致灵旗之讨。李筠宜削夺在身官爵，令诸道会兵进击。宥其驱胁，实前王之令猷；示以招怀，亦吾民之何罪！黎城旧壤，上党名区，俗本贞纯，人知节义。岂私从乱，必自改图。苟去危以就安，可转祸而为福；立功名于当世，保富贵以终身。勿成染污之风，自取覆亡之咎。凡尔士庶，当体朕怀。”五月十九日，内降手诏亲征。”

朕仰膺天眷，肇启皇图，念可畏之非民，敢无名而动众。李筠不知天命，犯我王诛，弃带河砺岳之恩，为干纪乱常之事。已行攻讨，即俟荡平。当九夏之炎蒸，念六师之劳苦。深居宫阙，情所难安。当议省巡，用伸慰抚。朕取此月内暂幸军前，所司供顿务从俭约，郡国长吏不得擅赴行在。两京留司官起居表章，传置以闻。勿令劳扰，以称朕意。”以二十四日次荥阳，西京留守向拱、河阳节度使赵晁来朝。太祖召拱与语，拱曰：“李筠逆节久露，兵势渐盛。陛下宜速济大河，历太行，乘其未集而击之，平贼心矣。若稽留浹旬，臣恐贼锋益炽，攻之难力矣。”帝深然之。其月，石守信败筠军于长平，斩首三千余级，拔

大会寨。十九日，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率兵屯河阳。石守信、高怀德又破筠众三万于泽州，获伪河东节度使范守图，降河东援军数千，皆杀之。帝以亲驾，大赦天下：“门下：天生五材，武可以底宁祸乱；君有一德，恩所以辑睦兆民。爰自眷命自天，膺图开国。繫朕寡昧，勉徇乐推。

式造新邦，务求治道。县小大之政，必切躬亲；蕃宣勋旧之臣，敢忘礼遇。以四海乐康为念，以一物失所为忧，勿敢怠荒，庶期开泰。不谓壶关之地，分野缠灾，守臣无事以生疑，同恶望风而相济。朕推心勉谕，屈己俯从。和气不

能易豺狼之心，平地于是作荆榛之路。昨者长驱禁旅，直上太行。始戮贼军，寻平泽、潞。锋交矢接，瓦解冰消。潞州既逼危亡，寻输降款。契我好生之意，各覃加等之恩。一境熙春，万家安堵。既豁黔黎之望，实凭宗社之灵。重念将士同心，服干戈而展效；官吏奉职，部力役以有劳。将同庆于域中，宜大赉于天下。应天下见禁罪人，自六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。云云”。

李重进九月反状闻，太祖遣石守信、王审琦、李处耘、宋偓等四将率禁兵讨之，仍令友规护前军……乃下诏曰：“黄轩御极，尝行中冀之诛；虞舜登庸，先正四凶之罪。芘民靖乱，何莫由斯朕以历试艰难，肇膺眷命，务辑宁于华夏，思康济于黎元。爰整锐师，濯征多垒，慰其僭后，匪曰佳兵。新授平卢军节度、淄青等州观察使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重进位列公侯，任隆藩翰，自皇家之起运，包异志以无君。朕法天无私，与物更始，特含垢以宥罪，听改行而自新，申抚谕于玺书，形誓言于金券，特迁大镇，用保永图。而敢固守孤城，拒违王命。此而无忍，孰不可忍宜正彝章，用惩大憝。其李重进在身官爵并宜削夺。”上谓左右曰：“朕于周室近臣无所图间，重进不体朕心，自怀反侧。今六师在野，朕当自慰抚之。”十月二十一

日，内降手诏曰：“朕以反臣负国，凶党婴城，劳将帅以征行，救生灵之涂炭。重念蒙犯霜露，跋涉山川。将亲示于抚循，须暂离于京阙。朕取今月内幸扬州，凡所供须务令省约。方期靖乱，无至劳人。余依征泽潞诏书从事。”

陈洪进入朝，以其地来归，太宗优诏嘉纳之。以洪进为武宁军节度、同平章事，留京师奉朝请。诸子皆授以近郡。五月一日，降德音：“门下：朕纂绍基图，临御区宇，庆五兵之销偃，致四海之混同。顾惟动植之间，悉被生成之泽。念清源之一境，隔朝化以多年，江山虽在于照临，黎庶未沾于恩惠。节度使陈洪进素怀明略，喜遇昌期，偃戎节以来朝，录地图而上进。今者川途无壅，声教大同，宜覃宽宥之恩，俾洽维新之化。

应泉、漳等州管内州县诸色罪人，限德音到日，并从释放。云云。於戏！同文共轨，荷宗社之殊休；恤物爱民，乃帝王之常道。矧惟远俗，初被皇风，用安归向之心，倍注抚柔之意，降九天之雨露，苏比屋之生灵，必令其万户千门，永乐于轻徭薄赋。凡尔众庶，当体朕怀。主者施行。”

太宗征太原，次澶渊，太仆寺丞宋捷者掌出纳行在军储，迎谒道左。太宗见姓名喜，以为我师有必捷之兆。车驾将至，令语攻城诸将曰：“我端午日置酒，宴会于太原城中。”至癸未，继元降，乃五月五日也。

太宗朝平蜀贼李顺。淳化四年，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起而为乱，谓其众曰：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。”贫民附者益众。先是，国家平孟氏之乱

，成都府库之物悉载归于内府。

后来任事者竞功利，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，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。蜀地土狭民稠，耕稼不足以给，由是群众起而为乱。二月，杀彭山县令齐元振。十二月，与巡检张玘斗于江原县，玘死之，小波亦病创卒。众推小波妻弟李顺以淳化五年正月叛，攻邛、

蜀二郡，官吏多被其害。又败都巡检郭允能于新津，贼势益盛，众附者数万。永康军、双流、新津、温江、郫县皆为顺所陷，纵火大掠，遂进攻成都。既陷成都，知府事郭载率官吏奔东川，贼遂据成都。上命昭宣使、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，率兵讨之，以便宜决遣。又命枢密直学士张咏知成都府，雷有终、裴庄、刘锡、周渭等掌川峡随军漕运，马步军都军头王杲率兵趋剑门，崇仪使尹元率兵由峡路而进，并受继恩节制。

又命成都府监军供奉官宿翰为崇仪使。先是，群盗自成都分攻剑门，翰先自成都领兵投剑门，适与正兵合。因迎击，大破贼众数千人，余三百人奔归成都。顺怒其惊众，尽杀之。奏至，上嘉翰功，故有是命。三月，诏继恩：“朕以凶民啸聚，蜀郡惊骚，俾聊举于军师，务速令于平荡。已闻虎旅，将覆巢

。

既显戮于鲸鲵，虑俱焚于玉石。顷令分别，用振恩威。宜令王继恩候前军所到处，其贼党等或敢恣凶顽，或辄行拒抗，即尽加杀戮，不得存留。其有或先被胁从，或自能归顺，更不问罪，并与安存。不惟推好生恶杀之心，亦用举惩恶劝善之典。谅尔将兵之意，知予及物之恩。”四月，继恩由小剑门路入研石寨，破贼斩首五百级。遂北过青强岭，平剑州，进破贼五千众于柳池驿，斩首六百级。贼众望风奔走，杀戮溺死者不可胜计。又克阆、绵二州。五月，至成都，破贼十余万，斩首三万级，获顺及伪官甚众。及议赏功，中书欲除宣徽使。太宗曰：“朕读前代书史，不欲令宦官预政事。宣徽使，执政之渐也。止可授以他官。”宰相恳言继恩有大功，非此任无足以议赏典。上深怒，责丞相等，命学士张洎、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，序位于昭宣使之上，以授之。继恩握重兵，久留成都，转饷不给，专以饮宴为务，每出入，前后奏音乐，又令骑兵执博局、横枰自随，威振郡县，仆使辈用事恣横，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，坐而玩寇，

军士亦无斗志。余贼窜伏山谷间，州县有复陷者。太宗知之，乃命入内押班卫绍钦同领其事，命给事中、参知政事赵昌言充川、峡路兵马都部署，自宣政使王继恩以下皆听其节度。御札数幅，丁寧授以方略。奸党悉平。至道二年

春，布衣韩拱辰诣阙上言，继恩有平贼大功，当乘机务，今薄赏无以慰中外之望。

上大怒，以拱辰妖言惑众，杖脊黥面，配崖州。俄召继恩还。

又有刘盱者，广武指挥军卒也。至道三年八月，都巡检使韩景祐至怀安军，盱谋杀景祐而叛。是夜三鼓，啸聚军士，逐景祐，景祐逾垣遁逸。遂掠怀安及汉、蜀、邛州。永康军招安使上官正即与钤辖马知节领兵趋新津，贼出邛州方井，击败之，斩盱，尽平其党。九月，太宗因言西川叛卒事，辅臣或曰：“盖地无城池，所以失其制御。”上曰：“傥官吏得人，善于绥抚，使其乐业，虽无城可也。”昌言为人辩智，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，上悦之，恩遇甚厚。既行，时有峨眉山僧茂真以术得幸，谓上曰：“昌言额纹有反相，不宜委以蜀事。”上方悔之。会昌言至凤翔，是时寇准知州，密上言：“赵昌言素有重名，又无子息，不可征蜀，授以兵柄。”太宗得疏，大惊曰：“朝廷皆无忠臣，言莫及此，赖有寇准忧国家尔。”乃诏昌言以军事付王继恩，罢知政事，以户部侍郎知凤翔，召寇准参知政事。西川招安使王继恩部送贼西句重荣等五辈诣阙，上曰：“汝曹本非为恶，但官吏失于抚御，致尔为盗。及兵兴，武人务在立功，肆行杀戮，尔辈惧死亡命耳。朕今谕以恩信，不忍诛也。”皆释甲，放之。太宗闻蜀贼起，顾侍臣曰：“蜀土之民近岁日益繁盛，但习俗嚣浮，多事邀赏。物极必反，今小寇惊动，岂天意抑其浮华耶”吕蒙正曰：“昔楚庄小国之君，常惧无灾。今升平之代，远方忽有狂寇，亦恐天垂警戒。”吕端曰：“蒙正之言，望陛下留意。”上深纳之。

## ●卷十八 升降州县一

### ○东京

开封府，大中祥符二年，改浚仪县为祥符县。复后唐匡城县为长垣县。建隆四年，升东明镇为东明县，以济阳镇属县。

咸平五年，升通许镇为咸平县。

### ○西京

河南府，熙宁八年，省洛阳县入河南县，元祐二年复置。

熙宁八年，省缙氏县入偃师县。熙宁五年，省伊阙县入伊阳县。

### ○南京

应天府，景德四年，升归德军为应天府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升南京。

### ○北京

大名府，庆历二年，升大名为北京。

### ○京东路

青州，淳化五年，改为镇海军节度使。政和元年曰齐郡。

密州，开宝五年，升为安化军节度。

拱州，崇宁四年，以开封府襄邑县，建州名辅州，以为东辅，又改今名。

齐州，治平二年，升为兴德军节度。咸平四年，省临济县入章丘县。

潍州，建隆三年，以青州北海县置北海军。乾德二年，升为潍州。政和元年，曰北氲。建隆三年，析北海县地置昌邑县。

乾德三年，以营丘城置安仁县，寻改为昌乐。

淮阳军，太平兴国七年置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以徐州之宿迁县属淮阳军。

### ○京东西路

袭庆府，建隆元年，复泰宁军节度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改乾封县为奉符县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改曲阜县为仙源县。

兴仁府，建中靖国元年，改周彰信军为郡，后升府。大观三年，升都督府。大观二年，改宛句县为宛亭县。

郓州，大观二年，升大都督府。

广济军，太平兴国三年，以定陶镇置广济军。至熙宁四年，

废，属曹州。元祐元年复置。

邓州，建隆初，省临濑县入穰县。

襄州，乾德三年，以阴城镇置乾德县。太平兴国元年，复改义清县为中庐县。

均州，乾德六年，省丰利县入郟乡县。

随州，乾德五年，升崇义军节度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崇信军。熙宁元年，省安化县。

金州，乾德五年，升昭化军节度，后为防御。熙宁六年，省平利县。元祐二年复置。

房州，雍熙三年，升钜军节度一宝中，省永清县一宝中，省上庸县。

### ○京西北路

颍昌府，元丰三年，升许州为府。崇宁四年，建为南辅。

熙宁四年，省许田入长社县。崇宁四年，以汝州之郟县属颍昌府。

郑州，景祐元年，升奉宁军节度。崇宁四年，建为西辅。

崇宁四年，以河南府密县属郑州。

滑州，太平兴国四年，改武成军节度。治平三年，省灵河县入白马县。

孟州，大中祥符中，改汜水县汜水关为行庆关。庆历三年，以唐洛州王屋

县属孟州。

蔡州，景祐二年，升淮康军节度。

陈州，建隆元年，改澉水县为商水县。熙宁六年，省南顿县入商水。元祐元年复置。

顺昌府，元丰二年，升顺昌军节度。政和六年，升为颍州府。

汝州，熙宁四年，省龙兴县入鲁山县。元祐二年，复置。

信阳军，唐义阳郡一宝九年，降为军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为信阳一宝九年，省钟山县属义阳一宝九年，以罗山县属信阳军。

○河北东路

开德府，大观元年，升府。崇宁四年，建为北辅。雍熙四年，省临黄县入观城县。熙宁四年，省顿丘县入清丰县。崇宁四年，以大名府南乐县属开德府。

河间府，大观二年，升府。熙宁六年，省束城县入河间县。

熙宁六年，省景城县入乐寿县。

冀州，庆历八年，升安武军节度。皇祐四年，省堂阳县入南宫县。

棣州，大中祥符八年，徙州城及厌次县于阳信县地，徙阳信县于故厌次县。

雄州，政和三年，为易阳郡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归义县为归信。建隆四年，复置容城县。

霸州，政和三年，为永清郡。景祐元年，省永清县入文安县。

莫州，熙宁六年，省长丰县为镇，又省郑县入任丘。元祐二年，复郑县，寻又罢为镇。

滨州，大中祥符五年，省蒲台县入渤海县。庆历六年，析渤海县地置招安县。

恩州，唐为贝州。天宝初，曰清河郡。至和元年，省漳南县入历亭县。

清州，太平兴国七年，以沧州永安县置。大观二年，河清七昼夜，因改为清州。政和三年，为乾宁郡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以永安县之范桥镇置乾宁县。熙宁六年，省为镇，后复置县。

崇宁三年，又省之。

永静军，庆历七年，以将陵县属永静军。淳化元年，以阜城县属永静军。

保定军，太平兴国六年，以涿州归信县新镇，置平戎军，景德元年改今名。

## ○河北西路

相州，天圣七年，改永定县曰永和。熙宁五年，省入安阳。

熙宁五年，省邺县入临鄆。

中山府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定武军节度。政和三年，改中山府为中山郡。康定元年，省陞邑县入安喜县。景德元年，以祁州无极县属中山府。

洺州，建隆元年，升为防御。熙宁三年，省曲周县入鸡泽县。熙宁六年，省临洺县入永年县。

祁州，景德元年，徙治蒲阴县。端拱元年，以恒州鼓城县属祁州。熙宁六年，省深泽县入鼓城。元祐元年复置。

保州，政和三年，为清苑郡。太平兴国六年，改清苑为保塞县。

保州，崇宁四年，升为庆源军节度一宝五年，改昭庆县为隆平县。熙宁六年，省入临城。元祐元年复置。熙宁五年，省

柏乡赞皇入高邑县。

邢州，熙宁六年，省平乡县入巨鹿县。元祐元年复置。熙宁六年，省尧山县入内丘县。元祐元年复置。

熙宁五年，省任县入南和县。元祐元年复置。大观元年八月二十六日，诏迁赵州隆平县、邢州巨鹿县于高地，以隆平地下湿、巨鹿近为黄河陷没故也。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，尚书省言邢州巨鹿县昨被黄河淹没之事，今来水势已退，乞兴复旧县。从之。

永宁军，雍熙四年，以博野县地置宁边军。景德元年，改永定。天圣四年改今名。

广信军，太平兴国六年，置为威虏军。景德元年改今名。

## ○陕西路

永兴军路，京兆府，大中祥符八年，改昭应县为临潼县。

大观二年，复以清平镇置终南县。

河中府，太平兴国七年，改护国军节度。

陕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保平军节度。

延安府，唐延州。后唐彰武军。皇朝升府。

同州，太平兴国七年，升为定国军节度……

耀州，开宝五年，为感义军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感德军。

淳化四年，以云阳县之梨园镇置淳化县。

虢州，建隆元年，改弘农县为常农县。至道三年，改曰虢略。熙宁四年，省王城县入虢略。



银州，唐银川郡。

绥德军，熙宁二年，收复唐绥州，又废为绥德城。后升为

军。

保安军，太平兴国二年，以延州永安镇置军。天禧四年，置建子城。天圣元年，改为德靖寨。庆历四年，置顺宁寨。

○环庆路

环州，淳化五年，复周之通远军为环州。天圣四年，复改方渠县为通远县

。

庆州，乾德二年，复为安化郡。乾德二年，复顺化县为安化县。乾德二年，省同川县入安化县。熙宁四年，复置合水县，省华池、乐蟠两县入合水。熙宁三年，以宁州彭原县属庆州。

○泾原路

泾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彰化军节度。咸平四年，置保定县。五年，省为寨。大观二年复置。

渭州，熙宁五年，仪州废，以安化县来属。乾德元年，以旧崇信军地置崇信县，属凤翔府。淳化中，属仪州。熙宁五年，州废，来属。熙宁五年，仪州废，以华亭县来属。

原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宁州丰义县为彭阳。至道三年，属原州。

怀德军，大观二年，升平夏城为军，以萧关等寨来属。

镇戎军，至道元年，以故平高县地置。

德顺军，庆历三年，以渭州陇干城置。元祐八年，置陇干县。

○秦凤路

凤翔府，熙宁五年，以好畤县属府。

陇州，开宝元年，析汧阳置陇安县。

凤州，河池县，皇朝徙治固镇。两当县，皇朝徙治广乡镇。

秦州，建隆二年，置伏羌寨。熙宁三年以为城。

巩州，崇宁四年，升宁远寨为县。

○熙河路

熙州，熙宁五年，收复吐蕃之武胜军，置州，升镇洮军节度。熙宁五年，置渭源堡，属州。

兰州，元丰四年，收复金城县。

河州，熙宁六年，收复凤林县，置枹罕县。七年省。崇宁四年，升宁河寨

为县。

岷州，熙宁六年收复。崇宁四年，复置祐川县。建隆三年，以良恭、大潭二镇置大潭县，属秦州。熙宁六年，属岷州。熙宁六年，以长道县属岷州。

会州，元符二年，收复乌兰县。

廓州，元符二年，收复米川县。

洮州，元符二年，收复临潭县。

湟州，大观三年，赐向德军额。宣和元年，改为乐州。

### ○河东路

太原府，太平兴国四年，克复，降为并州。旧治太原、晋阳二县，遂徙治阳曲。太平兴国四年，省太原县入榆次。建隆四年，以晋阳县为平晋军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废为平晋县。熙宁三年，省入阳曲。政和五年复。

潞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昭德军节度。建中靖国元年，改隆德军节度。

庆祚军，旧晋州赵城县。熙宁五年，废为镇，隶洪洞县。

元丰二年，复为县。政和三年，升为军。

麟州，乾德五年，升建宁军节度。端拱元年，改镇西军节度。

岚州，咸平五年，以宪州楼烦县来属。

宪州，熙宁三年废，十年复置。咸平五年，以岚州静乐县来属。

慈州，熙宁五年废入隰州。元祐元年复置。熙宁五年，省文城县入吉乡县，又省乡宁县。

丰州，嘉祐七年，以府州萝泊川掌地置，东南接府州，西接麟州，不统县。

辽州，熙宁七年，废为平定军。元丰八年复置。熙宁七年，省和顺县为镇，入辽山。元丰元年复置。

岢岚军，太平兴国四年，析岢岚州置军。

宁化军，太平兴国四年，析岚州地置宁化县。五年，于县置军，领宁化一县。

威胜军，太平兴国二年置，并沁州入焉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以潞州武乡县来属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废沁州，以沁源县来属。

太平兴国六年，废沁州，以绵上县属大通监。宝元二年来属。

平定军，太平兴国七年，改上父县为平定县，置平定军。

保德军，淳化四年，析岚州置定羌军。景德二年，改曰保德。

火山军，太平兴国七年，以岚州雄勇镇置军。治平四年，置火山县。熙宁

四年，县废。

晋宁军，元祐二年置。大观三年，石州临泉县来属。

○淮南东路

亳州，大中祥符七年，升集庆军节度。大中祥符七年，改真源县为卫真县。

。

泗州，乾德元年，以楚州盱眙县来属，州徙治此。建隆二年，省徐城县入临淮。乾德元年，以濠州招义县属泗州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为招信。

真州，大中祥符六年，以圣像成功，升为真州。

通州，天圣元年，改周通州为崇州。明道二年复故名。

○淮南西路

寿州，开宝四年，改盛唐县为六安县。

无为军，太平兴国三年，以巢县之无为镇置军。太平兴国三年，以庐州巢县来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以庐州庐江县来属。

无为县，熙宁三年，析巢县、庐江县地置。巢县，太平兴国三年，自庐州来隶。绍兴五年，废为镇。六年夏。十一年隶庐州。

十二年复隶。

光州，建隆元年，改殷城县为商城县。后省为镇，入固始。

○两浙路

案《宋史》：两浙路，熙宁七年，分为两路，寻合为一，南渡后复分。

临安府，淳化五年，改宁海军节度。六年，升杭州为府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改钱江县为仁和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改安国县，复曰临安县。太平兴国四年，改新登县为新城县。

平江府，太平兴国三年，改苏州吴郡为平江军。

润州，开宝八年，改镇江军节度。熙宁五年，省延陵县入丹阳。

常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义兴县为宜兴县。淳化元年，江阴军废，以江阴县来属。三年，复置军。熙宁四年，又废来属。

秀州，政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，改秀州为嘉禾郡。

湖州，景祐元年，改为昭庆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七年，析乌程县地置归安县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以杭武康县来属。

睦州，宣和元年，升建德军节度。三年，改为严州。

越州，大观元年，升为帅府。

明州，建隆二年，改奉国军节度。熙宁六年，析鄞县置昌国县。

温州，石晋为静海军节度。政和七年，升应道军节度。

台州，建隆元年，复改台兴县为天台县。景德四年，改永安县为仙居县。  
处州，咸平二年，复改白龙县为松阳县。  
婺州，淳化元年，改宝宁军节度。

衢州，乾德四年，以常山县地置开化场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升为县。

○江南东路

建康府，开宝八年，降为升州。

饶州，开宝八年，以余干县地置安仁场。端拱元年升为县。

池州，开宝八年，以江宁府铜陵县来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以江州东流县来属。

信州，开宝八年，升宝丰镇为县。景祐二年省。康定元年复置。庆历三年，又省入弋阳一宝八年，以铅山县直隶京师，后属信州。熙宁七年，复升永丰镇为县。

太平州，开宝八年，改雄远军为平南军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升为太平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以宣州芜湖县、繁昌县来属。

南康军，太平兴国二年置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以洪州建昌县、江州都昌县来属。

广平军，开宝八年置。端拱元年，以郎步镇置建平县。

宁国府，旧宣州。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六日，以孝宗潜藩升为府。

○江南西路

原注：绍兴元年，以江、洪、筠、袁、虔、吉州、兴国、南康、临江、南安军为江南西路。四年，拨南康军依旧隶江南东路

洪州，太平兴国六年，析南昌县置新建县。

虔州，太平兴国八年，以险江镇置兴国县，以九州镇置会昌县。

吉州，太平兴国九年，置吉水县。至和元年，以报恩镇置永丰县。熙宁四年，以万安镇置万安县。

袁州，雍熙元年，以宜春县地置分宜县。

抚州，开宝三年，以宜黄场复置宜黄县一宝五年，以金溪场置金溪县。

筠州，太平兴国三年，以高安监步镇置新昌县。

兴国军，太平兴国二年置。乾德五年，以大冶场置大冶县，属鄂州，太平兴国二年来属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以鄂州通山县来属。

南安军，淳化元年置，以虔州大庾县建军，以县为治所，以虔州南康县、

上犹县来属。

临江军，淳化三年置。

建昌军，太平兴国四年，改建武军为建昌。淳化二年，以抚州南丰县来属。

## ●卷十九 升降州县二

### ○荆湖南路

潭州，淳化四年，以衡州衡山县、岳州湘阴县来属。熙宁六年，以益阳县地置安化县。太平兴国七年，析长沙县置宁乡县。

衡州，乾德三年，以安仁场置安仁县，析衡阳、衡山二县地入焉。

道州，熙宁五年，省永明县入营道县。元祐二年复置。乾德三年，改延唐县为宁远县，省大历县入宁远。

永州，雍熙元年，以零陵县之东安场置东安县。

郴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郴义县为桂阳县，改义章县为宜章县。熙宁六年，改高亭县为永兴县。

邵州，熙宁五年，收复梅山，以其地置新化县。元丰四年，以溪洞徽州为蒗竹县。崇宁四年，以临口寨为临冈县。

武冈军，崇宁五年，升武冈县为军，以蒗竹县分为绥宁、临冈二县隶焉。

桂阳军，本桂阳监。景德元年，以郴州蓝山县来属。

### ○荆湖北路

江陵府，乾德三年，以江陵县地置潜江县。乾德三年，置

建宁县。熙宁六年，省入石首县。元祐元年复置。

鄂州，开宝八年，改临江县为崇阳县。景德四年，改永安县为咸宁县。

安州，熙宁二年，省云梦县入安陆县。元祐元年复。

复州，熙宁六年，废。复置。熙宁六年州废，以景陵县属安州，省沔阳县入监利县。后置州，复来属。乾德二年，以白沙院置玉沙县，属江陵府。至道三年，以县来属。熙宁六年，省入监利。元祐元年复置。

鼎州，大中祥符五年，改武陵郡曰鼎州。乾德元年，析武陵县置桃源县。

峡州，开宝八年，省巴山寨入夷陵县。

岳州，淳化五年，升王朝场为县。至道二年，改为临湘县。

乾德元年，复朗州桥江县为沅江县，来属。

归州，熙宁五年，省兴山县入秭归。后复置。

沅州，熙宁七年，平溪洞地，置沅州，以潭阳县地置卢阳县，为州治。熙

宁五年，以龙标县地置镇江寨。元丰三年，废为铺。熙宁七年，以龙门县地置龙门铺。元丰三年，升黔江城置黔阳县。

靖州，熙宁九年，平溪洞，复置诚州。元祐二年，废为渠阳军，三年废为寨，属沅州。绍圣中复置诚州。崇宁二年，改靖州。元丰六年，置渠阳县，为诚州治，改罗蒙县为通道县。

汉阳军，熙宁四年，废属鄂州。元祐元年复置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改汶川县为汉川县。

荆门军，开宝五年置。熙宁六年废。元祐元年复置。初治当阳，后治长林县。

### ○成都路

成都府，太平兴国六年，降为益州。端拱元年，复升成都府，剑南西川节度。淳化元年，复为益州。嘉祐四年，复升为府。六年，复为剑南西川。熙宁五年，省犀浦县为镇，入郫县。

天圣四年，改灵池县为灵泉县。

眉州，太平兴国元年，改通义县为眉山县。

蜀州，绍兴十四年，升崇庆军节度为府。宝四年，改唐兴县为江源县。

彭州，开宝四年，改唐昌县为永昌。崇宁中，改为崇宁。

绵州，熙宁五年，省西昌县入龙安县。熙宁九年，以茂州石泉县来属。

嘉州，熙宁五年，省平羌县入龙游县。淳化四年，以眉州洪雅县来属。乾德四年，省绥山县入峨眉县。

邛州，熙宁五年，省临溪县入临邛县。

黎州，庆历七年，省通望县入汉源县。

茂州，熙宁七年，即汶川县治置威戎军使。

简州，熙宁五年，省贵平县入平泉县。

威州，景祐三年，改维州为威州。天圣元年，改通化县为金川县。景祐四年复旧名。治平三年，即县治置通化军。

隆州，熙宁五年，降陵州为陵井监。政和三年，改为仙井盐。隆兴元年复为州，更名隆州。咸平四年，省始建县入井研县。

永康军，乾德四年置。熙宁五年废。元祐初复。乾德四年，以彭州导江县、蜀州青城县来属。熙宁军废，复属彭州、蜀州。

元祐初复来属。

### ○潼川路

潼川府，乾德四年，改剑南东川节度为静戎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改安静军。重和元年十一月，升梓州为潼川府。

大中祥符五年，改五城县为中江县。乾德四年，以蜀招葺院置东关县。熙宁五年，省永泰县为镇，入盐亭县。十年，复置永泰尉司。后改曰安泰。

遂宁府，政和五年，升遂州遂宁郡为府。太平兴国元年，复改方义县为小溪县。

果州，熙宁六年，省流溪县为镇，入南充县。

资州，乾德五年，省月山、丹山、银山三县入盘石。

普州，乾德五年，省普康县入安岳县，省崇龛县入安居县，省普慈县入乐至县。

叙州，政和四年，改戎州为叙州。乾德五年，省开边县、归顺县入樊道县。政和四年，省樊道县入宜宾县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义宾县为宜宾。熙宁四年省。

泸州，宣和元年，升泸川军节度。乾德四年，废绵水，以富义置监。

合州，乾德三年，改石镜县为石照县。

荣州，治平四年，改旭川县为荣德县。熙宁四年，省公井县入荣德县。乾德五年，省和义县入威远县。

渠州，景祐二年，省大竹县入流江县。

怀安军，乾德五年，以金水县立军。乾德五年，以汉州金堂县来属。

广安军，开宝二年置一宝二年，以渠州渠江县、果州岳池县、合州新明县来属。

富顺监，乾德四年，以富义县地置富义监。太平兴国元年改曰富顺。治平元年，置富顺县。熙宁元年省。

长宁军，宋朝初置涪井监。政和四年改置军。

○利州路

利州，景祐四年，改宁武军节度。乾德三年，改山县曰平蜀。熙宁三年省入嘉川县。

洋州，景祐四年，改武康军节度。乾德四年，省黄金县入真符县。

阆州，乾德四年，改安德军节度。乾德五年，省岐坪县入奉国县。

剑州，熙宁五年，省临津县入普安县。

巴州，乾德四年，省盘道县入清化。咸平五年，以静州清化县属集州。熙宁三年，省七盘县入恩阳县。乾德四年，省归仁县。熙宁五年，省其章县入曾口县。熙宁五年，以废壁州通江县来属，省广纳镇、白石县入通江县。

蓬州，大中祥符五年，更郎山县为营山县。熙宁三年，省蓬山县入营山县。乾德三年，省宕渠县入良山县。熙宁五年，省良山县入伏虞县。

大安军，乾德五年，以三泉县直隶京师。至道二年，升为军，以兴元府西县属焉。三年，军废复为县，而西县还故属。

绍兴七年，复为军。

### ○夔州路

黔州，嘉祐八年，省洪杜县入洋水县为寨。又省信宁县、都濡县，皆入彭水县为镇。

达州，乾德三年，更唐通州通川郡为今名。乾德五年，省阆英县入新宁。熙宁六年，省三冈县。七年，省石鼓县，分属通川、永睦、新宁。乾德五年，省宣汉县入东乡。

忠州，熙宁五年，省桂溪县入垫江县。乾德六年，以夔州龙渠镇属南宾县。一宝二年置尉司。

开州，庆历四年，废新浦县入开江县，改万岁为清水县。

涪州，熙宁三年，省温山县入涪陵县。

恭州，崇宁元年，更唐渝州南平郡为今名。乾德三年，省万寿县。雍熙五年，省南浦县入江津县。

珍州，大观二年，大骆解上下族帅骆世华、骆文贵等献地，东西四百五里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，以其地为珍州，亦曰乐源郡。复立乐源县，为州治焉。

承州，大观二年，蕨平帅任汉崇献地，东西三百五十九里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，改为承州，领绥阳、都上、洋川、宁夷等县。皇朝收复，但据夷人所指以置县。然原其始析置移属，则都上近黔州、宁夷近思州。

溱州，熙宁七年，招收唐溱州，置荣懿寨，属南平军。崇宁中，复立溱州。

梁山军，开宝三年，以石氏屯田务立军，以万州梁山县为军治。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诏梁山军拨隶万州，其税租令逐年科折，就本军输纳。梁山县，开宝三年，以万州梁山县隶军。熙宁五年，又析忠州桂溪县地益焉。

南平军，熙宁八年，招收西南蕃部，以恭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。隆化县，八年，自涪州来隶。南川县，皇祐五年置县，

隶恭州。熙宁八年来隶。寻废为镇，隶隆化县。元丰元年复。

遵义军，大观二年，蕃帅杨文贵献地，东西百二十里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，以其地置军。



大宁监，开宝六年，立监于夔州大昌县之盐泉所。端拱元年，以大昌来属为监治。

### ○福建路

福州，太平兴国二年，复为威武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复析闽县置怀安县。崇宁元年，更永泰县为永福县。天禧元年，改永贞县为永昌县。乾兴元年，又改为罗源县。

建州，端拱元年，升建宁军节度。治平三年，析建安、建阳、浦城置欧宁县，与建宁分治郭下。熙宁三年省。元祐四年复置。淳化五年，升崇安场为县。咸平五年，升关隶镇为县。

政和三年，改为政和县。

泉州，太平兴国三年，改平海军节度。淳化五年，析晋江县置惠安县。

南剑州，太平兴国四年，改剑浦郡为今名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以建州将乐来属。

汀州，乾德四年，复以唐汀州为汀州。淳化五年，升上杭场、武平场并为县。元符元年，析长汀宁化置清流县。

漳州，太平兴国五年，以泉州长泰县来属。

邵武军，太平兴国六年，析邵武县置光泽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以建州之泰宁县、建宁县来属。

兴化军，太平兴国四年，立军于莆田县之游洋百丈二镇地，初名太平军，寻改兴化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以泉州仙游县来属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析莆田县置兴化县。

### ○广南东路

广州，开宝五年，省咸宁、车二县，入南海县，又省游水县入怀集县，又省东莞县入增城县。六年复置东莞。

韶州，开宝五年，省仁化县入乐昌。咸平三年复置。崇宁元年，以岑水场析曲江、翁源县地置建福县。

循州，熙宁四年，置长乐县。

端州，建中靖国元年，升兴庆军节度一宝五年，省平兴县入高要县。熙宁六年，以广州四会县来属。

新州，开宝五年，省永顺县入新兴县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义宁县为信安县。熙宁五年，省入新兴。元祐元年复置。绍圣四年又省。

康州，开宝五年，废入端州，寻复立。六年，废泷州入康州一宝五年，省悦城、都城、晋康三县入端溪县一宝六年，省废泷州镇南、安遂、建水三县入

泷水县。

南恩州，开宝五年，废春州入恩州。六年，复立春州。至大中祥符九年，又废。天禧四年复。熙宁六年又废入焉。一宝五年，省恩平、杜陵二县入阳江县，以废春州阳春县来属。六年复立县，还属焉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州废，属新州，改曰新春。

又天禧四年复立，县又属焉。熙宁六年，州废来属。

梅州，开宝四年，改敬州为梅州。熙宁六年，州废入潮州。

元丰五年复立。

南雄州（案：南雄州，本雄州一宝四年，以河北路有雄州，加“南”字），改浚昌县为保昌县一宝四年，以韶州始兴县来

属。

英州，乾兴元年，改溁阳县曰真阳。

惠州，天禧五年，改祯州为惠州。

○广南西路

桂州，嘉祐六年，省慕化县入临桂县。乾德中，溇州废，全义县来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更名兴安。

容州，开宝五年，废绣、禺、顺三州入焉。

邕州，唐曰朗宁郡。本朝改永宁郡一宝五年，省朗宁、思笼二县入宣化县。景祐二年，省如和县入宣化县一宝五年，省封陵县入武缘县。

融州，熙宁七年，省武阳县、罗城县入融水县为镇。

象州，开宝七年，废严州入焉一宝七年，以废严州归化县入来宾县。

昭州，开宝五年，废富州，熙宁五年，废蒙州，皆入焉。

熙宁五年，蒙州废，以立山县来属。太平兴国中，改正义曰蒙山。熙宁五年，省东区、蒙山入立山一宝五年，废富州，以龙平县来属。熙宁八年，属梧州。元丰三年复来属（案《文献通考》开宝五年，省思勤、开江二县入龙平，此缺载）。

梧州，开宝五年，省藤州之孟陵县、戎城县入苍梧，六年复置。

藤州，熙宁四年，废南仪州入焉一宝三年，复仪州曰南义州。五年，废入宾州。六年复置。太平兴国中，改曰南仪。熙宁四年，州废，以岑溪来属。六年，省永业县、连城县入岑溪。

龚州，开宝五年，废思明州。省思和入武郎，来属。省阳

川、武陵、隋建、大同四县入平南县。嘉祐二年，省武郎入平南。

贵州，开宝四年，改郁平县为郁林县。五年，省怀泽、潮水、义山三县入郁林。

柳州，景德三年，改龙城县为柳城县。

宜州，庆历三年，废芝忻州入焉。淳化元年，以柳州洛曹县来属。后改曰洛下。嘉祐七年，省入龙水。熙宁八年，以环州思恩县来属。治平二年，以智州河池县来属。

宾州，开宝五年，废入邕州。六年，复立。端拱三年，废澄州入焉。天禧四年，废思刚州为迁江县，来属一宝五年，以废澄州上林县属邕州。端拱三年来属，省废澄州之止戈、无虞、贺水县入上林。

横州，开宝五年，省从化县、乐山县入宁浦县一宝五年，省废峦州之武罗、灵竹二县入永定，来属。熙宁四年，省永定入宁浦。元祐三年，复置化州一宝五年，省陵罗、龙化二县入石龙县，又废罗州，以吴川县来属，又省罗州之廉江、干水、零缘三县入吴川。

高州，开宝五年废潘州，熙宁四年废窦州，皆入焉一宝五年，省良德、保定二县入电白县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窦州信义县为信宜县。熙宁四年，州废，来属一宝六年，省怀德县、潭莪县、亮县入信宜一宝五年，省废潘州南巴、潘水二县入茂名县，来属。

雷州，开宝五年，省遂溪、徐闻二县入旱县。

钦州，开宝五年，省钦江、遵化、内亭三县入灵山县。景德三年，改安京县为安远县。

郁林州，开宝七年，废党、牢二州，政和元年，废白州，皆入焉一宝七年，废牢州定川、宕川二县入南流县，来属，而

自郁林县徙州治此。又废党州，省抚康、善劳、文山、怀义入南流县一宝五年，省郁平、兴德二县入兴业县一宝五年，废白州，省周罗、建宁、南昌三县入博白，属廉州。七年，复立。

政和元年，又废，以博白来属。

琼州，开宝五年，以废崖州之舍城县来属。熙宁四年，省入琼山一宝五年，以崖州之澄迈县、文昌县来属。

廉州，开宝五年，省封山、蔡龙、大廉三县入合浦县。太平兴国八年，省合浦入石康。咸平元年复置一宝五年，废常乐州，省博电、零淶、盐场三县，以其地为石康县来属。

昌化军，唐为儋州昌化县。熙宁六年，废州为军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改义伦县为宜伦县。熙宁六年，省昌化县、感恩县为镇，入宜伦。元丰三年，复置昌

化县。四年，复置感恩县。省洛阳县入感恩县。

万安军，唐为万安州万安郡。熙宁七年，废州为军。绍兴六年，改万安军为万宁县。十三年夏。熙宁七年，省陵水县为镇，入万安。元丰三年复置。

朱崖军，唐为振州延德郡一宝五年，改为崖州。熙宁六年，废为军。熙宁六年，省宁远、吉阳县为临川、藤桥二镇。绍兴六年复置。

## ●卷二十 经略幽燕

唐贞观初，始置松漠府，以靡会为都督，赐姓李氏一元中，降以公主。会昌中，始赐契丹之印。于是统有八部，雄据北漠，懿僖之乱，中国不靖。后有按巴坚遂僭帝号，抗衡中国，南侵镇、定、邢、洺、冀、贝之郡。朱全忠时，刘仁恭与其子守光盗据幽蓟，政令苛虐，燕入苦之，逃入契丹。按巴坚抚存慰纳，不取租税，以致檀、顺、平、营之人亦多归之。会后唐庄宗领兵入洛，诛灭梁氏，寻亦剪除刘守光父子，于是幽蓟不复有抗捍焉。按巴坚攻云、朔诸州安次、潞县、三河、渔阳、怀柔、密云等县，俘掠赤子万数入蕃。至明宗，约为兄弟，且以解边人之倒絜，纾国家之外忧，按巴坚改元称制，分建京阙，宫室、官号尽依中国。按巴坚死，子德光立。会石敬瑭叛于河东，遣赵莹、桑维翰等奉使求援，许以得志后割地为献，德光乃率兵十万，送敬瑭入洛，册为晋主，名之为子。遂割代北应、朔、

寰、云、蔚及范阳山前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易、檀、顺及山

后儒、妫、新、武十六州以与之，仍岁与帛三十万匹。供给稍稽，则诟辱陵责。及少主嗣立，耻称臣而称孙，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。诏天下点抽乡兵，七户出一卒，而四方于是骚然。及景延广矜横磨之刃，赵延寿希统天之业，杜重威领兵而降于中渡，张彦泽斩关而为彼乡道，边马嘶于宫阙，战尘盈于河洛。

天地失常，少主乃迁于黄龙府。鬼神含怒，德光寻毙于栾城。

大顺之时，荒淫失政。周世宗乘其衰削，遂夺其关南之地，以瓦桥关为雄州，以益津关为霸州，淤口关置寨，复破杨显仁于高平。至显德二年，又遣刘崇袭府州，为折德宸所败。观其累世恃强负势，侵削中土，亦已甚矣。契丹有五京，上镇十二，中镇六，下镇七，观察州十三，刺史上州九，中州十一，下州三十四。自京、镇等处土田丰好，兵马强盛，地利物产颇有厚利，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。然折长补短，地利绵亘，周围不过五千里，计其所出所产，未必敌河东、河北州郡也。其他方兵旅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，且自诸京统军司及寨幕契丹兵不过十五万，奚家渤海兵不过六万，汉儿诸指挥不过一万五

千，刺字父子军五指挥不过数千，乡兵、义军不过三万，刺手背、拣不中老弱兵不过七千。然而分守诸州及河东河北接界州县，又东屯女罗、女真、新罗、百济、野人国、狗国、灰国、黑水国，西屯珠尔布固番、游猎国、沃济国、室韦国、托欢番、

舒噜国、党项部族番、达靺国、川瓜、沙州土番、遇野国土番、

夹山土番。西番诸处寨戍纵少，亦须十万方可分守。外余二十万为战斗之兵，若倾国而来，亦须留三万人防守外，余一十七万人。其间亦有负粮持器护从等，不过止有十万人。其来不过一出梁门、遂城，一出雄、霸，一出雁门、句注，一出并、代。

然而雄、沧、霸州以来颇多澹水，决河东注，于我为便，则雄、霸以来不足为虑矣。又缘边要害之处多张旗帜，增加兵守，昼飞沙尘，夜多烽火，有二十万人精兵足以御之。其次清野而待之，多方而诱之，又选良将十余人领兵十万，四出密袭其巢穴。

自易州以东至于栾州以来，一自紫荆岭口路，一自白羊口、连大安山路，一自南口以北居庸关、八答岭，一自得胜口、汤山口、古北口，一自遗安口、燕市口，一自松亭关口、白淀口，一自首符家口、大林土出口。所至攻其城邑，尽受大将军节会

于幽州。取山前郡，则山后州县自下矣。又命兵自梁门至虎北口、石门或雁门、句注以来，设伏用奇，要敌之兵，断其往来之路，如此敌骑进退失措，灭之必矣。凡此者，庙堂之所宜知者也。国初，天赞贤遣兵攻镇、定，闻艺祖登极，乃惊曰：“中国今有英武圣主，吾岂敢以螳螂而御辙耶”于是遁去。先是，五代时，募民盗戎人马，官给其直，籍数以补战骑之缺。太祖受命，务保境息民，不欲生事边境，尽令还前所盗马，仍申明条禁，无得出塞为盗。未几，契丹入边，为棣州刺史何继筠击败。乾德二年，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攻辽州，州将杜延韬以城来降，并人引众步骑六万复来援继勋。与彰德军节度使罗彦环、洺州防御使郭进、内客省使武怀节率马步军六万人，击其众于辽州城下，败之，又攻平晋军。上遣郭进、内客省使曹彬等领步骑万余赴之，未至而遁。三年冬，来攻易州，略居民。上令监军李谦升率兵入其境，俘生口如所略之数，俟契丹放还易州之民，然后纵之。四年正月，又攻易州，监军任德义击走之。

上令关南监军及雄、霸、瀛、莫等四州刺史勒所部兵，校猎于幽州之境，以耀威武。四年，天德军节度使于延超与其子来降，上以延超为左千牛卫大将军。六月，伪横海军节度桑兴来降。一宝二年，太祖亲征河东，契丹两道率众

来援，一道攻石岭关，为何继筠所破，一道攻定州，为韩重斌击败之。是秋，涿州刺史许周琼来降，上以为涿州刺史。契丹锡里伊里等凡一十六族归款，上以其大首领四人为怀化将军，八人为怀化郎将，余八十五人为归德司戈。是岁，契丹主为其下所杀，国人立明记为帝。三年十月，契丹以六万骑攻定州，上遣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二千人赴之。上戒钦祚曰：“彼众我寡，但背城列阵以待之，敌至即战，勿与追逐。”钦祚于是与敌众战于满城，敌骑少却，乘胜逐北，至遂城，杀获甚众。值夜，入保遂城。敌围

钦祚数日，钦祚度城中粮少，是夜整众突围而出至保寨，军中不亡一矢，北边传言三千折六万。太祖自是益修边备，尝谓左右曰：“若契丹敢复犯边，我每以三十匹绢购一敌之之首，其精兵不过万人，止费我三百万匹绢，此寇尽矣。”太祖一日内出取幽州图，以示宰相赵普，谓曰：“卿意此图，孰能为者”

普详观，叹曰：“他人不能为，惟曹翰能为之。”帝问何以知之，对曰：“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者，陛下若使翰往，必得幽州，既得之后，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”帝默然。先是，开宝九年正月，群臣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，帝曰：“今汾、晋未平，燕、蓟未复，谓之一统可乎”却而不受。帝痛恨开运之祸，华人百万皆没于契丹，自即位，专务节俭，乘舆服用一皆简素，别作私藏以贮供御羨余之物，谓左右曰：“俟及三百万贯，我当移书契丹，用赎晋朝陷没百姓。”然则帝欲大一统而复幽燕者，其意在此不在彼也。

七年十一月，其涿州刺史耶律琼以书遗知雄州孙全兴曰：“琼受君恩，猥当边任，臣无交于境外，言则非宜，事有利于国家，专之亦可。窃思南北两地，古今所同，曷尝不世载欢盟，时通贻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，惑彼强臣，忘我大义，干戈以之日用，生灵于是罹灾。今兹两朝本无纤隙，若或交驰一介之使，显布二君之心，用息疲民，重修旧好，长为与国，不亦休哉！

琼以甚微，敢干斯义，远希能悟，洞垂鉴详。”太祖命全兴以书答焉。八年三月，遣款附使格什古星什奉书来聘，称契丹国，上命阁门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。及至，馆于都亭驿。太祖召见，赐以裘衣、金带、销金皂罗帽、乌皮靴、器币二百、银鞍勒马，其僭从衣物器币有差。宴于内殿，仍召至便坐，观诸班骑射，令其一使者与卫士驰射毛球、截柳枝。及辞归国，召见，赐器币衣服。帝因谓宰相曰：“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，盖由中

原衰弱，以至晋帝蒙尘，亦否之极也。今慕化而至，乃期运使然，非凉德

能致”左右皆称万岁。自是契丹始与中国交聘。八月，遣使献御衣、玉带、名马，太祖皆厚赐之。因令其使人从猎近郊，太祖亲射走兽，矢无虚发，使者俯伏呼万岁，私谓译者曰：“皇帝神武无敌，射必命中，所未尝见也。”及平江南，献弓矢名马。九年长春节，遣使贡御衣、玉带、银鞍勒马。太祖升遐，遣使修赙礼。太宗即位，遣使献御衣、金玉鞍勒马等贺。太祖山陵，献马、金银。乾明节，遣使来贺，诏遣监察御史李洙、借太府卿阁门祗候郑伟、借右千牛卫将军报聘。开宝四年，遣使问起居。寻入寇石岭关以援晋阳，为郭进所败。及王师既平河东，诏发兖、郓、齐、魏、贝、博、沧、镇、冀、

邢、磁、洺、德、易、定、祁、瀛、莫、雄、霸、深、赵等州

及乾宁、保塞等军刍粟赴北面行营，分遣使督之，将有事于幽、蓟。六月十九日，车驾次金台。二十日，帝躬擐甲胄，率兵次东易州，伪刺史刘宇率官吏开门迎王师乞降。二十三日未明，次幽州城南。契丹众万余屯于城北，帝亲率兵乘之，斩首千余级，余党遁去。二十五日，命诸将分兵攻城。帝乘步辇至城下，督诸将进攻。七月三日，契丹伪武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率官属十四人来降。五日，伪节度使知蓟州刘守恩与官属十七人来降。六日，幸城西北隅，督攻城。七日，诏班师。二十八日，车驾至自范阳。五年十一月十日，诏曰：“边境多虞，兵戎犹梗。介胄之士，息肩未遑。樽俎之筹，折冲之暇。两河之际，列阵相望，烽火时至于近郊，羽檄尚驰于绝塞。是用大兴戈甲，遂殄氛霾。昔者师人多寒，楚子所以躬抚；匈奴未灭，汉武于是亲巡。盖以慰虎旅之心，破犬戎之胆。虽在穷冬之候，敢辞夙驾之劳。朕取此月，暂幸边陲，亲抚士卒。应经过顿舍，凡百费用悉以官物充，所在不得辄有哀敛。”又诏幽州：“朕祇

膺景命，光宅中区。右蜀全吴，尽在提封之内，东渐西被，咸归覆育之中。常令万物以由庚，每虑一夫之不获。眷此北燕之地，本为中国之民。晋汉以来，契丹窃据，迨今不复，垂五十年。国家化被华夷，恩覃动植，岂可使幽燕奥壤犹违礼义之乡，冠带遗民尚限边荒之俗！爰兴师律，以正封疆。拯溺救焚，聿从于民望；执信获丑，即震于皇威。凡尔众多，宜体兹意。今遣行营前军都部署曹彬等振旅长驱，朕当续御戎军，亲临寇境，径指西楼之地，尽焚沙漠之庭。灌燧火之微，宁劳巨浸；折蠹螽之股，岂待隆车！应大军入界，百姓倍加安抚，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、焚烧庐舍、斩伐桑枣、掳掠人畜，犯者并当处斩。”十三日，车驾发京师。十四日，关南言破契丹万余众，斩首三千余级。翌日，从官诣行宫称贺。十九日，驻蹕于大名府。雄州言契丹皆遁，边候彻警。从臣称贺。上乘胜欲进讨幽州，以问李昉、扈蒙等事之可否，昉等上奏

曰：“北方自古为寇，乘秋犯塞往往有之，一昨辄率甲兵来扰疆境。陛下栉沐风雨，冲冒严凝，亲御戎衣，以攘民害，乘兹北兵畏威而逃，因而翦之，易于拉朽。况幽、蓟之壤久陷殊方，慕化之心倒悬斯切。今若拥百万横行之众，吊一方僭后之民，合势而攻，指期可定。其如大兵所聚，粮饷是资■河朔之区，连岁飞挽，近经蹂躏，尤极萧然，虽荐遇于丰穰，恐不堪其调发。属兹寒冽，益复罢劳。况今敌兵宵奔，边陲宁肃，若亲巡塞下，振耀戎容，固足惧彼残魂，亦恐劳于大举。伏望申戒羽卫，善养骁雄，讲习武经，缮修攻具。俟府藏之充溢，闾里之富盛，期岁之间用师未晚。”上深纳其言，即日下诏南归。七年，明记卒，有子三人：隆绪，隆庆，隆裕。至是隆绪立，年十二岁，母叶叶专国政。五月，以三万骑入边，潘美等分兵击败之。十月，下诏北边州军，曰：“朕受天景命，奄宅中区。以四海为家，兆民

如子，冀咸登于富寿，岂务胜于甲兵况与契丹本通邻好。昨以河东刘继元不尊朝化，盗据一方，念彼遗民，行兹薄伐。素非渎武，惟切吊民。而契丹转举干戈，辄来救援。一鼓既平于晋垒，六师遂指于燕郊。靡辞六月之征，聊报东门之役。虽彼曲可见，而罪己良多。今闻边境谧宁，田秋丰稔，军民所宜安堵，无或相侵。如今后辄入北界掳掠及盗窃，亦仰所属州军收捉重断，所盗物并送还之。”未几，锡里伊里等十一族七万余帐内，降者又三千帐，羊马万计。十二月，高阳关捕得敌中首领，言契丹种族携贰，虑王师致讨，颇于近塞筑城为备。太宗谓宰相曰：“北人以剽略为务，乃修城垒为自全之计耳。曩者刘继元盗据汾、晋，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不利。朕决取之，为世宗、太祖刷耻，遂擒继元至阙下。今日视之，犹几上肉耳。当其保坚城、结契丹为援，岂易制乎”宋琪对曰：“臣少陷北庭，备知戎马之数。自晋末始强盛，然种类蕃多，其心不一。自石岭关之败及平继元，缘边诸郡频有克捷，以臣度之，其部下携贰必矣。国家不须致讨，可坐待其灭亡。”后上谓宰相曰：“数有人自北边来，侦知敌中事。自朝廷增修边备，北人甚惧。昔晋、汉衰弱，边陲无尽节之臣，大率张皇事势以要恩宠，为自利之计。今之边将皆朕所推择，咸能尽心，无复袭旧态也。幽州四面平川，无险阻可恃，难于控扼。异时收复幽州，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，设堡寨，自绝南牧矣。”

琪对曰：“范阳是前代屯兵建节之地，古北口及松亭关、野狐关三路并设堡障，至今石垒基堞尚存。将来定幽朔，止于此数处置戍可也。”雍熙初，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怀浦等上言：“契丹主幼，国事皆决于母叶叶，大将韩德让宠倖用事。

请乘其衅，以取幽州。”太宗以为然。雍熙三年，大发师，以天平军节度



曹彬为幽州行营前军都总管，出涿州，河阳节度崔

彦副之；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都总管，出云中，代州观察杜彦圭副之；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为定州路行营都统，出飞狐口，蔚州刺史谭延美副之；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灵应州行营都总管，出雁门，灵州观察使杨业副之。是时，权知高丽国王治遣使修贡京师，帝以王师北征，其国与契丹接境，常为其所侵，乃命监察御史韩国华假太常少卿往吏其国，降诏谕之曰：“朕诞膺丕构，奄宅万方。草木虫鱼，罔不蒙泽；华夏蛮貊，罔不率俾。蠢兹北方，敢拒皇威，倔强沙漠之中，迁延岁月之命。幽、蓟之地本被皇风，曩以晋、汉多虞，契丹因而盗据。《诗》云：‘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。’今国家照临所及，书轨大同，岂使齐民陷兹朔漠！今已董齐师旅，殄灭尘氛，元戎启行，分道间出，即期诛翦，以庆混同。惟王久慕华风，素怀明略，输此忠勤之节，抚兹礼义之邦。而接彼境壤，困于蚤毒。舒泄积愤，其在兹乎便可申戒师徒，迭相犄角，叶此邻国，同力荡平，奋其一鼓之雄，戡此垂亡之敌。良时不再，王其图之。应掳获生口、牛羊、财物、器械并给本国将士，用申赏劝。”于是彬下固安城，又下新城。重进战飞狐南，斩首五百级。

美攻寰州，刺史赵彦辛来降，又克涿州。美进围朔州，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。契丹以万骑来援飞狐口，重进大破之，擒其将大鹏翼、康州刺史马颀。彬又战涿州南，斩首千余级，杀奚宰相贺斯美，遂围应州，其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。重进攻飞狐，又下灵丘。四月，美克灵州、蔚州，押衙李存璋等以城来降。初，太宗谓彬曰：“朕令潘美出雁门，先取灵、应，卿以大军声言取幽州，而持重缓行。敌闻之，必聚劲兵于彼，不复出援山后矣。”既美果下寰、朔、灵、应，重进得山后要害地，太宗疑彬进兵速而饷道不继，彬乃留涿州。旬日，食果尽，还军以援供馈，上闻之，曰：“安有大敌在前，而退军就食者”

即遣使止之，令引军沿白沟河与米信合，待潘美尽得山后之地，然后东取幽州。彬之诸将至是闻美等屡战胜，自以持重兵而功少，遂欲邀功。彬不得已，于是裹五十日粮，再趋涿州，且行且战，历二十日始至城中。属盛暑，士卒疲乏不能进，还至岐沟。契丹蹶战，王师遂败。彬宵涉拒马河，营于易水之南。彦进亦为契丹所败。奏至，诏诸将分屯沿边诸郡，召彬、彦进等还阙，留田重进守中山，令潘美还代州。遣使部徙灵、应、寰、朔四州民五万户及其吐浑、突厥三部落安庆等族八百余帐，分置于河南孟、曹、汝、洛等四处。是年冬，复攻易州。自曹彬失律，诸将多坐黜免，至是上复思宿将刘廷让、宋偓、张永德，时皆罢节制在环卫，上欲令进击自效，遂遣廷让屯雄州，偓屯霸州，永

德屯定州。廷让与敌战君子馆，军败，仅以身免，先锋贺令图、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没焉。敌复入深、析，陷易州，杀略甚众。上为下哀痛之诏，大发兵戍镇、定、高阳关。四年正月，诏问文武群臣，询平寇之策。又议作方田，为战守之备。

上乃以手诏谕缘边将帅，曰：“夫料敌之强弱，古人以为难。

前岁之举，盖救民之涂炭。蠢兹北寇，敢肆凭陵，蹂践我士民，攻掠我城寨。朕定必胜之策，画必当之计，将以保民安边，略举大意。且戎人胜则深入而不相让，败则逃窜而不相救，固不可力战也。又皆骑兵，利于平陆，驰逐来往，难于羁制，固不可追奔也。若弃小城就大镇，但屯兵于镇、定、瀛、莫之间，其缘边城寨必苦于寇掠，固不可分兵也。悠久之谋在于设险，若乃决大河、筑长城，又徒自示弱，为后代笑。朕今立法，令缘边作方田。已颁条制，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，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，虽使彼众百万，亦无所施其勇。自春至秋，其功告成，持重养锐，挫彼强敌。如此，则复幽蓟、灭林胡有日矣。”淳化元年，上遣使至定州，密谕旨于都部署李继

隆曰：“若将来复入边，朕当自行。”继隆上奏以谓“扞城御侮，臣等之责，况曩尔残众，岂烦戎辂亲举”言甚恳切。至道元年正月，其将韩德威率众万骑，诱党项十六大首领，自振武入攻府州，折彦卿大败其众。四月，复攻雄州，知州何承矩败之，梟铁林大将一人。